

主編 楊奎松 編纂 嘎拉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戰時雜錄 之十三 上海圖書館藏文獻

# 六個月來的抗戰

虞念菱 編

# 半年來的抗戰軍事和國際問題

報導叢書編輯部 編

# 第一期抗戰的教訓

白崇禧 著

# 第一期抗戰的經驗與教訓

金則人 著



上海三聯書店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10个系類 108部報告 123卷本】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九一八”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一二八”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華北危機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七七事變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八一三”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戰區記聞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部隊記聞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戰役記聞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戰時叢錄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戰勝紀事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戰時叢錄

【16部報告 22卷本】

### 戰時雜錄 之一

共生文存 王芸生 著

### 戰時雜錄 之二

山城一到抗戰 王芸生 著

### 戰時雜錄 之三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 王芸生 著

### 戰時雜錄 之三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二卷） 王芸生 著

### 戰時雜錄 之三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三卷） 王芸生 著

### 戰時雜錄 之三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四卷） 王芸生 著

### 戰時雜錄 之三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 王芸生 著

### 戰時雜錄 之三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六卷） 王芸生 著

### 戰時雜錄 之三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七卷） 王芸生 著

### 戰時雜錄 之四

中日戰爭 王儲麟 撰述

侯傑論 樊德相 著

### 戰時雜錄 之五

中日問題各家論見 儲安平 著

### 戰時雜錄 之六

抗戰以來 簡齋 著

### 戰時雜錄 之七

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略和戰術 凌青 編著

抗戰五年我軍戰見戰法之研討 吳旭志 編輯

### 戰時雜錄 之八

抗日遊擊戰爭的戰術問題 郭化若 周純全 著  
抗日遊擊隊綱要 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 文化教育部 編輯  
抗戰前途與遊擊戰爭 郭化若等 編

### 戰時雜錄 之九

青島色的地中海 劉方矩 著

地獄風雲 楊擊天 編

### 戰時雜錄 之十

陸軍忠勇故事集 孔繁霖 編著

空軍忠勇故事集 周佑治 編輯

民間忠勇故事集 孔繁霖 編

我軍英勇抗戰事蹟 朱寶鐘 著

### 戰時雜錄 之十一

抗戰軍事記略 陳孝威 編著

### 戰時雜錄 之十二

還都重慶 趙履承 編著

抗戰建國第一年 寸鼎 編著

抗戰一週年 蔣丹 編

抗日建國文獻輯要 蔣丹 編

### 戰時雜錄 之十三

六個月來的抗戰 虞念慈 編

半年來的抗戰軍事和國際問題 報導書局編輯部 編

第一期抗戰的教訓 白崇禧 著

第一期抗戰的經驗與教訓 金剛人 著

### 戰時雜錄 之十四

第二期抗戰 甘介侯等 著

爭取第二期抗戰的完全勝利 趙康 著

第二期抗戰擴大宣傳特刊 郭沫若等 著

第二期抗戰繼續談 獨立出版社 編輯

抗戰三週年 張揚危 編

### 戰時雜錄 之十五

柳州會議提案書意見及決議案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桂林行營 編

第二次參謀長會議要錄（之一）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 編

第二次參謀長會議要錄（之二）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 編

### 戰時雜錄 之十六

高橋長被抗日各軍經驗摘錄

退出南京後之戰鬥經驗 軍事委員會 編

上高會戰

第五軍攻南長命關作戰經過檢討 軍事委員會 編

第二期抗戰第一階段國軍作戰之經驗 軍事委員會司令部 編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戰時雜錄  
【全套16部報告 22卷本精裝】  
定價：2990.00元

取映文化  
Qingy Cultural Transmission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 戰時雜錄之十三

六個月來的抗戰

虞念菱 編

半年來的抗戰軍事和國際問題

報導叢書編輯部 編

第一期抗戰的教訓

白崇禧 編

第一期抗戰的經驗與教訓

金則人 著



上海三聯書店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战时杂录 / 杨奎松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10  
ISBN 978-7-5426-5330-7

I. ①抗… II. ①杨…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IV. ①K265.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6730 号

## 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战时杂录之十三

六个月来的抗战

半年来的抗战军事和国际问题

第一期抗战的教训

第一期抗战的经验与教训

主 编 / 杨奎松

总 编 纂 / 嘎拉

编 纂 / 马笑然 赵思问

策 划 / 赵炬

执 行 / 取映文化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风

责任校对 / 江岩

监 制 / 李敏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3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http://www.sjpc1932.com>

电 话 / 021-24175971

印刷装订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本部字数 / 428 千字 全套字数 / 7502 千字

本部印张 / 33.5 全套印张 / 586.75

书 号 / 978-7-5426-5330-7/K.344

定 价 / 2990.00 元 (全套 16 部 22 卷本精装)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編委會

## 顧問：唐培吉

著名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史專家，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名譽會長。歷任上海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上海猶太學研究會理事長，上海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史研究會副會長。主編並著有《中國抗日戰爭史稿》（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抗戰史專著）、《抗日戰爭與上海》《中國現代史大事年表》《中共黨史事件人物錄》《兩次國共合作史稿》《中國近現代對外關係史》《抗戰時期的對外關係》等作品，均獲各種優秀成果獎。

## 主編：楊奎松

中共黨史、中外關係史、中國近現代史專家。歷任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講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紫江學者。研究方向為中共歷史和中國近現代史，著有《中間地帶的革命——從國際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合著）等作品。

## 副主編：童志強

中共黨史、抗日戰爭史專家，編審，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歷任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研處處長、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處處長、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社長。長期從事抗日戰爭及新四軍史和皖南事變研究，論著多次獲獎。主要有《抗日戰爭初期津浦路南段正面戰場述略》《抗戰時期華中敵後軍事鬥爭述評》《新四軍成立經過新探》《新四軍首戰時間考》《劉少奇在發展華中敵後抗戰中的歷史作用》《周恩來在第二次國共合作過程中的統戰實踐》《饒漱石與新四軍》《曹旬戰役與皖南事變》《皖南事變新四軍損失考》《皖南事變發生原因新探》等。參與編寫了《安徽現代史》《安徽大辭典》《安徽現代革命鬥爭史資料長編》《高敬亭傳》《安徽著名歷史人物叢書——革命中堅》（主編）《皖南事變研究與爭鳴》（主編）《中共安徽黨史綱要（1919—1949）》（主編）《中共安徽黨史大事記（1919—1949）》（主編）《安徽近現代史辭典》（副主編）等多部專題史書。還著有《外戰中的內戰》（合作）《新四軍發展史》（合作）《關於新四軍》等。

## 副主編：周德明

圖書館學、歷史文獻學專家，研究員，上海圖書館副館長。

## 編委：

- 陳啟甸 上海三聯書店總經理，編審。  
黃韜 上海三聯書店總編輯，編審。  
黃顯功 歷史文獻學專家，副研究員，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主任。  
樊兆鳴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副主任。  
陳果嘉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圖書館員。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 序

楊奎松

首先要說明，我算不上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專家，參與這套書的編定並為序，實乃盛邀之下不得已而為之。其次要說明，我同意參與編輯並為序，只是想要對上海圖書館和上海三聯書店各同仁借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一週年的機，將館藏抗戰的戰時舊書編輯出版的作法表示支持。

記得將近三十年前我開始接觸抗戰史之際，因為民國舊書不像舊刊，可以借助于《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必須要一家一家圖書館自己去找。結果，花了不少時間在跑路、查書、提書和摘錄，工作效率極低，跑的圖書館有限不說，即使能進去查目的圖書館，因為根本不可能根據目錄卡片一本本調出來看，最終也弄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找到了最該看的東西。

最近一二十年來，整理出版民國舊書，包括編輯刊佈民國舊書目錄者越來越多了。在出版方面，規模最大的整理出版要算是上海書店出版的那套《民國叢書》和象出版社出版的《民國史料叢刊》了。前者收錄出版了126種舊書，後者在前者的基礎上又影印出版了約4500種舊書。如此規模的舊書再版，對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從事民國史研究，包括從事近代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等問題研究的學者，幫助之大，一望而知。但是，由於兩套叢書的編者主要著眼的還是搶救和保存「基礎文獻史料」或曰「第一手文本史料」，因此對大量涉及1931—1945年間中日衝突及其抗日戰爭問題等出版物的收錄，還十分有限。

近十年來，網路上各家編輯的民國舊書目錄亦逐漸豐富起來，並且還開始出版有專門為抗戰史研究者編輯的歷史文獻聯合目錄。不過，泛泛地整理發佈民國舊書目錄，同樣難以說明到抗戰史研究的專業學者。因



為在浩如煙海的舊書目錄中，要想找到有用的書目如同過去在圖書館查找卡片目錄一樣，仍舊是一件費時費力，卻未必能有可靠收穫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即使找到有用的書目，讀者想要讀到它們，也還是需要千里迢迢跑去藏有它們的各有關圖書館去調閱和摘錄，這不僅很少可能性，而且還是達不到把它們變成方便利用的手邊資料的目的。

正因為如此，我非常看好上海圖書館和上海三聯書店的同仁們今天所做的這項工作。在我看來，對於研究1931—1945年期間中日關係以及抗日戰爭問題的研究者來說，這無疑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情。

## 二

根據改革開放後北京圖書館編定的《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年至1949年9月間中國出版的中文圖書，至少有12.4萬種之多，其中僅政治、經濟、文學、軍事類圖書，即占到半數以上。這中間，1931—1945年十四年間與中日關係和抗戰問題相關的出版物，最保守的估計，恐怕也在千種以上。如此大量的舊書，是否都值得再版呢？

最近二三十年來，海內外開放了數量龐大的官方檔案和個人書信、日記、筆記材料。就中文檔案史料開放的情況看，許多都涉及到1931—1945年這一時段。因此，當今的研究者研究中日關係和抗日戰爭問題，更多使用的早已不是圖書館保存的舊書刊，而是這些第一手的檔案文獻史料了。民國年間這些出版物與大量第一手的檔案史料相比，其史料價值無疑會大打折扣。

但是，任何資料都有其自身的價值。特別是對於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包括新聞、教育、文學、衛生及身體史等不同問題的研究者來說，這些反映當時狀況和時人觀感的文字，甚至可能遠比那些形成甚至作用於幕後的官方檔案，更有利用和研究的價值。就是從閱讀、考察和研究的角度，許多記錄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八一五」抗戰勝利十四年間政府、黨派、知識文化界及軍隊和民間人心變動、意見分歧的文字，哪怕是那些帶有強烈的政治宣傳性的文字，同樣對我們真切瞭解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的複雜政治生態，具有重要的參



考價值。

比如，在這套資料書中收錄的《中日問題與各家論見》，就是「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政治文化各界的部分代表人物政治主張的輯錄。我們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這些具有強烈愛國心的知識人或政治人，對這場事變及其中日關係問題的解決辦法和看法主張一開始就大相徑庭。有相信日本沒有領土野心的，有認定這是日本奪取滿蒙的具體步驟的，有主張談判交涉的，有主張絕交對抗的，有期待國聯干涉的，有倡言長期準備的，有呼籲馬上開戰的，有主張攘外必先安內的，有強調外戰可息內戰的，有要求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全民動員，用經濟制裁打敗日本的，有公開宣傳推翻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會議，才是抗日救國的康莊大道的。並且還有人提出，日人用武力對我，我無能力去跟他戰，亦不必跟他戰。「我人之前途，即在武力反面」，主張學印度的甘地，「設法使國人向理性方面去發展」。

知識份子最講理性，而越多理性思考，也就越容易糾結於戰爭的利弊得失。這種糾結不是怕死人，更不是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著想，而是害怕戰敗亡國，真的淪為「亡國奴」，再無翻身之日。因為當時條件下中日之間的差距是明擺在那裡的，即使強硬地主張開打的人也並非不清楚，靠中國當時的軍隊是打不過日本人的。

梁漱溟、胡適等都發表過類似的觀感，即認為日本侵略中國，不過是最近百年上下歐洲工業文明征服世界過程在東亞的延續。日本既然走上了工業文明之路，就很難不步歐洲殖民主義擴張侵略之後塵，中國既然還是落後的農業國，也就很難不成為日本擴張殖民的對象。稱「我的理智決不能允許我希望「脫開赤膊，提起鐵匠鋪打的大刀」的好漢」，使用「大車駱駝和人」的運輸方式，憑著僥倖來與現代化的日本軍隊作戰。

直至戰爭全面打響，再無其他道路可走的時候，蔣廷黻也還是明白地告訴國人稱：今日「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必遭慘敗」。

顯而易見，在這樣一種理性思考的支配下，日本的人侵越是加深，愛國的知識人、文化人，包括眾多政治家，難免越會意見分歧，什麼主意都可能會提出來。哪怕原本持同一觀點的人們，思想主張也一樣會因形勢危

急而分化。像自由主義刊物《獨立評論》的同仁們「1933—1935年圍繞著該不該求諸於獨裁制度來救國而展開的那場爭論，以及1937年8月上旬中央政府已經決心抗戰之際，胡適、陶希聖等人不僅加入到主和的「低調俱樂部」裡去，而且還幾度上書寫信，甚至當面請求蔣介石同意對日讓步，以換得一時的妥協等情況，都清楚地說明當時國人對和戰選擇意見異常分歧的情況。

但是，在日本步步入侵的過程中，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如此理性地考慮和戰的利弊得失問題。在這套書中，相當大量的內容是對軍人、軍隊及其抗戰準備和作戰情況的報導、書寫。從日本人侵到戰敗整整十四年中，許多軍人，通過記者、文人的報導和描寫，給億萬國人留下了十分深刻印象。他們的思想是簡單的和直線的，他們只知道遵從命令，盡職盡責地達成衛國的責任。正是由於當時還有相當多的軍人具有著這種對自身職位的毫不動搖的堅守精神，以及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拼死一搏的壯舉，因而極大地推動了抗戰的宣傳鼓動，增強了許多憂心國運的普通人與日本一戰的決心。這種情況，以及文化輿論界發出的這種聲音，顯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逐漸改變了政府和民間中人，包括眾多理性知識份子在和戰問題上曾經有過的猶移態度。

這裡不妨抄錄一段1933年2月28日中央軍第二師受命開赴長城前線官兵誓師會上黃傑師長的講辭，即可一觀當年那些抗日將領不惜犧牲的精神狀態。他的講演充滿了鼓動性。他宣佈說：「我們是國家的軍人，我們的責任就是保國衛民。今天國土被侵佔，同胞被屠殺，是國家的恥辱，更是我們軍人的恥辱，因為我們軍人沒有負起我們應盡的責任。……本師已奉到委員長的命令，即將離開潼關，北上參加對日軍作戰。這是我們全師弟兄報國的最好機會，希望大家要認清倭寇的企圖。此次發動侵略，不但要亡我們的國家，而且要消滅我中華民族。因此，我們必須擊敗日本人，否則，不但國家不能保全，我們的同胞以及後代子孫都將永淪為日本人的奴隸，受日本人任意宰割。朝鮮亡國後，日本人在朝鮮的橫行霸道，朝鮮人民所過的悲慘生活，以及流亡在我國的朝鮮人流離失所的痛苦情景，你們都是知道的。你們願意步他們的後塵嗎？你們願意你們祖先的墳墓被敵騎兵踐踏嗎？願意你們的子孫永遠做日本人的奴隸嗎？」

可以肯定，直至抗戰結束，中國在國力、軍力，乃至作戰力上，都比不過日本。除去「九一八」事變當時東北軍主動避戰的情形不談，從江橋抗戰開始，自東北至河北，至各個戰場的作戰，中國軍隊整體上都是失敗的。



就整個國家的組織力而言，就許多方面來看，中國當時確實還稱不上是一個成型的現代民族國家。但一直把中國當成未開化的落後民族，而不以為戰爭對手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怕是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正是他們的入侵，迫使散漫且分裂的中國人從1931年以後以特殊的方式加速地組織起來了。也正是在應對現代侵略戰爭的這種組織力日漸形成的過程中，遠遠落後於日本的中國，一步步開始邁入了現代國家的行列。「七七」事變後，中國能夠通過動員全國之力與日本一戰，能夠通過把這場異常殘酷和規模宏大的全國範圍的戰爭曠日持久地堅持下來，也就必然會迎來日本戰敗和中國成為國際社會重要成員的那一天。這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更是出乎時人的想像之外的。

### 三

在這裡需要特別說明，我之所以注意到中國從一個沒有嚴格的主權、邊界觀念和國際關係視野的古代國家，或日本人當年所說的未開化民族，迅速轉向日漸具有組織力的一體化的現代民族國家，和抗日戰爭有密切關係，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已故的劉大年先生的啟發。

我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參與抗戰史的集體寫作，是九十年代初。那時我剛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工作不久。由於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再加上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宣傳需要，中國大陸形成了一波「民國熱」，特別是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的歷史逐步被學者和大眾所瞭解，因而極大地衝擊了大陸正統教育中對於抗日戰爭史的說法。注意到這種情況，文革前做過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革開放後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所長的劉大年先生，顯然認為需要出來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他既不贊成回到文革以前用突出政治闡釋事實的做法上去，也不同意只從打仗大小、犧牲多少的角度來講抗日，尤其不同意只從一黨一派的角度來瞭解這場戰爭的意義。因此，他委託時任近代史所所長的張海鵬先生出面組織了所裡和軍科的七八個研究人員，一同來編寫一部他認為比較能夠反映歷史真實的中國抗戰史。

大年先生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的，並且是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成長起來的，算得上是一位「老革

命」。他們那一代「老革命」，即使強調「實事求是」，要求歷史研究必須反映歷史真實，多數也離不開政治的考量。記得我在參加這個寫作組不久，對大陸傳統史書中所講的八路軍平型關戰鬥的史實問題進行了一些考訂。初步考訂即發現，無論是作戰性質、作戰物件、作戰規模、作戰經過，包括殲敵繳獲與己方損失的數字，都和傳統說法有出入。大年先生聽說了我的看法後，非常重視，馬上把我找到他在木樨地的家裡去，很仔細地詢問了我資料的情況和主要的論證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年先生對於要不要把這樣的考訂寫到書中去很慎重，也很猶豫。他之後專門打電話給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相關負責人，和他們交流了這一情況，然後告訴我說：你的這個研究可以繼續去做，但我們這本書還是要按以往的寫法來寫。

由於當時資料和研究的局限性都還很大，大年先生主持編定的這部抗戰史，沒有能做出實質上的突破。包括對抗日戰爭上下時限的界定，也受大陸正統觀點的束縛，最後仍舊以「八年」為限。因此，他當年給寫作組提出的研究思路，實際上沒有能夠實現。不過，即使到今天，我仍然認為，他對中國抗戰史意義的思考，還是頗有見地的。

大年先生對這場抗日戰爭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地位、作用的想法，集中體現在他當年提議的主書名上，即「中國復興的樞紐」。他的意思很清楚，正是這場抗日戰爭，把百年來落後挨打、四分五裂的中國，一步步引上了民族獨立、統一和復興的新的歷史起點。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把對這場戰爭作用和意義的觀察，從習慣上所說的「八年」拉開到「十四年」，即從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開始算起，當不難更清楚地看出這一漸進的，卻又是異常明顯的變化過程。

說抗日戰爭是中國復興的樞紐，不是說1840年的鴉片戰爭，1895年的甲午戰爭，1898年的戊戌變法，1911年的辛亥革命等等不重要，更不是否認自20世紀初以來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1915—1920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愛國學生運動的興起，1925年五卅反帝運動及其延續至1927年的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對國人觀念意識的衝擊和影響。但是，對於億萬普通的中國人來說，尤其是對於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遠離城市現代氣息的農村人口來說，如果不是1937年日本開始大舉侵入中國，直至占去半壁河山，直接威脅甚至侵害到他們的利益，或許再過二三十年，大多數國人的家國觀念怕仍舊是傳統式的，而少現代的意



識。像巴金筆下的覺慧，老舍筆下的李景純，祁瑞全那樣，心系民族國家命運的知識青年，在很長一段時間都還是極少數。「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不要說形成舉國一致的抗日訴求，就是想要形成一個能夠得到建立在家族、地域、軍事基礎上的無數大大小小的利害集團認同的中央政府，都還做不到。

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周錫瑞教授前幾年寫了一本講家族史的書，中文版名為《葉：百年動盪中的一個中國家庭》。他就特別注意到了這方面的問題。他的書很具體地考察了中國一個舊式官僚家族幾代人因時代變遷發生的聚散離合經過。他發現，該家族的前四代經歷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種種內憂外患的歷次重大變故，家族的凝聚力始終未受破壞。清末民初，他們由內地安慶遷至當時中國最具現代性的重要城市之一天津之後，即使經歷了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運動，家族內部也沒有發生巴金在《家》《春》《秋》所描寫的成都高家那種衝突與分化。用周的話來說，直到日本入侵，要麼大家一塊逃，要麼一塊抵抗，葉家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在應對外面的變局。但「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這是因為，日本侵略軍不僅佔了中國的東北，而且一步步逼近了華北平原，最後還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面入侵。葉家第五代的孩子們因此再也無法按照過去的傳統方式行事了。他們不僅無法在家國觀念上取得一致，就是在如何救亡的問題也開始意見分歧。大家庭被戰亂打散了，弟兄們政治上各奔東西，終於以個人為單位，走上了不同的人生發展道路。

「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二十世紀所有落後民族的獨立、建國乃至發展的過程，都是漸進的，而且還是在二十世紀歐美政治發展提供的多種道路選擇和觀念衝突中曲折前行的。「九一八」事變後葉家第五代兄弟與父輩在政治上分道揚鑣，包括他們兄弟幾個不同道路的抉擇，本身就是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艱難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縮影。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兩點，第一，哪怕有日本的大舉入侵，也並不意味著國人從此就都會幡然覺悟，「兄弟鬩牆，外禦其侮」。中國社會政治人心的警醒、凝聚，抗日戰爭的醞釀、發動與堅持，特別是面對如何抗戰和將來應該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的問題，在「九一八」，甚至於「七七」以後，也都還是一個積沙成塔，反反覆複、曲折且艱難的選擇過程。但第二，也是最明顯的，是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以血親家族為基礎的生活方式和觀念形態正在被迅速打破，一個日漸多元的矛盾衝突劇烈的新的時代正在快速到來。

我們這套戰時民國舊書所反映的，恰恰也就是這樣一個充滿了矛盾現象，卻始終在潛移默化地發生著急劇變化的過渡時代。這套資料中的一些內容，用今人的眼光和知識來看，甚至是不準確的，各種資料互相之間甚至存在矛盾衝突，有的資料更是明顯地具有政治偏見或虛假宣傳的色彩。但是，歷史就是這樣發展過來的，這也是那樣一個轉折的或過渡的時代所具有的重要特色之一，而未必都是因為它們的作者沒有時間推敲與核實事實的緣故。

如此複雜的矛盾變化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像周錫瑞所指出的，根本上是一種社會結構變動所帶來的。由於日本入侵的步步深入，對葉家兄弟影響更大的已經不再是父輩和家庭，而是現代社會關係條件下的同學、朋友、同事及其社會團體。尤其戰爭打響後，個人與社會政治之間的關係日趨密切。越是受到西式教育的年輕人，就越容易意識到國家社會對自己的不可或缺性，越容易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政治主動性的「政治人」。政治一旦介入到人與社會的各種關係中來，不僅家族血親地緣的影響作用會退居其次，而且不同政治傾向與政治選擇之間的矛盾糾葛，既會因意識形態對立而對立，也會因政治利益衝突而衝突。當然，就記錄歷史真實的角度，我們反而需要把它們盡可能全面的展現出來。故只要可能，我們不打算刻意去遮蔽這方面的問題。

最後要說明的一點，是上海市圖書館保存的抗戰舊書，除國家圖書館和重慶市圖書館外，在全國應該算得上是相當豐富的了。但是，和全國範圍內各個圖書館，連同海外一些圖書館保存的抗戰舊書的總量相比，上圖這方面的藏書還是有限的。因此，我們這一次影印出版的，還只是初編（第一批）。為了盡可能完整地將這段時期涉及對日戰爭的相關出版物集中地提供給學界利用，上海市圖書館的同仁們還準備將這一工作繼續下去。對此，至少我是抱以相當期待的。

2015年3月10日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 出版人的話

20世紀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戰爭從1931年開始到1945年結束，經過了十四年艱難曲折的歷程。我們從這十四年間出版的記述中日關係和中國抗日戰爭的數千種書籍中，首批篩選出350餘種反映戰時情形的書籍，按戰爭的時間、階段、事件、戰區、戰役、部隊、兵種等側面加以編纂，形成10個系類，108部報告，123卷本，用以再現抗日戰爭的戰時記述。如此大規模集中而又專門重現抗日戰爭的戰時書籍文獻，在我國（包括海峽兩岸）尚屬首次。這體現著當今國體的意志和整個中華民族對曾經奪取勝利的珍視！

抗戰勝利後出生的人們所瞭解的抗日戰爭，大體都是戰後的著述，而對戰時的記述見之較少。當然，後來的著述也是依據當時的史實，其真實與可靠沒有問題，還應該更為周延和理性。

還原當時的記述是在證實所發生過一切的真实、可信、有據可查，是同任何健忘、懷疑、篡改和居心叵測的對證。我們稱這套書為「抗日戰爭戰時報告」，是將發生在抗日戰爭各個時期和階段的各類事件的當時記述，報告給今天的人們，用「貼近史實的述說，直面現況的描摹」去瞭解和認知那場戰爭。

中國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近代以來抗擊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中華民族同仇敵愾，浴血奮戰，創造了弱國打敗強國的光輝業績，同時中國人民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全民族的全面抗戰，是這場戰爭取得勝利的根本。因此，戰時各種文獻的記述，大多以整個中華民族的英勇抗敵為基調，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階級與黨派等等，都融入到了全民族抗戰的大場景中。「戰時報



告，盡可能搜集並選入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相關的書籍，並且盡可能選入當時革命的、進步的作者所描述的關於正面戰場的書籍，比如：田漢、夏衍、郭沫若、范長江、丁玲、田間、鄒韜奮、謝冰瑩、姚雪垠、劉白羽，等等，反映出作為倡導統一戰線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做出的推動積極抗戰的歷史作用。統攬這套書的全部，不難看出，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各民族、各階級、各黨派、各社會團體、各界愛國人士、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共赴國難，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場決定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抗日戰爭中，以鮮血和生命鑄就了反侵略戰爭的歷史豐碑，以其輝煌的勝利載入了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史冊。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已年餘了。當時那些記述抗戰的文字，飽蘸著血雨腥風和戰火硝煙也都有七八十年了。歷史是由文獻記載並相傳的，文獻是歷史的見證、佐證或旁證。抗戰時期戰時的書籍，是處於戰爭期間不斷遭到襲擾、破壞乃至出版者不斷轉移的狀況下出版的，當時印行數量少，且紙張品質差，能傳留至今天實屬不易，非常珍貴。當我們要重現曾經的記述來實證發生過的一切，為著那場令人刻骨銘心的戰爭搜集過去的文字時，才體察到那些不足百年的文獻所遭受的缺損，以致總要為此困擾。當終於梳理並加工重現出抗日戰爭的戰時文字時，我們欣慰於將歷史、現實與將來再度鏈接的價值和意義。

在此，有必要將著名戰史專家柳茂坤的評述載錄：

閱覽這些書後，總的感覺是珍貴、真實、豐富、值高。

所謂珍貴，就在於它是古本，是七八十年前出版的書籍，是當時遭受侵略，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以血和淚寫出來的，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是今人無法複製出來的。

所謂真實，不僅有大量的文獻資料、戰地日誌，而且有當事人的筆錄和回憶，還有作者和戰地記者的實地採訪和記錄。從總體上看，都是中國當時社會的真實記錄，是其他東西無法代替的。這與道聽塗說，斷章取義，各取所需的史料是完全不同的。

所謂豐富，史料涵蓋面廣，內容翔實，看法各異。從範圍看，不僅涉及敵、我、友的面貌，還包括有關方方面面的情況；從時空看，不僅有年年的情況，還涉及到月月以致天天記錄；從規模看，大的、長的一百多萬字，小的、短的只有三五萬

字。另外，同一個事件，如「一二八」「九一八」等，不同層次、不同觀點的人員，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觀察，最後得出各種不同的結論，這是很自然的，它有利於前後上下左右印證，更能反映事物的本來面貌。

所謂價值高，就是學術、史料和使用價值都高。在學術價值方面，這些圖書中蘊藏著許多寶貴的東西。如：藍天照在1937年12月出版的《九一八以來的抗日戰爭》一書中，首先簡要敘述了「九一八」六年以來日寇侵略與我局部抗戰的情況，接著分析了歷次局部抗戰失敗的根本原因，然後指出：「一時的局部的抗戰必須代以持久的全面抗戰，而後始能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這是最早提出六年局部抗戰的觀點，並把它同全面抗戰聯繫起來的人。

在史料價值方面，更是顯而易見。如陳覺的《九一八國難痛史》，長達16卷，一百多萬字，其中有很多很有價值的史料。有如《楊靖宇和抗聯第一軍》中關於南滿根據地建設的史料，「一二八」抗戰中關於歐美列強參與調停的史料，以往都不見其詳。這些史料的影印出版必然受到有關學者、研究者和愛好者的歡迎。

在使用價值方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是一部很好的傳統教材。這裡只要讀兩段當時的老讀者的觀感，就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如：有人在讀了韋息子、王臻郊編著的《滬戰紀實》後，發出這樣的感歎：「我們內審國情，外察敵勢，確已實逼如此，無可諱言。失地的長官既力持「不抵抗」於先，怎能望他出兵犧牲，重完全甌。國聯的架子雖望之儼然，而其真實際等於裝塑的土偶，更何能向它乞靈，救我垂危之命。」只有大家起來奮鬥，才是真正的自救。」又如：吉黑救國義勇軍軍事委員會編的《血染白山黑水記》，記述的是「救國殉難之同志及抗日作戰之事蹟」。序的作者鄧建中認為書中「所記載的每段事蹟，我更敢說都是用頭顱換來的」，可見其寶貴。最後跋的作者栗天雄讀了義勇軍的事蹟後寫道：「其所遭顛沛流離之苦，其所遇殺傷荼毒之慘，其所曆衝鋒陷陣之險，其所樹滅賊克敵之功，前跌後起，可泣可歌。」令人讀了這些，怎麼不感人肺腑，讓人落淚，激人奮起呢？！

……

必要指出的是：「抗日戰爭是我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中，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環境，以及政黨、社團和風氣、民情等等，都經歷著一個錯綜複雜的演變過程。直到今天，人們由於立場、觀點的不同，往往對於同一史實產生

不同的認識和矛盾的評價。」(著名軍史專家程金明)這畢竟是一批對於七八十年前抗戰時期戰時出版的書籍文獻的影印複製，那些因歷史的背景和當時的各種主客觀原因所打上的種種印記，總會在意識的表達、相關的稱謂、觀點的闡釋以及對有關事件的詮釋等方面時有顯露，用今人的眼光和認識來看，個別之處顯然具有政治的偏見和表述的當時化。儘管這些都顯露出作為歷史文獻的基本特質或特徵，我們仍需慎重申明：此種情況的出現並不代表編者和出版者的觀點和態度。對於歷史的文獻，可以質疑、指誤並考證，但不宜刪改。相信廣大讀者和使用者定然會用歷史的眼光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來審視這套盡可能保持文獻完整的書。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的十個系類凡例如下：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九一八」

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揭開了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幕。「戰時報告」的這一系列輯人圍繞「九一八」事變記述出版的書籍<sup>30</sup>餘種，編纂為「部報告」卷本，再現了當時人所看到的「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和東北人民奮起反抗的種種情況，同時也再現了國人當時對事變、對國聯及其調查團所進行的調處的不同看法和意見。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一二八」

「一二八」淞滬抗戰，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廣大愛國官兵表現出了高度的愛國熱情和抗日救國的英勇犧牲精神，在中國的抗日戰爭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這一系列輯入了時人記述「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書籍<sup>31</sup>種，編纂為「部報告」卷本，從不同角度再現了當時國人眼中「一二八」淞滬抗戰的經過，和抗戰軍人的精神面貌和奮戰實況。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華北危機

「華北危機」反映的是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這一年間國人對當時日本步步蠶食和各種局部抵抗的觀感和認識。由於此「戰時報告」已將「九一八」和「一二八」獨立形成系類，故這一系列輯入的主要是時人記述華北局部抗戰的書籍<sup>32</sup>種，編纂為「部報告」，主要再現了發生在熱河、榆關、長城、察哈爾、綏遠等地抗日的情形。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七七事變」



「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端。這一系類主要輯入的是時人記述事變經過和事變後華北局勢的書籍二種，編纂為兩部報告，主要再現了「從盧溝橋事變肇始，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八一三」

「八一三淞滬抗戰，是「七七」事變爆發以後，中國軍隊發起的抗击日本侵略軍的最重要的一場戰役行動，历时三個月之久。這一系類輯入的是時人記述這場戰役的書籍三〇種，編纂為三〇部報告，卷本，主要再現了這場戰爭的前後經過和各路軍民英勇犧牲的情形。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戰區記聞

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國政府即開始劃設戰區。隨著戰爭全面化，陸續將中國主要區域劃分成為九大戰區。這一系類主要輯入「時人記述抗戰中各個戰區及其相關戰場情況的書籍三〇種，編纂為二〇部報告，旨在將全面抗戰在中國的東西南北中正面與敵後為抗日而戰的戰時情形反映出來。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部隊記聞

戰時情境下中國軍隊的建制，是在全民族共同抗戰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所形成。全國多數軍隊都在抗日戰爭中進行了殊死的戰鬥，並做出了英勇的犧牲。這一系類輯入了時人記述中國各個軍隊對日作戰情形的書籍二〇種，編纂為二〇部報告，主要表現了戰時中國軍隊各兵種、各部隊的抗戰情形。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戰役記聞

抗日戰爭是由一次次艱苦的戰役或戰鬥所構成的。這一系類輯入時人記述歷次戰役或相關戰鬥的書籍三〇種，編纂為二〇部報告，主要反映了時人眼中具體的抗戰場面和作戰經過。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戰時雜錄

這一系類輯入了二年出版的關於分析評論和揭露日本侵華歷史等有史料價值的書籍二種，編纂為二〇部報告三卷本，主要

反映了當時人們對這場戰爭發生、發展及其前途的思考和討論。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戰勝紀事

這一系類輯入了記述抗日戰爭勝利和日本戰敗投降等情況的書籍二種，編纂為∞部報告一〇卷本，主要再現了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過程和國人的喜悅與思考。

感謝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十幾位具有研究員資質的專家學者的審讀把關。他們為此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並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和全力的支持，不僅充分肯定了這套書編纂出版的重大價值和意義，還中肯提出了對有關問題妥當解決的方式方法，使這套具有「珍貴、真實、豐富、值高」的抗日戰爭的書籍文獻，在「不僅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具有歷史意義」是一件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做好這件事情功德無量的客觀評價中得以出版。（括弧語，分別為幾位著名戰史、軍史專家的點評）

感謝上海圖書館提供了珍貴的版本文獻，其中許多已成孤本，有些已經金貴得不可能借閱，甚至連掃描都成問題了。因此，本套書輯錄的舊書，雖大多經過修補，還是會存在因原書破損、殘缺而有缺字、缺頁的情況。這一情況也充分說明了搶救這些戰時舊書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為了盡可能全面地把當時各種與抗戰問題有關的出版物整理再版，介紹給後人，也為了加緊這些舊書舊資料的搶救工作，我們還將在初編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搜集的範圍，不斷推出續編。

一個偉大的民族，不能忽視或遺失曾經付出巨大犧牲用鮮血和生命取得艱難勝利的記載。「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面世了，用曾經的文字將歷史報告給今天和明天。相信這不僅可以滿足今人閱讀與研究的需求，也會使其內容和形態流傳得更為久遠。

2015年8月15日

# 六個月來的抗戰

虞念菱 編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 六個月來的抗戰

## 目次

- (一) 戰幕揭開……………(一)
- (二) 東戰場……………(九)
- (三) 北戰場與西戰場……………(五〇)
- (四) 東戰場與北戰場的會合……………(六九)
- (五) 西北戰場論……………(八八)
- (六) 華南戰場論……………(一〇六)
- (七) 論日寇軍事的動向和範圍……………(一一七)



## (一) 戰幕揭

蘆溝橋事變決定了最後關頭

蔣委員長在二十四年十一月五中全會的宣言中曾說：「平和未至完全絕望，決不輕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兩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的酷愛和平和對於日本的讓步，都是有限度的。到了和平絕望時，我們會決然地放棄和平；退讓得無可再讓時，我們會在最後關頭的界線站住，不惜犧牲一切與侵略者相週旋。這種歷史的宣言，已在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的發生以後，完全證實了。

蘆溝橋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地方，但其在華北地位上却有着絕大的重要性，它不但是河北省一個軍事的要隘，同時更是北方和中部交通的要道，平漢鐵路的咽喉。蘆溝橋一失，平漢路即被截斷，北平也便成爲一個四面受圍的死城了。

。我們要保衛平、津，使得守衛蘆溝橋，如果蘆溝橋也像豐台那樣放棄了，那麼就等於把平、津奉送給了敵人。

所以當蘆溝橋事變發生後，舉國民衆，莫不悲憤激昂，認爲我們犧牲的最後關頭已到，覺得再不與敵人拚個死，中國使得走上滅亡之路了。接着蔣委員長也於七月十七日在廬山發表重要談話，說明蘆溝橋事變的重要性：「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家壓迫強占，那末我們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爲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同時並表示了我們對於華北的嚴正立場，聲明絕對維

護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

蔣委員長的談話發表後，日本電閥，對我當局的表示，竟視若無覩，一面仍利用虛偽的和平談判作爲緩兵之計；一面即調遣大軍，佈置工事，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向我北平，宛平和蘆溝橋等處大舉進攻，頓使和平一線微弱的曙光歸於消滅。迫我們走上犧牲最後關頭的境界。我們爲了固守既定的立場，保持民族的生命，也不得不起而應戰。六年來我們心頭所蘊積的一團怒火，終於隨着蘆溝橋畔的炮聲爆發起來了。

### 平津失陷與全面抗戰的展開

二十九軍奉令抗戰以後，平、津各處乃相繼發生激戰。我們的忠勇戰士雖浴血抗敵，誓死守土，無如事變急迫，敵焰猖狂，致使五百年文化故都的北平，終於在七月廿九夜陷落敵人之手。佟麟閣，趙登禹兩將軍和五千忠勇戰士的殉國南苑，真令人感到無限的慘痛！在這次事變中，日本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

與蹂躪文化殘殺無辜人民的暴行，已向全世界暴露無餘了。

北平既已喪失，天津亦相繼淪陷。當天津失陷之初，軍訊曾一度歸於沉寂，然有識的國民對於此種暴風雨前之緊張的沉寂，咸知爲發動全面抗戰的預兆。觀乎蔣委員長於平津突變後對新聞記者談話中所說：「余自信必能盡全力負全責，以挽救今後之危局。須知平、津情勢今日如此轉變，早爲國民有識者預想所及。日人軍事政治勢力之侵襲壓迫，由來已久，故造成今日局面，絕非偶然，況軍事上一時之挫折，不待認爲失敗，而且平、津戰事不能算爲已經了結，日軍既蓄意侵略中國，不惜用盡種種之手段，則可見今日平、津之役，不過其侵略戰爭之開始，而決非其戰事之結局。」和「今既臨此最後關頭，豈能復視平、津之事爲局部問題，任聽日軍之宰割，或更製造傀儡組織。政府有保衛領土主權與人民之責，惟有發動整個之計劃，領導全國，一致奮鬪，爲捍衛國家而犧牲到底。此後決無局部解決之可能。國民須知，我前次所舉之四點立



場，實爲守此則存，逾此則亡之界限，無論現時我軍並未如何失敗，即使失敗，亦必存與國同盡之決心，決無妥協與屈服之理。」的一席話。已足見平、津的失陷，已到了我們發動全面抗戰最後的時機。更從各省軍事領袖如閻錫山、白崇禧、余漢謀、何健、劉湘、龍雲以及在野將領如蔡廷鍇暨十九路軍舊屬首領之連袂晉京，促成民國空前未有的大團結之事實上加以判斷，益使我人了解當局救亡衛國的決心。果然爲時未久，全面抗戰終於在舉國上下一致團結的精神與奮鬥犧牲的決心底下，從南口、察北、津南和淞、滬相繼展開了。

### 淞滬抗戰的發生及其現狀

誰都知道，我們的抗戰爲的是出於自衛。所以，我們雖已下了全面抗戰的決心，然一面尙予敵人以反省之餘地，苟敵人能於嚴重的危局中縣崖勒馬，我們都願以和平方法尋覓解決糾紛的途徑，決不輕向敵人挑釁。故平、津淪陷以後，我們雖嚴陣準備抗戰，但在敵人未向我們進攻以前，我們依然是那樣沉着

鎮靜。如此次上海事變的發生，也全爲敵人的預定計劃而起。七月廿四日之藉口水兵宮崎的失蹤，而大事作軍事行動之準備，企圖造成嚴重的事態，以達其進攻淞、滬的目的，這便是一個例子。可幸不久，那位失蹤的水兵已在江蘇境內發現，經我方押送交回，一場風波，始行平息。然而敵人的進攻淞、滬，原爲其既定的計劃，不達目的是不肯放手的，至是乃以斷然手段，於八月九日晚間遣派陸戰隊官兵兩名，武裝潛入滬西虹橋飛機場偵察，以圖滋事，我守衛保安隊因阻止其前進，卒被槍殺，致使我方爲自衛計也被迫回槍，將該日水兵兩名擊斃。此種不幸事件而發生於險惡的時局下，其嚴重性不問自曉。而日本水兵之武裝潛入我軍事地帶，無端開槍殺我守衛士兵，則其有意製造嚴重事態，更不言可喻了。

當這不幸事件發生時，中國當局卽向日方聲明，決以誠摯公允的態度，從事調查，採用外交方式解決，日方當局也表示同意和平從事。孰料調查未竣，

彼竟調遣大批軍艦來滬，兩三日間，爲數已達二十餘艘，軍火士兵，源源而來，足見其對於外交談判毫無誠意，不過藉此以作緩兵之計，一待大軍齊集，卽行發動武力進攻，使我們臨事失措，欲戰不能，欲和不得。此種奸計原爲日方的慣技，以往事跡，歷歷可數。所以這次我們是再也不能受欺，讓淞滬興平，津歸於同一悲慘的命運。只得也急調大軍，星夜增援，以防萬一。這種措置，乃爲守土自衛應有行動，誰也不能非議，然日方竟提出指摘，謂爲違反淞滬停戰協定，應即撤退駐軍。當經上海市長俞鴻鈞據理嚴詞駁斥，並要求日方應先撤退軍艦，以減除滬局的嚴重空氣。外交談判，至是遂無結果而散。我方爲努力最後和平計，當于駐滬外國領團之前與日方約定，在外交談判未得要領以前，雙方不得輕啓釁端，藉免事態趨于險惡。詎料言猶在耳，而背信違約的日軍竟于八月十三日晨向我閘北區警戒線內衝入攻擊。我守軍雖被迫抵抗，但仍不願事態擴大，只將挑釁日軍驅出，並未予以追擊。一面再向日軍事當局提出嚴

重抗議。盼其尊重諾言，制止陸戰隊的挑釁行動，俾外交談判得以繼續進行。此種委曲求全與酷愛和平的苦心，已爲舉世所共見。可是，日方對此，却視若無視，不但對已發生事態不予制止，益且發動其陸空軍向我江灣，閘北，引翔港各處作大規模的進攻。至是，我們也不得不決然放棄最後的和平希望，下令抵抗了。此爲淞滬抗戰端發生的經過始末，也爲我們全面抗戰行動的開始。（陳斯英，時事類編特刊第一期）

## (二) 東戰場

自從八月十三日上海戰爭爆發以來，敵人作戰的主力，是停在浦江中的軍艦，而不是佈置在虹口一帶的陸戰隊。由吳淞口到近外灘的江面，停着二十艘左右的日艦，借着英美等軍艦的掩護，向我江灣及浦東陣地亂施轟擊。不過，由於我方同樣有着重砲，又有飛機的幫同作戰，使這些軍艦的戰鬥力量，受了很大的打擊。

在江面上的軍艦之外，敵軍作戰的重要武器，是飛機。敵機在上海周圍，曾襲擊我閘北，南市，浦東等處陣地，特別注意於虹橋及龍華飛機場。在上海以外敵機更沿着滬杭及京滬兩鐵路，轟炸我交通線及京杭安徽廣德，江西南昌等處的飛機場，這種空中攻擊，以騷擾我後方的作用居多，實際，破壞效果很



少。但在這些空中戰爭方面，敵人已暴露了許多弱點，第一、敵人空軍未能在上海建立飛機場。祇能以停泊吳淞口外的航空母艦爲根據地，有一部分重爆炸機，甚至是從遠在八百哩外的台北空軍根據地飛來的，這樣長途遠襲，收到的結果很微。第二，以前日軍侵華，用飛機作戰，我方既沒有出動空軍，又沒有使用高射砲，加以抵禦；這次則我方的空軍和高射砲都活躍起來了，敵機深入我腹地，到處遇到我空軍的截擊，因此有不少日機被我擊落，使敵人空軍遭受很大的損失。第三，敵人空軍技術的落後，在這次已充分顯露，他們不但投彈漫無目標，而且機身很損壞，比起我方空軍所表演的靈敏準確的技術，已遠見不如。

滬北的戰爭，漸入陣地的局面；但敵人的陣地，祇有在江灣路司令部一帶，比較鞏固，在楊樹浦一帶，陣綫比較漫長，就顯得力量薄弱。這整個的陣地，原是分爲三段：楊樹浦底爲左翼，由江灣及引翔鄉通達匯山區爲中路，日司

令部及北四川路一帶爲右翼。在戰爭的初期，我方由兩翼並進，左翼先破壞日方在公大紗廠附近所築的飛機場，右翼則以強力壓迫日司令部；但由於日軍右翼利用租界作掩護佔得不少的便利，我方突然改變戰略，使中路猛烈推進。這一步大獲成功，我軍直入其美路嘉興路，華德路，進佔匯山碼頭將楊樹浦與虹口區的日軍，截爲兩半。同時我軍大砲與飛機集中向百老匯路，浦江岸一帶轟擊，使這一帶到處起火，日軍的後方交通線全受擾亂。敵人利用租界居屋作爲掩蔽的優勢，大都失去。（參看第一圖）

### 我中路突破成功

自從我方的中路突破計劃成功以後，敵人顯然已無能爲力。我中路先頭部隊所達到的地段，是匯山路與百老匯路的交叉點：這樣，楊樹浦與虹口區敵軍的聯絡，在陸上至少已被切斷了，在虹口區的敵軍，被我軍幾度火攻之後，交通線已大受阻礙；我軍右翼曾經趁這個機會，由虬江路進擊北四川路與上海大

戲院附近的敵軍，不過，因為這地帶，在江灣路日司令部到黃浦江岸的主要交通線上，佔着重要的地位，日軍拚命死守，故我方的進攻也很不容易。

在虹口區與楊樹浦區的陣地戰之外，最重要的吳淞口附近的形勢，漸增嚴重。曾有五萬日軍，由海道開來上海增援。這些日軍大概已開到吳淞口外，但無法登岸。我方鑒於一二八戰爭時敵軍在瀏河登陸，壓迫我軍後背的教訓，這次在長江沿岸一帶，都佈有重兵防守。敵艦幾次窺探楊林口，白茆口等處，都沒有達到登陸的野心。但從廿三日起，浦江面的日軍艦也有許多開出吳淞口外，有大砲猛轟岸上我軍陣地。以掩護他們軍隊的登陸。

### 搶羅店

日軍來華增援的人數，約在三五萬之間，他們在楊樹浦虹口一帶，我軍已迫近江岸，他們要登陸作戰，顯然是處於不利地位，因此，他們軍艦泊在吳淞口外，策劃了幾日，乃決定在長江沿岸分頭侵擾的戰略。他們計劃登隊侵襲的

地點，是瀏河口。寶山的石洞口與小川沙口，吳淞口上的蘊藻浜與張華浜。以及浦東的高橋。川沙，南匯等處。他們最初在蘊藻浜與張華浜登陸，同時趁着我軍集中注意於吳淞口的時候，又派兵偷襲寶山的石洞口與小川沙口，由此登陸，一直衝向羅店。據我方準確的估計，敵軍在各處登岸的，約有一萬五千人光景，但在登陸時被我軍衝鋒撲擊，損失也有千餘人。最猛烈的爭奪戰，是在羅店，因為這地方位置在寶山，瀏河與嘉定三面的會合點，關係非常重要，經過我方以重力進擊，在二十六日，敵軍已退往月浦和瀏河一帶了。

在江海沿岸的爭奪戰以外，敵人的空軍仍舊不斷飛往我京杭鐵道線一帶，濫施轟炸，因為我們內地的防空組織很好，敵人的空隊也未能顯出多大的威力。而由于敵機的濫施轟炸，在二十六日下午竟於無錫附近用機關槍射傷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已引起國際間——特別是英國——對於日軍野蠻侵略的強烈反感。

## 敵登陸被圍

吳淞一役，敵軍死傷達三千人，在沿江岸的全部戰綫上，敵軍死傷共達八千人，現在他們又不得不等待援軍，準備用新的力量來進攻了。

敵軍登陸的部分，限於三個部分：吳淞砲台，蘊藻濱，張華濱是一部分；由小川沙口，石洞口到羅店是一部分；瀏河是一部分。在第一個部分，我軍圍着一條半圓形的陣綫，東南兩處自殷行，西北站貼近吳淞舊砲台；這陣綫像鐵箍一樣，正在步步收緊，結束那江岸一帶敵人的生命。在第二個部分，羅店經過猛烈的爭奪戰，三分之二還在敵手，三分之一已入我手，敵軍現正在據守着東北與西北兩面，但是我方已從兩翼包抄，切斷這方面敵軍企圖和瀏河敵軍取得的連絡，在第三個部分，瀏河敵軍上岸的也不少，但因羅店已被我包圍，敵人在這方面的進路，已被堅決的阻住。一面我方仍堅守寶山，獅子林砲台，及月浦一帶；這一帶成了一個楔形的陣地，把登岸的敵人切開。



## 重心移寶山

重心又從羅店移到寶山。這有幾種原因：第一，敵人在羅店方面的軍隊，最近被我方重重包圍，和其他方面登岸的敵軍完全切斷連絡，已陷於漸被消滅的境地。第二，在瀏河及石洞口，小川沙方面登陸的敵軍，因為沙灘鬆軟，我方砲火又非常猛烈，無法把坦克及大砲等重兵器運上岸來，所以攻擊的力量始終非常薄弱，陣地也不易建築。第三，在吳淞方面，敵人已佔據炮台灣及吳淞鎮，又由於敵艦可從吳淞口外及黃浦口面同時發砲，掩護作戰，敵人運上岸的武器比較多些，因此他們企圖從吳淞推進到寶山，再進攻月浦，由此與羅店方面的敵軍取得連絡。

在九月四日晚，敵人即開始向寶山猛攻，我軍英勇應戰，把第一度的進攻擊退；但在五日下午，敵人又增加大批援軍，用軍艦上的大砲與空軍的飛機同時掩護進攻，我軍損失頗大，不得已退出寶山縣城，堅守獅子林砲台，到月浦

之間的防線。九月六日，我軍取得了後援，立刻發動反攻，又把敵人從寶山掃蕩出去。在這一場血戰，敵人損失了兩團人，而我們的損失并不大。

敵人進攻寶山雖然失利，但他對於這方面的企圖，顯然沒有放棄；他作戰的計劃，一方面仍是由吳淞回寶山作正面的攻撲，同時又以軍艦擁護軍隊在獅子林炮台登陸，襲擊寶山的後路。

另一方面，敵人的許多軍火已在楊樹浦方面運陸，現在他們正沿着軍工路挺進。同時一部分軍艦又掩護軍隊在虬江碼頭登岸。那目的是要使楊樹浦與張華浜兩處的軍隊，取得連絡，由此可以把許多重兵器從楊樹浦運往吳淞，再轉而進攻寶山通達羅店，由羅店集中力量，向嘉定進攻。

### 軍工路激戰

因為江岸一帶，不容過多軍隊駐足，又因為敵軍的重兵器，祇能由楊樹浦登陸，必須設法由此運往吳淞羅店等前線，所以敵人進攻最猛烈的兩處，即是

軍工路一帶與月浦到楊行的一線。敵軍一面由楊樹浦攻軍工路，一面又由虬江碼頭登陸，直攻市中心，但都被我軍擊退。在月浦到楊行的一線，因為寶山已失，獅子林砲台也有敵軍登陸，所以月浦最爲吃緊。

在這兩線以外，閘北比較平靜。浦東只有遙遠的砲戰，瀏河敵軍也無大作用，而羅店附近我軍兩翼很有進展，把敵人包圍得更緊了。照統計，敵人開來上海，已有陸軍五師團，連騎兵千人和原來的海軍陸戰隊，總數達十萬人之多，浦江及吳淞口外的敵艦，約計一百三十艘，飛機約有二百架光景。但是這樣巨大的軍力，還只能佔有我狹狹的一條江岸；倒是一個月內作戰的代價，敵軍死傷已在萬人以上了。

### 我退守新陣線

敵人猛攻月浦楊行一線，同時又由楊樹浦進攻軍工路，由虬江碼頭進攻市中心；由於我軍的勇敢死守，敵人始終不能得手。不過，這兩處的陣地，在我

軍的戰線上，都是凸出的部分，要堅固的守禦須冒着重大的損失。譬如，敵人先用海陸空軍三方猛攻，我軍陣地被毀壞了，退後下來。但在敵軍進佔我們陣地的時候，我軍又用衝鋒肉搏的方式，把他們打擊回去，重新建立起陣地來。這樣的往來衝搏，敵人的消耗損失固然不小，可是我們的損失也相當重大。於是九月十三日晨，我軍於佈置一個新陣線完竣之後，就以最鎮靜最有秩序的方式，把這兩處凸出陣地的軍隊，自動的移動回來。

我軍從楊行和市中心，引翔港方面各移回五公里光景，守定在新陣線。這新陣線從瀏河起，經過羅店，廟行，江灣，八字橋而到北站，全長六七十公里，差不多成一直綫形，只有在江灣的部分，成一彎彎的弓形，對着由市中心攻來的敵人。這陣線比較上已遠離了江岸敵艦的砲火，在守禦上佔着很大的便宜。這時敵軍進攻的重心，大概是廟行和劉行，這是一二八的舊戰場，敵人重來這個地方，應該有些胆寒的吧。

這次我軍的修正陣綫，在軍事上是所謂『戰略上的撤退』(Strategie retraite)，許多外國軍事專家，都認為很對。因為我們這次的抗戰，是一種持久戰，在必要的情形下，固然應該把每一塊陣地堅守，消耗敵人的力量，但在非必要的地方，死守陣線上的一二處凸出部分，引起自己的過多耗損，也是不應該的。一個月來，我們與敵人爭奪江岸一帶，使敵人死傷二三萬人，消耗無限的軍火，然後讓敵人佔去了幾公里的陣地。可知以後方敵人再要圖進展，他必須付下更大的代價。(參看第三圖)

### 廟行激戰

我軍移動到第一道防線以後，作戰情形非常良好。天雨泥濘，阻滯了敵人的進攻，減削了敵人的力火；而我軍趁着防線佈置完竣之後，却又看準敵人的弱點，乘虛反攻，九月十六日克服羅店，又由劉行進攻永安橋，差不多南進展到楊行附近。這表示我軍的移動防線，仍保留着充分的力量，隨時準備進攻

的。

在江灣方面，我軍也仍舊保持着突出的一個三角形，插在市中心與引翔港敵軍的中間，使他們的進攻受到牽制。在北站一帶，我方的陣地仍然鞏固。

其時上海方面繳戰的中心，大概在廟行一帶。此外，敵人最急於進攻的，當是浦東，因為這一個半島形的地方，正附着吳淞，江灣與楊樹浦敵人的後背，他們早感到非常顧忌。敵人也企圖由浦東登陸，進襲南市。

### 敵企圖大場

這時上海方面的形勢，已入於陣地戰的狀態。我第一道防綫非常堅固，敵人是採取中央突破的戰略，即把攻擊的重心放在劉行至江灣的一段。他們分二路進攻，一是由楊行進攻劉行，另一是由市中心進攻江灣。其最後目的，則在佔取大場，使我第一道防線失却左右的連絡。

羅店方面敵人的陣地是在東北方面，我軍在西南方面，這個地方顯然沒有



完全落在敵人的手中。瀏河鎮則仍在我手。楊樹浦方面，我大隊空軍於九一八之夜，前去襲擊七次，使敵人的防禦工事及軍火儲藏，遭受重大的損失。敵人在驚恐之餘，在十九，二十兩日，也派遣飛機五十餘架去我首都襲擊，但被我空軍暴烈迎擊，敵機損失七架，我機亦損失三架。敵人後來又威脅，定於二十一日十二時後用大隊空軍炸毀南京，但我方顯然并不懼怕。

在蘇北隴海路東端的連雲港，敵人艦隊也有窺探模樣；敵人的企圖，一面是要截斷津浦綫的南北連絡，另一面是由此西進，威脅我華北作戰主力的後方

### 敵待增援

來了一個激戰後的休息期間。敵人從羅店，楊行，江灣，市中心，攻我第一道防線，毫無結果。中路的突破，敵人早知道是無望的；由兩翼側，也顯然無隙可乘。這時敵人在上海作戰，已感到了幾種缺點，即：第一，羅店瀏河一帶，河浜很多，坦克及鐵甲車等機械化部隊，很少用武之地。第二，我的陣地

建築鞏固，他們的佔攻，是在爭奪一個一個的村莊。這樣的消耗對於他們顯然有點吃不消了。第三，直到這時敵人所佔的陣地還是非常狹小，要佈置下十多萬軍隊，完全舒展不開。

淞滬戰線的比較平靜，一半是由於敵人又調集了四萬軍隊到滬，一半則敵人必又在計劃牠方面的襲擊，以打破現在陣地戰，消耗戰的僵局。

在淞滬戰線比較平靜的時候，在南京，廣州，和漢口，由於敵人轟炸，却造成了相當緊張的局面。九月二十二三日，敵機三四十架，飛襲南京和廣州，廿四日敵機十餘架襲漢口。牠們的目的不在攻擊我軍事設防地帶，而在轟炸我平民住區，結果南京漢口的平民死傷各數百，廣州平民死傷盈千。這樣殘酷的戰略，目的是在搖動我人民的戰鬥意志；但是我們全國民衆除了切齒痛恨敵人的暴行以外，顯然是毫不畏懼。除京粵漢外，還有許多城市都受到轟炸，但敵機也被我高射炮擊落了幾架。而南京的轟炸，因為這是我國首都，各國外交人

員與僑民，目視敵人的故意炸殺我平民，已激動義憤，由他們政府向敵方提出嚴厲的抗議，使敵人在外交地位上感到非常的孤立。敵人儘管兇暴殘忍，但在全世界唾棄之下，在我們堅決抗戰之下，牠到最後必歸於失敗。

### 我退守滬太路

敵軍對於上海的第四次總攻，在十月一日晚開始了。戰略上的改變，市中心與蘊草濱的敵軍，忽然向楊浦樹與吳淞兩方面撤退；而劉行到羅店的我軍左翼與寶山路到北站的我軍右翼，開始感到了敵軍的加強攻擊。這個戰略上的改變理由是：（一）敵軍對我第一道防線中央突破的計劃，結果只是徒然犧牲，毫無所成。（二）敵軍認為從羅店到太倉，從劉行到南翔的進攻，始終是上海戰中最重要的一線。（三）閘北方面，我軍防線一直伸展到近北四川路各里弄口，使敵軍深感威脅，所以急於發動猛烈的反攻。

左翼方面的戰線，實際上有兩個重心，一個是羅店，另一個是劉行和在劉

行南約三公里的顧家宅。在羅店方面，敵我兩軍的爭奪戰，已經進行了多時；這次敵軍猛烈向西進攻，以距羅店一公里的施相公廟為重要的目標。從羅店到嘉定約計八公里，敵軍的衝向施相公廟，正是他逐步推進的戰略。在劉行和顧家宅方面，這次的戰爭最為猛烈；二天二夜中，敵人不斷用飛機大砲猛轟，結果劉行鎮差不多全成焦土，我軍最前線的防禦工事，也大半被毀。在十月三日晚，我軍乃以有秩序的行動作戰略上的後退，把陣線移到滬太路以西一公里的地方。這一移動，對於整個戰局上的影響，是很小的；而在下一天敵軍炮火比較平靜了的時候，我軍又突然猛衝了前去。

在右翼的閘北北站方面，敵軍也以幾晝夜飛機大砲的轟擊，作為先鋒；然後在福生路，虬江路與東寶興路，用坦克掩護步兵衝鋒。福生路的百星大戲院，雙方屢得屢失，結果仍在我手。在東寶興路，敵軍自稱已佔領啓秀女校及天主堂。總之，這表示從寶山路到廣東街的許多里弄陣地，始終都在我手，敵軍

至多只能在近北四川路口一帶，稍稍進展而已。

### 蘊藻濱血戰

自從我軍把羅店劉行的一線向西移動一公里以後，防禦力非常堅強。但是敵人攻擊的重心，却仍是這一線，因為他們企圖由此西進，可以直取太倉南翔，威脅我閘北江灣軍隊的後部。敵軍一面由羅店向西攻施相公廟，一面由劉行攻廣福鎮；同時，在蘊藻濱北的敵軍，也企圖衝過河濱，進攻廟行大場，與羅店劉行方面陣線的進展相呼應。在兩日兩夜中，在我兩軍隔着蘊藻濱血戰；敵軍屢次企圖渡河，都被我掃射擊退。

敵軍改變了戰略，把中路的進攻放棄，專重左右兩翼；在左翼進行猛攻的時候，右翼方面的進攻，也同時發動。從八字橋經寶山路到北站一帶，敵飛機的轟炸，幾於整天沒有停止。但在這方面，我軍已在寶山路到廣東街一帶里弄中，堅築障地，敵人飛機的轟炸與坦克車衝鋒，都不能滅殺我方的抵抗力，掩

護他們步兵的進展。

### 我反攻劉行

從十月五日開始，淞滬戰綫的敵軍，因為企圖渡過蘊草浜，進攻浜南的廟行與大場，與我軍發生激烈大戰。這大戰一直繼續六天六夜還沒有停息。差不多把蘊草浜水都染紅了。自然，這裏流得最多的是侵略者的血！

這次敵軍的進攻蘊草浜，是他們在羅店劉行一綫猛攻以後必然發展。自從九月底我軍把陣綫移到滬太路以西一公里之後，敵軍就從羅店進攻施相公廟，從劉行進攻廣福鎮，企圖由此西進，直取嘉定南翔；不過這新的進攻很困難，我軍在蘊草浜南廟行大場的陣地，非常堅固，使敵軍的側面受到壓迫。因此，敵軍把張華浜方面的軍力移到了蘊草浜北，就開始向南岸進攻。

敵軍在三處渡過了蘊草浜，總共人數約有五千。我軍奮勇迎擊，有很多敵軍在浜中溺死。渡過去的五千人，結果被我軍衝成三段，和浜北的敵人大部截



斷連絡。經過六天六夜的殲滅戰，五千敵人死傷已在半數以上。在唐橋和西六房兩處，敵人差不多全部被殲滅。

正當蘊草浜血戰的時候，在施相公廟與廣福一綫，仍有猛烈戰事；因爲天雨泥濘，敵方重兵器失去效用，我方頗佔優勢。在雙十節的一天，我軍從廣福發動反攻，推進到近劉行的地方。左右翼江灣開北一帶，也仍有劇烈的市街戰；雙方的陣綫並無變動。此外，在浦東方面，我炮兵陣地趁着風雨地濕，屢次向浦江中的敵艦與楊樹浦的敵人後方開砲，敵方也不斷回砲。結果敵方軍火儲藏處頗有損失，我方則損失很微。

### 敵圖大場不成

因爲天氣轉晴，敵人飛機四出活動，濫施轟炸。在開北一帶，轟炸得最爲厲害；但是我軍的防禦工事非常堅固，並沒有受到多少損害。

在蘊草浜方面，總共渡過了敵軍，有二萬五千人以上；他們向西衝廣福

，向西南衝陳行，而主要的目的則是大場，企圖奪取這個軍事要點，一直進攻南翔。但是被我軍衝鋒肉搏，死傷敵人在五千人以上。他們的目的地顯然無法達到，始終困守在浜岸一帶。敵人原定在十月十五日必須衝到我嘉定與南翔的第二道防綫，但他們距離這個『理想境界』還遠得很。

大場的突進沒有成功，這時敵軍似乎又在注意瀏河。瀏河口與楊林口，白茆口等處，都有敵艦窺探，企圖派陸戰隊登岸，但沒有成功。

### 我由閘北總攻

敵人渡浜雖然成功而進攻大場顯已失敗。在浜南的敵軍二萬五千人，被我猛烈進擊，已經傷亡過半，這時大部分困守於浜南黑大黃宅，嚴家灣，唐橋數處。他企圖把廟行大場的我軍擊退，截斷我左右翼的連絡，同時向西南直取南翔。

十月十四晚，我軍在右翼閘北方面，開始了一次總攻擊。閘北的步兵，浦

東的大砲，與二十三架飛機，同時向虹口楊樹浦作了一次總攻擊。我軍從寶山路廣東街衝到了北四川路，控制了橫浜橋到老靶子路的一段。

這時敵人對我的轟炸，是算得厲害的。在開北一帶，差不多是整天不斷轟炸，但是它們只能造成一些物質上的破壞，對於我們的防禦力量，却無多大損害。在京杭蘇州，嘉興等處，即沿滬甯滬杭兩路的各重要點，敵機也不斷轟炸，造成許多物質上的損害。

### 企圖取真茹

敵軍從十月初開始猛衝蘊藻浜，就有着一個企圖，即要從這裏進攻大塲……由此直下真茹，使我江灣閘北部隊背後感受威脅，不得不退到第二道防線。敵軍渡過了蘊藻浜之後，被我猛烈反攻，只能困守浜南黑大黃宅，唐橋，嚴家灣一個狹隘的陣地。但是他們在這一帶築下堅固的陣地之後，又從閘北開下數萬敵軍立刻向南推進。這推進分幾路：東面由嚴家灣攻廟行與大塲之間，西面從

黑大黃宅一直南下，避開了大場的正面，而進攻大場西面的葛家牌樓，壩石橋以至黃港。這兩條進攻路線中間，前一條是虛張聲勢的，後一條則為實際進攻的；因此，在黑大黃宅，葛家牌樓與黃港的一線上，敵軍用了數萬人來攻，居然跨越了葑村塘，佔領葛家牌樓，一直迫近黃港。另一方面，更有一支兵西取牆門頭，直迫楊宅。這進攻是採取突破一點的戰略，敵人差不多是以陸空軍及大炮坦克全力來攻，我軍則也用全力死守；經過無數次的衝搏，敵人始終保持這個尖端插入的部分，守住葛家牌樓。這時敵軍離開大場，約有二三里光景。但是我軍却從東西兩面開始猛烈的反攻。敵人空軍天天在我大場·江灣以至閘北陣地轟炸。這就是在準備個大血戰。

### 大場血戰

在大場的北面和西面，幾天幾夜的血戰，還是繼續着；但有一點可以斷定，敵人要在短期內攻佔大場，決不可能。我們的軍隊是太勇敢了，敵人差不多

已經用足了他們的火力，却還是不能把我們防禦的堅壁衝破，在大場北面的馬橋宅，在葛家牌樓與黃港，在頓悟寺西面的陳家巷，在廣福東面的我軍陣地，都曾經被敵人的炮火轟毀一角；但是敵人即使佔得了一個村莊，却不能再佔我們的第二個村莊。要一直衝下，更是沒有可能。我們有着一道道防禦的堅壁，橫在敵人前面；他們不是消耗了千萬顆子彈，犧牲了千百條生命，休想進展一步。所以，這時馬橋宅的敵人，離大場二公里；葛家牌樓敵人，離大場也有二公里，離真茹則有六公里；陳家巷的敵人，離南翔也有六公里；這些距離在地圖上看來，是一些些；而在實際作戰上，也許會等於數百里。

不過，過分的張皇雖然不需要，幾天來大場方面的血戰，實在可算是最險惡的。敵人進攻的戰略，是避開了大場的正面，而由黑大黃宅向南，以尖端插入的方式，企圖直取真茹。但是，從十月二十一日起，我軍開始了全面的反攻。這反攻特別注意於大場正面，牆門頭宅東北，及廣福東面三點，準備把敵軍

的尖端完全截斷。結果，我軍差不多把敵人打回葑村塘北，在廣福方面，進達新木橋。但是後來敵人仍拚命進攻，我軍因為在攻克的地點，不及建築防禦工事，仍舊退回原處。

這時敵我在大場方面對峙的陣線：在大場正面，沿滬太公路，兩軍相持於馬橋宅南；在大場西面，兩軍對峙於葛家牌樓及小池園之間；在蘊草浜北岸頓悟寺方面，敵軍前線在陳家巷；在廣福方面，我軍據守廣福四周的陣地。照現狀看，敵人的注意點，不在葛家牌樓方面的一直進取，而在由馬橋宅南下，由陳家巷西進，以增強他的尖端插入的形勢。在我們方面，則是以穩紮穩打的戰略，使敵人的每一步進展，都不得不付下最重的代價。（參看第四圖）

### 退守第二道防綫

敵人由蘊藻浜向大場進攻，到十月二十五日，已達猛烈的頂點：敵人的砲火繼續猛轟到一百小時以上，而在二十四日，敵人的海軍飛機一百五十架差不

多全部出動，集中轟炸我陣地，結果大場西北兩面的防禦工事，大部分被毀。在這種險急局勢之下，我軍的繼續死守成爲軍事上非必要的犧牲，所以在二十五晚，我軍一面退出大場，一面把廟行方面突出部分的軍隊撤退。又因爲大場西面的敵軍分兩路直取南翔與真茹：向南翔的一路，於二十五日沿蘊藻浜北由陳家行向西南推進，逼近離南翔二公里半的小南翔；向真茹的一路，於二十五晚到達真茹無線電台附近，這種情勢很有截斷我江灣閘北右翼軍後路的危險，所以，在二十六晚，我江灣閘北的部隊，也開始向西撤退，集中於滬西蘇州河南岸。二十七日晨江灣，閘北煙火漫天，表示我軍撤退已大部完竣，敵軍已衝入放火。

這時敵人的先頭部隊已達到真茹車站，迫近南翔，在京滬路到蘇州河之間的一段，將爲爭奪地帶；但我軍的主力部隊扼守蘇州河南的陣地，保障滬西，滬南與南翔嘉定之間的聯絡。（參看第五圖）

#### 四百壯士



戰爭的重心由北區移到西區後，這條戰線是够堅固的，因為由瀏河到南翔，我方防禦的鞏固，敵人早已來嘗試過；小南翔經江橋到北新涇，再沿蘇州河岸到梵皇渡附近，約七里路，是可以利用河道作爲天然防禦的地帶。我軍於十月二十六日退出閘北，二十七日在真如彭浦對敵人作一次反攻，就在這時把蘇州南岸的防禦工事布置完好，等到真如鎮被毀，我軍就退到河南，把中山路橋梵皇渡鐵道橋樑炸毀，斷絕敵人的進路。這時敵人對這方面的進攻，有兩個目標：一個是從真北路南下，攻北新涇，企圖在北新涇與梵皇渡之間的周家橋渡河；另一個是進攻小南翔及江橋，特別注意於江橋一帶，企圖突破南翔的右翼。從十月三十一日起，敵軍幾次在北新涇及周家橋渡河，都被我擊退，江橋方面，虬江及申紀浜等河道交叉，因爲水道不闊，敵人要渡過也比較容易。

閘北我軍退出後，謝團四百壯士扼守四行倉庫，與數千敵軍對峙四晝夜之久。四行倉庫在租界北蘇州河岸，謝團一營四百餘人因奉命在最後作戰，決定

在倉庫中死守，四晝夜間，敵人拚命進攻，都無效果，把我國旗高舉倉庫屋頂，雄視周圍的渺小敵旗。最後因我軍事最高當局命令，方才整隊而退，完成開北抗戰中最光榮的一幕。

### 敵渡河被圍

敵軍連日渡蘇州河進攻，曾經在中山路橋，劉家宅，北新涇，屈家橋，吳家庫及廳頭等七處渡過，但大部分都被我擊退，敵人的工程隊損失很重。不過在周家橋，劉家宅及吳家庫廳頭方面，敵軍拚死守在民房中，還沒有消滅。起初外報傳說有八九千敵軍渡河，很引起人的顧慮，後來知道過河的數千人，殘留的不過千人，而且在我嚴密包圍殲滅之中。

蘇州河在滬西的一段，並不寬廣，而且河岸北高南低，是敵軍容易偷渡的原因。特別是蘇州河與申紀浜相連的一帶，有許多小浜，便於敵人渡過；所以在吳家庫廳頭的一角，敵人渡過的較多，但是我軍連日已加以猛烈的堵擊。敵

人在蘇州河岸的戰略，是企圖仿照蘊藻浜岸的辦法，先佔住一根據地，然後加強力量，向前發展：他們企圖向南佔據虹橋飛機場，作為在長江一帶空軍活動的主要根據地，更企圖向東南取得龍華，達到包圍上海的目的。

我們特別要指出的，在廣福到南翔一綫，我軍防禦工事非常強固。敵人屢次進攻，都不能搖動分毫。在這方面，敵人的右翼是常常受到我軍的威脅的。敵人渡河特別注意於蘇州河與申紀浜交接的一段，其用意也就在以廳頭及田肚宅為基點，向西南面的華漕鎮伸展，威脅我南翔陣地的側面。

### 敵在金山衛登陸

敵人不能一直沿蘇州河南下，却從杭州灣的金山衛突然登陸，企圖直取松江，抄襲我浦東的後路。敵人這次的進攻杭州灣，開始於十一月五日清晨；他們在飛機大砲掩護之下，從漕涇鎮，金山嘴，與全公亭三處登岸——這三處中間，金山嘴是主力進犯的地點，其餘兩處是掩護和牽制作用的。為了掩護這登

陸進攻，敵機與敵艦又向乍浦，澈浦與海鹽猛烈轟炸。敵軍最初用一千人登陸，在全公亭的到新倉就被我軍阻止；從漕涇登陸的，進到離葉榭六里的亭林；從金山嘴登陸的，一直進向金山衛，張堰，達到離彙來廟不過四公里的松隱。彙來廟在浦江上游的南岸，過江約六公里，就是滬杭線上的軍事要點松江。敵人這一下進攻的野心，一方面是要威脅我第二道防線側翼的基點，另一方面又是要抄襲我浦東守軍的後路。這時我軍已從正面用大軍堵截，又在兩翼的柘林與乍浦，沿公路向敵人夾攻。

在滬西蘇州河沿岸，不斷的陰雨，使敵人飛機大砲的火力，大為減殺。在蘇州河南岸，從豐田紗廠到北新涇的一段，主要據點都在我手，只有由陳家渡到劉家宅的敵軍，繼續向南面的北龔家宅與西面的陳更推動；但這方面的敵軍，還是牽制作用居多，而敵軍主力的推進，則在蘇州河與申紀浜交角的吳家厓，姚家宅，田肚宅方面。敵人的目的是要由此向西南推進，從側面威脅南翔。

## 我軍退出上海

上海我軍的撤退，原是一個預定的必然的步驟；不過，這次是由於敵人在金山衛登陸，使我們不能不把撤退的步驟提早實行。但我們的撤退還是非常有秩序的。在十一月九日晚，滬西的我軍於扼守蘇州河岸十二天之後，自動把豐田紗廠，周家橋與北新涇三個據點放棄，退守虹橋，七寶與龍華的一線；但在南市與浦東則仍舊留有一部分軍隊與保安隊及警察防守，阻住敵軍的一直挺進。從十日到十一日，經過兩天兩夜的血戰，我軍先把浦東的守軍撤退；敵軍在十一晨經過試探攻擊之後，發覺我軍已退空，才敢登陸深入。同時，在南市的黃浦江岸與日暉港，敵軍也開始用飛機大炮猛攻；我們的守軍一萬人，在三面包圍的狀態下，英勇作戰竟日，最後因日暉港被敵軍衝過，才始退出。另一方面，我們的主力軍也已退守從瀏河經廣福，南翔，泗涇，松江，平湖而至乍浦的一綫。

目前敵軍進攻的重心，已由我左翼移到右翼方面，即在瀏河到南翔的一段，並不積極進攻，而特別着力於松江石湖蕩之間。在九，十兩日，石湖蕩第十三號橋附近，曾有最猛烈的大會戰；敵軍的目的，顯然是要在這一段迫我陣線後退，向太湖邊岸進展。爲了加強這方面的進攻，他們又對於右翼的平湖方面，猛烈進攻，企圖衝往嘉善，嘉興。（參看第六圖）

### 楓涇嘉善血戰

從我人的猛攻蘊藻浜，大場，直到蘇州河岸，到後來的由金山衛登岸，進襲松江，敵人在東戰場的戰略，已由「中央突破」轉爲「外線包抄。」這與「一二八」的戰爭是一樣的：「一二八」的時候，敵人久攻廟行不下，突然在瀏河登陸，促成了淞滬我軍的後退；這次敵人企圖佔領大上海，在大場突破之後，仍舊被阻於蘇州河，結果他又來了這一着，從杭州灣登陸，使我浦東與南市的守軍不能不後撤。不過，這次和「一二八」時代却有一點不同；當時是我軍

一退之後，局部抗戰立刻中止；現在則我軍雖然後撤，而全面抗戰仍在堅決進行之中。

自從我軍移守第二道防線以後，敵軍的戰略，仍是依着外線進行，而特別着重於我右翼松江，石湖蕩，楓涇，嘉善的一線。在敵軍由金山衝猛烈向西北進展的時候，這一綫曾被突破，但這時經我猛烈反攻，嘉善，楓涇已被奪回。敵軍曾有一支衝往蘇嘉路南段的王江涇，也終被我軍殲滅。這表示敵軍的戰略，是企圖從蘇嘉路方面直進，包抄我第二道防線的右翼。

東戰場我軍的中路是在青浦；我軍自從放棄蘇州河岸，已經由七寶退泗涇，再由泗涇退青浦，守着這堅固的陣地。由於中路的後退，左翼南翔廣福方面也不能不放鬆，所以這方面的我軍也先退往嘉定，黃渡的一線，這時又退太倉，安亭的一綫。

蘇州嘉興相繼陷落



這次嘉興，蘇州，常熟的失陷，是十一月十八到二十幾天間的事情。嘉興我軍於十一月十八日下午退出，原因是在蘇嘉路南段的王江涇，平望兩據點，先被敵軍衝破；我軍一面由王江涇向南壓迫，一面又由嘉善向西挺進，結果我城防工事先被毀壞，不得不退出。因為嘉興失陷，平湖乍浦一綫，已成過於凸出之勢，結果也同時後退，這時敵軍在這方面進攻的重力，是在太湖岸的敵軍方面，進圖由此進向湖州長興，進攻京杭國道。

蘇州的失陷，是三面受敵的結果：蘇嘉路上的敵軍，由吳江北上威脅蘇州；京滬綫上的敵軍，由正儀向唯亭，進迫蘇州的東面；在常熟方面，敵軍於白茆口登陸後，到達支塘，一面往西攻常熟，一面向南越陽城湖而攻蘇州。結果蘇州終於在十九日失陷。常熟則於十八日先告失陷，這也是因為兩面受敵的緣故；敵軍一面由支塘西攻，一面由潞浦口登陸，向南攻謝家橋，進而威脅常熟，結果我軍於十八晚六時退出。

東戰場上這左右兩翼的後退，使我軍不得不放棄沿蘇嘉路的太湖東岸陣地，改守太湖南北面的兩綫。這方面新陣線的形勢如下：

右翼：南潯——石門——崇德——硤石——長安

中路：太湖

左翼：江陰——無錫

### 首都陷落

從我軍退出淞滬以後，敵人突然移調華北的大批軍隊，集中力量，進攻南京。十一月下旬，敵人於佔領東太湖，控制蘇·嘉兩軍事要點後，又分兵兩面，一面沿長江岸及京滬鐵路，攻江陰·無錫一綫，另一面向太湖西岸，攻吳興·長興·宜興等軍事要點。這兩方面的各要點，都因敵軍的猛襲而失敗。於是，在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敵軍一面由武進·金壇·丹陽·句容，進迫南京，另一面又由吳興西向趨廣德，進襲蕪湖，截斷我南京守軍的側路。在南京的我軍

於唐生智將軍指揮之下，曾作非常英勇的抗戰與壯烈的犧牲，最後因為大部分工事被毀，乃於十二月十三日奉令退往江北。從上海被敵軍包圍到南京的擊落，不過一個月的時光，這與淞滬戰場上三個月的抗戰相比，是不免要使人失望的。不過，東戰場上這一番重大變化，我們推究起來，決不是我們軍隊作戰的不力，而是由於下列幾種原因：

第一·淞滬抗戰的三個月，在激勵士氣方面，我們佔得了優勢，在消耗作用方面，敵人佔得了便宜；但我們沒有充分利用這三個月英勇抗戰，全國振奮的期間，動員全國民力，加強戰時機構，以補足長期的陣地消耗戰中間的損失發揮我們無限的戰鬥潛力，結果在一度的形勢逆轉之下，自然容易陷於比較不利的地位。

第二·在杭州灣一戰以後，我軍進攻的重心，已由西·北戰場移到東戰場；這是因為在山西，敵軍已佔有太原，在平漢及津浦兩線，敵軍進迫近黃河，

他們認爲進攻華北的初步野心業在達到，不敢再事深入，所以轉移兵力，進攻中國政治的重心南京及最稱富庶的江浙地帶；在江浙戰場上突然增兵數萬，多少也幫助了敵人的進攻。

第三·江浙一帶的地理形勢，雖然河汊紛歧，但大部爲平原，又因公路的發達，也相當的便利了敵人重兵器的移運；在太湖兩岸的戰鬥中，我們是取着陣地戰的『綫』的防守方式，而敵人倒採用了運動戰的『點』的進攻方式，這樣我們的陣線常易被敵人迂迴突破，也是有利於敵而不利於我的。

由於上述的幾種原因，在我軍離開淞滬以後，不到一個月光景，我軍居然攻入了南京，而且佔據了長江岸的另一要點蕪湖。不過，這一個月的戰爭，表面上敵人雖得到了較大勝利，實際上這所謂『勝利』却要打一個很大的折扣的，我們可以拿下面的幾種理由，加以說明：

第一·敵人雖然在短時期內攻入了南京，而他在進攻途中的損失 還是不

小的；這特別可以拿江陰炮台的爭奪戰及京郊的短兵戰，作爲證明；在無錫、常州及廣德的幾次戰役中，我方的傷亡也非常重大；十二月六日我空軍飛往江陰轟炸，敵主力艦長門及其他幾艘軍艦，都被炸毀，更是使敵方寒心的事情。

第二、敵人把作戰重心由華北移到東戰場，目的是要在進攻南京之際，迫我作城下之盟，所以在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南京告急之際，敵人採取了三面進迫的策略；一面由敵將松井屢次發出狂言恫嚇，表示在攻進南京之後，將續攻漢口重慶；一面由日寇的同盟者某國在側面推動，誘脅我國及早休兵，向敵投降；另一面更由少數親日份子與以呼應，主張不惜任何代價，趁早向敵求和。然而這三面進迫的戰略，結果却是毫無所成；國府的由南京遷往重慶，我軍退出南京時的堅決宣言，以及十六日蔣委員長在前線發表的告國民書，都表示了「抗戰到底」的堅強決心，給與敵人的野心與漢奸的陰謀以迎頭打擊。所以，我軍退出南京以後，敵人在軍事上似乎得一勝利，而在政治上則爲重大失敗。

第三·敵人在進攻的重心移到了東戰場，在西·北兩戰場方面，軍力大爲削弱，我軍在乘機反攻：西戰場我軍沿同蒲路反攻，在於十一月底收回張蘭·介休·平遙·太谷，敵軍退守祁縣；在津浦路方面，我軍也從右翼渡河反攻，克復蒲台等縣，使敵人的力量大受牽制。另一方面，敵人雖然攻陷了南京，但是並沒有擊損我的主力，這時敵軍要找尋我主力所在，繼續進攻，已大感困難了。

東戰場形勢的變化，在我方上下一心，表示堅決抗戰到底之後，敵方已感到非常的惶惑了。目前敵軍一面渡長江攻江北，沿連河，津浦路南段及淮南路北進，目的在威脅隴海路上，特別是徐州一帶的我主力軍；另一面則分四路南攻杭州，企圖由杭江路入江西，沿浙贛路西進，與由宣城，寧國西進的敵軍會合進攻南昌。這兩方面，前者的實際威脅力量似乎較大，而後者則將遭受到

困難。

## 蘇浙皖激戰

南京陷落後，經過近十天的混沌時期，敵人的第二期進攻，又開始了。在蘇，浙，皖三省，展開了三面的激戰：江蘇方面在長江北岸，敵軍沿運河和津浦線向北進攻，目的是在徐州；浙江方面敵沿滬杭公路，滬杭鐵路及京杭國道，三路會攻杭州；安徽方面敵由蕪湖渡江，在裕溪口及和縣等地佔住一立足點，企圖沿淮南路向西北，進攻合肥。這三面的激戰，蘇北方面最佔重要。不過，一般的說來，這時敵人似乎還是舉棋不定；因為上海與南京陷落以後，敵人己不能找到我們主力所在的一個軍事重心，作為進攻的主要目標。他一面向杭州騷擾，一面在安徽亂竄，在軍事上都不能顯出重大作用；祇有津浦與隴海兩路交叉點的徐州，為軍事上必爭之地，又有我方大軍駐守，最引起敵人的注意而已。

蘇北的敵軍，由揚州沿運河北上的，被我軍阻截於邵伯、高郵之間；沿津

浦路北上的，已佔領滁州，但也被我阻住於嘉山南面的張八嶺。這兩路敵軍都是以徐州爲目標的。另一方面，由淮南路進攻的敵軍，其第一個目標是離開江岸九十公里的合肥，但更大的野心則可分爲兩面，一是北上經蚌埠趨徐州，另一是由合肥西進，經六安、固始、潢川、羅山而攻平漢路中段的信陽。這後一種計劃，是很毒辣的，因爲敵軍若能威脅信陽，則平漢路中斷，鄭州前後受敵。

在十二月二十日，由南京突圍而出的我軍鄧部二萬人，退到蕪湖附近，對敵軍施以突然的襲擊，幾於把敵軍第十八師團全部消滅。這使得淮南路方面的敵軍，也大受打擊。

杭州方面已入於戰時狀況。敵軍於原來的三路進攻之外，最近又由廣德，泗安方面派兵南侵，過安吉，孝豐，武康而向黃湖，餘杭，這又是敵人外線迂迴的戰略，目的在造成幾面包圍杭州的形勢。這時杭州我軍以退守笕橋及瓶窰



，形勢岌岌可危。但在實際上，杭州並非我軍事上必爭之地，敵人向此威脅，只是表示他的侵略，找不到一個主要目標而已。

## (三) 北戰場與西戰場

### 我收復察北

『進攻乃是防禦的最好方法，』這句軍事上的名言，不但在上海已經證實，在華北也同樣的證實了。敵軍進攻南口，未能得逞；但是我軍突由綏東進攻察北，立刻收復了商都，南壕塹，尚義，張北等重要地點。我軍迅速向察北推進將使日軍無法威脅南口的後路。現在我們在華北的戰略，當以由察北進取熱河為最有力的路線。

在敵人的戰略上，對於南口與張家口兩個軍事要點的進攻，這時還是佔着最重要的地位。關東軍一面開入河北，轉平綏路攻南口，一面由熱河入察北，進攻張家口。

戰爭重心，漸在轉移之中。南口的激戰，經過我軍的猛烈爭持，敵人顯然還未得手；但在居庸關外的懷來，已陷入敵手。

### 敵進攻平綏

華北方面的三個戰線——平綏線，平漢線，與津浦線——照當時情形看來，敵人進攻的主力，還是在平綏線方面。敵人的先頭部隊，已入山西，達到天鎮附近。因為八月中中蘇不侵犯條約訂立以後，敵人要截斷中蘇交通的野心，已非常急切，又因為敵人已封鎖我海岸，他認為我國對外的運輸路線，只有從西北通蘇聯的一條，最為重要，所以更急於要侵入晉綏，加以截斷。

不過，敵人的侵入山西，只是由平綏鐵路線推進，在路線兩旁，仍是滿佈着我方的軍隊。從綏東接連察省的一帶說起，由商都到南塹壕一帶，是在我手中；在察南，我軍仍迫近平綏路，不斷進襲柴溝堡和懷來，同時，八達嶺的一部分山頭，也仍被我軍據守着；在平西，門頭溝附近日軍，日前突被我軍游擊

隊襲擊，死傷二千人。顯然的，在冀察晉綏邊境，都是不斷的山嶺，我軍到處游擊，將使敵人疲於奔命。

在平漢線及津浦線前者日軍達到高線支路附近，已被我軍阻住，後者日軍於九月十一日猛攻馬廠青縣，已將這兩地陷落，敵方在津浦路這時止以滄縣為目標。

### 游擊戰開端

華北方面，敵軍沿平綏線前進，已經越過了天鎮，達到陽高，與大同的中間；大同以東一帶，正在激戰中。

華北是應用游擊戰術的好場所。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在連綿的山巒中間，將因這種戰略的牽制，變成有力無用處。從北達嶺到門頭溝以西一帶山中，我軍出沒不定，已經使敵人疲於奔命。這方面有南口退下來的許多軍隊，有最近反正的劉桂堂部下，他們到處活躍，成為北平方面敵軍的一個重大威脅。最顯

明的，敵人起初怕北平的千餘警察反正，把槍械收回了去，但後來覺得無法『維持治安，』又發出了六百枝槍來，在平漢路方面，敵軍受到牽制，已不敢南下，停留在離北平三十五哩的良鄉地方。

津浦綫上的敵軍，牽制較少，所以一直進攻到馬廠青州。我軍正扼守興濟。興濟離開滄州只有十哩。

### 我退出大同

在平綏綫方面，敵人一直前進，用飛機大砲猛攻；九月十三日，我軍退出大同，但把大同城東的鐵橋炸毀了，阻止敵人的進路。不過，敵人攻下天鎮之後，另一部分軍隊向南發展，已達到廣靈，正在進攻靈邱縣。顯然的，他們是要把晉北與察南接連的一角，先佔領了，以鞏固平綏路南部的障地，然後再向綏東進攻。

敵人在平綏綫上的迅速發展，一面顯出他們急於截斷中蘇的聯絡，故不惜

冒着大險，派重兵深入；另一面也顯出多少年來，他們處心積慮的準備，確是到了很利害的程度。

在平漢路方面，現在敵人已感到我方軍力配置的堅固，無法前進。門頭溝西面山中，我軍游擊隊仍在活躍，甚至南苑附近，也有游擊隊的踪跡。敵軍被牽制在良鄉，不能攻達琉璃河，不過，從十五日起的敵軍已渡過永定河，在猛烈砲火掩護下，佔領了固安與永清兩縣。這樣加強了他們左翼的力量。在今後數天中，平漢線方面將有激戰。

津浦線方面，前數日有極猛烈的大戰，主要的地點在興濟。這地方在滄州北十公里，日軍曾一度加以佔領，後又被我軍奪回。

敵軍在華北的軍隊，這時至少有二十五萬人，器械非常齊備；在攻擊中，大砲與飛機佔着主要部分。敵軍曾轟炸保定，石家莊，太原以至洛陽等地。我方空軍沒有在北方出動，是一個缺點；但後來敵人襲擊保定與洛陽，被我空軍

迎擊，打下了幾架，使敵人對我的空中威脅，也受了一個挫折。（參看第七圖）

### 敵猛攻平漢線

晉北大同的敵軍，這時有着三條作戰的路線：一是沿平綏進攻綏遠，二是向南進攻太原，三是由晉察邊境相接的地方，越蔚縣靈邱，進攻石家莊，以截斷河北與山西我軍的連絡。這三條作戰路綫，一與三，敵人最認為重要，所以已在進攻之中；只有南下一綫，我軍有雁門關天險，晉南防禦又非常堅固，所以敵人暫不進攻。

敵人在平漢方面的進攻，實在最為猛烈。這裏敵人的地位，本來比較不好，因為在平漢路西面，我軍扼守山谷中，威脅敵軍的側面，在鐵路東面，我軍扼守永定河岸，給平漢線中路的敵軍以有力的牽制。敵人力圖挽救，乃決定採取左右包抄的戰略，一面向平漢路西進攻，達到房山，另一面強渡永定河，佔領固安與永清。這是仿照歐戰時所謂丹侖堡之戰的方式，企圖把我涿州以北的

大軍全部包圍，但我軍在最緊急的關頭，仍然安然撤退，堅守第二道防線。這時敵軍最前部隊已到達高碑店。

### 平綏關大捷

平綏線方面的敵軍已經越過了豐鎮，開始進攻平地泉，這是綏省守軍的防線。在這裏，敵軍將遇到猛烈的抗戰。不過華北方面敵我兩軍主力戰的地點，不是在綏邊，而是在保定與滄州之間，在這百餘里長的戰線上，我軍的主力部隊已建築強固的陣地，將展開第一個真正的大戰。

許多觀察者認為直到現在，華北方面我軍的失利，原因不是在軍事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這觀察是對的，宋哲元的優柔寡斷，送去了平津；劉汝明的庸弱無能，丟掉了南口；李服膺的跑而不戰，使晉北大門洞開，給敵人直下大同。這些確是政治上的缺點所造成的。不過，對於這種缺點可造成的不利形勢，須由政治方面來補救。國共的恢復合作，使第八路軍的游擊戰士得以迅速移



動到晉省前綫；同時，幾年來息影津門的馬占山將軍，也已率領舊日抗敵健兒，馳赴華北前線。

從九月二十三到二十五日，我軍在晉北已打了兩場勝仗，兩次都殺敵三千餘，俘獲敵軍一二千，並奪獲了敵軍許多軍火和戰車。這兩次作戰獲勝的地點，是在西東北部的渾源與靈邱之間平型關的山地。敵軍是作戰有名的板垣師團。這支敵軍的戰略很利害，他們沿平綏路進展，在到達天鎮的時候，就掉頭南下，直取廣靈、渾源、靈邱，把山西的東北角取在手中。這樣，他們是故意避開了我們山西主力軍所在的雁門關，而以輕車簡道的策略，襲擊長城的另一個口子平型關；假如這一下達到了目的，他們一面就可以直下石家莊，截斷山西與河北的連絡。一面更可以威脅雁門關的後部，使我山西的主力軍不戰而退。然而，敵人這一個兇狠的打算，却給我軍的游擊戰略全盤衝破了。

顯然的，第八路軍的游擊戰士已經開到晉北，與晉南的主力軍配合起來。

平型關一帶山地，高度在二千公尺以上，我軍佈置在各處山頭，以逸待勞，敵人的機械化部隊衝到平型關，後面通到靈邱的汽車路立刻被我截斷。這樣被我首尾夾攻，敵人守在戰車上要死，逃下來的也同樣等死了。

這同樣的游擊戰爭，可以迅速展延到綏遠。其時攻入綏省涼州方面的敵軍，也已受到牽制了。不過，在津浦與平漢兩線，都是平原地點，游擊戰術較少運用的方便；這時敵軍猛烈向南挺進，我軍於九月二十五日退出保定和滄州，堅守這兩處南面的陣地。

### 德州陷落

華北戰局的發展，真是太快了。晉北的形勢變化，更是快得厲害。雁門關背後的繁峙，代縣與甯武，先是給敵軍佔領了；代縣繁峙，却被我軍克服了。不過，在代縣以南的原平地方，仍有我軍，目前正被我軍包圍夾擊中。從這個消息看來，大概雁門關內的我軍，還沒有全部逐出；但是我軍游擊隊到處活躍

，打擊敵人的後路，牽制我軍的進展，至少可以證實的了。

我軍游擊隊的活動地帶，主要是在五台山與雁門關的西北，在五台山的，一面牽制了沙河大營等地方的敵軍，一面與平型關附近的遊擊隊連繫着，使他們的戰鬥活動一直透過敵人的後背，向廣靈，蔚縣以至北平西山一帶進展。在雁門關外西北部的游擊隊，其時接連克復了朔縣，井坪與小魯，使這條三十五公里的交通綫，完全入了我軍手中，同時由殺虎口進綏遠的敵軍，也將感受到嚴重的威脅了。

平漢線方面，大概敵軍的重力正放在晉北，他們以為既把雁門關打開了，就可以直下太原，囊括山西，不急於從正定取石家莊了。

津浦線上的敵軍已進入山東境內，攻進德州。我軍正在德州與平原間的老黃河岸站，與敵軍血戰。

### 敵過老黃河岸

敵軍進入山東之後，越過老黃河崖南。最前線在李家橋。我軍守着平原北面五里屯的地方，與敵人對峙。其時我軍游擊隊在滄縣德州附近活動，很使敵人受到牽制，而津浦線後方因為大水，日軍交通受阻，進展遲緩。

平漢線方面，敵軍的進攻，突然轉趨猛烈。敵軍從新樂分成兩支：一支向南攻正定，以石家莊為目標，一支向西攻靈壽，企圖過滹沱河攻平山。在這一帶，我方的守禦比較堅強；但因敵軍進攻猛烈，靈壽與正定先後失陷，我軍退滹沱河南，靠着河岸防守。但是石家莊的形勢，仍是岌岌可危。

晉北方面，敵軍在我第八路軍游擊隊牽制之下，進展比較困難。第八路軍的主要活動地帶，一是晉西北部，與綏省軍隊連繫，一是五台山一帶，北與晉冀邊境的游擊隊相呼應，西與駐守原平南面陣地的主力部隊相配合，敵軍雖到達原平，而後路的崞縣仍被我軍扼守；但是敵軍不斷由茹越口雁門關開下，猛攻崞縣，結果縣城被毀，我軍祇能退守城西新陣地。在晉西，日軍又把平魯佔

領，把殺虎口控制住。

### 山西決戰的前夜

歸綏的失守，是十月十四日的事情；我軍退拉薩齊，敵人正跟踪進迫。不過，我們以爲大同失守後，綏遠南面已受威脅，歸綏的危急是意料中事。

在山西東面，敵軍正在井陘，準備進攻娘子關，不過他先把一支軍隊向南直下，攻襲娘子關南的長生口與舊關。這仍舊是側面抄襲的戰術，與晉北敵軍的由茹越口抄襲雁門關後路，如出一轍。

不過，無論在綏遠，在河北，我們的戰況總不及山西的來得有利。敵人自從攻入襄長城，衝到代縣，直下原平以後，現在已膠着在這地方，沒有進展。原因是我軍在正面取守勢，在兩翼則取攻勢。同時，各方面的游擊隊也非常活躍，截斷敵人的交通線。其時在雁門關外，我軍游擊隊進展到近大同三十五哩的懷仁地方；在雁門關內，甯武也被我克復；同時平型關又給我軍攻克；在平

型關北、廣靈附近，有敵人的汽車輜重隊被我軍截獲；而進入河北西邊涞源的  
我軍游擊隊，更向東進展，佔領紫荆關，平漢線敵軍的後路，現在已大受威脅  
了。

### 娘子關陷落

娘子關的被敵突破發生在十月廿六七日，因為敵軍由舊關附近的固鐸，突  
破一點，襲我娘子關後路，我軍乃不得不後退，守平定陽泉。平定已失去，這  
時以陽泉的陣地為最重要。這裏東距娘子關約五十公里，西距太原約六十公里  
，是一帶險要的高地；我軍正以全力死守，阻敵西進。晉北方面，我忻口陣地  
固守已達一月，仍舊非常鞏固，敵軍屢次用坑道來攻，都不能衝破。而且我游  
擊隊在雁門關外與晉冀邊境，發展極速。雁門關附近交通，屢被截斷；我軍一  
度攻入廣武，晉冀交界地帶，廣靈，靈邱，蔚縣都受我控制，我軍更向東進展  
，到達保定附近的清風鎮與平漢路上的定縣，威脅平漢線敵軍的後方。

## 敵猛攻晉東晉北

從十一月二日起，晉北與晉東的敵軍開始沿同蒲正太兩線向我軍猛攻。在同蒲線的忻口方面，敵軍用猛烈的炮火攻我正面的官村陣地，同時又用步兵衝鋒，雙方的損失很大。經過了兩天最激烈的戰爭，敵軍衝過一部分山地，進攻忻口南面的忻縣。但是我軍仍舊扼守着右翼盟滕村山地，向敵軍反攻。在正太路方面，敵軍於十一月開始猛攻我陽泉陣地，戰事與晉北同樣的猛烈，結果我軍因陣地被毀，被敵軍衝向陽泉西面的壽陽。這兩方面的發展，顯示敵軍已進一步向太原迫近。

山西是必須堅守的。縱然我們失去鐵道線上幾個地點，也必須扼守其他的每一塊山地，每一個軍事要點牽制敵軍的進展。其時我軍開入山西增援的很少，主力軍的陣地戰與遊擊部隊的運動，配合得很好。第八路軍也已由五台山一帶向南移動，應援正太路正面的我軍主力。

晉東我軍的失利，其實與平漢線及津浦線我軍反攻未見得力，是很有關係的；因為在這兩線上的敵軍，有一部分已撤回關外，一部分移向晉東，倘使我們能猛反攻，威脅到敵軍的後路則正太線方面敵軍的進展，一定要停滯下來。其時在平漢線上，我軍已渡過漳河向北反攻，這方面的反攻似乎尙見有力，不過發展還嫌太慢。津浦線上，我軍差不多與敵軍膠着在黎吉寨一帶；沿鐵道線左右的鳳凰台，陵縣與恩縣等處，也不斷有接觸，但這種正面的接觸，並不見得猛烈，而由山東北向津浦線敵軍後路的襲擊，也沒有大規模的發動。這種停滯的局面，在華北的整個戰局中，可說是一種大缺陷。

### 敵迫近太原

敵軍兩路進攻太原，在十一月六日晨已到達太原的近郊。這因為在同蒲路方面，忻口以下，只有石陵關是比較險要的高地。但敵人在衝過忻口之後，即以最猛烈的攻勢，越忻縣，石陵關又奪取青龍鎮，到了太原城北。而在正太路



方面從陽泉到壽陽，本來也是山地的最高點，敵人衝過了這一段，就可以急馳直下，過榆次而迫近太原。由於這西南兩面的進攻，太原的守禦已非常困難。不過，這裏有幾點必須認清楚：第一，當敵軍由晉北直下雁門關的時候，一般人估料太原指日可下，却因為我軍遊擊部隊與主力軍，良好配合，把敵人牽制在忻口山地，達一月之久，這一面，使我們在作戰上，應該可以增加不少的自信。第二，敵軍這次沿鐵道線直進，兩旁山地還留着我們無數的軍隊，將來把遊擊活動增強，當使敵人的後方受到無限的打擊。第三，太原即使失守，却並非我們就此放棄山西；在太原之南，還有半個山西，大部分是崇山嶺嶺，今後我們將在晉北與晉西建立無數的堡壘，阻止敵人的前進，展開整個抗戰的光明前途。

實在說，其時山軍我軍的失利，還是受了平漢線方面的影響。平漢線我軍屢次傳說反攻，實際上却並無發展。倒是敵軍突然渡過漳河，在十一月五日攻

陷了我豫北重鎮彰德。我軍已退守彰德南十二里的寶蓮寺。（參看第八圖）

### 我退出太原後

我軍退出太原之後，晉南沿同蒲路一帶，還是比較平坦，沒有險阻。其時敵人已由兩路進兵：一路沿太汾公路（太原至汾陽）進攻清源；另一路沿同蒲路已過祁縣進攻平遙。不過，從傅作義將軍最後率領孤軍，與敵人在太原城中肉搏巷戰的情形看來，西戰場上我軍英勇戰鬥之氣，還是絲毫未減，只有增加，甚至日軍發言人在北平告訴外報記者，也承認在西戰場上從未遇到過的激烈戰鬥。毫無疑義的，用這種精神來作戰，敵人無論如何都不能迅速前進。我軍在太原南已建成一個弧形的陣勢，扼住兩面山地，盡力牽制敵軍的進展；而整個山西高原地帶的游擊隊，也將使敵人的後方感受無限的威脅。

北戰場上的敵軍，在平漢線方面，敵軍已由安陽向南挺進，與我對峙於寶蓮寺。津浦線方面，經過長時期的停息，敵軍又從兩翼進攻，右翼攻我高唐，

左翼攻我陵縣，同時更向魯北邊境的樂陵進攻，迫我右翼後退。很顯然的，敵人在沿太原向南進攻的時候，也將配合以平漢及津浦兩綫上的進攻，以達到黃河綫爲第一個目標。西戰場原是我方最多弱點的所在，不過在平漢綫敵人後方的我軍游擊隊，也已不斷增強活動，牽制敵軍的進展。邢台北面的官莊車站，曾被我游擊隊克復，且有多處的鐵道綫被我毀壞。這種情形顯示敵軍在沿着鐵道綫進展之中，他的後方有我們多少的游擊隊在活躍着。我們決不相信華北暫時的失利，是真正無法挽救的；我們的力量是在不斷增強起來，使敵人決無方法把握長久的勝利。

### 敵積極南攻

敵人在津浦平漢兩綫，開始積極南攻了。津浦綫方面，敵軍左翼已過陵縣鳳凰店，樂陵，進攻臨邑，商河，惠民，右翼則到高唐。平漢綫方面，中路尙無動靜，而敵軍左翼在猛攻河北最南端的軍事要點大名。敵人的戰略似乎是這

樣：先沿津浦線南攻到黃河，再沿平漢線南進，到達黃河，甚至進迫鄭州，這樣把我方的不少兵力牽制在隴海路中段，然後集中力量，沿同蒲路南段攻晉北，以風陵渡爲目標。這是很兇惡的戰略。現在敵軍先攻大名，其作用一者是由于我軍據守這一點，足以威脅他平漢線的後方，二者他可以由大名入魯西，配合津浦線的進攻。

在晉南同蒲線上，敵軍衝過平遙，佔領張蘭，介休，我軍則固守靈石。沿同蒲路線上，很少險阻可守，所以這方面我軍的後退，是不足怪的。但在晉東北，西北，與東南，現在各處山地中，我第八路軍已遍築堅強的游擊陣地，隨着敵軍戰線的延長，他們的後方將受到不斷的打擊。

## (四)東戰與北戰場的會合

### 戰局重心移津浦線

說起來多少要使人痛心的，津浦路方面，敵人沒有真正應用過主力的進攻，而我們也一直是純粹被動性的應戰。在平漢線與晉北敵我主力激戰的時候，在東戰場戰事最猛烈的時候，敵人在津浦線上只是放着很少的兵力，而我們並沒有反攻；等到敵人在其他戰線上推進了許多，回頭來在津浦上進攻，他也總是以比較不大的兵力，按步就班的推進。從十一月十五日我軍退守黃河南岸到最近，四十一天中間，魯西戰線完全是『平靜無事！』但從十二月廿三晚起，敵軍從清河鎮渡黃河，佔青縣，廿五晚就達到膠濟路中段的周村；廿六日敵軍又在津浦左右兩翼的齊河·濟陽渡河，同時中路也在洛口發炮攻擊；到廿七晨，敵已侵入濟南市。我軍退守泰安北面的白馬山。

濟南的失陷，在戰略上的意義是並不重大，因為我們在濟南並無堅固的防禦工事，同時這地方也不佔戰略上的重要地位。但在另一方面，敵人的進佔濟南，表示他對於津浦路進攻，又將加緊起來了。敵人進攻，分爲兩路：一由濟南沿津浦線南下，以徐州爲目標；另一由膠濟路的張店及博山向東，以青島爲目標。

配合着津浦線北段的進攻，南段的戰事也緊張起來。其時在蘇北，沿運河北上的敵軍，停留於高郵南面的五里壩；沿津浦路北上的敵軍，則被阻於嘉山以南的沙河集。這兩方面都有我軍的堅強工事，攔住敵軍前進。但現在敵軍似乎又將採取外線迂迴的戰略，由淮南路挺進，窺探合肥；從合肥可以南上蚌埠進攻津浦路，或西向六安·固始·信陽，威脅平漢路。

杭州也於十二月廿五日淪陷敵手；這個城市的失陷，與濟南同樣是沒有軍事上的重要作用的。但是進攻杭州的敵軍右翼，由廣德向安吉·孝豐·武康·

餘杭南下，在戰略上却大可注意。這一支敵軍已到達富陽，將威脅桐廬。嚴州，而以衢州爲主要的進攻目標，因爲這是錢塘江與杭江路會合之點，又是由浙入贛的門戶。這時錢塘江鐵橋已被我炸斷，敵軍還沒有迅速渡江的表示。

### 泰安陷落

美麗的青島已經成爲一堆焦土了，敵人在這裏的三萬萬元投資與七十五萬七千個紡錠，已給全部化爲烏有了。這也許是出於敵人的意外，他曾經故意使僑民趁早撤退，把這港口劃在海軍封鎖以下，避免因戰爭而把這裏的巨大投資事業毀壞；但是他料不到我們已下着焦土抗戰的決心了。我們的地方要成爲焦土，敵人的財產休想帶得點回去！實際上，青島却不是我們戰略上的必爭之地。敵軍沿膠濟路向青島的背後挺進，已經在濰縣及坊子之間和我軍激戰。我們要在敵人付下了相當代價之後退出這地方，但這地方的得失是不關重要的。

在軍事上關係重要的，是位於津浦與隴海路交叉點的徐州（即銅山，）敵

軍就是企圖從津浦路南北兩段夾攻，奪取這個地方。津浦路北段方面，敵軍正分着三路配合作戰：右翼是由膠濟路上的周村進攻淄川，博山，這一路以牽制的作用居多；中路由濟南向南，越過嶺山、張夏、進攻泰安，這一路敵軍進攻最爲猛烈，我軍已於十二月卅一日退出泰安，扼守南驛附近的新陣地；左翼方面，敵軍由聊城南下渡黃河，進襲東阿，這是迂迴我軍的後方的。

在津浦路南段，敵我兩軍對峙的形勢，並無變化。還是由於幾種原因：第一是敵軍在這方面着重於淮南路方面的外綫戰略，企圖抄襲我蚌埠後路；第二是皖南，浙西方面，最近我軍發動了有力的反攻，東戰場的敵軍已感到分配的不夠，不能把充分軍力支配到江北方面去。

淮南路方面的敵軍，經過敵艦幾次運軍到裕溪口接濟之後，已越過巢縣，向合肥進攻，到達離合肥東南四十里的地方。同時，在全椒、含山、與無爲一帶，也有了敵踪。合肥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是可注意的，因爲敵軍可以由此北



上威脅津浦路，西進窺探平漢路。

這時皖浙邊境我軍的反攻，顯示我們在東戰場雖然經過了多少的失利，而實際的戰鬥力一點也沒有減弱。我們在廣德、安吉、孝豐、富陽、餘杭一帶進擊敵軍，已經使敵軍遭受不小的打擊，不得不後退。

另一方面，隨着津浦路局勢的緊張，平漢與同蒲兩線方面的敵軍，似乎也有同時南下威脅的形勢了。平漢路方面，敵我仍舊相持於安陽，右翼在大名，清豐之間，左翼在水冶鎮。敵軍最活動的是在大名的一方面。山西方面，同蒲綫上情勢仍舊，但在正太路上，敵軍正調動頻繁，太原已集中敵軍約萬人，祁縣也有數千，很有再度南下的樣子。在這一條戰線上，平遙、介休都不是可守之地；我軍已在韓侯嶺築下堅強工事，準備痛擊敵人。正太線方面的敵軍，最近也南下進攻和順、遼縣；在晉北五台一帶，敵軍正與我游擊部激戰；這種情形，顯示敵軍雖然急於發動南下進攻，威脅我隴海線，而他本身後方感受我游

擊軍的牽制，却還是非常大的。

### 戰局重心趨隴海線

戰局的重心，漸漸由津浦線移向隴海線了。這表現於下列幾點事實：

第一，沿膠濟路方面，我軍已依照預定軍略，放棄青島；敵軍雖然還被我膠東一帶的軍隊所牽阻，沒有到達青島，但這方面在整個的軍事形勢上，已不佔重要了。

第二，沿津路北段，敵軍於一月二日晚佔領大汶口和南驛站之後，三日又突過曲阜站，迫近兗州，他們的最大目的是由此南下進攻津浦與隴海兩路交叉點的徐州。

第三，敵軍從兗州西側，又分兵一路進攻濟寧，企圖由此向西南直下，截斷隴海路中間的某點。

第四，在平漢與同蒲兩線，敵軍也有蠢然思動，準備南下之勢，那目的是

與津浦路上的敵軍配合行動，同時威脅隴海路。

在淮南路方面，敵軍進犯合肥的目的，主要是在由此西向，威脅信陽，抄襲隴海路的後方。

敵軍進攻隴海綫的形勢，以津浦北段最爲急進，南段比較緩和，這顯示敵人軍方的分配，已感到不足夠了。在山西方面，敵軍調動很忙，似乎有立即南下之勢。平漢線上敵軍中路在安陽，右翼在水冶，左翼在大名；其中由大名南下進攻蘭封、開封的一線，可以與魯西南下的敵軍配合起來。

浙皖方面的我軍，經過一番部署，從兩方面發動反攻：皖西方面從宣城廣德反攻，浙江方面從孝豐、武康反攻。浙江的一路發展很快，已收回餘杭、富陽，迫近杭州江干的六和塔，敵軍已有退出杭垣的消息。自然，我軍反攻的目的，並不在佔領杭垣，而在牽制和打擊敵人的一部分戰鬥力。目前敵人並無餘力渡錢塘江進攻蕭山，顯示他在這方面的戰鬥力，確已被我們削弱了。（參看

## 第九圖

### 保衛河南·保衛大武漢！

敵人由津浦路南北兩段夾攻徐州，南段的敵人越過嘉山，進攻明光，北段在兗州附近，左翼在泗水，右翼在濟甯。但是由於我軍在徐州一帶築有強固的防禦工事，敵人似乎不敢由這兩方作正面的進攻；他們的進攻重力是放在另一面，即由津浦線右翼的濟甯，向西南發展。企圖經由金鄉與單縣，而進攻河北的歸德（即商邱，）從徐州西面的一點，先把隴海路截斷。敵軍於一月五日佔領濟甯，又到達濟甯西面的嘉祥，進窺鄆城；同時，劉桂堂的匪部在敵人指揮之下，也由寧陽，汶上向西，企圖竄往荷澤，定陶，與敵軍的迂迴戰略相配合。

老實說，隴海線東段 由連雲港起到蘭封銅瓦廂一帶，全長五百公里，我們是有着堅強的防禦工事的。在津浦北段，臨城一帶，山地險峻，也儘可擋住

敵人南下，但我們的問題，是在河南方面；假使我們把河南方面廣大民衆的力量，迅速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訓練起來，我們不但可以使這種力量與隴海線上整個的戰鬥部隊相配合，擋住敵人的前進，而且我們武漢這個政治軍事中心的安全，由此也可以得到保障。

隴海路東端的連雲港，我們即自動加以炸毀；海州的存鹽也已運出。這種必要的處置，都可見我們焦土抗戰的決心。

平漢，同蒲與淮南幾條路線方面，都很少動靜；我們相信敵人都是在準備，隨時可以與隴海線東段的軍事，配合發動的。這幾方面敵軍的進攻目的地，都在河南，從後面的地圖中可以看出來，由此也更見得保衛河南的重要了。

這時我們在軍事的配合方面，實在已比前進步了不少。浙皖方面我軍的反攻，已迫近吳興，使敵人大受威脅；這與津浦線方面我軍的加緊防守，在一攻一守之間，是配合着的。蕪湖南昌我空軍的炸擊敵機，也可以顯出我們在戰鬥

力上的新發展。（參看第十圖）

### 濟寧血戰

山東南部的大戰已經展開了。自從廿六年七月底敵軍佔領天津，開始向津浦線進攻以來，這方面一直沒有過真正主力的大戰；但是，現在敵軍於渡河侵入濟南，繼續向南進迫兗州、濟寧，企圖直取隴海路的時候，在濟甯附近，一個大規模的血戰終於爆發了。

這個大戰，可說是我們與敵人抗戰的第二個階段的開端。對於這個大戰，現在敵我雙方正進行着下列的佈置：

在敵人方面，他們本來在津浦路方沒面有配置巨大的兵力；他們沿着津浦線南下，並沒有遇到多大的阻力；同時，他們認為對於山東省的侵奪，正如探囊取物的容易。但是，自從青島化爲一片焦土，同時在濟甯發生了劇烈的爭奪戰之後，敵人知道他們早先的估計，已是錯誤的了。這時敵人正加緊從上海、

山西及東北調集軍隊到津浦路，準備全力的進攻。

在一月五日，濟甯曾一度失陷，但後來立刻被我軍奪回了；到了十一日下午，敵軍又以全力進攻，加以佔領，但是我軍曹部經過一番劇烈的爭鬥，十二日又把這個軍事要點奪了回來。目前敵軍仍在用全力進攻，在濟甯南下的五十里堡及西面的嘉祥附近，都已成了戰線。敵軍的目的，乃是要由此分三路南下，截斷隴海路上的碭山、歸德、民權各點。

在津浦路正面，敵軍已過兗州，我軍正扼守鄒縣。這一帶是山地，而從鄒縣到臨城的一段，又是適宜於運用山地游擊戰的。敵人不敢從正面進攻而改取濟甯的側路，也許就是由於這個緣故。同時，更可注意的是魯西一帶，許多游擊隊都已動員起來，與主力軍配合作戰。像聊城行政督察專員范築先所率領的民衆游擊隊，在黃河北岸清平，茌平、聊城一帶與敵人轉輾作戰，牽制敵軍進攻，就是最好的例子。

平漢、同蒲兩路方面，敵軍也有增加，那目的似乎是以進攻晉東我游擊軍的根據地爲第一個目標，這從敵軍在安陽西面的水冶築輕便鐵道，又強拉民夫在安陽附近築公路，都可以看出來。不過，敵軍的主要目的，還是要由平漢路南下，與津浦路方面配合行動，會攻隴海路。

安徽沿江一帶，敵軍顯然已經減少。因此在江北的魯港，全椒，都被我軍克復了。淮南路上的巢縣，已被敵人佔領，而合肥則仍在我手。敵人軍艦曾開到荻港附近窺探，但結果却被我空軍炸毀了三艘。

由於敵軍大批調往津浦北段，東戰場方面力量減弱，我軍已在皖浙邊境發動有力的反攻，克復廣德，宜興等地，這樣使京杭線上的敵軍受到重大的威脅，而東戰場方面我軍加緊反攻，也將使北戰場敵軍的進攻，增加許多牽制。

### 槍決韓復榘

敵軍方面，在津浦北段受到了我嚴厲的打擊以後，忽然又轉移重力，從津



浦南段猛烈進攻了。我軍方面，隴海及津浦一面的軍容，已大加整飭，力予增強，最可體的例證，是韓復榘的判處死刑與一部份抗戰不力將領的嚴受處分。敵人的力量在搖移，我們的陣容在加強，這種相對的發展是值得重視的。

津浦北段方面，經過了濟甯的幾番血戰，局勢還沒有顯著的發展。在津浦線正面，敵軍正相持於鄆縣與滕縣中間的界河與兩下店；在津浦左翼，濟寧已陷敵手，我軍正在鉅野，金鄉佈防；在津浦右翼，敵軍已到蒙陰，我軍則堅守臨沂。這時敵軍在這方面的戰略，第一步是鞏固濟甯的陣地，以保護他在鐵道正面的地位，此外則以騎兵隊四出窺探，準備再度的大進攻。

津浦線上敵軍進攻的實際中心，却已移到南段的蚌埠與臨淮關一帶了。敵軍已過明光，正在明光與臨淮關之間的大小溪河與三和集，大柳鎮與我激戰。一月十八·九日，戰況最爲激烈，廿一日敵軍又來猛攻，但都被我軍打擊回去。觀察敵人的企圖，顯然是要把津浦南段的我軍，壓迫到淮河防線，這樣他才可

準備南北兩段同時發動的主力大會戰。但敵人在這個軍事計劃上是受到許多牽制的：第一，他要準備這樣的大會戰，非準備更大的軍力不可，而最近東線我軍的猛烈反攻，却使他不能迅速調集較大的軍力。第二，他在津浦北段的左右翼，都受到我游擊隊的威脅，不容易造成一個絕對強勢的主力進攻佈置。

關於這點，我們不能不重視這次韓復榘被處死刑的影響了。老實說，自從抗戰發展以來，津浦線上一直是不戰而退的現象；韓氏指揮的軍力在十萬以上，却是既不能牽制敵軍，又不能打擊敵軍。這完全是由於韓氏對抗戰猶豫不定的態度；但是在山東，十多萬軍隊，實際上還是與其他軍隊一樣赤誠的民族戰士。由於韓氏的處死更由於其他一部份抗戰不力將領的受處分，北線的軍事上將要完全改觀了。

東線上的我軍正與北線的我軍配合作戰，這是最好的現象。在半月間，我軍克廣德·攻安吉·圍宣城·衝灣沚，京杭國道上的橋樑被我破壞十餘處，廣

德吳興間的小部敵軍也被我消滅了七八處。這樣猛烈的反攻，使浙皖邊境的敵軍已大感困難了。但我們要指出，這方面我軍的反攻，還是許多軍隊的游擊部隊在進行，這顯示一部分人懷疑游擊戰的無作用，是不對的。不過，這種游擊隊的反攻，現在應當再配合上主力軍的大反攻，使浙皖邊境的敵軍，根本不能立足。

江南蕪湖附近，我們的游擊軍與主力軍配合得很好。一月十八晚我軍反攻蕪湖，已將蕪湖東南方面一千尺高的大官山佔領；廿日，我空軍曾飛長江下游轟炸敵軍。蕪湖實際上已在我重圍中了，現在敵軍已不得不用軍艦運送軍隊到江岸，加以解救。

更可以注意的，在上海的浦東南匯，我們的游擊隊也非常活躍起來，總數達數千人之多。由於這樣的嚴重威脅，敵人已不能不封鎖浦東，增派大批軍隊留駐上海，浦東的游擊隊一部分為以前留下來的別動隊，大部分為當地的農民：

在敵人的後方，現在我們已產生着這樣重要的戰鬥力量。

### 敵企圖夾攻徐州

敵人津浦北段的進攻，這時分爲路：一路沿津浦線正面南下，直攻徐州；這一路正在兩下店與鄒縣之間激戰。一路在津浦線右翼，沿台濰汽車路直取台兒莊，截斷徐州與海州之間的連絡。敵軍在臨沂以北又一路在津浦左翼，由濟寧沿金鄉單縣，直取商邱，截斷徐州及開封之間的連絡，其時敵軍已由濟寧到金鄉，但我軍給以猛烈的反攻。

津浦南段經過多時的沉寂，敵軍也加緊進攻了。沿津浦路的敵軍，由嘉山進到明光；另外有一支則到達洪澤湖南的盱眙。敵人企圖夾攻徐州的野心，是顯而易見的。

平漢線方面，敵軍也迅速集中，大部分是在那台邯鄲一帶。但最可注意。是敵正由安陽沿輕便鐵路到安陽西約四十的水冶鎮，這是企圖以此切斷涉縣

與林縣間的聯絡，由此取得林縣，攻進太行山，達到進攻晉東的目的。敵人對我山西的游擊部隊，始終是感到非常棘手。在晉東北，西北，與東南三部，他雖然保有一部分城市，而他守軍及運輸路線總是遇到了不斷的打擊。現在他急於向我們的游擊區域進攻，而沒有實際辦法，這種情形是很可以看出來。

皖南及浙西一帶，敵軍力量比較單薄，我軍已開始積極的反攻。沿長江岸我軍已克復魯港，迫近蕪湖；在蕪湖正面，我軍已進抵麻布橋，白馬山，與敵在螻蟹磯對峙；蕪湖右翼我軍更進攻宣城西北八十里的灣沚；這樣逐漸造成對於蕪湖的包圍形勢，期能一鼓而下。

浙西方面，我軍由桐廬反攻富陽，另一面反攻餘杭，都加以克復，敵軍退入杭州。這種情形都足以顯示敵人兵力的不夠分配。（參看第十一圖）

### 我陸空軍會攻蕪湖

我陸空軍的會攻蕪湖，可說是戰局發展中重要的一幕，蕪湖及宣城是掩護

着南京的兩個外圍據地；但是由於最近敵軍的源源開返津浦線，這方面的敵人軍力已比較單薄。這樣，我軍的猛烈反攻，一方面是要牽制敵人的軍力在江南，另一方面也是消滅這一面的敵軍，衝破敵人在南京的外圍防禦。

我軍從陣上分兩路圍攻蕪湖。沿長江岸，我軍左翼已由魯港向蕪湖推進，在大官山，余家山，麻柳山一帶與敵人激戰；白馬山與大孤山一帶山頭，都被我軍克復。敵人已不得不盡力增援，并用軍艦大炮掩護，避免我軍的包圍，在蕪湖東面，沿宜蕪大道灣沚已被我軍克復，把敵人的後路交通切斷。現在我軍左右已進據螞蟻磯，右翼衝過了麻布橋。與這樣北上的進攻相配合的，我們的空軍也連續出動，轟炸敵軍陣地。在一月二十三日，我空軍數隊轟炸了蕪湖宣城一帶的敵軍陣地；二十四日，我機九架在宣城東北發現敵軍正在渡河，立刻加以轟炸，也消滅了敵軍三四百人。

蕪湖敵軍的受到我猛烈壓迫，也使隔江淮南路方面的敵軍，感受威脅，不敢

向前進取。淮南路方面已比較平靜，沿江北岸的我軍，也已於一月廿三日由含山推進到和縣。這種情勢，更牽制着津浦南段敵軍的行動。目前我軍在津浦南段，一面扼守蚌埠與臨淮關，一面沿鐵道線西側進行不斷的襲擊。從南邊沿江岸的雍家鎮起，到北端的小溪河止，這一條垂直線上，三和集，馬家崗，池河鎮與大柳鎮這許多地方，都受到我正規軍與遊擊隊的不斷截擊；敵人從浦口到明光之間的交通，已感到嚴重威脅。爲了保護交通鞏固後方，敵軍急於打通津浦線南北段的企圖，已受到挫折了。

津浦北段方面，鐵路正面敵軍曾向南推進。由界河進佔兩下店；但這方面還是不關重要的前哨戰。比較劇烈的爭奪戰，仍舊是在濟甯方面，我軍大部從金鄉與嘉祥，猛烈反攻濟甯，另一面更以輕便的部隊襲擊濟甯與兗州的中段，到達孫氏店。濟甯已在我幾面包圍之中，敵軍企圖由此一直南下，截斷隴海路，這計劃顯然已受到了打擊。

## (五) 西北戰場論

### 一 從東北角到西北角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爆發以後，歷史注定的中日戰爭便不能不全面的開始了。中國目前是要要求民族的解放，建設新的國家，而日本要的却是向外侵略，推進大陸政策。這兩種政策碰了頭，這震驚世界的大戰就終於爆發了。

日本帝國主義位置在中國的東北面，而它的侵略路線也是從我國的東北角上開始的。日本明治維新，想要向外發展，擴充領土，所以首先便以朝鮮爲目標。後來，大陸政策的具體辦法，是『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 欲征服世界，必先爭服中國，』由田中奏摺裏可以清楚看出來。民國初年，日本便在積極作功夫。歐戰之後，受到阻攔；但從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它的侵



略政策又重行活躍。六年來，它以佔領我東北爲起點，一步步向前侵略，到現在的大舉進攻，已有一下侵吞我全國的企圖了。

目前敵人要「征服中國」，它的策略是先向我們的西北角進攻，特別是要奪取我們的山西高地。因爲中國二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誰能控制山西，即可控制河北，誰能佔領冀晉，即易進取中原。所以，這次的抗戰發動以後，敵人的進攻區域雖然包括有津浦，平漢，滬杭……各線，但以平綏線方面爲最初的重心所在。

這一個區域的地形上，顯示出東南部只是一片平原沃野，而天然的屏障要仰賴冀北，晉，察高地，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成爲一條內弧保障着西北；不過，僅僅消極地保守着這個區域是不够的，還要加上一條外弧，那就是北方和燕山山脈平行的陰山山脈，及西面和太行山脈平行的賀蘭山脈，乃至更西的祁連山脈，能够保持或控制陰山，賀蘭山，連祁連山這條外弧，燕山和太行山才不

至受到威脅，冀晉區域乃至整個的華北才有安全可言。

從地理方面形勢，已經深刻的指出，那方有了西北，勝利便屬於那方，西戰場的重要性是如此的巨大，我們只有加強防禦，乘機進攻，永遠不能後退和放棄，失敗了，我們的出路便是「奴隸」一條。

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次的侵略路線，仍然是循按着歷史的舊軌，作一度重演，他完全是師法着滿清滅明朝的故智，先是從東北，到熱河，到冀察，然後爲了「後路有被截斷」的危險而向山西進攻。進攻山西的步驟，也是北襲雁門，甯武，東擊井陘，娘子，然後會師太原。這一套完全是歷史的老路。這種血的教訓，我們接受了已不只一次，我們極應根據着這歷史的經驗而痛加回擊。

這一次，日本帝國主義在西戰場上積極進攻的意義，不外乎下列三點：

一，截斷中蘇的聯絡——進攻察綏，可以截斷由察哈爾的張家口越蒙古而達蘇聯邊境恰克圖的聯絡，那裏與西伯利亞鐵路距離很近。再前進新疆和內地

的聯絡線也要被打斷。

二，打斷義勇軍的接濟——使熱河與外方的來往打斷，並阻止了以後的聯絡，使東北四省的義勇軍完全變為孤立，而敵人可逐個加以擊破。

三，鞏固華北的根據地——有了察，綏，可以協同津浦，平漢兩條鐵路線上的軍隊，收復北平，以動搖敵人在我華北的根據，進一步收回東北。所以敵人更急於進攻察綏。

從東北角到西北角，敵人所踏過的地方，到處都遺留着血跡斑斑的足跡。現在，在全面抗戰中，我們覺得下面的一個口號，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援救山西，守衛河南，保全江淮，恢復河北。」

二 到處都是血肉的長城

西戰場上到今日為止的一部戰史，是用大量的血肉寫成的，這裏是全國各面抗戰史的一個縮影，我們在這一段血史中可以找出刺骨的憎恨和崇高的熱愛

• 從這次的血的鬥爭裏我們可以得到血的教訓。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了蘆溝橋事變，在「和」與「戰」的狂波激盪中，宋哲元終於二十八夜放棄了平津。敵人開始配置分兵三路而上，一路是由北平攻南口，一路是由張北攻張家口，一路是由多倫攻獨石口，這僅是一個大戰前的序幕。

八月初，正當敵人要進攻察哈爾的前夜，地方情形還是不能樂觀，八月二日，公安局長才恭送張家口的日本特務機關離開，九日南口正面便開始接觸了；一週以後，由於我軍的死守南口，敵人改行採用迂迴戰術，穿過長城口，而來包抄我們的後路，這個月中旬的消息，刺激得國民先喜後恨，綏遠出兵了，十四日收復商都，十六日佔領了嘉卜寺，而察主席劉汝明却態度不明，一星期沒有收回張北，竟於二十三日率領各機關不知去向，同一日子，日本騎兵已迂迴到了我軍背後的鎮邊城，大戰了二十餘日，我軍終於在二十六日退出，張家

口也於同日陷落。湯恩伯軍長在臨走時說：——

『南口守不住，只有在雁門關再見了。』

九月是一個危險的月，若不是月尾我們有了一個劃時代的平型關大勝，那只能以稱之爲「退的月」了。因爲張家口切斷了，我們拚命退，敵人拚命追；八日失天鎮，九日七輛敵方坦克車入陽高，李服膺乃開始急退，而士兵也作鳥獸散，緊跟着是王官人屯，聚樂堡，周石莊，而大同古城也於十二日失去。同一時候，敵人對於劉汝明也不再放棄，他們向南進攻，又佔取陽原，蔚縣和涿源。平綏線上的豐鎮也十三日陷落了。當這時，敵人分成三路，一路向西北攻綏遠，一路向南沿同蒲路直攻雁門關，另一路向東南，取廣靈，靈邱，企圖截斷晉冀的連絡。這比「九一八」的時候更慘痛，因爲只半個多月，就失掉了雁門關北和綏遠的半個，只有靈邱是我們的！可是事情都是「窮則變，變則通，」氣燄高張的板垣師團作夢也沒有想到在晉北盆地遭遇了這麼一個空前的打擊

，在平型關遇到了一次慘敗。

第八路軍（三個師）是在八月初從陝南出發的，出發前曾作了一次大宣傳，各戰鬥員對於這次的出動任務，都很清楚，一路上大半是步行，直到最後才坐上了火車，九月下旬，同蒲路的軍事向南直下時，敵人知道雁門關我們防務鞏固，乃又採用了南口的戰法，由察南分兵一萬餘人打我右翼的平型關，擬入晉南。晉軍這時竟欺騙友軍，明言「準備反攻」，私自竟後撤了，幸而二十六日第八路軍的先鋒隊到達，利用地形，出其不意給敵人以嚴重的打擊，（民衆幫助軍隊，他們繞到敵人後方，敵人全不知道。）大戰之後，我敵死傷比例是四十與五百之比，後來又有一次殲滅戰，我軍用手榴彈炸死了敵軍五百。第二天又在靈邱附近，得汽車一百餘輛！可是，第八路軍雖然勝利了，另一部份敵人仍由迂迴老法，從應城繞茹越口，衝到了裏長城，佔了繁峙，十月一日到代縣，使我雁門天險突然失守。當局最初不加以挽救，後來雖用一百五十輛新道濟

汽車大批運兵，可是已經晚了，只好仍然翻過五台山上的雪頂，到後方的忻口。十月份是最緊張的一月，也是山西高原防堵戰的大關鍵。前半個月中，第八路軍活躍已極：他們以五台山爲根據地，一面牽制了沙河大營等地的敵軍，一方面與平型關的游擊隊連繫，使其活動透過敵人後背而向廣靈，蔚縣，以進攻北平。雁門關外的一支，在雁門關的西北部克復了朔縣，平魯與井坪。提起井坪，這西部要塞，不能不補述一筆井坪失陷的負責者，何××部的騎兵。這部騎兵從潼關開到雁北，平魯，紀律欠佳，觀望而不作戰。敵由朔縣攻楊方口時，何部不但不應戰，且避開井坪，讓敵前進，廣門失陷，又不戰而退。同時，敵人由同蒲正面衝下去，十月九日無阻地過崞縣，意外地却遇到了山西的好軍人姜玉貞旅的死守原平，郝夢齡軍長及劉家琪師長及全體戰士，血灑忻口，算是把這羣赤目的瘋狗進路截斷，使原忻一線死守了二週，我軍從後方能趕到了忻口陣地。這時候，中央軍，晉綏軍，和八路軍都已配合連繫起來，我

軍游擊部隊一方面在雁北掃蕩，一方面右翼入河北省，收復了涞源和紫荆關。但是敵人觀透了正面的難攻，便改由側面來衝，十二日，我平漢線上的磁縣失守，敵人乃分兩路攻晉東，一路由靈壽渡河攻平山，一路直進井陘攻娘子。當這時，我方的游擊隊也向敵人後方抄來了。

綏東方面，豐鎮的犧牲最爲壯烈，國民兵三千人與縣長同殉城；集寧工事雖好，但城內無重兵，挺進軍於是只好向後轉。省政府最初由趙承綬代理，趙赴包頭後，改由商會主席代理，蒙僞軍向前出動，很容易的便把歸綏佔據了。這是十月十四日的事。過了兩天，又是不戰而放棄了包頭。

在十月份的第二週內，晉東的戰事便很緊張。娘子關本駐有山西炮兵一團，不奉令而退到陽泉，敵人佔了雪花山，便猛攻娘子關的正面，幸賴二十六路孫連仲部官兵的趕來，拚命抵抗，使未得逞。敵人因此乃移動主力攻舊關，該處是二十七路馮欽哉部，血戰三晝夜，全軍打完，舊關就失了。十六日，原駐



九龍口的部隊雖以大量的鮮血反攻「克復」了，可是經過二十日的四十架敵機的狂轟，只好又退出來；敵人更追襲右翼的九龍口，測魚一帶，時逢換防，某路軍退得快一點，川軍還沒有立定了腳跟，迂迴過來的敵人便到了眼前。娘子關只好放棄了。在二十六日，我們又退集於陽泉壽陽之間。

這個月裏面，比較令人安慰的事也不是沒有的，譬如：十三日克復平型關，廿日夜襲陽明堡，燒毀敵機二十四架，且曾一度佔領雁門關，十五、十六兩日，忻口北的大白水的血戰，敵人曾增兵到八萬人。我們看到了忻口北面幾個據點能以血肉死守了二十三日，而察、綏，晉北竟在半個月中便斷送了，真不能不有天上地下的感想。全國人士應當向忻口線上的死守將士致最大的敬意！

晉東不能守，使後來的十一月份又成了「退的月。」忻口戰場的戰士們，因戰略關係，月初便向後撤；石嶺關也不再守，敵人眼看就要從東山，繞到太原近郊，晉省政府乃於六日宣言移往臨汾。傅作義將軍還是硬漢子，死守太原

到八日，也只得滿城血肉，告別了山西省會！

敵軍到山西的省會會師以後，分兵三路南下，東路是從正太路南的和順攻榆社，中路是沿着鐵路攻臨汾，西路是沿着太汾汽車路攻汾陽，我軍無抵抗，敵人很快的過平遙佔張蘭，介休，我們固守靈石，第八路軍的長官宣稱不離太行山，在正太線上作戰的劉伯誠部已經普遍地分散在晉南山地中了。

十一月的後半月，西線軍事是沉寂的，敵人不但未能進攻，而且是積極後撤，增援他處，我軍於是先後收復了介休，汾陽，也是分爲三路推進，中路由介休向祁縣，西路由汾陽趨文水，交城，東路我軍在子洪口獲勝後，積極向太原進襲，斷敵後路。這時候，敵人部企圖打擊晉北我游擊部隊，也已判明。

綏遠方面，綏蒙軍一向沒有積極動作，敵我對峙在五原，王英在僞任命下就任了綏遠省長。蒙旗的態度還是灰色的。

最近，隨着新年而來的，在西戰場，是敵人又計劃三路進攻！我們當前的

路子也是只有前進，沒有後退！法國名將福煦氏的話要記着：

『今日之法律，即不是勝利，必是死！』

### 三 我們要怎樣保衛西北？

西戰場上失敗了，今後我們就要在扯得更長了的戰線上作「保衛西北」的運動。

日本軍閥的鐵蹄如今已踏遍了半個山西，在敵人軍部侵略的程度上看，軍閥是可以向財閥誇功的，而財閥也得了軍閥的報效。但由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身力量講，如再繼續向南或向西推進侵略，軍閥們便會感到我們四省游擊力量的不可輕侮，而財閥也感覺到如再冒險侵略下去，必然會使財政遭遇到更大的難關，這種矛盾，也就是最近西戰場上軍事消沉的原因，不過，敵人爲了征服中國，是不會停止了向西北的侵略的，它正想一路進窺甯夏，一路謀犯陝西，同時，敵人軍部的意思，更想奪取隴海路，截斷我西北的連絡線。

爲了「保衛西北」我們應該對過去作嚴格的檢討，對當前作澈底的認識。

「西戰場上的失敗不僅是軍事的，而且是政治的，」這是戰地工作者所公認的一句話。從宋哲元的優柔寡斷喪失平津起，我們陸續看到了劉汝明的猶豫不定，失了南口，李服膺的聞敵先跑，使敵人直下大同，何部的避開井坪，讓敵人通過，鎮守娘子關的炮兵又是聞聲先逃，幸而多謝大霧，使敵人不敢前進，否則山西還不是今日的局面。

「大公報」特派記者陸詒先生在晉東的前方看不見民衆的活動，到了後方，「依然看不到民衆已經動員起來的景像，軍隊是軍隊，民衆是民衆，民衆除了到處逃難流亡以外，對於這個與每人生死有關的民族抗戰，仍舊漠不相關，有的老百姓還說這是南軍與北軍之戰，有的憑他們過去被統治的經驗，夢想日本人來了也不過如此。這種危機之大，較我軍後退數百里爲更甚！」

最近西戰場的最高司令長官閻百川先生也公然聲稱「近百年來政治上既不

能現代化而培養國力，欲在目前欲軍隊之現代化而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主張改造政治，使第一流人才團結成爲火車頭，有了「現代化的政治，軍隊也就可以現代化了。」

至於軍事，顯然的缺點很多。我們始終是處在被動地位，後來弄得每個英勇士兵都不願意等着挨打了；指揮官常常在調遣上不靈活，也是失敗的原因；封建思想的作祟，常使動作不能一致，恆爲敵人各個擊破；而軍紀不良，也易使軍隊陷於孤立，更值得提出的便是我們因了有上述各種缺點，便易爲敵人抄襲後路。保定是這樣退出的，石家莊又是這樣退出的，南口是這樣陷落的，雁門關又是這樣陷落的，甚至後來娘子關的陷落，也是被敵人迂迴到了後方去。

過去的失利總算已經過去了，今後西北各省區是否以此爲「殷鑒，」在積極地作補救呢？這裏我們先自敵人已進攻的寧夏叙起。

寧夏的抗戰空氣因爲接近戰區的原故，所以頗爲濃厚，各機關工作較緊張

，馬鴻逵主席對於抗戰的決心很大。但該省括有阿拉善蒙古與額濟納蒙古兩旗，過去都曾駐過敵人的特務機關，很可注意。如今這兩旗中央都設有軍事專員。僞軍對於甯夏的進攻，可以有三條路，一條是直攻甯夏，一條是沿蒙邊，繞阿拉善旗的定遠營而趨甘肅的涼州，一條是沿新綏汽車公司路線，經額濟納旗，而達甘西及新疆東部，額旗專員最近到蘭州與記者談「僞軍會到好萊宮數十人，被我擊潰，」朱紹良氏亦曾對記者承認另有敵特務組織徘徊蒙邊。

甘肅現在已被稱爲「復興中國的根據地，」同時，也是西北的中心和軍政重心。但各種現象尙不可多大樂觀，全省仍在割據的狀態下，政治與高利貸情形，都不能使老百姓安於生活。最近回漢感情尙和諧。青海的態度很顯明。西北的這個民族問題，當地人以爲抗戰期間最好不要談，僅在政治的清明公正諸點下手，即可免去不少糾紛。敵人對於甘新公路，最爲注意。不過沿路上太荒涼，敵人沒有實力和決心，一時似乎還不會過來，目前只是用飛機不斷的偵察

和轟炸而已。

陝西的抗日情況最初很熱烈，後來因為國共兩黨發生了相當的誤會磨擦，以致影響到工作效率的降低，但，最近隨着中共的新宣言，這問題已告一段落。陝西方面的兵力尚雄厚，沿河我們也有了極強的工事。陝西方面我們更屯有重兵，邊區當局與駐軍已打成一片。

西北的當前問題，一個是民族問題，一個是思想問題。民族之間無磨擦，黨派之間不磨擦，西北的抗敵工作的勝利，是可以預定的。對於目前的局面，我們既不悲觀，但亦不樂觀；希望是有的，因為我們知道：

一、共產黨爲「鞏固國共兩黨的精誠團結，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已發表了一個新宣言。這個宣言裏取消了過去的「改造」「廢除」「實行」等字句，而代以極友情的「充實」「擴大」「與」「堅固」，他的影響今後政治的改造，非常之大。

二、各方面公認，西戰場的高級長官均能切實合作。而且優秀的軍隊（如十三軍）已有了新的改造，他們認爲「我們今天最應該注意的是軍隊和民衆的關係，那一種軍隊沒有民衆的幫助，一定失敗。」「我們應當採取八路軍的優點，八路軍的游擊戰的秘訣，我想就是避實擊虛。」主力部隊改造，配合着游擊隊的側擊，這是理想的戰術。

還有一點使我們不悲觀的原因，便是目前我們各方都在積極去做發動民衆的工作。現在敵軍的深入，只可謂之「點線的佔領」，而我們游擊戰與游擊區的建立則爲「面的佔領」，以「面」包圍「點線」，希望仍在我們。

保衛西北，今後的軍事有一點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可再隨意地放棄主要城市及大路線。過去雖然認爲敵人佔我只是幾條鐵路線，而沒有侵略到腹地，可是，控制腹地的就是鐵路幹線，城市經濟支配了農村，鐵路幹綫上的城市已被侵略，單靠腹地的農村游擊戰是不能收復既失的主權的。殖民地的反帝戰爭



的主要戰略是靠游擊戰，然而游擊戰只是支持正規軍走向勝利之途，並非七零八落的游擊推進，就可以把帝國主義的武裝驅出的。我們只能說游擊戰爭可以促成主力戰爭的勝利，所以我們各交通幹線局部或全部的被敵人侵佔，却是一種不可諱言的損失。

目前，只有民衆起來，能「保衛西北」，我們應當要求西北地方勢力趕快與各民衆救亡團體配合動員起來，中央從速給與西北抗戰的物質接濟，以支持抗戰力量。我們要以「保衛西北」作基點，而向東南推進，逐漸的收復華北，收復東北，及收復一切失地。（徐盈）

## (六) 華南戰場

### 一、忽張忽弛的華南局勢

在南京陷落後不久，華南局勢驟見緊張，去年底甚至有大隊敵軍在香港新界附近大鵬灣登陸的謠傳，一時「風聲鶴唳」，廣東的軍政機關準備搬遷或已搬遷，香港也很震動，後來才知道這消息是假的，華南的戰禍似乎又延緩一時，甚至有日本調往台灣預備南侵的三萬軍隊也調回華北之說。華南局勢之暫弛，是有幾個理由的：第一，日本打通津浦線兩頭，吞併整個華北的企圖，在目前戰略上較為重要，青島日人產業的付諸一炬，更使日寇轉而急攻山東，所以在東戰場的戰事未告一段落以前，日寇無暇在華南作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第二，華南的國際關係較為複雜，日寇如要貫徹它的計劃，很難不把香港牽涉在內，海南島的佔領更會把法國捲入漩渦。日本政府的文治派與軍閥對於南侵一事

意見分歧，前者仍以牽涉香港爲慮，恐怕陸軍的態度也沒有海軍那樣積極。因此，有人推測，日本進攻的目標，漢口比華南爲先，不無理由。

不過，從日本新內相末次海軍大將主張反英及封鎖廣州的談話，以及海軍的小冊子，證明日本海軍派對華南的進攻，已有劍及履及之勢，在一月九日日的閣議，末次且主張日本有對華宣戰和擴大戰事的必要，以及應採取有效方法禁止軍火運華。海軍派既急不及待，如果他們的主張佔勝利，華南戰爭的爆發便是朝夕間事了。

## 二、從日本最近的軍事行動考察牠的進攻方向

日本對華南的進攻，雖像是時張時弛，但它已一步一步向着這個目的前進。據新近報上所載，日本實行南攻的計劃是這樣的：（一）動員四師團以及以台灣爲南侵的給養和海軍的根據地；（二）襲擊虎門，佔領台山，中山兩縣，使它們成爲進一步軍事行動的據點；（三）在東沙羣島和瀾洲島建立海空軍根

據地；（四）從廈門進攻潮汕，佔領北海，以切斷粵桂之聯絡；由赤坎進攻廣東南路，並佔據海南島；（五）完全炸燬廣九粵漢兩鐵路；（十二月廿三日中央社電。）去年除夕「大公報」也有差不多一樣的報道。

日本南攻之以台灣爲根據地和須調動四師團以上的兵力，是無可疑的。以它的進攻前線而論，只就近來日本在華南的軍事動作看來，日本之進攻華南，是有方向可尋的。到今日爲止，日本在華南的軍事行動，有三個方面：（一）佔據沿海島嶼，和在沿岸上陸；（二）軍艦的窺伺和砲擊；（三）飛機的轟炸。茲分別論列如後：

日本海軍陸戰隊的上陸，除了爲掠取軍艦必需的糧食和淡水以外，還帶有試探虛實，找尋軍事動作根據地的性質。因此，日寇在華南沿岸先後所佔領的島嶼，爲數已不少，（福建之金門、斜洋，廣東之廣沙、荷包、三灶、高瀾、橫琴、聖仙、上川、瀾洲等島）均有或多或少的經營，但大部分只是暫時的佔

領，例如一度被佔之三灶、高瀾、二浪、三浪、以及聖仙諸島，已爲敵人所放棄。不過，我們難保日寇不再捲土重來，而且，上述的被佔島嶼中，有大部分是中山和台山所屬（中山之橫琴、高瀾、三灶，台山之上川、下川、亦爲它的攻擊目標），這顯見日寇有一定的企圖。中山在地理的位置上是可以作爲進窺廣州和威脅香港的根據地的，而中山海岸又較適宜於大軍艦的灣泊。台山如被敵人佔據，它可以沿寧陽鐵路再循江佛公路來進攻省城，他方面可以截斷廣州與中山的聯絡。這幾天所傳日軍窺伺萬衆羣島和謀在虎門外三板島登陸的企圖，恐怕也與切實封鎖廣州和進攻虎門有關。至於在金門島一地，日寇有較大規模和持久的經營，據報他決定用三十萬元築機場和小型軍港，以金門爲根據地進攻廈門，以至攻取潮汕，當在日寇的計劃的一部分。濶洲的被佔，在去年底已由外報証實，它對於日軍預定進佔海南，在廣東南面上陸和切斷粵桂的企圖，都有很大的作用。至於西沙羣島、萬衆羣島、橫琴島等地，在包圍香港上都

很重要，所以也不會爲日本所放過。

華北敵艦的游弋和游擊，一方面是爲着封鎖我們的海岸，他方面也是窺探虛實，準備將來乘隙登陸。爲達到這兩個目的，敵艦使來去飄忽，但同時從它們的來蹤去跡，也可窺見日寇的注目之點。例如據廣州八日的情報，沿海寇艦停泊各處者，統計惠在小星中外停有一艘，瓊海文昌鋪前港海面華北停泊一艘，赤溪停巡洋艦兩艘，橫琴停砲艦三艘，巡洋艦三艘，運輸艦一艘，北海地角海灣泊敵艦三艘，荷包島泊大小敵艦六艘，唐家灣三艘，大鵬灣五艘，大型巡洋艦五艘。據九日的情報，則說金門島泊四十餘艘，南澳二，平海一，三門灣三，寶安三，固成一，虎門下游二，橫琴十，南海七，瓊海十餘。（一月九日、十日掃蕩報。）這些情報雖不盡實，但已可看見日本的目的除仍注重珠江口的封鎖和廣九路的切斷之外，對於廣州和瓊崖的窺伺，似已加急。

敵機在華南轟炸的目的物，爲粵漢，廣九，寧陽等鐵路，飛機場及其他軍

事要地。據報除唐家灣常川泊有敵航空母艦外，濶洲島洋面新近也泊有敵航艦龍驤號，最近兩月來，敵機對於粵漢、廣九鐵路的轟炸，差不多沒有一天間斷，這幾天敵機轟炸的範圍且及於北海和南寧，與寇艦的移動方向的相應。

### 三、從日本的目的來加以考察

再就日本進攻華南的目的來觀察，切斷華南的國際交通，當然是最急切和重要的。最近敵機每天兩三次對廣九和粵漢兩大鐵路的重要車站和橋梁，施以猛烈轟炸（每天平均投彈三十餘枚），但是，因為沿路空防的相當嚴密和我們的鐵路工人修路的努力，這種轟炸還沒有達到它們的目的。因此，末次內相曾狂言非加緊封鎖廣州不可。對廣州的切實封鎖要實施兩個辦法，一即是斷絕省港輪船的交通，但以省港船是英籍的緣故，採用這個辦法即須宣戰。最近日艦又截留省港輪船，加以檢查，似乎是加緊封鎖的先聲。此外，日本還須以登陸軍隊切斷廣九鐵路。為實現這個目的，有三處是適宜於登陸的：（一）是寶安

縣屬的赤灣，與廣九路之深圳站頗近，日艦於滬戰初起時曾向該地發砲；（二）是大鵬灣的沙頭角，離深圳站更近，即去年底謠傳日軍大隊登陸的地點；（三）是惠州屬的澳頭港，由該地上陸可以趨樟木頭或平湖站。前兩個地點太接近香港新界了，容易惹起糾紛；澳頭港宜於軍艦的灣泊，故一般人推測，從澳頭上陸是最有可能的。不過，無論如何，省港交通的切斷便會使香港淪為死港，結果會像英報所言，「使英日關係進至決裂的程度。」在日本沒有向英國開火的決心以前，這不能不加以考慮的。

除了港粵交通外，華南還可與安南交通。在這方面有兩條路，一是由海防、河內沿鐵路至鎮南關，循廣西的公路，經龍州、南寧北上；一是由安南渡到命江至廣東欽州屬之東興，沿南路的公路北上。現在日本之占領澗洲島和轟炸北海、南寧，當是與切斷這方面的交通線有關。

廣州為華南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先行進佔廣州是日本南攻計



劃中應有的一着。不過，即捨去國際關係不說，廣州的進佔是頗費力氣的。虎門航路既已封鎖，虎門砲台的防禦實力也相當堅強，軍艦闖入不易；台山、中山兩縣均駐有相當兵力，而沿岸壯丁隊槍械充足，頗能拚死抵抗，從下川島鄉民抗戰之英勇，可以概見。此外珠江三角洲港汊紛歧，稻田滿目，機械化部隊也難進展，故日寇改由珠江口以外的地方登陸，轉趨廣州，也是有可能的。

富庶的廈門、潮汕當然也是日寇的攻擊的目標，不過比起廣州來，需要沒有那樣的逼切。敵艦砲擊廈門已久，但至今未下，至於從廈門經漳州入粵攻潮汕，未免迂遠，恐怕不會成爲事實。

日本認海南島可作爲將來遠東大戰中的海軍根據地，久已垂涎，對於我國開發海南島的計劃，極爲注意。而且海南既屬孤島，我方縱有相當充實的駐兵，日本軍艦也易於進行牠的威脅。最近傳某國促日本佔領海南，雖經否認，但華南戰爭一發生，海南恐怕即會成爲日本攻佔的目標。它所顧慮的只是那間接

受威脅的法國以至英國的態度而已。

爲完成南攻的目的，阻止從廣西來的援兵，切斷粵桂的聯絡，佔領廣東南部也是必要的。廣州灣對岸的赤坎，和灑洲島西北的北海，是兩個可能的登陸地點，在前一個地方登陸，對於法國的威脅太大了，日本或者會選擇第二個。

不過，無論日本的主要的進攻方向是甚麼地方，根據東戰場的經驗，日本在初時是會從多方面同時並進的，然後利用它的軍艦運輸的便利，避實就虛，集中兵力於一處來攻擊，甚至迂迴來遂行它的計劃。其次，交通線的佔奪和切斷，既爲日本南攻的主要目的，接近鐵路和公路幹線的地方，當會首先受到日本的攻擊。

#### 四、保衛華南應注意之點

日本對華南的大規模進攻，既是時間的問題，對於華南的保衛，自須加緊準備。華南在臨海的位置和地形上，頗有與東戰場相同的地方，東戰場失敗的

教訓更應深切地學習。第一樁應注意的事當然是武裝民衆。自去年底華南二度告急以後，華南的駐兵略有增加和調動，但是在海岸線很長的華南，靠他們來抵禦調動敏捷每每乘隙登陸的敵兵，仍是不够的。據說單是在廣東一地，民間便有四五十萬的槍枝，華北人民的保衛鄉土觀念以至民族意識又較強，武裝民衆當比他省爲易。現廣東當局已發動人民自衛隊的組織，不過，真正民衆的武裝才是可靠的和有力量的，像從前編「民軍」那樣的辦法，不會有甚麼效果，這一點應當注意。

其次，閩東、閩北、閩南和瓊崖都有不少的舊紅軍，他們改編爲國軍之說雖已傳了很久，但因種種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完成。這些善於游擊戰的部隊，應當給予充分的餉械，使他們在將來戰事起時發揮他們的特長，與陣地戰相配合。

日寇在華南的特務機關，進行收買漢奸的工作已久，沿海居民船隻供給敵

人以糧食的事也是有的，在將來戰事發動時，像在上海戰線給敵人引路的漢奸難保沒有。所以對於沿海的漁民、鹽民的生活，組織和訓練，應特別注意。單是壓制他們（如禁止漁民出海，）只會弄出不好的影響來。

此外「水來土淹」式的呆打之竭力避免，堅壁清野之實施，諜報組織之力求靈敏，特殊地形之利用（如珠江三角洲的地形，）等等，都屬將來在華南對敵人抗戰應注意的事，不必細述。

假如日本對華南的進攻，真個牽涉到香港，以至安南，那麼戰局便擴大複雜，已不是本文所能論列的了。（參看第十二圖）（思慕）

## (七)日寇軍事的動向和範圍

在日本政府裏面決定進攻中國政策的顯然是有兩派的勢力。一派主張以佔領我國沿海要地，封鎖我國全部海岸爲使我屈服的主要策略。而要進攻華南，斷絕廣州與香港的交通，則勢非開罪英國不可，所以這一派是不惜同時對英作戰的。第二派主張以陸軍爲征服中國的主要力量，它不願意對海軍國挑釁而認定蘇聯爲惟一假想敵人，主張要保留相當軍力以備對蘇之用。這是兩派主張不同之處。然而它們要以軍事一氣征服中國而於每一軍事段落結束的前後又都在那裏等候着我國的屈服自亡，則是完全相同的。

第一派的勢力顯然是以海軍爲中心。現任內相末次海軍大將就是它的發言人。正月號的『改造』內，載末次的談話明稱：『而中國之所以能發出長期抵抗的豪語，實有恃於英國的援助。因此日本之必欲滅絕這種援助的根源，實在是

十分需要的。』旋論蘇聯助華之事，又稱：『但若不到最後關頭，這方面的戰爭（指蘇聯）也許不致爆發於旦夕。』正月號的『中央公論』內載末次一文也攻擊『老奸巨滑的英國，』不遺餘力；認爲英國若仍執迷不悟，則『勢非釀成滔天大禍不可。』于去年十二月長江炸艦事件發生以後又對巴黎晚報記者說：炸艦爲不可避免之事，以後容或再有此類事件發生；日本當佔領海南島和廣州，即與英國發生磨擦，亦難顧及。今年一月五日復對各外國記者爲同樣的說明。在一月九日閣議討論『對華新政策』時又主張日本應採取有效方法以禁止軍火輸入中國。東京最近發現海軍省宣傳機關所印行的小冊子也明白主張：日本當以種種方法離間英美，勿使互相接近；對蘇作戰能受其利者只有英國。是海軍爲這一派勢力的中心，自甚明顯。第二派的主張是這次戰爭始終實行的策略。它是以陸軍爲中心，當然是不用說了。

敵人于攻陷我國首都之後，有三個軍事動向可以採取。第一個動向是進攻

廣州，斷絕它與香港的交通。當時第一派顯然是竭力主張採取這個動向的。敵人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一面攻佔南京，一面就把英美停泊長江的軍艦及商船轟炸。他們的目的顯然在試探英美的反響——第一要看它們是否甘願退出中國，第二要看它們能否合作。在這時第一派的勢力發生了極大的作用，它已經能使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反映它的主張。日本政府當時對美國竭力敷衍而對英國則故意冷淡。後來對於英國照會的覆文也故意擱在對美覆文之後。經英國一再表示不耐煩後，才把它發出，然又施了一些波折玩弄的手段。同時竟有日本水兵一小隊在香港境內託故登陸，日艦追擊中國海關巡船直入香港水面且將該船拖走，又有飛機結隊飛入香港領空。此類事件連續發生。而閩粵海邊敵人軍艦棋布，沿岸島嶼也時被佔領。就是海南島也有被用作爲根據地的危險。是當時敵人的確有意採取這個軍事的動向。後來看見英美進行着平行的交涉；美國於不得滿意解決時有與英國舉行海軍共同示威的可能；英國表示保守香港利益的決心

；英美兩國都決定加強遠東和太平洋屬地的防事；英法，英荷都有在遠東切實合作的可能；他們才不得不暫時停止，另轉他向。這可算是海軍派的計劃失敗在將要見諸實行的當兒。國際形勢是使日本應採取這個計劃的主要原因。

第二個動向，就是由杭州西向入贛，直取湘鄂，這條路線一面可以截斷粵漢線的交通，一面可以直搗政治中心和地理中心的武漢，而同時又可以避免對外第三國的直接摩擦。敵人於佔據南京之後，稍經猶豫期間，的確就攻取杭州，向西進兵，似已顯然採取這個動向。然而不久又即中途停頓。後來且把那一方面的軍隊逐漸移往他方。這個動向的轉變顯然是因為看到中國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認為進攻江西，犧牲必大，而孤軍深入也有危險，我國堅強抗戰的準備可說是使敵人捨棄這個動向的主要原因。

第三個動向就是敵人現在進行的路線——打通津浦綫，再沿隴海線西進與平漢線的敵軍會師河南，造成西面可以取晉南面可以取鄂的形勢。這個計劃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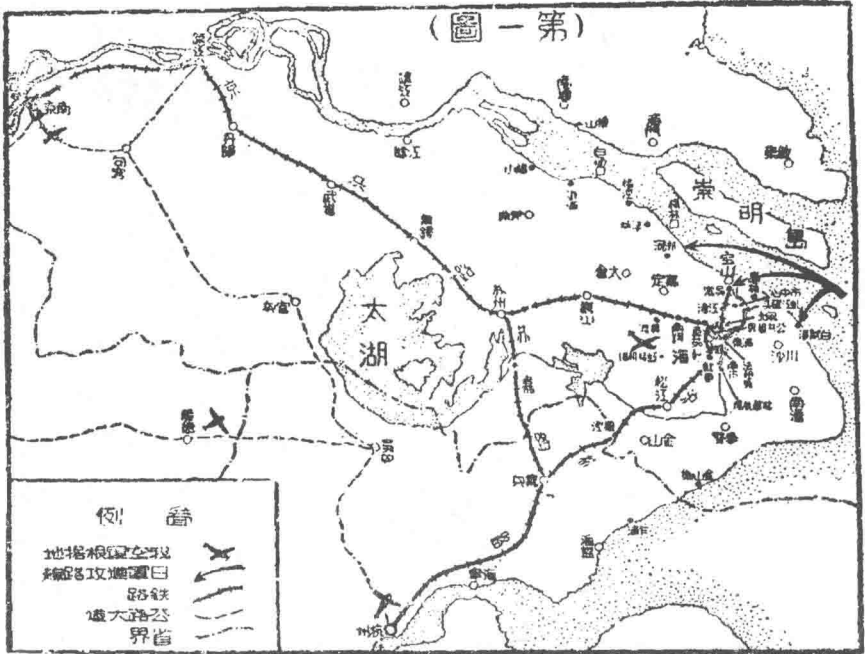


以整個華北爲以後進攻華中的根據地而同時又取得對蘇地形上的便利。這是一個最穩健而兇狠的計劃，當然是出於上述第二派即陸軍派之手無疑。日本御前會議的結果，除去已經聲明者外，顯然只是決定積極進攻我國而並沒有變更這個計劃。近衛日前對記者談話，糾正對第三國進攻的論調，也是一個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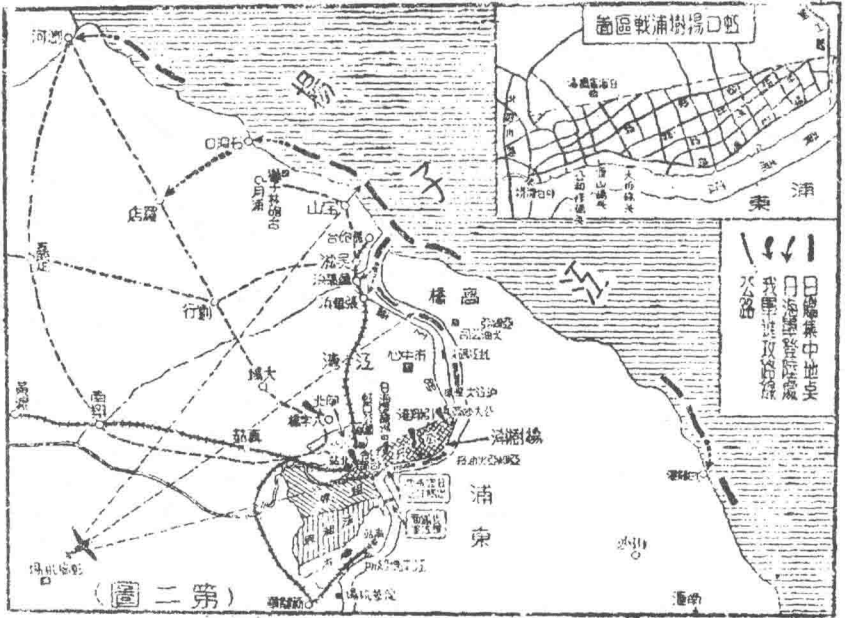
以上是敵人目前的軍事動向和範圍。講到以後的變化，則有三點應該注意。第一是日本政府的各派勢力永久在鬥爭的中間，將來海軍派的主張並非絕對不能戰勝現行的主張的。如此則有隨時挑動他國的可能。第二是敵軍如得會師河南而再南下進攻華中，圖吞全圖，則軍隊深入內地及激動他國反響的危險，也都仍舊存在，我國是應該注意利用的。第三是敵軍如能會師河南，而以後竟從事肅清華北，整理後方，對於進攻華中暫時停頓，則孤軍深入的危險既可避免，惹起國際動作的可能，亦可較小，等到後方鞏固之後再開始爲第二步的進攻。這是最毒辣的手段，不可不先事預防的。要防止這種狀態的發生，就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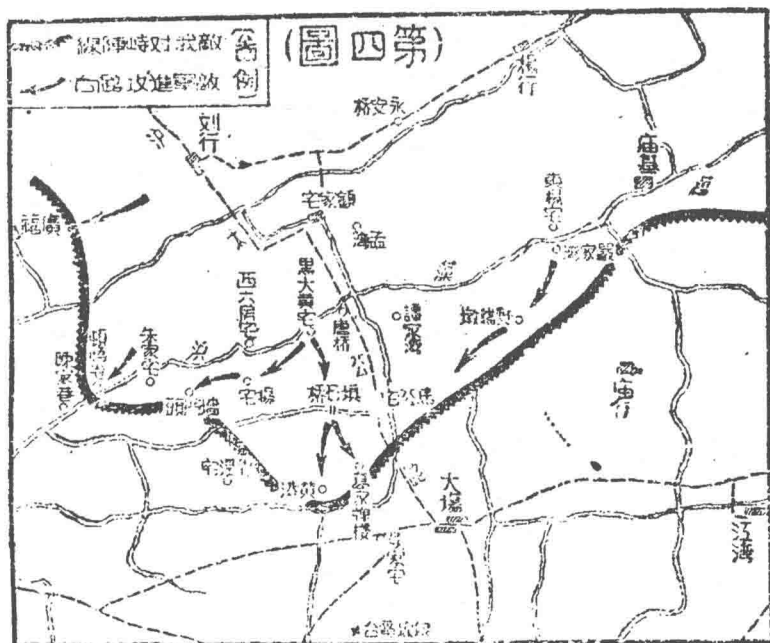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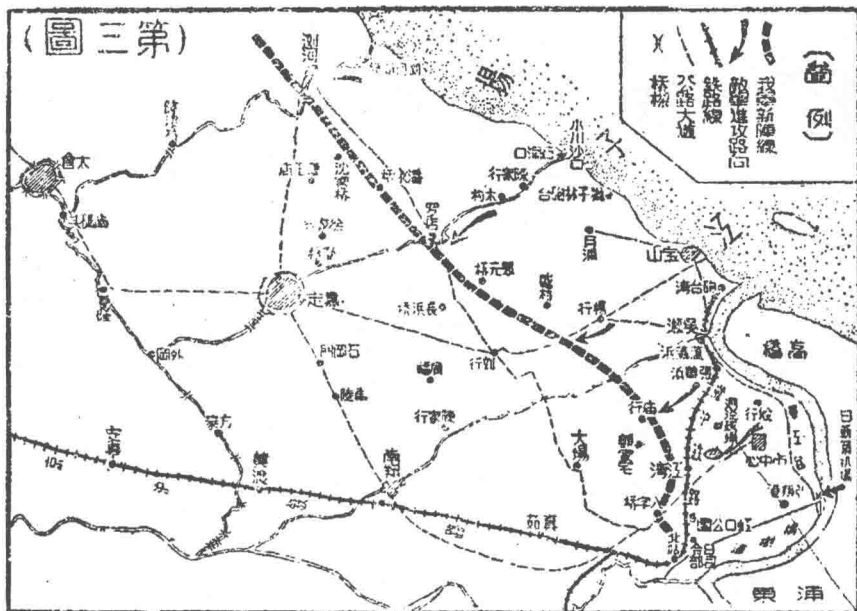
在目前堅守魯境，反攻浙皖，保衛河南，鞏固山西，這是在敵軍動向已經很明顯的今日所應該特別注意努力的。（張志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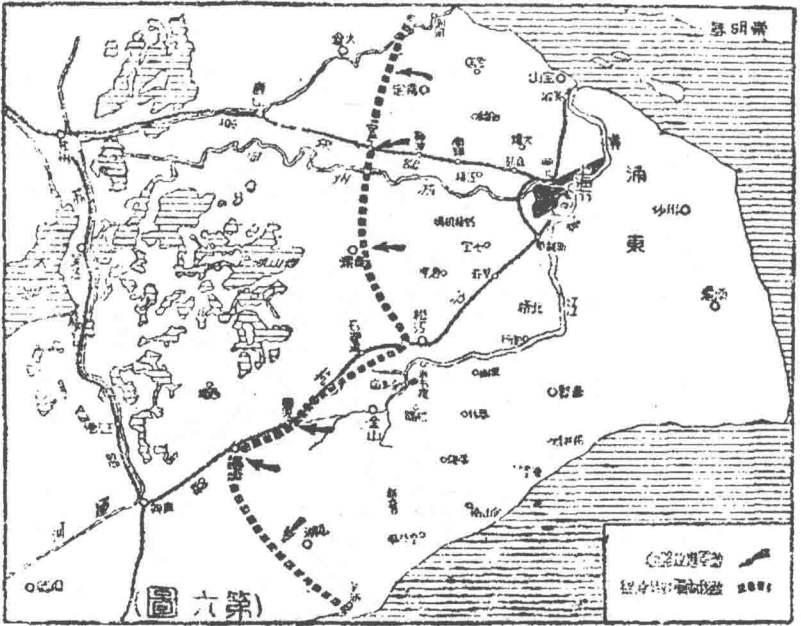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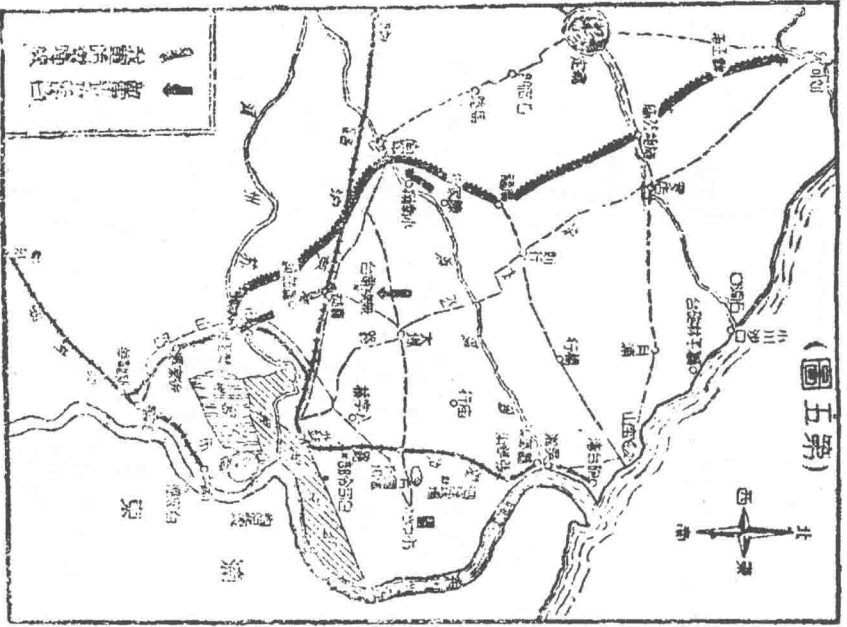
(圖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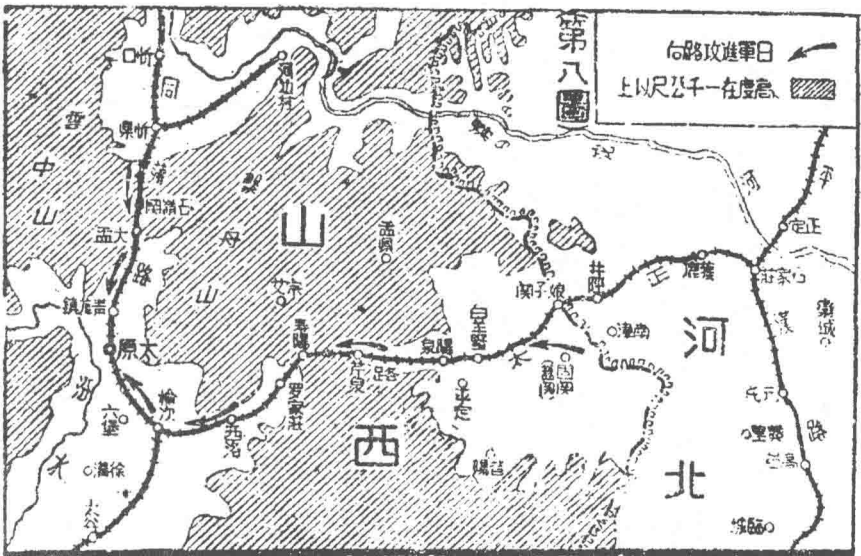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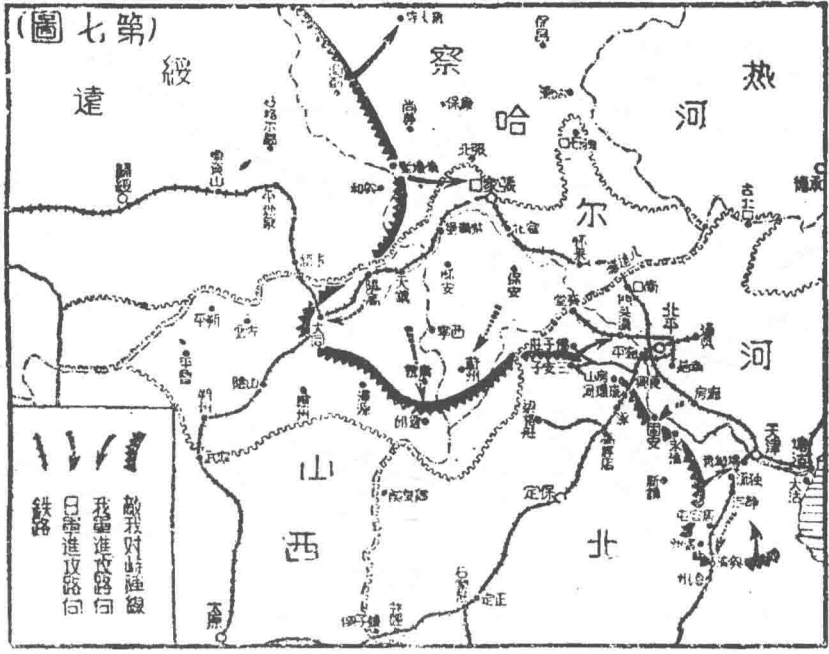
區區戰戰浦揚口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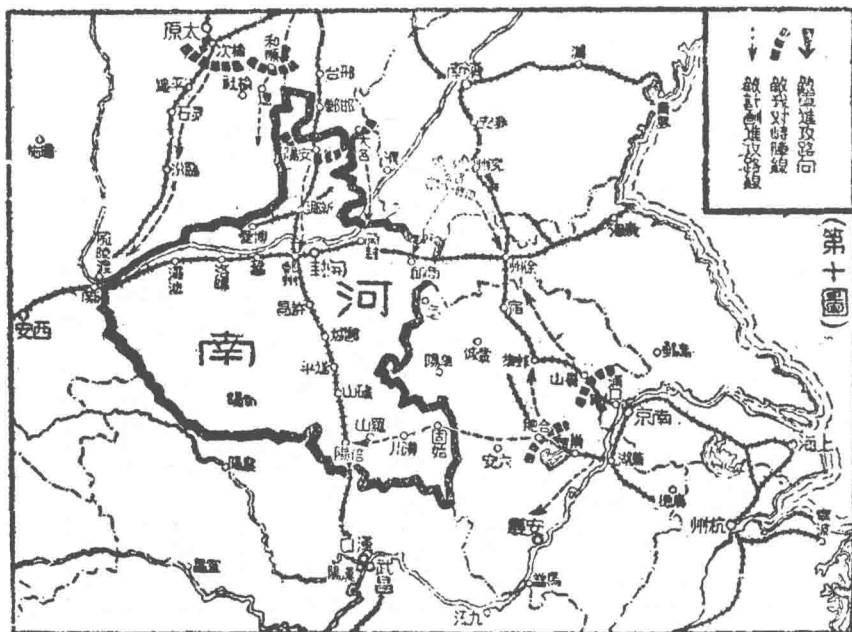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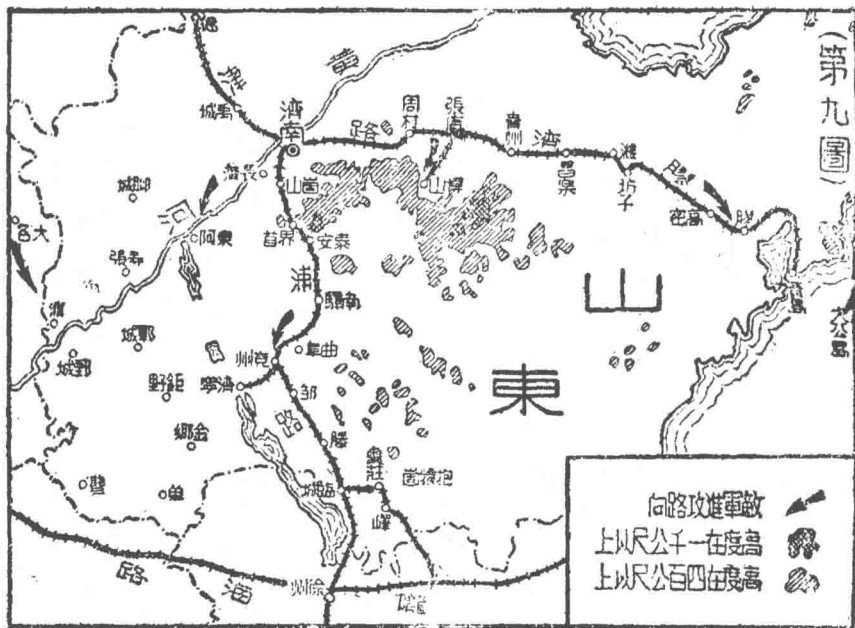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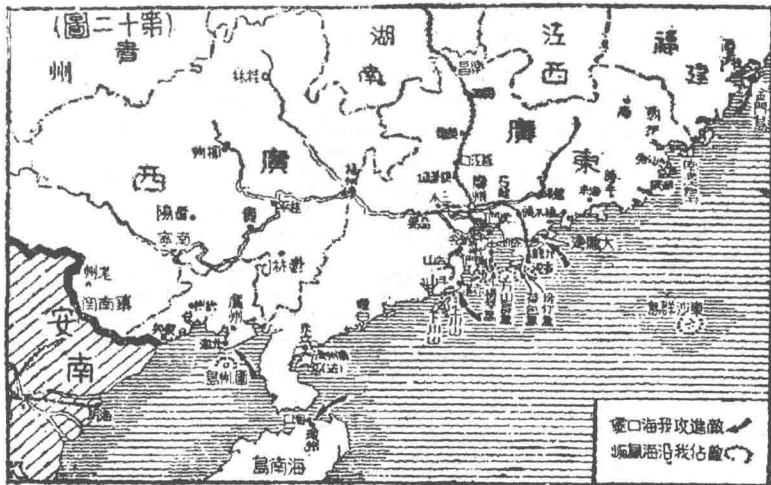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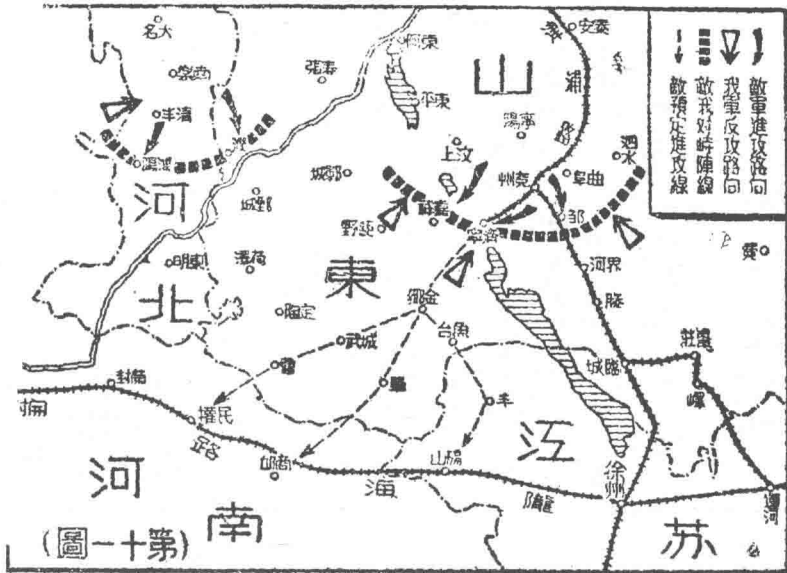




(圖七第)









# 六個月來的抗戰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全一冊

實價國幣二角五分

編者 虞念夔

漢口交通路生成

發行者 全民出版社

南里第六十三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半年來的抗戰軍事和  
國際問題

報導叢書編輯部 編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初版



\*\*\*\*\*  
 \*\*抗戰軍事\*\*  
 \*\*\*\*\*

武漢戰役

長江戰局的觀察.....一

日軍的進犯又膠着了.....二

保衛武漢的初步成就.....六

當心！日本的撤兵！.....八  
     田毅.....八

日軍將從何處窺漢口？.....一〇  
     原康.....一〇

加緊進攻武漢聲中的日軍軍容.....一一

論目前戰爭局勢的新意義.....一四  
     伯庸.....一四

論日軍進攻武漢的戰略與華方的政治危機.....一七  
     蕩萍.....一七

長江戰局前瞻·····	二〇
用什麼戰略保衛武漢？·····	田毅·····二八
論日軍內部戰略上的爭論問題與保衛武漢·····	譚屏·····三〇
長江戰爭之近狀與前瞻·····	譚屏·····三二
論日軍進攻武漢·····	·····三五
偉大的撤退·····	·····三七

## 粵省戰事

日軍進攻華南·····	·····四五
再論日軍進攻華南·····	·····四七
三論日軍進攻華南·····	·····五一
血的教訓·····	·····五三
日軍增兵南進能得到便宜嗎？·····	包菲麗·····五五

## 第二階段的展望

抗戰有利階段的開始	五八
戰爭新形勢及其前途	譚屏
第三期抗戰的終結	六二
進入第二階段的序幕	六四
日軍採何種戰略進攻湖南？	六五
日軍將主力擺在何方？	譚屏
論日軍進攻西北	包菲麗
對日軍戰略之預測	六九
沉寂中的戰事——中國執行新戰略的進步	七一
怎樣爭取真正的相持階段？	包菲麗
看日軍「全線的調整」吧！	林彥
粉碎日軍之新進攻	秦孟雲
	包菲麗
	八〇
	八三
	八五

## 一般問題

世界大戰與中國抗戰·····	八七
中國在抗戰中強壯起來了·····	九〇
告軍事上的悲觀與樂觀主義者·····	九二
論日本陸軍的擴充與消滅·····	九五
向華方的三點建議·····	一〇〇
論毛氏軍事學的根源·····	一〇二
紀念「九一八」不要忘記東北義勇軍·····	一〇五
統一江浙淪陷區軍政·····	一〇六
從江南游擊隊說到敵後新火線·····	一〇八



\*\*\*  
 \*\* 國際問題 \*\*  
 \*\*\*

歐戰危機及歐局與中國之關係

歐局之論 ..... 一一一

歐戰危機與中國抗戰 ..... 一一九

歐戰危機能避免麼？ ..... 一二〇

歐局與中國抗戰 ..... 一二二

英法兩國政策之批判

英國外交政策批判 ..... 一二四

張伯倫政策的前因後果 ..... 一二六

英法會談內容預測 ..... 一二九

綏靖歐洲的效果如此！ ..... 一三一

兩個「反共領導者」.....	一三三
張伯倫訪問羅馬.....	一三五
法國往那裏去？.....	一三七
法國的試金石.....	一三九
法國的危機.....	一四一
最無脊梁的一羣.....	一四二

### 捷克問題和慕尼黑會議

德捷局勢表面緩和.....	一四四
捷克問題的癥結.....	一四五
國聯大會和捷克局勢.....	一四七
腸熱病的歐洲問題.....	一四九
慕尼黑的四頭會議.....	一五一
慕尼黑會議的本質問題.....	一五三

包菲麗.....

## 民主聯合與法西陣線

民主和平之象徵	一五五
英法談話和反侵略大會	一五七
美財長到法聘問	一五九
日德義軍事同盟	一六一
德義擴軍的因果	一六三
沙赫特的撤職	一六五

## 英美法與日本

日本報抨擊英大使	一六七
以行動爲言辭後盾	一六八
美國將修改中立法	一七〇
美國堤工	一七二

澈底開放安南邊界……………一七四

## 日蘇糾紛

日蘇緊張的剖視……………一七六

煙幕的反罩……………一七七

中日戰爭與日蘇風雲……………一七九

遠東大戰的演進……………一八一

日本的企圖能發生作用麼？……………一八三

鎮靜吧！勿上日德意的當……………一八六

對日蘇衝突的認識與肆應……………一八七

威望問題……………一九〇

蘇日漁業條約……………一九二

日向蘇挑戰的偽裝及作用……………一九三

## 西班牙問題及其他

搶救西班牙！	一九六
西班牙戰事前途	一九七
西班牙戰事與歐局	一九九
兩個歧途	二〇〇
國聯重生的機運	二〇二
德國秋操	二〇四
再論德國秋操	二〇五
猶太人的命運	二〇七

(完)



# 抗戰軍事

## 武漢戰役

### 長江戰局的觀察

日軍在徐州撲了一座空城，在中原會戰中又吃了黃水的虧，原期一鼓作氣的直下武漢，却遭到空前的慘敗；因而在兵慌馬亂之中，突的把馬頭撥了轉來，企圖用海軍在長江兩岸獲得若干立足點，然後進而突破沿江的要塞和封鎖線，溯江西上；陸軍則早已佔領了合肥，和再度攻陷巢縣，以此為新進攻的基點。於是緊接於徐州，中原的戰事之後，長江的戰局就以急疾的姿態來展開了。

長江的戰事以六月十一晚日軍在安慶，貴池分別登陸而開其端，其後陸續在大通，東流，荻港，香口乃至於彭澤，湖口一帶登陸，於是這沿江的爭奪戰就展開了，並且持續了約莫一個月之久。目前日軍雖然已經實現其登陸的企圖，甚且越過了馬當的封鎖線，迫近九江，然他依舊未能獲得若干固定的據點；從安慶到望江，從大通到湖口，都是僅離江岸咫尺之地，換言之，要是沒有戰艦和空軍的協助，這些江岸地帶就不一定站得很穩；從華軍之數度反攻香山，香口，馬當，彭澤，和在潛山，太湖一帶力阻日軍前進，以及用流動部隊向安慶襲擊……等等看來，就不難獲得佐證。

日軍在安慶登陸之後，原期策應合肥日軍，向西南進犯，先後佔領了舒城和桐城，并取得了聯絡，甚至于進一步而佔有了潛山，

直趨望江，太湖；然而日軍在這一路的進展，就是到此而止，華軍不但憑着優越的山地來穩定了長江北岸的局勢，并且還突破了日軍尚未握緊的據點，於六月底和七月初之間克復了桃溪鎮和舒城。同時，從合肥西犯的日軍也被阻遏於六安和霍山的附近。

足足兩個星期，日軍在長江北岸所採取的攻勢，既已徒勞無功，於是就不得不轉移目標，向長江南岸猛撲。起先與安慶同時進攻貴池，似乎只是試探長江南岸底華軍陣勢，但是這一試探，不但并不如佔領安慶那末容易，并且反而遭到相當重大的打擊；在東流，大通，荻港一帶登陸的日軍，也碰到同樣的命運，華軍在荻港反攻的結果，不惟收復了牛嶺嶺鳳凰山，并進而在荻港和日軍巷戰。這戰役使日軍感到在南岸西進仍然要遭遇着嚴重的困難，因而不得不增厚了進攻的兵力，在荻港上游的香口登陸，企圖一鼓而佔有香山，突破馬當要塞。

挾持着海空軍的威力，日軍固實現了香口强行登陸的企圖，可是由於華軍底英勇的抵抗，使日軍犧牲了相當重大的兵力，才能佔領了香山；華軍在香山的反攻，迫使日軍只能據有江岸地帶向馬當西竄，但華軍仍隨時截擊其後路，這一路的戰事經過五天的血戰，華軍才放棄了原有的陣地而憑着山嶺高地來據守。

日軍突破了馬當要塞，西進彭澤，在江防上華軍固然是一個不小的損失，但是在戰略上，對於日軍却并未獲得優勢。日軍沿馬當彭澤乃至湖口進攻九江和南昌，雖說已經獲得了一條切近的路徑，但是這只是沿着江面的，在日軍的側翼和後方，據着山地的華軍，原隨時有出擊或截斷其聯絡和後路的可能。

因之，這兩週來在長江南岸的戰事，只是江防的前哨戰。日軍佔有馬當要塞之後，依然不得不再用海軍在彭澤娘娘廟和湖口附近登陸，就證明了日軍在陸戰上並沒有多大的擴展，這末一來，雖說日軍佔有了彭澤和湖口，他所處的地位，仍是很危險的。

目前為大家所注目的問題，似乎是在日軍能否渡鄱陽湖而取南昌，或者越過湖口的封鎖線而在九江登陸。除了望江一線，長



江兩岸日軍的聯絡仍未完成，是以目前的戰局還未明朗化，華軍以退爲進的戰術，說不定在鄱陽湖畔就給予日軍一個嚴重的打擊。據說日軍將在華中增加六師團的兵力，聯合海軍第三艦隊，由牟田和申一郎指揮，來犯九江。這消息假如確實，那末，日軍對長江的戰事的重視，也就不難想見。

但是萬一九江的失陷，對於華軍的影響還是很微弱的，在江防上，武穴的封鎖線比之九江更其重要，日軍既不能在北岸突破太湖，石牌一線，那麼，對於武穴的進攻仍然是很困難的。在武穴的上游，江面比較狹窄得多，對於日海軍尤爲不利。在陸防上，九江西南與兩湖的邊境都是大山，不特使日軍機械化部隊感到困難，而且華軍還可以利用地理上的優勢來消耗日軍的兵力。鄱陽湖附近及長江的水泛也無形中有利於據着高地的華軍。他們憑有險峻的地勢，日軍要想陷南昌而越湖南境，來犯長沙，以拊武漢之背，那就完全是夢想。

目前新戰局的展開，也就是日軍在長江將受到新的困難的開始，但是，在日軍當局，當這一路戰事還未遭到極大的挫折，和不能前進的時候，他底瘋狂的攻勢是不會遏止下來的。現在，使我們注意到的是一個新的局面，就是長江戰事的展開和東戰場游擊戰的關聯，尤其是息息相關的長江南北兩岸底戰事之不同的進展，一方面而是日軍迫近南昌和九江，另一方面華軍却克復了舒城。要是我們不把各線的戰事相連起來，從整個局勢上去觀察，無疑的會對長江的戰局感到悲觀，反之，我們却不難看到日軍在長江的頹勢，這是很快的就要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事。

(七月十一日)

## 日軍的進犯又膠着了

成爲現階段中日戰爭的重心之湖口，九江間的戰事，近來趨於沉寂。據海通社十八日漢口電，是整個「中日戰爭現又到達暴

風雨前夕之沉寂，「內容的解釋是『雙方顯然均在積極準備未來大而且烈之決戰，』而據其十六日電，又是單指『日軍自攻下湖口後，長江中戰事遂告沉寂，』因而內容的解釋便是『日軍之進攻不力，據稱係日本行軍慣例，每一進展，輒增強陣綫及交通，然後再犯。』前一電的解釋是對的，但太浮面，後一電却更失之於偏。其實湖口，九江間戰事的沉寂，乃表示華軍在長江的局勢已經穩定了，又表示日軍的進犯又膠着了。這才是不偏不倚。

日軍的進犯，對於華軍發生了新火線；但在日軍開始侵佔的區域，華軍也立刻給造成了新火線。顯然的，華軍的新火線是在前方，而日軍的新火線則是在側翼和後方。日軍把火線伸展到九江下游二十公里的獅子山，新港附近，湖口以南的鞋山；但華軍更把火線再現于湖口，彭澤，馬當，香口一帶，在香山，黃土嶺，王斯溫橋，流澌橋，走馬坡迄馬影橋，不斷攻擊日軍，使其陸上的連絡線切成數段。日軍的新火線是被堵截或擊退了；但華軍的新火線却逼迫日軍退守湖口，彭澤兩城，而因華軍一再克復上黃山，中黃山，下黃山，更使香口，馬當的日軍發生極度的恐慌。一方面，日軍在華軍控制威脅下，難以西進；一方面，據十四日電，閉日軍在香口，馬當，彭澤，湖口，共有七個聯隊，每隊約一千五百人，共約二萬四千餘人，作戰以來，死亡實過十分之三，殘部也在勉強支持；同時，截至十四日為止的以前兩週間，華軍轟炸長江日艦，確計炸沉二十一艘，炸傷十九艘，遭受這許多嚴重的打擊，也不能不實感而有所顧忌，在未增援以前，實無力繼續進犯。

這是湖口，九江間戰事沉寂的由來；曾經似乎危急的九江於是得到確切的安謐。

現在日軍進犯膠着，怎麼解釋過去的銳進呢？看似矛盾，其實表示日軍並非真能銳進。原來據漢口訊，華軍守馬當湖口的，僅為少數海軍陸戰隊及川軍。華軍與日軍形勢之所以各自前後相反逆轉，由於華軍因防地廣大，實力充足，有恃無恐，而又預料並針對日軍的侵犯往往只有一個主力，所以在各方的前線都不駐紮主力部隊，主力部隊都在各前線的後方，俾得指揮調遣，運用自如；日

軍則只有一個充配主力部隊藉以進犯的前線，隨着前線的伸展，主力部隊的推進，戰線愈長，側翼和後方便愈空虛，戰線也便愈脆弱。日軍總是最先吃些甜頭，後來吃苦水的；華軍的禮物是糖面藥心。日軍前線的主力部隊只要一遭受打擊，勢必就要一蹶不振一下，再充配些主力部隊到前線去，以圖重振。最先是孤注一擲，接着是增加賭本，但因賭本本來就不足，所以也還是孤注一擲，如此輾轉循環，逐段消耗。現在湖口，九江間戰事的沉寂，又是一蹶的時候了。

最近過去的例子，如日軍在截斷隴海路，打通津浦路的時候是銳進的，但在蘭封遭受打擊，使一時膠着了；接着又在鄭州附近遭受打擊，便終於膠着了，直到現在。又如日軍接連攻陷合肥，舒城，桐城，潛山，是銳進的，但在進犯太湖遭遇打擊，又膠着了，直到現在。這次長江戰事，日軍接連攻陷安慶，貴池，大通，東流，荻港，香口，馬當，彭澤，湖口是銳進的，但現在也因遭遇打擊而膠着了。

同時，這又是日軍改換進犯漢口的主力線的次序。現在又膠着了，會不會再改換主力線呢？據華軍的觀察：「日軍擬改變戰略，由直接進攻漢口而改爲大規模之包抄行動。第一，先由杭州進攻江西，最近有日軍四師團集中杭州，企圖渡過錢塘江，沿浙江江西之鐵路攻擊浙江省之華軍。第二，自蕪湖沿江西鐵路前進，該路在南昌以東五十英里處與浙江江西之鐵路相接。第三，擬自九江或鄱陽湖西岸進攻南昌。」第一，第二是大包抄，第三是小包抄。但日軍的主力線只能有一個，這裏的大包抄不比過去的大包抄，在地勢上比較困難得多，恐非不敷分配的日軍所能担负的，勉強從事，必遭遇更大的困難。小包抄就包括在現在的主力線以內，成爲主力線的支線，并且已經開始。這是各線膠着以後的主力線，陸軍疲敝之餘，竭力摸索着的主力線，可以發揮其所恃海陸空武器暴力的戰場，進犯漢口的捷徑。「長期戰爭」烟幕下「速戰速決」的路途，雖然又膠着了，當然不會心死的；據漢口各界的預料，本星期內，日軍將沿長江南岸開始進攻，可知主力線還是在這一線。

然而華軍對於這一主力線，却控制威脅着其側翼和後方，並堅固防禦其進犯，則從過去進犯的膠着而有所畏忌，也預示其今

後進犯的前途之慘淡。

(七月二十日)

## 保衛武漢的初步成就

因爲戰事已在九江進行，有些人就心武漢的能不能保衛，我們認爲這種就心是多餘的。從整個中日戰爭的大勢觀察，日軍就是能佔領武漢，也決不會消滅中國的抗戰，中止中國的抗戰。蔣委員長曾經說過：不僅武漢有放棄的可能，就是長沙、重慶、西安也都有失陷的可能，但中國的勝利還是有充分的把握的。這句話，決不是空口說白話，而是有確實根據的，中國已經失去了北方的東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京滬平津，但中國抗戰的力量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日益強大起來；日本在名義上幾乎已經佔領了中國的九個行省，而中國的行政機關都照舊存在於這些陷落區域裏，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抗戰的勝負，在繼續作戰時期的長短，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在今天已成爲全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明白事理的人們所一致公認的真理了。

照現在的長江戰事講，是不是足以威脅武漢的安全呢？我們的答覆是「不」，不僅不是以威脅武漢的安全，而且是證明中國在戰略戰術上保衛武漢的成功。我們一向反對祝頌式的樂觀論調，因爲我們認爲戰爭是一種科學，也是一種藝術，是要拿真憑實據給人看的，不能憑空臆斷，意爲抑揚。所以我們這樣分析長江的戰事，決不是頌禱式的樂觀，更不是故作寬慰之詞，實在是有一事實作根據的。

第一，我們所要指出的，是日軍究竟進展了多少地方？從六月上半月向長江進兵以來，所得的成就，是香口到彭澤，六十華里；從彭澤到湖口，七十華里；湖口到九江，五十華里，總計一百八十華里；這是從東到西的長度。長江南岸的佔領地帶，南北計五華里，（最狹的地方不過二里，）不要說都在中國軍隊的小鋼砲射程以內，甚至在中國軍隊的步槍射程以內。這種佔領地帶的日軍，祇要一

刻離開軍艦的掩護，馬上就要被華軍所消滅。

第二，日本軍隊在一個多月到兩個月的作戰，得到這樣的戰果，究竟化費多少代價？我們祇要打開一個多月來每天的報紙，計算一下中國空軍所炸沉的炸傷的軍艦數目，和香口馬當彭澤湖口陸上鏖戰的死傷數字，就可以知道日本這次所付代價的鉅大了。所以在這次長江戰事中，中國方面的確收到了「消耗其敵人」的效果。

第三，日軍進攻武漢的戰術，本來是突擊與包抄並進的。在軍事上，如祇包抄而無突擊，固然收不到戰果；祇突擊而不包抄，則突擊的部隊勢必陷入對方的羅網中。現在沿長江西進的日軍，正犯着這個毛病：在浙江的渡不過錢塘江，在皖北的望不到大別山，豫東的浸在黃水之中，單靠長江海軍所掩護下的部隊，孤軍深入，真是危機四伏，不知何以爲繼！

僅僅是扼止了日軍的進展，還不夠說明中國在保衛武漢的獲得初步成功，因爲我們雖然知道中國的軍隊，其戰鬥力日新月異地提高，但我們認爲在今天，中國軍隊的火力還不能夠在正面絕對地制止日軍的進攻。如其中國在戰略上戰術上都是被動的防禦，勢必不能扼止日軍的進窺武漢的。可欣幸的是中國這次的確已經執行了戰術上進攻，真正爭取了主動的地位。

在日軍沿長江南岸進攻的時候，中國不僅在外線扼住日軍的迂迴戰術，並且積極的執行了外線進攻：在晉南豫北一帶，固然有激烈的戰事在進行着；在豫東收復了陳留通許太康杞縣；在魯西收復了定陶荷澤；在皖北收復了壽縣，正陽關，鳳台；在蘇北收復了鹽城；中國的正規軍已進達京滬，滬杭兩鐵路線，而華北方面，從山海關到古北口，從北平到天津，都已在中國游擊隊的控制下，這些都給予正在進攻武漢的日本軍閥以極嚴重的打擊。但這些還是間接的，直接的是日本軍艦沿南岸西進的時候，中國軍隊正沿着北岸東下，克復了潛山，克復了桐城，舒城，克復彭澤對岸的望江，日軍如在南岸占領九江，中國軍隊不久即將克復安慶以答覆它。這就是第三期抗戰中最應該注意的特點。

（七月二十八日）

## 當心！日本的撤兵！

田毅

日本軍閥真善於弄巧；自原有進攻武漢之大包圍戰略失掉作用後，他又向張伯倫許「人頭原信」之賄價談判而作急速進攻武漢之戰略，又以發動張鼓峯事變而作急速進攻武漢之戰略，又以放和平空氣而作急速進攻武漢之戰略，又以拉攏某老國民黨員變節而作急速進攻武漢之戰略。大概是因爲這些戰略又沒有鬧出甚麼「花樣」來，於是又以「撤兵」來作加速進攻武漢之戰略了。

日軍在儼若真有其事的情狀中擬將錢塘北岸與道清路以北的日軍「撤退」，同時昨天又有報紙公佈了日軍在豫北與杭州「撤兵」的模樣。

英勇的華人們，爲自己生存而戰，爲人類正氣而戰的華人們，勿要上日本軍閥的當吧！日本軍閥是「調兵」不是「撤兵」；是「加緊進攻武漢」而不是「緩和進攻武漢」；是將杭州的兵往九江上下游送，將豫北之兵往皖西送，而不是往東四省送；是因兵力之不夠，將對武漢之大包圍縮小而爲對武漢之較小包圍，在比較將武力集中的條件下來加緊攻打武漢。

日軍在這樣全部調動之下，牠除以主力攻打武漢外，牠的海軍向華南，牠的陸軍向西北也會要採取一種相當的攻勢姿態來掩護牠向武漢的緊急進攻，尤其是向西北，寺內之在德王府最近大開軍事會議後即向漢口放出盛世才出兵東來之空氣是最顯明的例子。

日軍之採用向張伯倫「許愿」，採用向蘇聯「挑戰」，採用「有價好講」的姿態向華方求「和」及採用對「某老國民黨員」忽然又捲起「請某老下水」的念頭來等戰略，這一套進攻武漢的戰略都起原於日軍原有進攻武漢之戰略即從河南與江西包圍武

漢之戰略失敗了之故。而且沿江南北交互的向武漢打去確是不好打的，不僅是損失太大，而天時地利太於日軍不利。如是牠又在嘗試新的戰略了，嘗試集中主力由山地向武漢迂迴包圍戰略，牠滿以為從蚌埠向蒙城永城蕭縣之迂迴戰再可在近武漢之江南重演一次。這就是日方近日宣傳「撤兵」之內容。

當然武漢不是徐州，武漢周圍與徐州周圍的地理兵力，及軍事上所造成之戰局與徐州會戰時有很多的不同了。吾人并不機械的肯定日軍打不到武漢，但吾人可以機械的肯定日軍之任何伴動，機動，及向國外與國內一切有政治軍事之活動都是爲着早日打下武漢。

一般希望「將戰爭推到日蘇之間去的人士，既不顧人類的死活，（世界大戰）又不顧自己的死活，（中國抗戰可能因中法西斯大戰之計而失敗）將「進攻中國即是爲着進攻蘇聯」之原則抽象而又離開了實踐的咀嚼之，這等於唸高王經一樣的沒有道理。爲甚麼不實踐化一點反轉來唸「進攻蘇聯是爲着加緊進攻中國」難道怕這樣一唸將中國的抗戰情緒更提高了反於日本有利嗎？

當張鼓峯事件發生後，日軍偷偷動員近十萬兵由皖南向鄂東殺進去近二百餘里，不是英勇善戰的華軍迎頭痛擊於黃梅宿松之間，武漢也成了張鼓峯了（被日軍佔領）。

近日日軍之「講價求和」與「外線撤兵」其戰略作用，（即加緊進攻武漢之戰略）比以張鼓峯事件爲戰略之作用不會較差，而且會更有效，保衛武漢，保衛東方馬德里之緊急關頭已經到來。

這裏有兩個前途可由華方是否加緊團結與英勇善戰來決定：

第一，如果華方中了日軍「撤兵」的戰略，而稍加懈怠了保衛武漢的工作及不積極的執行正確的戰略與戰術，則武漢不久必

被日軍佔領，由此而造成日軍所想像（土肥原計劃）的相當後果。

第二，如果華方了解「撤兵」是日軍加緊進攻武漢的戰略，必更加緊提高人民政治上軍事上的警覺性，必更加緊執行軍事上合理的戰略與戰術，則武漢必能保衛，日軍必受更多的而且更大的損失於最近，由此而造成華方進一步收到抗日之效果。

要那一個呢？

（八月七日）

## 日軍將從何處窺漢口？

原康

如果中日戰爭第三時期是從日軍從攻安慶開始，則日軍從攻安慶到攻九江已結束了第三時期的第一階段——疏通交通。第二階段的目的必是北攻二郎河，中攻田家鎮，南攻沙河站了，因為這三個地方對於日軍攻武漢的戰略上，均有重大的作用：任何一處日軍得手了，就可以作為向武漢迂迴之據點。但却不是說這三處若有一處失守，武漢即不可保，而是說這三處是向武漢迂迴之三起點，而不是向武漢迂迴之中點或終點。

在這三個要點上，二郎河在大別山之南端，地高約三百餘公尺左右，日軍是很難爬過的，而黃梅已被洪水所阻，且中國在江北岸似有重兵，日軍主力或許不會走這一路。沙河站在廬山北面，是一個難於仰攻的地帶，日軍也很難爬過去的，而鄱陽湖之港口又被華方的廬山砲位所控制，且中國在南潯路亦似有重兵駐屯，日軍主力或許也不會走這一條路。田家鎮是武漢最重要的長江封鎖站，在武穴之西，蘄州之東，兩岸湖沼縱橫，日軍必以全力攻田家鎮。日軍之北攻黃梅，南攻沙河，都是為着幫同海軍進攻田家鎮之兩岸。日軍企圖攻下田家鎮以結束它進攻武漢之第二階段——奪取據點。

日軍為什麼要急急奪取田家鎮？為什麼將田家鎮看得比南昌萍鄉之迂迴地區更重要？因為日軍不僅企圖早日攻下武漢，而



且日軍因軍力不夠，不能不緊靠海軍組織武漢湖沼區會戰以攻武漢，並企圖在此時期此區域消滅華方之主力。

有一些軍事觀察家認為日軍不會以主力沿江直上田家鎮，而將以主力由二郎河向浠水圍風迂迴或由沙河站向南昌萍鄉迂迴，這種觀察，單純站在軍事戰略上說是有道理的，但若將客觀諸條件綜合起來說，就有可研究的地方了：

第一，日軍兵力不夠了，他不僅要縮短戰線，企圖在政治上收速效，而且還要膠合海陸空三種主力，企圖在軍事上收速效。

第二，華方之抵抗力量與抵抗戰略加強了，日軍是決不願疏散作戰而只要取集中作戰的，他非常畏懼由一個敗仗而接連吃幾個敗仗的前途。

第三，作戰的地帶係湖沼區，既非淞滬區，徐海區及直魯區之低地平原，又非晉北晉南之高地平原，日軍決不會全部老用二期之「色當」戰略，而可能的試用「坦倫堡」戰略的，同時「迂迴包抄」與「各個擊破」雖然是兩種不同的戰略，但吾人并不能將牠機械的劃分起來。

然而這并不是說日軍不向南昌與萍鄉迂迴了，他爲着掩飾他自己主力集中湖沼區會戰的計劃起見，他仍有派一兩師團兵力向南昌萍鄉作迂迴的必要。他在全部的戰略上可「聲北擊南」，如發動張鼓峯事變，當然他在長江的戰略上也可「聲南擊北」，如加緊以兩師團兵向南昌萍鄉沖去。

吾人希望武漢當局不僅將武漢的民衆武裝起來，而且要努力的將湘鄂贛一帶湖沼區的漁民，農民，及工人武裝起來因爲這都有助於正規軍在湖沼區打擊日軍的。

(八月十四日)

## 加緊進攻武漢聲中的日軍軍容

日軍正在大吹大擂的要再增援七師團或五師團陸軍進攻武漢，日本國內在政治上，在經濟上究竟有多少兵好調動，這不僅是英美法的軍事家懷疑，連日本的朋友德國的軍事家也懷疑起來了，這些對日本懷疑的論調，一方面是由於中國抗戰的堅決，一方面是由於日本益加露出了先天不足的原形而引起的，無論這些論調對中國是善意的或惡意的，但他已發生了兩種影響：一種影響是使日本軍閥對自己的「速戰速決」政策根本發生了動搖，另一種影響是對中國當局更堅定了「長期抗戰的信心」。

日軍已知道了進攻武漢之犧牲必大，而且時間也必長；但究竟要多大的犧牲與多久的時間才能攻下武漢，日軍自己也成了「誰知道？」的迷夢。傳說當下級軍人向上級軍人提出此類問題時，他們答得非常幽默：「蔣介石住在什麼地方，吾人即向那地方打去。」但他們又感覺這樣的回答並沒有解釋何時攻下武漢的具體問題。如是又去請示他們的參謀處，如是參謀處又替他製造一個謠言道：「何日打到武漢是說不定的，因為中國方面正在要求「皇軍」保留他的顏面好媾「和」，首先請求緩攻武漢呢。」如是日軍的士兵們呵呵大笑：「有希望了！我們這一聯隊或許不要坐「木盒子」船回祖國了，」（木盒子是日軍裝士兵屍灰的箱子）日軍現在用這樣的方式在「鼓舞」士兵。

日軍又知道攻下武漢需要大量的增援軍隊，而動員露出了無底洞的現象時，在國內是必然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是非常危險的。如是傳說用抽「得勝兵」回去鼓勵「新徵兵」的方法了，所謂「向前線抽凱旋軍」，在素有法西斯教育的士兵中，每中隊抽十人，湊滿一千名時，即沐浴更衣，掛勳章，發獎金，在音樂的極奏聲中，啟程回國，回國後又有說不盡的歡慰及給獎等鼓舞工作，弄得他們「樂不可支」的時候，在「下令休假省親」之名義下，放到鄉下去做宣傳隊。這樣一來，如是相互間傳出一種「神話」：中國兵聽槍響即退，怕「皇軍」追趕乃將鈔票棄在地上，並將美女綁在樹上以阻止「皇軍」急追，如是動員比較又靈一點了，日軍現在便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動員」新兵。

日軍更知道士兵相互間太熟悉了，其損失與死傷之增加會影響士兵戰鬥精神，而且易於向國內人民露出軍情，傳說日軍在徐州會戰之後，乃採用了「多次改編」的辦法，動員時改編一次，開拔時改編一次，到上海或青島天津時改編一次，上前線時改編一次及上陣時又改編一次，使士兵在戰壕中大家是一面生的同胞。而且作戰一次又改編一次，使下層始終難以明瞭原來一同入伍的小同鄉究竟是活的還是死的，使國內的婦女們也問不出「出征人」的真實信息，軍人家屬的騷擾問題也可少一點了。日軍現在是用這樣的方式在「慰問」軍人家屬。

假設上面所傳的日本軍容是正確的，那麼日本的軍容確在徐州會戰之後又「革新」了。也無怪乎日軍軍部不在香港放出「和」空氣，也無怪乎日軍不向上海放出「撤」兵回國的空氣，也無怪乎日軍不力辯國內并「無」反戰活動的牛皮，原來是日軍已有了很「新」的治兵之道。

吾人并不能因日軍已有如此的弱點，即冒險的估計日軍沒有攻下武漢的力量，日軍的軍力單純在軍事上的攻陷力量說，凡中國超出海面五十公尺或二百公尺高度而交通線又完好之平原，湖沼，高原地區，他是可能攻陷的；他可能有攻陷西安，鄭州，武漢，南昌，廣州五省市的力量，因為他可拚死動員到百五十萬或二百萬壯丁上火線，而目下還只動員到百二十萬上下，他的物質條件也大概在這限度上下；同時，意德對日軍很担心思的，他們也會設法支持之。但日軍在政治上，凡是日軍佔領之區，將來會無尺寸之地可稱安靜的，換一句話說，日軍在政治上是沒有靈魂的軍隊，他在佔領區內不會有一平方里內不發見反日力量的。戰爭再一年後，連他自己戰壕中所處的士兵是「皇軍」或敵軍，軍部的軍閥們巡視時要特別小心的。

假設是華方能利用天然的大別山脈與廬山脈如鐵磨子一樣的地勢，發動武裝的民衆配合正規軍採用很好的戰略與戰術，將這副鐵磨子開動起來，緊嚼慢吞地消耗日軍於九江上面，同時，在日軍的後方很有計劃地使游擊戰走向運動戰的前途，則日軍

力量的可能性（如前述）必起重大變化，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在華方對於保衛武漢的政略與戰略之執行。（八月十六日）

## 論目前戰爭局勢的新意義

伯庸

有許多人士以中日戰爭開始時代的觀點來估計最近的戰爭局勢，這不是完全可靠之論據，因為戰爭的一年并不是空過了，因為戰爭的一年所給與世界的影響，日本的影響，中國的影響至深且巨。同時地理上的移動所給與各方面的影響也是至深且巨，如果不這樣的去研討，則所謂時間越拉長，對於日軍越不利，空間越擴大，對於日軍越不利的理由就很難解釋了。

另一方面是德國軍事顧問的空談，他冒稱華方蔣介石先生的意識說中國可與日本打五十年，中國的後方還有中國人所不知道的富源地帶可以退步，這種說法吾人亦應起而拒絕，吾人并未聽到華方蔣介石先生及華方任何高級負責人有這種無限度的時間性與空間性的軍事理論。蔣介石先生曾經說過中日戰爭，或許在三年到六年之間，毛澤東先生說過中日戰爭在三五年之間。至於空間上的問題，在保衛武漢與建設平漢粵漢以西及長江以南交通網上都表示了空間也是有限度的。

吾人一方面拒絕播送「一戰即勝的軍事理論」，同時也拒絕播送「漫無限度的最後勝利論」，因為這兩種觀點都對華方軍事上有毒素的。同時，與事實的演變絕不會相符合。

中日戰爭的第一期中心會戰區在淞滬大戰，第二期的中心會戰區在徐海大會戰，第三期的中心會戰區在武漢大會戰。第一期戰爭，中國是失敗了，日本是勝利了；第二期的戰爭日軍只能算得到半個勝利，因為他的中原大會戰夭了，已佔領的地帶之後方，華方開始了新的個別的攻勢戰鬥；第三期的戰爭，站在進攻武漢的中心上看，日軍還在預備與總攻之間搖擺着，如鄂贛皖邊境戰況；站在整個局勢上看，日軍的外線作戰大部份處於被游擊的地位，如晉察冀魯及江浙方面之戰況。

由此得出一二三諸時期的戰事，各有不同的特徵，這些不同的特點若能發展起來，則蔣介石先生與毛澤東先生關於中日戰爭的時間與空間之約略估計，將會成爲一種預言。

目前軍事局勢有何種特徵呢？

第一是：日軍增援比一二期遲緩了。這並不是日本沒有軍隊可調，而是因爲經濟上沒有錢，增援力量亦隨之迂緩了，依照數量上說，日本可傾巢到一百五十萬與兩百萬人之間，韓滿台亦可傾巢動員到一百五十萬與兩百萬人之間，但運輸費，裝配費，這問題在日本的生產範圍縮小，消耗範圍擴大，出口範圍縮小，入口範圍擴大的條件下，以致造成日軍的後援成了一種特殊的迂緩現象。甲午之役，時間只有十個月，第一年七月到第二年五月即告結局，地域只牙山，平壤，鴨綠江一段及旅順口與威海衛之邊，日方只動員陸軍十三萬六千人，海陸軍費共計二億零五十萬元上下；日俄戰爭，時間只十五個月，第一年二月到第二年六月即告結局，地域只遼東半島，鴨綠江，遼陽，沙河，黑溝台，旅順要塞，奉天，樺太，日軍陸軍動員約近九十萬人，海陸軍費共約十五億三千萬元上下。將這兩次戰爭加起來與今天中日戰爭相比較，相去遠矣。當日俄戰爭打到第十三個月時，日方國內已經恐慌得要命了。大概那時腐敗的俄皇是不大知道，只要稍拖長五個月，日本必敗於俄國。依照目下日本政府公布之動員法令來看，日本提前用節約法令在那兒拚死命的遮蓋其恐慌。（裝作是節約法令所規定的現象而不是戰事恐慌之現象。）不料日本的失業率羣馬上就揭穿了這煙幕。日本國內經濟朽爛了的恐慌，在表面上還沒有到日俄戰爭之末期，在本質上看，其朽爛的面積與程度已經比日俄戰爭要大好幾倍。最近的失業問題，公債問題，證券問題，汽油摻酒，軍糧改劣及軍隊運輸船發動別人投資包運等現象，是錢一樣的證據。這就大大的影響日軍之增援。另一方面是中國失地地區之反日活動，使日軍由天津，青島，上海三地增援前線時，要繞道，要集中，這也是使日軍增援迂迴遲緩之原因。增援遲慢對華方之以消耗爲目的之運動戰略，是有絕對好處的。日軍在國內不能發一筆絕大的洋財，在中國

佔領區內不能忽然轉為寂靜無聲時，日軍增援前線將更陷於迂緩困頓之中。

第二是：日軍的政略比二期更不靈活，而成了嚴重的問題。割斷中英的關係，割斷英美的關係，割斷英法的關係，割斷蘇聯與英法美的關係與造成滿洲的戰爭，不能說日本不是煞費苦心的，然而效果却并不靈驗，一動即被人家揭穿了。另一方面是分裂中國的人民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分裂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分裂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亦不能說日本不是煞費苦心的，然而結局終屬枉然。日本打了這樣多的「勝仗」，但在國際上不僅民主國沒有一張報紙有一個字稱讚過日軍，連日本的朋友意德都表示懷疑，佔領中國幾萬方里的領土，連一個寄養在日軍憲兵司令部內的警察局都不能統一的組織起來，至於「集中人才」的偽組織，好比五花洞，誰是真的潘金蓮即日本自己亦難以知道，從第一槍發出後，即拚命組織中外人士活動中國屈膝的和平運動，可是得到的結果，不是「火線過了鴨綠江與圖門江再說」的中國回答，即是「中日兩國的和平運動，做國今天頭痛尚無興趣」的西洋回答，當然這并不能說日本的分裂運動與「和平」運動即可從此匿跡，而是說日本的這種政略活動所給與日本戰略上的幫助越來越揭穿了，而且越減價越無人過問，即三歲小孩也知道這是日本的陰謀，日本的政略。

第三是：日軍的戰略比一二期更難決定了，日軍現在究竟用何種戰略攻取武漢，在日軍自己也很難決定。由中原會戰直下武漢的戰略失敗了，由江西與豫西包圍武漢的戰略失敗了，由長江直向武漢突破的戰略失敗了，由六安二郟河瑞昌向武漢的小包抄又弄了半個月，仍無頭緒。現在又想在河南與江西方面發動較激烈的戰爭，以淆亂華軍的視線而尋找華方的弱點了。這并不會淆亂華軍的戰略而只表示了日軍戰略的渺茫。日軍現在只能「增援硬挺」，以五十萬大軍攻江西，以五十萬大軍直攻武漢，後方不要軍隊，國內傾巢，索性採取到中國內地做「沙丁魚去」的戰略，然而百萬大軍動員是可能的，但以百萬大軍上前線是不可能的，因為這要動員三百萬人。日軍確有一困難：前線軍力擺少了，等於用肋骨去嘗中國運動戰遊擊戰的滋味；

前線軍力擺多了，又等於用腦皮去嘗中國空軍的滋味；不打進武漢，一切的大小火線都會變成正規的火線；打下武漢來，所處的軍事地位又等於烏龜進蠶子，爬得進去却未見得能爬出去。日軍的戰略再也沒有如今日之渺茫了。

上述的三個日軍特徵，假設可以被中國的政略與戰略掉縱發展起來的話，則日軍在第三時期中，連半勝利的戰果也無法收到的，而且相反的必然會遭到空前的損失，必然轉到死守佔領區域市及重要交通站的局面。換一句話說，日軍不能不採守勢，由此而坐待國內更巨大的恐慌及華軍更大量的進攻，這一種軍事局勢的前景并不很遠，但關鍵全在華方之全民族更努力的去爭取。

（八月二十一日）

## 論日軍進攻武漢的戰略與華方的政治危機

蕩洋

吾人早已說過，日軍進攻武漢，被許多主客觀條件所支配，其戰略與淞滬會戰，徐海會戰，西北戰爭會有許多的不同。日軍所誇耀的迂迴戰略，可能的遭到「無用武之地」的命運，利用海陸空三位一體的沿江「車螺絲旋進」是他僅有的戰略，也是他最苦的戰略，而且這戰略被一切條件所規定，不能不成為日軍進攻武漢最基本的——雖然形式上或有變化但本質上決無變化的戰略。

在未論到日軍進攻武漢之第二階段戰略以前，首先回憶日軍進攻武漢之第一階段經過，并不是多事。第一階段以攻陷安慶到攻陷九江而宣告終結的。經過是這樣：佔領安慶，潛山，上石牌三地為此階段之第一戰鬥，重心在江北，工作時間是六月一號到二十號，在這時間之內，十三號攻陷安慶，十七號攻陷潛山，十九號攻陷上石牌；佔領香口，馬當鎮，彭澤，湖口四地為此階段之第二戰鬥，重心在江南，工作時間是六月廿號到七月四號，在這時間之內二十四號攻陷香口，二十六號攻陷馬當鎮，二十九號攻陷彭澤，七月

四號攻陷湖口；戰爭在此時應該移到九江北岸的太湖與黃梅之間，但當時日軍認湖口以西之地理更便利於海軍之火力使用，易於取勝，先攻九江政治上足絕對必要；同時，有陸海軍爭功之糾葛及太湖方面日陸軍又吃敗仗，於是休息了十天上下，決定第三個戰鬥仍在江南岸，調集兩個湖沼兵團及增援陸軍五萬人以上而佔領姑塘及九江二要地，時間是七月十五號到二十六號，在這時間內，二十三號攻陷姑塘，二十六號攻陷九江。第一階段戰爭即在二十六號宣告終結。日軍此時雖然佔領九江，在戰略上說，迂迴仍無用武之地。吾人再說第二階段吧：

第二階段之第一個戰鬥，日軍即是不利的：因為海陸軍之爭功糾葛，陸軍亦緊急的準備，陸軍以為海軍既搶去九江，亦思一舉由江北岸沖進鄂東去搶武穴與田家鎮，即調二師之衆於七月廿七號分兵二路：左路向宿松，右路向二郎河之界嶺，八月一號左路攻陷宿松，右路攻陷二郎河之界嶺，八月二號即會同攻陷黃梅。當時華方江北岸相當危險，但因爲天時地理人和，除一堤洪水泛來之外，又加以華軍從北向南之側攻，結束了日軍進攻武漢第二階段中第一個戰鬥。

第二階段之第二戰鬥，又轉到了江南岸，即星子與瑞昌之戰，日軍以海陸空之合力，一時攻星子西北之沙河，一時又攻瑞昌西北之赤湖，當然，日軍不佔領瑞昌則不敢敲大別山脈與幕阜山脈之門，不佔領星子也不能抵住江南岸南昌華軍之側攻，但實際上日軍以攻陷瑞昌作爲第二階段第二戰鬥之目的，時間是八月五號到二十四號，日軍宣傳二十四號已佔領瑞昌，當然又是「勝利」了，但日本的恥辱也在攻陷瑞昌中達到了最高表現，日軍以十三個聯隊之衆，近七萬人，而且是海陸空并進的攻陷瑞昌；中國守瑞昌的不到六萬人，而且是單獨的陸軍，又是山東，湖南，貴州及當地保衛團混合組織起來的，但亦公然英勇地與七萬以上的日本海陸空軍對抗了二十天以外！瑞昌雖失守了，但日軍以七萬人奪一個死城，這是日軍的光榮呢，還是恥辱呢？

第二階段之第三個戰鬥，在瑞昌陽新與大冶之間，日軍必以佔領大冶及武穴，田家鎮對岸爲進攻武漢第二階段宣告終結之



預定計劃，由黃梅取武穴，田家鎮因水大尙非其時，由瑞昌，陽新，大冶作主力是日軍所預定的戰術了。

在這時將有一個戰略上的問題發生，就是：第三階段以前日軍是採取沿江絞進的戰略，其疏通交通線，目的達到了。第三階段以後，日軍在武漢區的主力完全處於內線作戰的地位，那時雖然達到了武漢湖沼區會戰的形勢，但日軍四面受敵，又處於低地作戰的地位，他必然會採取相對的守勢，以待水退後打通武勝關的援助，因日軍不得到華北日軍的直接援助，沒有河南平原作保障，很難佔領武漢，或者是攻陷了而却不能守住，所以另一個戰略問題是：長沙會戰與南昌會戰或許要在打通武勝關之後。

在這裏又發生了問題：日軍爲什麼不先攻南昌，長沙以切斷粵漢路呢？吾人答曰：力量不夠。日軍爲什麼不由豫西攻鄂西呢？吾人亦答曰：力量不夠。日軍爲什麼不由江西豫西同時大包圍武漢呢？吾人仍答曰：更是力量不夠。這三種戰略都被戰爭過程所給與日軍之困難所否決了。然而這並不是說日軍不會打江西，湖南或河南，而是說只能個別的打，也不是說日軍在進攻武漢的各階段中即絕對放棄此項外線戰略，不，他時常發生向南昌，長沙，河南的攻勢戰，但主力必在武漢近東區，那裏不過是佯攻而已。

假設這種估計是對的：日軍必努力的鞏固京滬杭根據地；因爲這裏不鞏固，長江流域即不能作主力；同時，日軍必努力佈置對潢川與鄭州的攻勢軍事，因爲不這樣，打通武勝關是沒有把握的。反之，華方在華北與滬杭的游擊戰及保衛河南，湖南與南昌，乃是保衛武漢的重要工作，如這些工作能充分發展，就可以決定日軍的一切命運。

但華方目前有一個主要危險，這並不是軍事本身的危險，而是由於「政治上反映到軍事上的危險」，即日方策動的「和平」運動，儘管華方當局如何否認，但外傳仍有已失政治信用的份子，在偷偷的進行「和平」運動，這是不可否認的。這來源開始於蔣介石先生在西安蒙難時，這些份子在柏林羅馬所手訂的「聯意德反英美以「救」中國之路線」。日本現在就沿着這「契約」在製造迅速攻下武漢之戰略。望華方全民族起而消滅此種裏應外合之政治危機。吾人胆敢向華方當局進一言：中國解放運動自辛亥

革命起，每次小的失敗或大的失敗，都不是從軍事上發生的而是從政治上發生的，這是永遠有效的經驗。

（八月二十八日）

## 長江戰局前瞻

### （一）

日軍目前在華作戰的形勢，是由下列的主客觀條件決定的：

一、國內國民經濟的日趨崩潰，人民反戰情緒漸漲，需要早日結束在華戰事，以資蘇息；

二、在華佔領區域華方游擊活動的日益展開，特別山西、河北、綏遠、察哈爾、熱河、山東，乃至江南後方之形勢日非，需要前線撤回大批士兵，進行大規模「肅清」工作，以期切實消化既得贖物（從國內調兵來幾於不可能）。

三、國際形勢日益緊張，兩個戰線的對立日益鮮明；世界侵略集團的領袖德義需要它停止侵華的無益戰爭，集中兵力準備在東方響應不久可能發生的再分配世界大戰。

基於這些，日軍目前作戰的主要趨勢是集中在華精銳，從眼前唯一可能路線銳進，佔領武漢，然後頓兵議和。

這一趨勢已經最近戰局的發展，日軍主力的調動情形和集中地點，以及日軍閥特務人員替佔領武漢後準備的政治戰略佈置——在華內部政治陰謀之展開，相當鮮明的證實了。

### （二）

爲了儘量適應目前客觀形勢而達到上述的目的，日軍可能的會放棄過去每戰必用的大迂迴，大包抄或鉗式運動等戰略，而在進攻武漢的戰役中，主要的改取正面突破的戰略，集中陸軍精銳，主要依賴海軍的幫助，沿長江兩岸鑽螺絲樣的直進。（當然，小

規模的或戰術的迂迴包抄等動作是不會放棄的。）

這個鑽螺絲的戰略是由下列條件決定的：

- 一、黃河之水天上來，沖去了南叩武勝關的計劃；
- 二、晉南華軍運動戰和游擊戰的成功以及黃河南岸河防之鞏固，取消了它南下南陽襄陽，側擊武漢的可能，即使可能，亦非一朝一夕之事；

三、華軍在南潯線和鄱陽湖沿岸的英勇抵抗，使南下南昌，西抄長沙的千里大迂迴計畫幾乎成爲夢想；

四、最厲害的是一個決定的主觀條件，國內無大批兵力可調或不能調或不敢調，而完成上述（一）（二）（三）兩計畫，必須五倍乃至十倍現在的兵力（依照戰線的展長，地勢之不利，華方防禦之鞏固，作戰力之加強，民衆抗敵心理和組織之較優而估計。）

五、基於這條條道路雖通武漢，可能給日軍走的可只剩了長江一條，而這條路對於它是適宜的，因爲長江目前水深江闊，宜於它的海軍活躍，同時是一條華方不能截斷的可靠交通線。

### （三）

螺絲如果真能鑽到武漢，對日本軍閥自有絕大利益的。照它自己的夢想，當然認定這樣一來，就可以壓迫中國政府接受和議，實際上是投降；如果議和不成，它最近在中國內部進行了幾個月的政治陰謀或會展開它的毒素作用，造成中國的分化，其結果即使中國現政府不致崩潰，至少會如它的夢想，變成一無足重輕的地方政權。這樣，它自可把一部份兵力調到別處，做響應它的西方「同盟者」的準備，一部份撤回後方，「肅清」中國游擊隊和民衆武裝。

萬一和議不成，政治陰謀也不發生很大的作用，它至少也可以改變下列工作：

- 一、在前線取守勢，利用長江這一交通線，轉運大軍，從兩岸慢慢展開甯滬平漢粵漢兩線以東大遍地域的工作；
  - 二、撤回一部份兵力，「圍剿」後方華軍游擊根據地；
  - 三、撤回前此用於作戰的一部份財力，實行「開發」佔領區，消化既得贓物，準備未來的大戰；
  - 四、加緊沿海封鎖和國際活動，必要時甚至用一部份力量攻佔廣州和截斷中蘇交通，期斷中國的國外接濟，使中國坐困；
  - 五、加緊在中國內部的政治陰謀離間活動，促成中國政府可能的內潰。
- 這就是日本軍閥的如意算盤。

(四)

軍事的發展，且夕在變化中。我們自然不能壓寶似的硬說日軍一定會採取某種某樣的戰略以進攻武漢，而上述鑽螺絲式正面突破的戰略，在表面上就任何人看來似乎也過於奇特，過於冒險。很可能的日軍仍會不完全放棄它晉南渡河的企圖，而在江西方面，更會分一部份兵力攻佔南昌，但前一企圖，至少就目前的形勢看，大半不過是一種牽制的作用；而後一動作，則主要是為保護它進攻武漢的前方總根據地九江的側面，同時造成一種對武漢外線包圍的戰略優勢。（目前它的沿江躍進處於內線被夾持的劣勢）使華方不得不駐重兵於湘贛邊境，預防它的千里大迂迴，實際這一迂迴眼前它大概並不應用。

這個鑽螺絲戰略之顯得奇特冒險，主要是因為它的「弄堂行軍」一千里，顯明的「孤軍深入，犯兵家之大忌」的特徵。但「弄堂行軍」在這次日軍的侵華戰爭中，實際上是有過無數次的實例的，過去的幾次大戰役中，除淞滬和江甯戰役因地域較小，日軍兵力比較多以外，如河北初期戰役，太原戰役，徐州戰役的南路，日軍的進攻都帶有沿交通線「弄堂行軍」的特徵。不過過去的「弄堂行軍」都不是孤軍，如河北戰役是沿平漢津浦並行南下，太原戰役是循同蒲正太兩路包抄，徐州戰役有北路主力的大進

軍呼應，而在戰略上遂成了大包圍，大迂迴或鉗式運動的形式。這一次日軍打不出第二隻鉗腳來，其孤軍深入的形式遂特別顯明了。

實際上日軍自從六月初開始水陸大進軍，進攻安慶以來，截至現在這弄堂裏的孤軍由蕪湖到九江，已經行了五百多里了。從今而後，再進五百里到漢口，在素來自以為了不起的日軍閱看來，當然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 (五)

截至現在，日軍有這樣相當的成功，而使他對於將來抱着過份的期待，主要是因為這一次的弄堂行軍雖犯着孤軍深入之忌，然確有着它的優點：

一、長江在這水深江闊之際，對於日方是完全有利的，不但便於日海軍活躍，而且是完全沒有海軍的華軍不能截斷的交通線，事實上日軍在蕪湖至安慶沿岸就沒有駐多少兵，然而華方對它的海軍仍不能給任何大的損害。

二、在這條線上，日軍可以充分發揮陸海空軍聯合行動的威力，較之其他陸路，無形中增加了力量一倍。

三、日海軍的大砲使華軍無法久守沿岸的據點，因為華軍沒有實力真正偉大的江防要塞大砲。

四、在沿江兩岸的長線，日軍隨時隨地可以登陸突擊或迂迴它的任何目標，華軍絕不能處處駐兵來預防，而又因交通運輸綫慢，常時因援兵來不及開到而失去重要據點，馬當的失守就是一例。

五、日軍因水戰的設備和訓練優良，在江兩岸沖積平原地帶進行湖沼戰也是佔優勢的，湖沼雖不利於它的機械化部隊行軍，但可極利於它的汽艇隊橫行，在將來武漢外郊的大戰中，日軍必然更要大規模利用這種工具作戰。

這些優點使日軍弄堂行孤軍行到了九江黃梅瑞昌，但它仍然耗廢不少的氣力和時間。三個月的功夫，佔領了不過沿江最闊

不過五十公里的兩條狹長線，而損失則人力至少已達五萬，軍艦大小五十餘艘，其他物力更不計其數，而最惡的結果，是造成了軍隊的徹骨的疲勞，這裏的原因是針對上述的優點，這條路同時也包含更大更多的缺點：

一、華軍沿岸的防務是相當鞏固的，日軍要打下重要據點，不能不費很大的力量。

二、華軍的戰略、戰術和作戰力較之過去已有長足的進步，日軍不能如臆想那樣為所欲為。

三、華方空軍的活躍和兩岸未佔領區砲隊相當的活動，使日海軍的行動頗受打擊。

四、華方對於日海軍雖不能給以真正致命的打擊，但日軍要佔領土地，終不能不用陸軍，而這些陸軍在沿江的灘岸山地作戰，不能大規模運用機械化武器，對於華軍並不佔絕對優勢。

五、華軍兩岸部隊雖不能完全截斷長江交通，但用運動戰或游擊戰的方式隨時隨地給日軍陸上部隊以打擊是可能的，最近收復太湖潛山等就是實例。

六、長江的大水自然基本有利於日海軍，但對於必須上岸的日陸軍，却可能的是一個大害，常常要淹他們一下。

七、最重要的，尤其是日軍久戰的疲勞和國內的沒有大批援軍可調，這自然不是單限於這一路的。

這些缺點（對於華方即是優點）正是使日軍在過去三個月來並無任何重要收獲的成因。從今而後，在九江到漢口的路上，這些困難對於日軍必定更嚴重起來；武穴以上華軍的江防更鞏固，兵力更充實，佈置更周備，空軍當更集中行動，被迫不得不得不過大別山幕阜山的日陸軍將更處於地理的劣勢；華方兩岸的運動戰當更活躍起來；日軍在雲夢區域或將遇更洶湧的洪水，再作戰下去，日軍必更加疲勞，而尤其是在湘鄂贛和豫鄂皖的邊區，日軍更將嚐到富有鬥爭經驗和組織的當地民衆的決死抵抗底味道。

然而不問這些困難，誇大狂的日軍是必要把這可能是最後一次的冒險行動硬幹一下的。

目前日軍自以為進攻武漢的預備已經差不多完成了，在北岸已到了黃梅，仰窺武穴田家鎮；在南岸已奪了瑞昌，虎視馬頭富池口。更北的陸路據說已到了霍山，造成強越大別山，西侵麻城羅田英山的形勢。

從此以後，日軍要開始它螺絲戰略最重要的一階段工作，鑽武漢的大門。這工作大概要分三路進行：

一、正面南岸由瑞昌側攻馬頭富池口，北岸由黃梅並由小池口西登陸，當中海軍直上進擊武穴，期破鄂邊最重要的長江封鎖線，然後溯江直上；

二、左翼由瑞昌西越幕阜餘脈進趨陽新，以佔領咸甯，截斷粵漢線為目的；

三、右翼由霍山立煌度隘門關青苔關，取麻城羅田英山，進而南下斬水（浠水）斬春，迂迴武穴，西趨花園孝感，拊漢口之背。

這三路中大概目前要最先着重北面的六安霍山一路。這一路最困難，然而也最重要。因為武漢門戶的武穴田家鎮正面防禦太強，專用仰攻突擊的方法，是不易打破的。如能取英山斬水則據高臨下，背面迂迴，這唯一的據點可以比較容易攻破；同時更造成對漢口後路威脅的形勢，展開直達漢口的最捷徑。日軍進攻的原則是找弱點，但在必要時候，它也會不惜犧牲去剋服一個重要關頭。大別山的青苔隘門雖險峻，總不能超過娘子關。饑嘴的日軍悶爲了奪武漢那塊肥肉，這份氣力它是不會不化的。同時這方面沉寂了幾乎三個月，它也許會希望華方業已加以忽視。（我們在一個多月前的社論就早已指出日軍決不會放棄這一路。）

這一路如果成功，則打破武漢大門的工作就比較容易了。日軍第二步將海陸空聯合三面夾擊北岸武穴田家鎮，南岸馬頭富池口一帶的華方要塞，最後把這要塞地帶打下之後，再浩浩蕩蕩正式三路進兵向那想了三個多月的肥肉——武漢——進發。

在進攻這要塞地帶的時間，南岸左翼的活動，主要將是與正面海軍夾江的進攻配合的。左翼的一個附帶任務，是南下佔領德

安永修直到修水河，憑河防華軍的側擊，並展開西度幕阜的陣勢。

如果能越過上述要塞地帶，日軍的進展當然要比較容易，因為這之後華方雖仍有江上第二要塞黃石港地帶，和江兩岸的湖沼河汊地帶可守，然而日陸軍則在北面麻城黃安區域和南面陽新以西區域的邱陵地帶可以更容易活動，海軍於湖沼區域必將更大量利用它的汽艇水戰隊，而這些是華軍目前不容易抵抗的。

(七)

根據上面的分析，華方保衛武漢最重要的任務顯然一在羅田英山之東的大別山關隘，二在長江正面的要塞地帶，三在陽新西面的幕阜餘脈。因此武漢之堅守幾時當然主要的要看這些地帶堅守幾時。

但堅守這些地帶決不是視僅僅擺打式的死守在關隘要塞而前，而必須要配合本戰役的特殊形勢，日軍的孤軍深入，在遠處和近處全時着墨，展開沿江千里兩岸的大規模運動戰和游擊戰，外線夾擊，配合着關隘正面的死守，才能完成任務。

關於具體的計劃我們無法細說，但幾個大端是可以指出的：

第一，對於日軍的後方總根據地蕪湖，絕不能像過去那樣兒戲，必須集中相當強大的兵力對它展開大規模的運動戰式進攻，即使不佔領，亦應加以相當鉅大的物質損害，並長期維持牽制敵人大批兵力的作用。

第二，對於日軍的中央轉運兵站安慶，必須努力擴大最近收復太湖潛山的勝利，加以收復，即使祇一個時期也是好的。

第三，對於北面陸軍的指揮中心合肥，必須四面展開廣大有效的運動戰和游擊戰，須知六安之輕易失守已是一絕大錯誤，要減輕日軍對大別山的攻勢，必須用廣大游擊反攻，對這錯誤加以補救。

第四，對於日軍的前方總根據地九江，必須絕不放棄一有機會就全力反攻的可能，爲了取得這可能，沙河馬迴嶺的前線必須



不但保持，不使日軍有取南昌的機會，並絕不使它進到德安，從而維持對它左翼永遠據高臨下的威脅，隨時進行運動戰加以側擊，補助江上要塞地帶的防禦。

第五、經常對日軍沿江一切據點，如香口，彭澤，湖口，望江，小池口等加以突襲，使它日夜不安。

第六、沿江未佔領地的隊伍，儘可能的用砲隊擾害日方海軍和運輸。

第七、加強空軍的活動，與陸上部隊配合保衛要塞。

第八、展開江南和皖北的游擊戰，使其更組織化，以妨害日軍後方的調運補充。

最後還有兩點，對於保衛武漢的最後工作更加重要。

第九、儘可能的設置小型摩托魚雷艇隊以攻擊日海軍，武裝的小汽艇以打擊日方的汽艇隊，使在湖沼戰中不完全居於劣勢。

第十、展開真正廣大的民衆自衛組織，發動會有鬥爭經驗的鄂省邊區和湖沼地帶民衆，使他們成爲抗日的一支最強最能持久的軍隊。尤其在湖沼區域，要嚴密進行民衆戰鬥組織，使那些生長老死於水鄉的同胞，能發揮他們的全部潛力，與自命長於水戰的日寇較量一下。

我們並不主張犧牲中國全力於保衛武漢一戰，但儘可能的堅守這最後最大城市中心，使日寇的政治目的不能達到，使其國力消耗到最大的可能程度是萬分必要的，日軍完成螺絲戰略的前半段還化了三個多月的時間，這後半段內如果華軍能儘可能做到上述的任務，則即使不能完全截斷它的鑽子，至少要它的時間和力量化到一倍以上是可能的。如果日軍在六個月內不能佔領武漢，它大概要永遠吞不了那塊肥肉，不但它前述的政治目的不能達到，它的命運也將被注定了。

（八月三十一—九月一日）

## 用什麼戰略保衛武漢？

田毅

(一) 日軍進攻武漢第四個月的第四天又過去了，吾人毫不諱言，日軍在第三個月末與第四個月初是有些進展，如瑞昌要點之攻陷及黃梅西南之活躍，這對日軍主力之沿江躍進奪取田家鎮是有重大的作用的。

日軍在助戰上亦略有進展：如沿大別山北與沿幕阜山南之徐徐推進，這種推進，使沿江的主力少受華軍側面之壓迫，以獲得向西推進的便利條件，也是有重大作用的。

日軍對江兩岸之「後方」亦在加工「鞏固」：江北岸以青島為運輸站，以徐州、合肥、安慶三地為後方支撐點，這幾天已無一處不是車馬遍地了。江南岸以上海為運輸站，以杭州、蕪湖、南京三地為後方支撐點，這幾天也無一處不是殺氣沖天了。

(二) 日軍的動員到長江兩岸的陸軍大約是廿師團上下，比前亦增加了一倍；空軍補充的概要吾人尚無從知道，但意國空軍人員與機件，只要到楊樹浦以東就可以隨時發現；海軍的小型兵艦比以前更加多了，在長江中近百艘上下，而運輸艦由日本、台灣、高麗往來於青島上海二站者，經常亦在百五十艘上下。

(三) 大體上說，雖然日軍攻武漢之第一期準備結束了。如果今後前方不受損失，目下之準備是足夠被華方消耗一個時期的。但這要看這幾天日軍在前方情況而定。若這幾天前方遭到了重大損失，如這兩禮拜來有成萬的死傷與成堆軍糧火藥的被轟炸，則再準備就成問題了。這問題并不完全因為日本近日有天災而起，而是因為日本內部已經快乾枯了。據傳說：凡卅歲以上之日本兵，近日大都表示：「若再戰是死路一條。」但卅歲以下之日兵却兩樣：因為他們是新兵，對自己國內情況不大知道，也無從知道，他們是不大表示意見的，但這并非日軍的好現象。

(四) 在戰略上說，日軍又在重彈迂迴戰略之老調；如江北岸企圖右翼向大別山北面之商城迂迴；同時，左翼（即江北岸之主力）正在向大別山南之廣濟迂迴；如江南岸，左翼向幕阜山南邊德安方面迂迴；同時，右翼（即江南岸之主力）正在向武穴及田家鎮之對岸迂迴。

(五) 雖然在戰略上另有兩路日軍像煞有介事的在攻打，這兩路即是江北岸日軍企圖由霍山穿英山，江南岸日軍企圖由瑞昌穿通山。但前者要爬過一千公尺高，一百里寬的大別山，後者要通過龍港與大畈兩險地，日本所有的師團中，現在尙無神怪的山嶽兵團，所以吾人敢斷定這兩路不過是日軍的佯攻而已。至於主戰區域必仍在長江兩岸即大冶與廣濟之間，助戰區域必在大別山北端六安商城間，與幕阜山南端即九江德安間。若單取沿江地位來說，主戰區必在江南岸，助戰區必在江北岸。

(六) 在戰術上說，日軍很想以富池口之富河，當吳淞之蘆漢；以武昌南面之梁子湖當徐州北面之微山湖；以大冶到咸寧之大道當作徐州會戰時之永城與碭山之小徑。總之，武漢會戰時，日軍必然重溫淞滬與徐海之舊戰術。

(七) 假設日軍主力在江南岸即大冶周圍遭到了大的打擊呢？他可能的改變戰略與戰術，移主力於江北岸，敲開大別山與桐柏山之門（武勝關）由江北岸廣濟與潢川西向會攻漢口了，但日軍今天還不想由這兩路會攻漢口，因為消耗太大了；他今天仍想首先攻武昌，因為日本與大冶鐵礦之關係已經弄得異常密切而且熟悉，湖沼又最多，日軍是最怕山嶽戰而喜歡平原戰與湖沼戰的。

(八) 假設吾人上面的估計是對的，那問題的中心就在於華方採取何種戰略戰術來打擊日軍進攻武漢的新布置呢？

第一要反攻南岸日軍後方，特別是黃山東北面要有經常不斷的出擊；一方面由黃山向蕪湖與九江之間出擊，一方面由徽州向杭州與蕪湖之間出擊，華方在這一方面可能取到不斷的勝利。

第二要反攻北岸日軍後方，特別是大別山之東南面：一方面由霍山向六安與合肥之間出擊，一方面由桐城向合肥與蕪湖之間出擊，華方在這一方面亦可能取到不斷的勝利。

第三要由南昌向鄱陽湖之東西兩面出擊，從右翼去作黃山東北兩面華軍之有力後方，從左翼去作幕阜山東北兩面華軍之有力後方。

第四，在江北岸皖山山脈之周圍與江南岸蘇嘉路太湖之周圍，要武裝十萬以上之反日農民，不斷的使日軍長江兩岸之後方交通破壞。

第五，如果日軍主力在江南岸大冶與瑞昌之間，則幕阜山之北麓須有華方重兵經常不斷的向日軍側擊；如果日軍主力在江北岸，則大別山之西麓須有華方重兵經常不斷的向日軍側擊。

總之，華方除武裝武漢三鎮百萬以上之工農湖民援助正規軍的緊急工作外，在戰略上須採取由側面的進攻戰，由敵後的進攻戰去組織成保衛武漢正面的攻勢大會戰，才能使武漢之正面諸防禦線減輕日軍之壓迫，而爭取到正面亦能予進攻者以極愉快的打擊。

(九月四日)

## 論日軍內部戰略上的爭論問題與保衛武漢

譚屏

是西進呢？還是南進呢？這一問題又在日軍內部起了暗潮了。如宮田自殺，松井撤職，土肥原調任特務，楠本去南京，原田改野村寺內飛張家口，福岡會議，南京會議，大連會議等事情都是八九兩月內發生的，都是與日軍戰略爭論問題有關係而產生的。急煞了秩父宮，氣煞了閑院宮，抬高了南次郎，因而也忙煞了陰謀博士土肥原大有中國秦始皇時代趙高之身價了。

同時也忙煞了東京上海各國的情報「專家」，日益纏綿於「捕風捉影，指鹿爲馬」之咖啡壺中。

因爲這些事實的綜錯，所謂日軍的戰略問題竟被「推論家」一刀，太極生兩儀了。如有的硬說「日軍攻陷武漢後必不南進了」，有的硬說「日軍攻陷武漢後必仍南進。」你說你的對，我說我的對。而且影響到中國人士將保衛武漢的中心問題亦推向「武漢被攻陷之後」的地位上去了，這未見得對吧。

儘管日軍閻法西斯在戰略上如何紛歧，他們要滅亡中國，吃癩英美法在遠東的利益，進攻社會主義的蘇聯是確定了的，是絕對不變的，是絕對一致的方針。

儘管日本軍閻法西斯在戰略上如何紛歧，他們與意德法西是互爲扶助的。他們滅亡中國與吃癩英美法在遠東的利益及進攻蘇聯三任務是互相聯系來進行的，這也是確定的不變的而且一致的。

因此吾人對日本軍閻法西斯之戰略，應該有一合理的主觀見解作武器，以之爲吾人分析日本軍閻戰略動態之基本立場，這主觀見解即是日軍今天之南進政策與明天之西進政策不能割斷開來看，同樣的，日軍今天之西進政策與明天之南進政策也不能割斷開來看，正如意德在歐洲與近東及非洲的行動不能與日本進攻中國，進攻南洋及進攻蘇聯之行動分割開來看一樣的重要。英國的張伯倫，與中國的意德日之走狗的屈膝主義與屈膝政策，就是因爲他們將許多聯系的經濟，政治，軍事等事件機械的分割或分割過分，企圖在此分割的縫隙中找狗洞以偷生之故。

日本今後之戰略是向西進或向南進，決不會有機械的確定，他只能採取「鞏固右翼開展左翼的戰略」，他要鞏固右翼也不能不開展左翼，他要開展左翼，也不能不鞏固右翼，如果吾人機械的去分析日本今後戰略，則所造成錯誤將會不堪設想。

然而日軍「鞏固右翼，開展左翼」的這一計劃能否辦到尙成問題，因他的右翼已經處於中國東北及華北抗日軍近五十萬

與外蒙新興軍夾縫之中；他的左翼亦已經處於中國主力軍及華南英法美與日本矛盾的夾縫之中，尤其是中國全民族之「武漢敵後運動」對日軍任何一翼將來均有決定的意義。特別要說的：推論「武漢被陷以後之軍情」固然必要，但目前仍是要着重保衛武漢。信陽與田家鎮尚未失陷，華軍反攻之處，勝利之戰報日有所聞，這都是事實。就是信陽與田家鎮被陷，日軍是不是馬上即可攻陷武漢？尚是問題。吾人很不願而且難相信淞滬會戰時華方放棄大場與金山衛後南京即不守的故事故重演於今日之武漢會戰時代，但吾人並不機械的說：「信陽與田家鎮失陷了，武漢仍無危險」；可是吾人相信：「信陽與田家鎮失陷了，武漢仍應有更殘酷的戰爭」。因此，吾人希望華方對保衛武漢的工作不是盡人事的時代，而是更加緊幹的時代。

（九月二十五日）

## 長江戰爭之近狀與前瞻

譚屏

一個會戰的過程與其他一個事物的過程一樣，或者經過「完全的過程」，或者經過「不完全的過程」。

一個比較完全的會戰，牠大體上必經過「預備戰爭」如布局之戰，經過「戰略戰爭」如爭取要點之戰，經過「決定戰爭」如爭取某會戰中之最大目的地之近郊戰與市巷戰。這種比較完全的過程的程度，由雙方之戰鬥力量及戰鬥方略之比較程度來決定；如果雙方相差太遠，則會戰的過程愈不完全，而且會造成會戰上之「速戰速決」的「戰役戰果」；如果雙方相差是伯仲之比，則會戰的過程愈能完全，而且可造成某一會戰過程之曲線形的美麗壯觀。

這種美麗壯觀的壯觀是：一方面可能的將這一會戰與前幾個會戰拉成緊接重演的狀態，同時也就是將這一戰役與前幾個戰役組成拉鋸狀態；另一方面可能的將甲翼與乙翼組成迴流戰狀態，同時也就是將主力戰與助力戰組成輪轉戰狀態；三方面可能的將預備戰，戰略戰，決定戰三者之關係綜錯起來，同時也就是將前方與後方，內線與外線，攻線與守線及進攻與退守均綜錯起來。

中日戰爭，逐漸的，活生生的迫近了到這種美麗壯觀的可能性，今天的中心戰爭是武漢會戰，雖然這一會戰過程的「預備戰鬥」由徐州撤退到九江陷落，即從五月十九到七月二十號過去了；雖然這一會戰過程的「戰略戰鬥」由南岸失瑞昌北岸失六安二據點，即從七月二十號到今天，日軍又取了優勢；可是牠，即「戰略戰鬥」的過程尚未終結，而且重溫「預備戰鬥」階段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敵後火線運動的提高可能性與流動砲兵分組的斷江戰鬥之提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依照目前狀況看來，武漢會戰的「戰略戰鬥」階段還不會馬上終結，因為日方的意識是企圖右翼打到湖北應城，左翼打到湖北咸寧，中路打到田家鎮去三面包圍武漢而殲滅華方在武漢之主力，同時華方的意識認武漢為今日中國僅存之大城市，就是咸寧與應城及田家鎮失陷後，他們在武漢之近郊及湖沼區還有大演肉搏戰堅守戰及會同武漢四周依山而守的華軍攻擊日軍之可能。如果沒有這一階段的可能性，則武漢會戰那是一種沒有「決定戰鬥」階段的會戰，那武漢會戰會比「徐州會戰」既不如，比「淞滬會戰」相伯仲之會戰了。然而從政治上，從軍事上看，日軍很難拾這樣的便宜戰果。那麼，第三時期之保衛武漢與第一時期之保衛淞滬第二時期之保衛徐海也會很難區分了。是的，淞滬會戰，徐海會戰，後來都沒有「決定戰」的階段，到「戰略戰」不能支持時即撤退了，這兩個撤退都是合理的。但徐州的撤退形勢比淞滬撤退之形勢不同多了。今日之武漢會戰設若華方不幸，武漢三面被包圍時，是否取消「決定戰」階段而放棄武漢尙堪討論。吾人認為只要不犧牲主力及能執行內外二線夾擊日軍之各路來攻軍隊，則武漢會戰之最後階段有與日軍來一次決定戰之可能。

目下祇要華方能刷新現在的戰略，使之更進一步的執行，很艱苦的去作戰，則武漢會戰的「戰略戰過程」大可延展，而且五月十九到七月二十號的「預備戰過程」大有在另一種形式下重演壯觀的可能，所謂武漢湖沼區會戰與近郊肉搏之決定戰階段，暫時甚至長久的不會接近。

吾人並非軍事家，但吾人是戰爭時代的新聞記者，吾人的意見是提出商討而變成公論而求華方軍事當局採納。吾人的意見是這樣的：

華方在政治上要更進一步完成政府與人民及人民與政府的團結，要更進一步的說服或肅清隱藏在朝或在野在失地或在內地的動搖份子及漢奸，因為軍事是絕對服從政治的。

華方在軍事上要從內線到外線，從敵前到敵後，從左翼到右翼，從前方到後方作一次嚴重的檢查與刷新的布置。

長江整個的軍事局勢，日方企圖由內線轉化為外線，整個包圍華方，華方應迅速的由內線轉化為外線，個別的去包圍日方。要求得戰略上的優勢，華方應改善下列的軍事工作：

第一，在黃山山脈中要有二十個到三十個單位的輕快運動砲兵小組，分途的很靈活的作斷江的砲兵運動戰。以擊燬日方運輸艦為唯一目標，而且要配以少數空軍在浙東協助之。日軍之後方，唯一的是靠水上交通作中心，這是日軍之特點也即是日軍之弱點。

第二，在豫東與豫北要有十萬兵民經常不斷的破壞隴海路交通。

第三，在英山到霍山之間要有勇敢善戰之山嶽兵團三十團，約三師，普遍地向大別山東西作騎山運動戰。

第四，在幕阜山脈周圍要組織五十萬武裝人民，幫助軍隊與日軍作殘酷的拉鋸正規戰。

第五，在南昌與大別山方面要有極健全的指揮機關，而且江南江北及魯東三區要有極完善的游擊戰運動。

這是外線攻勢戰工作。但單有外線工作的執行是不夠的，因為武漢內線的工作要大大的改善，雖不一定早用，但不可不早備。第一要有一萬個鋼骨水泥的單位障礙物沈澱在田家鎮以西之江中，及沿江添設活動的要塞砲位，或堅利的砲兵崗位。



第二要將武昌漢口之湖民武裝百萬人以上，使他們能與小火輪中及將來竹筏上之日軍作戰。

第三，郊外戰要組織軍民聯合司令部，組織農民參加郊外戰爭。

第四，巷戰不是消極的由殿軍担任掩護退却的應付戰，而是要由軍人工人市民聯合起來組織最後仍有希望之決定戰，而且要有很健全的聯合司令部。

第五，在桐柏山與大別山之間要駐有重兵，而且要他們能決心的今天在日軍的前面戰，明天在日軍的側面或後面作戰；在咸寧與陽新之間是最主要的防線，因日軍必然會將主力向這方面移，這方面要由武昌與岳陽兩後方能很艱苦的支持咸寧與陽新。這是內線防禦戰工作，但內線要與外線很靈活的配合，很英勇的工作，以保全自己主力，打擊敵人主力及何時主力擺在外線何時主力擺在內線，都要很科學的去支配，為內外二線作戰原則。

然而這樣的軍事計劃，不是單從軍事上能完成的，要在政治上能得到全國人民的決心與信心的擁護并支持；但這非有政治上的更大的進步不可。時機已到稍縱即逝的關頭，而且使「武漢會戰」會迅速的進入了第三階段（決定階段）的嚴重期中，到那時保衛武漢的工程更艱難多了。

（十月二日）

## 論日軍進攻武漢

這三個月武漢大會戰，已確定了中國勝利的基礎；因為「時間便是日軍的墳墓」，他那「豕突」式的進展，只好拿去哄騙「大和」民衆，從整個戰略說他是失敗的。東京不是一再宣佈攻陷武漢的日期嗎？這恰表示日人的輕躁與煩慮。這筆會戰賬，而今還未能總結算，但歷時太長了，且讓我簡略地清理一下。

最初日軍進犯武漢，主要的路線，是想由九江直到南昌，再折向長沙，切截粵漢鐵路。可是未到達德安，便遇着華軍堅強的抵抗，不得不再沿長江北岸進攻，付了很大的代價，好容易把黃梅佔領了；不料碰着長江氾濫，到處是「爛泥塘」，生怕「泥腳」陷住了！於是轉頭渡江攻取瑞昌，偏偏在大尖山下，被華軍堵住，同時北岸華軍乘虛反攻，日軍死屍枕藉，被殲滅無算，迫得從各個戰場，抽調援兵，現在總算憑藉兵艦與毒氣，把田家鎮攻下了！可是傷亡慘重，不敢沿着那裏通往武漢的公路積極推進。——這條公路，當然不是很平坦，很易通過的。却另派一個縱隊，循着富河疾進，而瑞寧線也同時猛攻，希圖佔領武甯，直取陽新西援通山，於咸甯切截粵漢鐵路。這委實是金山衛登陸的故智，不知武漢內圍的工事，比外圍更築得穩固，每一個點或線都配置着機械化的部隊，像銅牆鐵壁般等待日軍「突破」。

再說到豫鄂邊界的形勢，最初日軍進展很速，又是始終不能越過信陽，反給華軍殲滅很多，零星的增援，零星的消滅，盡量暴露這方面日軍兵力的空虛。

不但此也，就是被日軍佔領的那些據點，現在還在華軍控制之下。長江北岸，大別山脈由西北趨向東南，那裏有很精銳的部隊虎據着，隨時可向廣濟黃梅側擊。長江南岸，幕阜山脈由西南趨向東北，那裏有久經戰陣的將士龍蟠着，隨時可向富河排市會攻。這是華軍很優越的形勢，足使日軍由挫敗而趨崩潰。

日本現在是經不起一個敗仗的！孫子說得好：「勝久則鈍兵挫銳，」「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這些都是用兵的經驗話，不能看做紙上談兵。依據專家的估計，日本國債截至本年三月止，已超過一百三十萬萬，而國家所得總額，僅二百至二百五十萬萬之間。又紙幣流通額，截至八月十五日止，為十八萬八千四百萬，較之去年同期增加四萬萬。下年倘無法批銷公債，勢必引起惡性通貨膨脹；那末，物價激增，必更尖銳，因為截至本年六月底止，日本的物價，已騰漲百分之二六。

二了。再說到日本現金的準備，據說有八萬零一百萬圓，再從中撥出三萬萬圓，另設一外匯基金，以輸入大宗原料為原則，循環運用。可是西洋鏡又被專家揭破了，「這是日本每年輸出貿易金額，平均八萬萬圓作抵的把戲，」準備金現在最多還有三萬萬圓，國際貿易額再賡續入超，不是快完了嗎？我們雖然相信日本人民的生活，必要時可壓到水準以下，可是不能不說是「屈力彈貨」；加以這次武漢會戰，日軍狼奔豕突，筋疲力竭，遲早定會吃一個比台兒莊更大的教訓。那時不必待各國「乘機而起」日本也得崩潰了。現在因為中國的努力抗戰，國際的局勢，日益有利；雖然中國對於國際的援助「不存非分之想」，但各國為正義，為人道，就是單為維持其在華的利益，肯錯過這個「乘機而起」的機會嗎？

中國堅持抗戰，注定了日本失敗的命運，現在日軍進攻武漢，就一天天走近它注定了的失敗命運罷了。

（十月八日）

## 偉大的撤退

（一）偉大的歷史事件

這一次中國軍隊從武漢的撤退，無疑地將成為世界和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

正確地說，這次撤退不是撤退，而是未來的進攻底預先佈置；不是失敗，而是最後勝利的預先保證。

這次撤退，在表面的軍事行動上是從十月十五日前後開始的，經過十天之久，即此已足說明一切都是按照預定計劃和步驟。但更正確地說，作為一個整個過程看，它的開始期早在六月初，即日軍剛剛開始進攻武漢的時候。它整整經歷了五個月之久。

這次撤退所以經歷如此之久，因為它不是單純的軍事的撤退而是整個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撤退，即不但是單純軍事的，也正是整個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未來進攻和勝利之預先佈置和保證。

這次撤退，其過程表現了對於一切發展底驚人的正確的事先預料；表現了優秀的，完善的事先計劃；表現了有秩序的有紀律

的臨事執行。日人素以事事按照預定計劃自誇，但這次撤退中，日人在自己的戲法上出乎他意外地被中國人打敗了。

這次撤退是中國在整個戰局底廣大方面爭取而得到了主動性之第一次；因為與過去一切（上海，南京，徐州，等等）撤退不同，這次中國確實居於主動地位。它將是中國在整個戰爭新階段漸漸爭取主動的開端。

無論從時間上或空間上，軍事上，經濟上或政治上，戰略上或戰術上看，這次撤退都是一件偉大的傑作，一件 *Masterpiece*。

## （二）撤退的原因

武漢之撤退，與其他距海二千里內在重要交通線上的各大城市之撤退相同，是中日戰爭第一階段中中國不可避免的而且基本的步驟之一，因為在這階段中，中國的整個作戰力，尚不足抵禦日軍戰略的進攻而維持差不多的均勢。這是這次撤退的基本遠因。基於這，武力不能永遠保衛，而必須在一切主觀和客觀條件達到某些一定程度時，就執行撤退。這些條件如下：

第一，在前線軍事的發展已到華軍戰略戰術上漸居不利地位的時候。半月前日軍已在長江兩岸越過了大別幕阜兩山脈的山峽地帶，豫南越過了大別山要隘，從而在戰略上造成了截斷平漢粵漢，包圍武漢的形勢；戰術上因進到了平原和湖沼地帶，便於陸軍機械化部隊和海軍艦艇活動；同時日軍在廣東登陸，造成了對武漢後方的威脅。

第二，在從持久戰的全面觀點上看，本地域的防禦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消耗敵人程度，而再勉強支持下去就要引致自己的消耗相對地超過敵人的時候。武漢保衛了五個月，日軍人力消耗了三十餘萬，幾等於以前十個月的總額；物力消耗了至少三十萬萬日元（以每日二千萬日元計），而所佔的地域，不及過去十個月的十分之一，使敵人在人力消耗上與自己方面差不多相等，而物力上則超過已方十倍，可算已十足達到而且超過在本次戰役消耗敵人的目的和期望。別方面，就本戰役形勢看，再堅持下去則因戰略戰術都處不利地位，已方的消耗將相對的大於敵方。

第三，在撤退後敵人後方繼續進行游擊戰的事先佈置已達相當完備程度的時候。此次撤退之先，長江南北岸已各有數師受命分佈於日軍後方，如晉南故事；另有勁旅分別開入皖北和皖南浙西；日軍遠後方的游擊部隊和計劃，已相當改善組織就緒；同時豫鄂皖贛邊區的民衆動員組織工作，亦可算已有相當發展。

第四，在應撤退區的經濟金融文化企業以及主要人口業已移徙安全後方的時候。在保衛的五個月中，武漢以及附近地域如大冶等的經濟金融文化企業可說已完全撤盡；人口亦已遷徙四分之三，武漢已成死城，附近區域亦已差不多達到了堅壁清野的地步，已方守之無益，敵方得之僅增軍事上的担負。

第五，在政治上的需要以撤退爲更有利的時候。武漢根本已不成政治中心，無足留戀。別方面，反有人以爲中國之堅守武漢，是爲了爭面子想議和。在這種條件下，反不如將武漢化爲焦土後遺與敵人，一方面顯自己的決心，增自己敵愾同仇之志；別方面既老敵人士氣亦使其無可要挾。固然有人惡意地以爲退出武漢（乃至廣州）是使日人佔到面子以便議和，但焦土政策的執行正是最有力的反證。

這次撤退是在如前述的條件下執行的，從而有着如下的成功。

### （三）軍事上的成功

首先是戰略的勝利，這次武漢戰役與過去各次重要戰役相同，由於中國方面的主動，沒有到決定戰的階段而祇是進行了戰略戰。但這次戰役與過去不同，從全面上看，戰略戰的結果中國方面可說是完全勝利的。過去唯有晉南戰役一次，中國在戰略上有着相當的成功，其他如上海戰役，南京戰役以及截至那時比較上最成功的徐州戰役，華軍在空間上，時間上，都有着程度不等的重大的失敗，而這次武漢戰役則不然。

第一，華軍這次撤退完全打破了其敵方的戰略的企圖。日軍進攻武漢的戰略的目的，盡人皆知是：在豫南，突破平漢進取南陽以一面拊洛陽潼關之背，一面壓迫荊襄；在江北岸是截斷平漢，西指襄陽沙市，一面從北面包圍武漢，一面策應豫南；在江南岸是西取咸寧，斷粵漢路，同時略取武漢岳陽；南下南昌，策應岳陽之師而造成對於衡陽底側面威脅。這計劃如果成功，它可能在武漢重造過去徐州戰役的形勢，而其結果則不但武漢華軍必然要受重大的損失，華方將來戰略的佈置亦將受極大影響。但日軍這企圖現在完全失敗了。華軍祇是讓它在中央突出，佔領了武漢三座死城，使它在豫南，在鄂北，在粵漢線上，在南潯線上，依然處處遭逢它所努力避免的正面攻擊。同時，它的戰略目的是追求「色當」，即造成對華軍的外線包圍，以期殲滅，同時對於本次戰略的結局中組成下次戰役中它自己戰略上的優勢，但華軍這次撤退的結果，則使它反陷入三面鐵壁的內線包圍；使它在未來的戰役中必須費盡腦力，人力，物力等從頭再行計劃和組織。這是過去任何戰役所未有的，徐州戰役的連帶結果是華方中原戰線之被突破，如果不是黃河決口，武漢早已失陷。上海戰役的結果是連帶送了南京。南京戰役的結果，華方是可能全盤崩潰的，其未崩潰是食其敵人頓兵不進之賜。

第二，這次撤退適當地佈置了新淪陷區域的游擊部隊和活動計劃，並至少在豫鄂皖邊區和鄂贛邊區有着相當的民衆動員組織準備。過去唯晉南戰役有過這樣的佈置，其結果是人人共見的。將來豫鄂皖贛新游擊區的發展是否能媲美晉南，那要看當地的領導力量和工作情形而定了。

第三，這次撤退中華方人力物力完全沒有不必要的損失。這也是過去任何戰役所沒有的。上海戰役的結果我們不能諱言確有極大的損失，南京戰役更不用說。徐州戰役比較算最好的，然因撤退過遲，終究損失了不少的軍火，給養和交通工具，人力損失雖不大，但原因一半是天幸，一半是日本兵力不敷，並非華方計劃的天衣無縫。這次武漢撤退可說沒有留下一卒一鎗一彈與敵人，所

留下的祇是一片焦土。

第四，這次撤退展開了華方運用新戰略的前途。武漢撤退後我們敢說日軍即使主觀上依然想進行大規模的集中的戰略進攻，其勢亦有所不能。因為：（一）日方因突入武漢而戰線更加拉長，並將不可避免地離開所謂不可斷的主要交通線——長江；（二）因佔領武漢而失去了進攻的中心目標。照目前形勢看，日軍以後進攻的目標至少有五個：（一）岳陽長沙衡陽，（二）南昌，（三）襄陽宜昌，（四）西安，（五）廣西。它可能的是照它自己屢次的宣言，追躡蔣委員長，那麼在眼前表面上看來應該是衡陽。然而我們要切實地指出，如果今後華方在來到的新階段中，如最近所傳，真採取以運動戰為主要新戰略，則蔣委員長不但可能在衡陽，也可以能在南昌，在襄陽，在西安或甚至在桂林。日軍今後戰略的眼光可能會萬花繚亂，它的動作可能會疲於奔命。

總之，這次華軍武漢撤退之獲得戰略的偉大勝利，決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空間上時間上都爭取而得到了主動性，計劃性，和能動性的結果。

#### （四）經濟上政治上的成功

「八一三」保衛上海戰役的目的，除軍事的政治的以外，經濟的是遷徙偏重東南一隅的國民經濟設備和人力於內地，和執行江南富饒地域的廣大堅壁清野，使不致資寇糶。這些任務，在軍事上受了極大損失的三個月堅守中，僅工業，金融和文化設備的遷徙有過部份的執行，其他完全未做好，從而上海乃至南京戰役中中國經濟上的不必要損失極大。

保衛武漢的目的比保衛上海更為範圍廣大與繁重，除軍事的以外，正如蔣委員長在十月卅一日告國民書所指出是：「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之工業，促進西北西南之建設。」

這些是否完成了呢？我們看：

(一)武漢和附近區域的國民經濟設備和人力，連人力車和車夫在內都搬盡了，因此武漢撤退中華方經濟上的損失極小。

(二)西南的經濟和文化建設已粗具規模，將來發展可以預卜。

(三)中國金融和貿易中心已在西南再建立起來。

(四)西南交通網的建設更有驚人的飛速的發展。

(五)軍事工業已漸漸建立，軍火儲積已達相當程度，不畏封鎖。

這些正是保衛武漢同時也是撤退武漢的長期過程中經濟上的偉大的收穫。

在政治上，雖表面武漢的撤退，因適逢國際一般局勢逆轉以及從這逆轉而引起的日軍侵佔廣州的時會，曾引起相當的危機，但從本質上看，它在政治上依然是成功的。這成功，不但在於中國中央政府機構早已不在武漢，從而絲毫未受打擊，更在於：

一、中國政治機構內含的弱點，因危機而完全暴露，從而開敞了澈底澄清的可能，而使民族抗日統一陣線更加鞏固。這一點，業經蔣委員長，中央政府和參政會最近屢次宣言「抗戰必勝，「審為玉碎，毋為瓦全，「堅決抗戰，決不屈服，……完成抗戰建國之任務」而證實了。

二、國外和敵人挑撥離間的陰謀完全暴露，而使全中國更加團結，更加强了百倍的自覺與警惕。

三、過去許多政治的弱點在連續兩次撤退中之暴露，如民衆運動之虛有其表，民主政治之未能真正發展，乃至抗戰建國綱領整個的未能切實實施等等，而使清算和改進有了可能。

四、中國內外妥協份子失了「留面子議和」的依據，日本失了對本國軍民宣傳的政治目標（因日本軍閥近來用以激勵厭戰民氣軍心的主要口號是「打下了武漢就可使中國屈服」）。



### (五) 慘痛的教訓

這次武漢撤退有着如上所述的許多偉大的成功，全中國民衆和全世界同情中國的人們是應該慶賀的，因為他們顯然證明了中國在抗戰中無論在那方面都不斷地有着很大的進步。但是同時我們也要指出，武漢這樣重要的中心到底不得不撤退，終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在這個「不得不」裏面，就包含了許多慘痛的教訓。

我們會說過武漢之不能永遠保衛的基本遠因，是爲了在抗戰第一階段中，中國的整個作戰力，尙不足抵禦日軍戰略的進攻而維持差不多的均勢。這所謂「整個作戰力」者，其中不但包含軍事設備的技術的和經濟的因素，更包含政治的因素。中國軍事設備上，技術上不如日本，經濟力有差有優，而政治上的潛力則比日本強大無數倍，如果中國能充分發動和運用這份力量，即展開真正的廣大民衆抗日運動，則由於它的遠後方游擊戰到處展開，日軍根本就不能把全力集中在武漢一線。即使它能集中相當大的兵力來進攻，在它近後方和前方如果遍地有軍事地和政治地武裝了的抗日民衆，它也決不能那樣任意進展。

進一步說，如果至少武漢外圍的民衆動員武裝工作做得完善，則也不至於因必須用純軍事力量保衛武漢而抽調了華南精兵以致影響廣州防務，從而更因廣州失陷而相當地影響到武漢的保衛。

此外如民主政治之未能發展，公正輿論有時仍受箝制（主要是地方的現象）；外交政策仍含依賴和錯誤的期待等傾向，未能完全站定自主的原則；地方官吏部份的腐化與惡化；民生問題，特別農民問題未能切實解決；傷兵難民問題未能善加處理；淪陷區政治工作除華北外一般地未能努力展開和深入等等，都是過去已有而迄今仍未能清算的缺點。它們在這次撤退中更痛心地暴露了。

在經濟上這次可算是很成功的，然而我們要指出在整個經濟撤退中，武漢一部份的商業因爲種種關係（租界的護符，商人

的狡猾，官吏的縱容等等）並未撤退，最後又因外人和有力商人反對而又未能澈底執行焦土政策。

農村堅壁清野的工作和歷次戰役一樣更未做好。根本在富饒的武漢周圍區域正值作物登場的時候，沒有廣大的進行如冀晉察區域做過的斷敵就地取食可能的秋收運動。

這是消極方面的。在積極方面，我們得指出後方經濟建設顯然表現一種不平衡現象，即西北的建設（特別是鐵路工業）的範圍和速度比西南相差甚多。這種不平衡對於全面抗戰持久抗戰的將來發展，可能有不好的影響。

最後，在純軍事上這次保衛和撤退武漢的成功最大，可是也不免含着缺點。第一，在日軍遠近後方，特別於上海、蕪湖和安慶，運動戰和游擊戰是有的，但並沒有真正有計劃的大規模的進行。第二，在幾次要緊的關頭，依然暴露了一些司令人員的作戰不力和腐化無能以及軍隊調運增援的遲緩。現實的例如馬當要塞之輕易失陷，撤了武漢的外柵，姑塘之被襲，便宜送了九江；廣濟之被日軍孤軍包抄，終於糟塌了天險的武穴田家鎮，洞敞了武漢的最堅固的大門；尤其是影響武漢的廣州迅速失陷，部份的原因雖是兵力單薄，而主要的原因之一則是將領的腐化與作戰不力。第三，傷兵救護的組織和工作，迄今還沒有到完善的地步，不但使軍隊受到可免的損失，英勇士兵遭不必要的痛苦，並將使未傷軍人和民衆望而寒心，影響士氣。

然而不問這許多或大或小的缺點，在保衛武漢的第三期戰爭中，中國無論在軍事上，經濟上或政治上，無疑地仍有比以前更大更深的進步，而這些進步的結果是造成了如上述的偉大的成功的撤退。中國在抗戰新階段中的任務，是一方面發揮那些偉大的成功，使其更進百步；別方面警惕所有慘痛的教訓，以期一切缺點皆能改善清除。特別是切實地在政治上發展民衆運動和確立自主外交；在軍事上爭取戰略的主動性，計畫性和能動性；在經濟上展開西北西南廣大資源人力底平衡的開發和建設。如此，這次偉大的撤退將必然成爲將來的偉大的進攻和最後勝利的發軔。

# 粵省戰事

## 日軍進攻華南

日本軍隊已經在大鵬灣登陸了，鑼鼓喧天的鬧了幾個月，「南進」現在已經正式揭幕。在五個月以前，我們已經幾次指出日本軍閥的進攻華南，是必然要爆發的事，所以遲遲不發，第一是力量不夠分配，第二是對英法有所顧忌。現在，主張修好於英國的守垣一成被踢出內閣，以軍閥而兼政客的松井石根自台灣撤職返國，接着就發生這次在大鵬灣的大舉進攻，這和五月裏在廈門登陸的情形完全不同，決不是僅僅對內對外打一針嗎啡的作用。

在今天，日本海陸軍剛剛向華南進攻的開始，我們就要來論述其動向和主要作用的所在，是不容易的事，但就日本軍閥的整個侵華計劃，及最近的戰事和國際局勢來觀察，也可以看出一個大概。

### 第一，我們先講日本南進政策的基礎。

我們都知道，日本軍閥中有所謂南進與北進兩派，所謂南進，就是攫奪南中國與南洋羣島；所謂北進，就是進攻蘇聯。海軍主南進，陸軍中則有一部份主北進。而無論南進或北進，都必需以佔領中國為橋樑。在一年又二個月的侵華戰爭中，充分暴露了日本陸軍的弱點，對一個平素所看不上眼的中國，還弄得焦頭爛額，愈戰而愈無勝利的希望，已經大大削弱了進攻蘇聯的信心，到張鼓峯事件中，日軍以兩師團的精銳，佔領了僅有兩個瞭望哨的張鼓峯，而第二天就為蘇聯邊防軍奪過去，更證明了進攻蘇聯的戰果是費力多而收效寡，甚至將收與預期相反的戰果。這都足以減削陸軍中攻俄派的銳氣與信心。

日本是一個海軍國，它的海軍都集中在遠東，在西太平洋中是沒有對手的，陸軍能佔幾乎半個中國，海軍也應該顯一顯身手，——在長江戰役中，海軍雖盡了相當的力量，但到決戰的時期還是要靠陸軍，——在「南進」中發揮其威力。在利害上講，南進的收穫比較大，而所可能遇到的阻力則比較小。在南洋，有煤，有鐵，有錫，有石油，有橡皮，有貴重金屬，這些都是已經開發了的，拿來就可以用。雖然濱海省及西伯利亞也有不少值得垂涎的東西，不過就是佔領到了還要費工夫去開發它，佔領了七年的東三省還沒有資本和人力去開發，那裏還有勇氣想像到冰天雪地中的富源！

日德義三國防共公約，是確確實實包含着軍事同盟的作用的，決不像有些人所說是「空無所有」的「騙局」。騙局固然是騙局，因為「防共」並不就是「反蘇」，反蘇是第二義，第一義則為聯合對付英法，甚至包括對美在內——法西斯國家在中美南美的活動，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在聯合對付英法的作用上，在東西互相標榜，互助訛詐的作用上，南進比北進要有效得多。

第二，我們再講日本這次進攻華南的意義。這一點可分為國際的，政治的，軍事的三方面。先述國際的意義，主要就是企圖對英國所能發生的作用。

日本軍閥過去對華南的態度，是隨着對英政策而轉移的，因為英國和華南的關係太密切，不能不有所顧忌。自慕尼黑會議之後，日本軍閥得到一個教訓，就是英國是可以嚇倒的，於是對英採取強硬態度，認為日本愈強硬，英國就一定愈遷就，可以遷就到英國以壓力加於中國，使中國接受停戰條件為止。進攻華南，在距離香港最近的大鵬灣登陸，就是威嚇英國最直接的辦法。

在政治方面講，日軍大舉進攻華南，有兩種意義。一種是配合誘降運動和希特勒的「調解」工作的。在第三國（實際是日本的「朋友」）的某些人和中國內部的準漢奸分子看來，要中日兩國停戰，頂好是不使武漢陷落，因他們認為武漢一陷落，中國就太沒有面子了，在武漢沒有陷落的時候「議和」，中國還能保留一些面子，雖然裏子喪失乾淨都不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日本方面幾乎動員

了傾國之師，以全力進攻的結果，連武漢都打不下，豈不喪盡了面子！於是乎轉而看相華南。如其能夠佔領廣州，在對國際的宣傳上，在對國內的麻醉上，都可以抵償不能佔領武漢的「損失」。在日本方面看來，廣東的防務，是中國較弱的一環。另一種則是用威嚇的方法使華南發生動搖，在淞滬戰役之後，日本沒有一刻放鬆過對兩廣的政治陰謀，但始終沒有效果。爲了配合進攻武漢的軍事，它亟須分化中國，軟功既無效，所以改用硬功。大鵬灣登陸與欽州灣登陸的意義還是一樣，就是威脅兩廣，企圖在日軍攻下武漢後發生異動。

在軍事方面，日軍在進攻武漢尚未得手的時候，大舉進攻華南，是不可能的。雖然海軍可以發揮其威力，但一登陸以後，主力就要靠陸軍。所以，從軍事上講，日軍登陸，不過爲侵佔武漢後用兵的地步，而不是今天就在華南展開大戰的。

總結以上的觀察，日本的企圖顯然是側重在國際及政治方面，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一句，這些都是幻想。中國的情形和捷克不同，英國在遠東保有極大的直接利益，要想一嚇就使英國放棄，張伯倫再昏庸些也沒有這種決心與胆量。可能的結果，是日本愈擴張，愈瘋狂，則英國不得不愈積極援助中國抗戰。——當然，英國的積極援華，不是爲了正義與公理，而是爲了英帝國的利益，不能不如此。至於誘降和分化，更沒有成功的可能，全中國的軍民，在蔣委員長長的領導之下，都具有奮鬥到底的決心，就是日本軍閥能找得到一二個無恥分子，但在揭露其真面目的一天，馬上會變成國人共棄的獨夫，決不能發生絲毫作用的。（十月十三—十四日）

## 再論日軍進攻華南

關於日軍進攻華南，我們曾經略述其必然的原因和這次進攻的作用，這個估計，到今天爲止還沒有什麼錯誤。我們始終認爲日本軍閥的進攻粵省，其目的在配合着政治陰謀，企圖促成中國內部發生什麼問題，同時以壓力加諸英法，利用英法的軟弱，強迫

她們出來調解。雖然是這樣，但華南戰事的發展，必然會變成一個主要戰場。

在今年五月裏，日軍佔領廈門的時候，盛傳日方在台灣集結六師團的兵力，企圖大舉進攻華南，當時我們曾指出：集結在台灣，大部份是從中國戰場上調回去的失去戰鬥力的部隊，在那裏補充整理的；而且就是有六師團的兵力，也絕對不夠進攻華南。現在，形勢當然不同了，一個月以來，日本不斷地向南運兵運軍需，從本部到台灣，從台灣到粵東沿海，日夜不停地在運輸，這當然不是輕微的嘗試，而是準備威脅成功，則可使戰事早日結束；威脅不成功則可憑藉其現在所佔領的據點，以作新的大的進攻。

現在有一些人爲粵省的戰事就變，而且大都是善意的——自然惡意的過份誇大其危機的也有——他們根據過去所知道的情形，認爲粵省民氣雖極好，但政治軍事的機構上則有許多缺點，一旦發生戰爭，很快會暴露出來，影響到初期的戰事。這一點，當然我們不必掩飾，但也不必過分重視。缺點各方都有，廣東並不是例外，當然不能盡善盡美，但問題是在能否迅速改正。照我們所知道，廣東人是富於革命精神的，民衆有訓練，有勇氣，比任何省分都優秀，僅組織差一點，換句話說，就是不夠嚴密，不夠緊張，一年多以來，還沒有將空疏門面的習氣革除淨盡；但這種缺點，是很容易克服的。過去的流於空疏，正是因爲近視者誤信日本不會開罪於英國，不會馬上對粵動手所致，現在事勢急迫，當然很快就可一變而爲充實。總之，我們相信，在華南的戰爭中，日軍所遭遇到的困難，及消耗，一定比任何一處要大。

在今天，日軍進攻粵省的軍事作用，是企圖吸引中國的主力部隊到華南戰場而減少保衛武漢的力量，但這個企圖，是完全沒有成功的希望的。日軍進攻武漢，最初是用外線作戰的方式分五路進兵，從東南的浙皖以迄西北的陝豫，但完全失敗了，其次是集中沿江突進，但事實上受到的教訓，使它明白愈進愈危險，於是再轉而爭取外線作戰的地位。南岸沿南潯線進攻，北岸則從豫皖鄂邊境進兵，但這種外線作戰的形勢，仍舊處在華軍的包圍夾擊中，犧牲極大而成效則寡。日本軍閥雖急於攻陷武漢，但亦深知以這

個「錐」就是鑽到了武漢，也將為華軍的鐵鉗所拏住，所以還是不斷的想把華軍吸引到別的地方去，如一個月以來北戰場的重瀧舊課，企圖渡越黃河等等，但結果這種進攻，都被英勇的華軍所粉碎了。現在轉而攻華南，仍包含着這個作用。當然中國對粵省的保衛是不會放鬆的，但中國保衛華南的兵力，本來就相當雄厚，決不會減少保衛武漢的力量。在半年以前，中國軍事當局在粵漢路的南段及江西，早屯駐着雄厚的兵力，準備隨時抵禦日軍的進犯。我們相信，日軍進攻華南，如企圖削弱華軍保衛武漢的力量，則其結果必然和北戰場的失敗相同。不僅和北戰場的失敗相同，而且更壞，因為北戰場是奮戰場，日軍失敗後還可以拉成相持的局面，而華南則為日軍新闢的戰場，為國內外所注視，在日本軍閥的地位上講，是祇好勝不能敗的，所以它必須源源輸送重兵到華南的戰場上去，使戰事一天天擴大而成為主要的戰場。

日本軍閥瘋狂地進攻華南，在今天的目的雖是在威脅英法——尤其是英國，使他們出來「調停」，為了日本軍閥的利益而暫時停止侵華戰事，等它喘一口氣，鞏固了已得的贖物而再作新的進攻。但這一個目的不能達到的時候，華南的戰事馬上就成為對英法屬地進攻的前奏。當然，在日本軍閥的心目中，威脅英法的目的就是能夠達到，（事實上是無論如何不能達到的，）今日對華南的軍事行動，依然是進攻英法荷美屬地的預備戰。日本的軍閥統治，法西斯統治存在一天，它是決不會停止其南進的。

日本軍閥的進攻廣東，是慕尼黑會議的直接產物。這將來會有事實來證明牠，會有決非主觀的感情的認識能夠否認的事實來證明牠。不錯，張伯倫的對德意屈服，或者真是為了「和平」，但是我們所批評的不是他的動機如何，而是必然得到的事實是如何。在英意協定的時候，張伯倫企圖拆散柏林羅馬軸心，於是「壓實」的論客也斷定柏林羅馬的軸心可以從此拆散；但是事實的發展怎樣呢？是證明「壓實」的論客們所「壓」的「實」完全錯誤。慕尼黑會議之後，「壓實」的論客們又大放厥辭，以果然能夠獲得「和平解決」相誇炫，好像他有先見之明那樣。不知問題不在捷克的是否被宰割，而在捷克被宰割之後，能不能獲致真正的和平。可惜，對

這一點，「壓寶」的論客們不願以理智去理解它。慕尼黑會議後，張伯倫企圖拆散德意關係，已經沒有人相信其有此可能了，「壓寶」的論客們雖然在感情上很願如此代為宣傳，可是不好意思說出口來，於是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夠拆散德意和日本的關係。當然，爲中國的利益講，不要樹敵太多，不必過分反對德意，但國際間的結合，尤其日德意三法西斯侵略國的結合，決不是某些人感情地想像一下，就能夠使其分裂的，必須理智地認清當前的事實，堅決地應付當前的事實，纔是正確的路。

在慕尼黑會議中，希特勒已經公然提出「調停」中日戰爭的課題，這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法西斯國際的預定計劃，現在日軍進攻華南，恰恰是法西斯國際預定計劃的一部分。

和張伯倫犧牲捷克，出賣捷克的同一時候，日本軍閥擁走了主張拉攏英國的宇垣外相，這一點頗使一般人奇怪。但從事實的發展觀察，這一點也不必爲奇。法西斯國際在歐洲既能強迫英國屈服，壓下了英法的氣焰，在遠東也可以來這麼一手，給點顏色給英國看看；起用宇垣的作用，到慕尼黑會議之後，已經完全失去了，不一腳踢開他還有何用處！

在三四個月之前，日本飛機每天瘋狂地轟炸廣州及粵漢廣九兩路，我們曾經指出過，說這是轟炸香港與轟炸新加坡的演習。在本月十三日的本報社論裏，我們又曾指陳日本軍閥南進的必然性，爲了原料，財富的掠奪，日本軍閥必然南進；爲了和德意的侵略相呼應，日本軍閥必然南進；爲了排斥英法荷美在亞洲的勢力，日本軍閥必然南進。在本月十六日的本報星期時論裏，譚屏先生曾經具體地指出日本軍閥爲了準備南侵，又祕密編制了二十個師團。所以，對華南戰事的認識，在中國方面，固然需要在華南準備應付大規模的戰爭，認清華南必然將成爲一個主要戰場；在英法美荷方面，特別是英國，一定要認清今日廣東的戰事，是日本軍閥進攻香港，安南，新加坡及東印度羣島菲律賓濱等處的預備戰！

（十月十九——二十日）



### 三論日軍進攻華南

在連日的社論裏，我們曾指出日本進攻華南的目的：在政治上是企圖一面壓迫英法出來調解，一面配合着政治陰謀，促成中國內部發生問題；在軍事上，除造成少壯軍閥夢想的南進根據地位外，更直接的主要的是分散中國的兵力，截斷中國的軍火接濟。以期眼前立即影響中國保衛大武漢的工作，將來更削弱中國長期抗戰的力量。歸根到底，它目前中心的目的還是爲了迅速佔領武漢，因爲不佔領武漢，則什麼國際調解，國內妥協運動等，以及中國整個抗戰局勢，都不會發生嚴重的問題。這一點我們必須切實記住。

我們相信中國軍事當局對於華南防禦，早就布置有相當雄厚的兵力，不但日本軍閥輕取廣州的夢想，不會實現，更絕對不致影響保衛大武漢的原定計劃。但路透社十九日香港電却有「華方援軍從漢口前線南下」之說。路透社的消息不一定是可靠的，路透社的香港電更甚，而這一條香港電尤其不足信。

中國最高軍事當局對於整個作戰計劃，自預先有全盤的決定。保衛武漢與華南防禦，自有其一定的戰略佈置與兵力配備。路透社這一電訊，可能的會使一般人發生「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以及「漢口前線」軍隊之被調將使武漢三鎮立即發生危險的不良印象。這是要不得的，我們必須加以糾正。

第一，保衛武漢在中國抗戰第一階段的末期中，是一個中心任務，是爭取中國從抗戰第一階段有利的轉入第二階段的關鍵。任何其他方面戰鬥上防禦上的需要，與這比較都是次要，決不能也不容許對於這一任務的完成發生影響。這並不是說中國最高

當局已決定，或應該竭盡全力，不惜任何犧牲來保衛武漢，而是說他對於保衛武漢的既定計畫決不會也不能臨時變動。

第二，保衛武漢已經有了長期的嚴密的佈置。正如郭沫若氏所說，在那裏三十五萬日軍將遇到他們的墳墓。如果過去中國最高軍事當局因這佈置而從他方作了軍事上的抽調，那麼一方面自是因爲在武漢有這樣的必要，別方面在被抽調的他方則必有相應的補充準備。即使萬一這補充準備程度不足，也絕無從武漢「前線」抽回軍隊，損害既成的完備的佈置，而冒着因時空的條件而對於他方依然無補的危險底道理，名聞世界的優秀的軍事家和戰略家如中國最高軍事當局蔣委員長，絕不會有這樣的舉動。

第三，廣州雖然重要，但與武漢作爲抗戰中心比較，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是相差很多的。目前廣州並不特別危急，即使危急也絕無冒險危武漢的危險而來搶救廣州，結果甚至兩方面都不能救的道理。

第四，如前說，日方的企圖是分散保衛武漢的力量從而速佔武漢，可是日方在實現這企圖時，正犯了自己也分散力量的毛病。那麼，華方正應該利用它的缺點，更加強武漢的保衛工作，使它佔領武漢的夢底實現期儘量延遲下去，甚至終於不能實現。這一點中國最高當局是明白的。

這樣說，我們並不是諷示應該無條件放棄廣州；正相反，我們以爲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在華南應該更廣大地展開以運動戰爲主要戰略而輔以遊擊戰陣地戰的持久戰爭，引大批的日軍更陷入一個新的廣大戰場的泥坑，加速它的沒頂的過程。我們以爲廣州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至多不過如上海，或太原，或徐州，在廣州附近應該進行的是，主要以消耗敵人及牽制敵人兵力爲目的的戰爭。中國不能讓廣州失陷，同時更不能因怕廣州失陷而影響更重要的保衛武漢工作，從而使抗戰不能有利的轉入第二階段，增加可以避免的困難。

萬一廣州失陷，對於中國抗戰當然有相當的影響，因為廣州是一個重要的國際交通門戶。可是我們要指出這門戶即使萬一不幸而被關閉，並不會完全斷絕中國對外的交通，從而窒斃中國。別方面，日本軍閥之不顧一切侵略華南，關閉英法美等國與中國的經濟商業關係最後的主要門戶，同時更對列強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一切利益造成了顯明的嚴重的軍事、經濟和政治的威脅，其結果將使日本的國際地位陷於無可救藥的地步。

歸根結底，如果中國要在華南展開廣大的勝利的抗敵建國戰爭，和其他地方一樣，不發動廣大民衆力量是不行的。這次廣州發生危險，其主要原因正是過去那裏的所謂民衆運動淨是空口說白話。關於這一點我們當申論之。（十月二十一日）

## 血的教訓

廣州這次失陷之速，不但使全中國全世界驚異，更使全中國愛國的民衆和全世界同情中國抗戰的人們痛心。痛心的不是中國又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交通門戶失陷，而是在這失陷中，過去經歷過的痛苦殘酷的血的教訓，又以更痛苦更殘酷的方式表現了出來。

我們分析廣州所以迅速失陷的原因，不外下列三點：

第一，軍事上防務空虛。這不單表現在一般人所指出的當地軍隊「被調一空」，而尤其表現在現有的軍隊政治、軍事和技術訓練上之薄弱。我們要知道兩月前粵軍精銳被調時，最高軍事當局對於粵省防務並非沒有補充的準備。我們得指出在粵湘贛邊境，在粵桂邊境，中央屯駐有總共不下二十萬的生力軍。日軍如果在粵海任何地點登陸，祇要當地駐軍能有效地抵抗相當時間，這些生力軍就可以開來應援。誰知道次大亞灣事變發生，當地駐軍竟那樣地沒有戰鬥能力和戰鬥意志，竟是望風而逃，使開來的援軍

連構築新防線的時間都沒有！

粵省軍隊中的健兒，確實是全中國良好的戰鬥素才，祇要得到良好的中上級司令的指揮。這事實，早在一二八，近在八一三，最近在長江南岸，都有過切實的例證。但我們同時要不客氣地指出，粵省地方將領中，却有不少犯着一面腐化無能，別面派別流難，地方觀念濃厚，自己間與對中央間常懷疑忌嫉妒等不良心理的毛病。由於後者，他們這次的作戰意志實在可說是衰頹；由於前者，他們簡直不知道與日軍作戰和從前的軍閥混戰不同，事先必須有應有的防禦準備，當場更必須適當的現代技術。兩種毛病兼而有之，焉能不潰敗？

第二，粵省在日軍登陸以前，雖然外表轟轟烈烈，口頭慷慨激昂，儼然全國抗日最堅強的堡壘。然而在知道內容的人，却早就說過那完全是紙老虎。粵省的政治是一國三公。這三公在一切抗戰國防要務上，不但不能合作，反而時常互相掣肘，互相競爭。所競爭者大都是有面子的事情，如大家各開國際宣傳機關數個；所掣肘者則是真有利於抗戰的工作，如一方面委了許多「民軍司令」，別方面則一餉一彈不發，結果是「司令多於兵，兵多於槍，槍多於彈」，講什麼「武裝民衆，保衛大廣東」！

最後然而最重要的是：粵省民衆雖有着光榮的革命傳統，但多年的不良統治，已使這傳統受到很大的摧殘。自抗戰軍興，論理應該把這傳統恢復，使革命的聖地成爲抗日的真正堅強的堡壘。然而我們不能不和淚而指出的是：正相反，在過去一年多以來，所有廣州乃至廣東全省的民衆運動，主要完全是空洞的宣傳。廣州以及香港的小販義賣運動，曾經一時震驚世界的耳目。可是這證實了粵人的真正的革命性愛國心依然存在的偉大潛力，因沒有因勢利導而加以組織與訓練，結果祇停滯在自發階段，最後甚至曇花一現，烟消瓦解。更堪痛心的是當局者不但自己不做民衆運動，更害怕而阻礙別人做。舉例說：在海陸豐，在瓊崖，我們知道還留有萬餘殘餘的革命民衆武力，他們曾屢次三番請求援八路軍新四軍之例，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然他們所得的答復是：無條件解除

武裝，然後酌量情形分別插編於其他部隊。這結果是在廣州淪陷的前夕，雖還有着偉大的七萬人的火炬大游行，而如此熱烈的民衆終於因絕無武裝而祇好追隨大軍作流離顛沛的難民，或苦守田園，做敵人荼毒下的亡國奴了。

這些如果是過去所無難以補救的缺點，我們猶祇好望洋興嘆。可是我們知道一年前平津之迅速淪陷，其主因正是一國三公，政治既不統一，國防又毫無準備；又知道濟南之拱手讓敵，正爲了韓復榘式軍閥之腐化無能，首鼠兩端；更知道上海戰役中，前方將領會太息於看不見一個民衆，所見的祇有漢奸，而防守浦東的張發奎將軍，則曾苦心孤詣地把過去祇知軍閥混戰經驗的地方軍隊內中下級軍官，分批調往羅店劉行前線去參觀，讓他們學習一點對日軍作戰的啟蒙知識。這些都是血的教訓呵！然而這些血的教訓，十五個多月以後竟在革命策源地的廣州以更痛苦更殘酷的方式重演了！

抗戰是要繼續下去的，中華民族一定要以血來換取他的自由獨立完整的生存，無論自私無恥的政客如何在那裏企圖偷開調解妥協投降之門。但每一中華民國的公民，上自最高統帥下至士兵與民衆，爲了切實爭取自由獨立完整的生存，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必須更切骨椎心地警惕着這些傷鉅痛深的血的教訓才好！

(十月二十五日)

## 日軍增兵南進能得到便宜嗎？

包菲麗

日軍正在改組華南司令部，正在從長江流域抽調陸戰隊南下；正在從東三省從華北從台灣徵調陸軍南移；正在徵調熟悉華南的日鮮份子往華南工作，一句話正在拚命的擴大牠的南進政策，我想這些情形除開英國的張伯倫法國的達拉第不大相信而且也不願意相信外，其他舉世人士必都知道是事實了。

有人說，「這是調去打海防攻廣西而解廣州日軍之厄運的。」這種觀察當然是對的；但日軍這一次的擴張南進，其意義決不

如是簡單。

英國張伯倫對日本在經濟上近日又有許多鬼鬼祟祟的活動，這些活動，其結果是「穿了毛衣救火」，必更助長日本法西斯的火焰向華南，向南洋，向安南，向印度蔓延着。法國達拉第跟在張伯倫之後將捷克做成「一席祭菜」送給希特勒以後，已引起了日本對東京灣，對安南，發生了很大的口沫線反射作用。換一句話說，英法向法西斯的屈服是引起日軍更大舉南進的第一個基本原因。

中國的漢奸及投降份子的「和平」運動，雖活動一次即失敗一次；可是失敗一次必又活動一次；日軍愈南進他們即愈活動，他們愈活動日軍也愈要南進了。自「九一八」以來日本的軍隊與中國的妥協份子即是沿着這條路線而來的。傳說重慶的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中公然有妥協份子胆敢不投擁護蔣介石先生苦民衆書之票，可見「和平」活動的危機在中國內地還相當嚴重，這是引起日本大舉南進的第二個基本原因。

日本國內的反戰工農因為他們的卓識與遠見，已大批的橫睡在鐵路上公路上阻止日軍向中國開；同時日本統治者中的軍部與參謀部之矛盾，海軍與陸軍之矛盾，也正鬧得相當嚴重，如華北寺內與華南古莊之撤職，前者爲了偽組織，後者爲了打增城失敗受傷而場台；日本的少壯派，秩父宮派又想華南找一塊中國沒有準備，甚至沒有人的海岸「打一大勝仗」而緩和國內的雙重矛盾，這是日軍準備大舉南進的第三個基本原因。

特別是軍事上的戰略問題，日軍雖然接二連三的打「勝仗」，雖然將中國重要的交通線與城市均加以「佔領」，雖然快又要攻進中國之長沙，但日軍每一路都是孤軍，不但華中與華南沒有打通，而華中與華北除津浦路在中國游擊隊縫隙中有一線之交通，及海上交通尚在以外，也還是隔離的。幾乎沒有一處是能活動的軍事局面，如果株南路，玉南路，粵漢路，平漢路不打通，日軍在華南

華中與華北三地，均日益處於極危險的境況中，而且在所謂「佔領區」中，日軍與華軍幾乎沒有一處不具有「雙活」的景象；城內是日軍，城外是華軍，大路上是日軍，小路上是華軍；山下是日軍，山上是華軍；湖中心是日軍，湖港內又是華軍了；甚至於正規線上的日軍，好像在火裏爬行的一條蛇，非四面八方接火，日軍的主力很難迅速的前進。在這樣的一種軍事局勢下，日軍的軍事當局未見得不心悸。自必然向中國沒有準備的海岸上打「勝仗」去，是具有軍事政治的二重性作用的。

大概日軍，又要在東京灣沿岸舉行一次沒有海岸砲地方的「敵前登陸」了。看那一地方與南甯的距離最近，防衛力又很弱，即是日軍「敵前登陸」之地。

可是中國的民衆，與五十年前之情景完全兩樣，多殺出一塊「雙活」的軍事局面，總不會有多大便宜給日軍了吧！

(十一月二十日)

## 第二階段的展望

### 抗戰有利階段的開始

華軍在武漢外圍英勇地和日軍搏鬥了三個月之後，爲了爭取主動，持久抗戰而把主力部隊自武漢核心撤退了！這一着，早在我們意料之中，一些也不覺驚異。過去我們討論長江兩岸的戰事，總是談及武漢可守多少時期，及武漢久守的得失，從沒有說武漢可以永久不失。當然，武漢未嘗沒有成爲歐戰中的凡爾賽，歐戰中的巴黎的前途，但這是要看中國政治上，軍事上的進步情形而定的。從抗戰第三期開始以來，中國在軍事上固然大有進步，但日軍也善於利用其優點而避免其劣點，所以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進步，政治上則進步得很有限，甚至在初期，有若干地方重複了第一期中的缺點，到後來急起直追地改進，已經不無所失了。這是無庸諱言的。

日軍自佔領徐州，企圖組織中原大會戰失敗之後，就拚其全力以進攻武漢。在第三期戰爭中，武漢是日軍進攻的總目標，但其戰略的目的，則爲消滅華軍主力，最少是擊潰華軍的主力。因爲華軍主力沒有擊潰，日軍雖佔領了武漢，除對國內外打一針興奮劑外，軍事上一點便宜都沒有佔到。武漢這一個盆地，依然還是要成爲日軍的墳墓的。日軍本想在攻下武漢之前，在江西和河南組織兩次大戰，以擊潰華軍的主力，然後再進入武漢的，但結果不僅沒有擊潰中國的主力，還送掉了十萬以上的精銳部隊。總計從日軍在香港登陸到現在，已經四月以上，日軍的死傷，總計二十七萬，這是抗戰第一二期所未曾有過的。

中國放棄武漢以後怎樣呢？當然繼續抗戰下去。抗戰的前途如何？毫無疑義的會轉入更有利的階段。關於軍事方面的，留在後



而講，現在先講對軍事有決定作用的政治方面。

一切妥協傾向的論調，是以守住武漢爲妥協的根據，祇有中國能守住武漢，還可以對日講妥協，可以用「保全面子，丟掉裏子」的方式對日妥協；到武漢丟掉之後，中國已經沒有妥協的前途，（本來沒有，這裏是指妥協分子心目中的所謂前途，）祇有一條路，非戰即亡！我們在廣州迅速失陷一事上已經可以看出中國封建勢力的存在，而且還有一部份力量，這些殘餘的封建勢力，是鎮壓在民族抗戰的大旗之下的，所以不敢作越軌行動，老實說，他們不是怕中央，也不是怕清議，而是怕他們自己的部下，他們知道一離開抗戰，就馬上會衆叛親離，成爲獨夫。如其一旦停止抗戰而對日妥協，則地方封建勢力馬上抬頭，就是妥協分子也無地可容。所以在政治上，今後妥協分子已無在抗戰陣容內活動之餘地，他們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乾脆去做漢奸，一是獨棄了妥協的念頭，一心一德，爲抗戰而工作。所以，武漢放棄之後的必然結果，是中國內部的團結愈鞏固，抗日統一陣線會愈益擴大而堅強。

在日軍方面，困難必然加深。日軍在未攻入武漢之前，對厭戰的士兵，許下心願，一打下武漢就可抽調回國，但事實上能不能呢？不能。今後又將用什麼戲法欺騙這些疲憊之卒呢？這是一。日軍是不能離開交通線的，鐵路公路都不可靠，因爲利用鐵路公路運輸，很可能會變成華軍的輸送隊，唯一可靠的是長江，到武漢之後，長江的作用也用盡了，因爲以後它不會再沿荆江進攻，而水淺流急的荆江，也不能充分用作運輸要道。此其二。日本的一切，是以攻下武漢，戰事可以暫停爲目標的，所以對一切無法解決的問題，都「打下武漢再說」，武漢打下之後，戰事無法停止，又將怎樣說法呢？此其三。

在軍事方面講，日本的進攻兵力已經支付透頂，今後將無力作大規模進攻。有人要問：在華軍放棄徐州的時候，你們就說日軍已用盡其一切力量了，但是它怎樣能打到武漢呢？這是要分別去觀察的。日本在不削弱其國防力量並維持其對殖民地對國內革命民衆的鎮壓力量的最低限度下，它所能用以侵華的兵力，是最多三十師團，在徐州戰役中它已經用盡了。但是日本是所謂世界

一等強國，而驕橫的法西斯軍閥既然掀動了侵華戰爭，當然非擊敗中國不能罷手，在被中國牽入持久戰爭的泥淖中之後，不能不移用對蘇的兵力以繼續侵華，不能不移用鎮壓殖民地的兵力以繼續侵華。到現在為止，日本動員來華的軍隊已經將近五十師團了。是不是還能增加呢？說它絕對不能是不妥當的，但增加的限度是極有限了。照日本軍部的如意算盤，日本可以動員人民九百萬，以一個兵在前線作戰，需要三個人，在後方服役計算，日本可以出兵二百廿五萬，就是相當於七十五個師團，照這樣計算，日本還可以增兵七十五萬人到中國來，但它不能不留二十萬到三十萬在東三省防範蘇聯及對付東北義勇軍，更不能不留十萬人在朝鮮，所以實際上能夠增加到中國本部來作戰的兵力，最多不能超過四十萬。而日軍在一年又四個月中的戰鬥中，已經死傷的人數則有八十餘萬人，這八十餘萬的死傷，以時間論，最初的八個月僅十五萬左右，中間的四個月為二十五萬左右，最近的四個月則幾達四十萬，這說明日軍的死傷，一天比一天增加；以地點論，日軍消耗在華北游擊戰中的數量，和在主要戰場上的消耗相等，有時且比主要戰場上的消耗更大，這說明日軍就是停止進攻，也決不能減少其消耗。所以日本軍閥就是竭澤而漁，把它能夠擴充，能夠調動的軍隊（最大的估計是四十萬人）都增加到中國來，也不過僅夠三四個月的消耗而已！

何況軍隊的調動，是要靠政治動員的。在傷兵膏肓殘廢，農村壯丁向都市逃跑以避免兵役而釀成「有田無人耕」的現象之下，誰能說日本還能動員更多的人民到中國來？戰爭是要費金錢的。公債無人過問，擱在國家銀行裏堆灰塵，連「最後一張牌」的池田成彬也不安於位，究竟將怎樣打下去？

反過來講中國方面，兵員補充容易，軍隊愈戰愈強，死傷數目一天天減少，是有目共視的事實。這種進步的情形，今後必然繼續發展下去，由劣勢而平衡，由平衡而轉為優勢。

或許有人要問：這些我們知道，我們也相信，但我們急於明瞭的，是今後的戰局將怎樣開展。不錯，大家的心目中都有這樣一個

問題，但要我們作具體的解答，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既不是日本的參謀本部，也不是中國的參謀本部，決不能詳細說出雙方的作戰計劃；我們也不是齣劇上的諸葛亮或劉伯溫，可以來一個「山人夜觀天象」或「掐指一算」。但是我們可以根據一般的情形來推測其大概。

第一，日軍攻入武漢後，其唯一目的是企圖藉政治陰謀以暫時結束戰爭。這一個企圖，很明顯的是絕對沒有成功希望。日軍爲鞏固其所佔領的武漢，勢必沿粵漢線進至岳陽；越過平漢線的日軍，會繼續增加，企圖由南陽入襄荊，和進入武漢的部隊，會於沙市。

第二，它會南北會師打通平漢路。

第三，它會進攻陝西，同時打通西安以東的隴海路。

第四，以武漢及廣州爲據點，打通粵漢路。

這樣，它纔能把南至廣州，北至包頭的陣線聯繫起來，再掉轉頭來鞏固其佔領區內的統治，肅清中國的流動部隊及遊擊隊。

第一，第二兩個目的，日軍或許在付了相當代價之後可以達到，但鄂西豫西的戰場，是在山谷中進行的，日軍最少要拚掉十萬人才能達到其任務。至於第三，第四兩個目的，日軍絕無達到的希望。日軍打通同蒲路以來已經八個月了，無時不想渡河而攻豫陝，但始終沒有實現，不是它力量不夠，也不是黃河的防務特別堅強，而是受晉省華軍的牽制，不能在沿河站住一個據點。這個牽制力量，今後祇會格外加強，決不會使日軍得到便宜的。至粵漢路的爭奪戰——相當於徐州會戰的衡陽爭奪戰——中國必以全力相爭，日軍最少還要準備半年，增加十師團以上的生力軍，纔敢發動這一個戰爭。粵漢路沿線地勢極險峻，華軍的配備也極雄厚，決非徐州戰役可比，日軍決無倖勝之理。

在日軍企圖打通粵漢線之前，或許會集中全力進攻南昌，或許在進及岳陽之後，馬上就進攻南昌，這個可能性非常大。所以緊

接在武漢戰役之後，或者就是進攻南昌與保衛南昌的戰爭。我們相信中國方面爲準備反攻時期的作戰根據起見，必定會以保衛武漢的力量來保衛南昌的。

在今後的戰局中可以呈現的景象是日軍佔領了幾個大城市，而大城市與大城市之間，則扼守於英勇的華軍手裏，而大城市的周圍，則盡爲中國的游擊部隊。師老卒憊的日軍，將盡在銳氣日衰的華軍包圍之中，而困頓，而喪失戰志，而崩潰，而殲滅！

(十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 戰爭新形勢及其前途

譚屏

武漢的撤退，使長江的戰爭形勢「換過了位置」了。日軍盡了九牛二虎之力，費了五個月的時光，剛剛在長江戰爭形勢中爭取了戰略上的優勢，及正要向華軍主力開始作殲滅式決定戰時，不料既聰明又英勇的華軍在達到了消耗近四十萬人的日軍軍力時，竟自動的改變了自己作戰的位置。在戰略上說，華軍是一種愉快的撤退，而日軍則是一種極不舒服的「勝利」。

依照軍事的原則說來：戰爭如果是持續的，戰爭的勝負是從雙方力量之消耗比例來計算的；戰爭如果不能持續時，戰爭的勝負是從雙方位置之大小比例來計算。由此可見在戰爭發展的過程中，雙方力量消耗之比例是計算戰爭勝負的主要尺度；要在戰爭結束後，雙方地位大小之比例才是計算戰爭勝負的主要尺度。換一句話說，「戰爭位置」的移動要到戰爭結束時去比照，牠才有「勝」與「負」的意義。

但是日本軍事當局正在向他自己的軍隊，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國家舉行愚蠢的勝利宣傳，說他們在中國又打了「空前的勝仗」。你能說日本軍事當局全是些軍事上的外行嗎？不，他們腦袋中裝進去的軍事知識，并不算少，決不會連基本原则都不懂，雖然

他們在侵華戰爭欲罷不能的時候，腦袋煩悶得要發火，但決不會連這點基本原則都忘掉。那末，爲什麼他們故意在國內作此愚蠢的「勝利」宣傳呢？

因他們正有一種新進攻正在進行着，日本軍部原先有一個最得意的而又最無聊的計劃，是在長江戰爭緊張到天昏地暗時，最妙的是前敵忽然發現有一中國當局者，手捧白旗，穿過火網，向日軍陣地蠕蠕爬來，伸着嘴巴向日軍的劍頭接吻後，高呼「日本軍部萬歲，奴才已接收中國蔣介石手中的一切了！」可是這一計劃已成了春夢一場，日本軍部自然不能不勉爲其難再作新的軍事進攻了。要進攻，自然要向國內再支出那一票剩餘的「活籌碼」！日軍部是一羣戰爭上的賭痞，將他自己的同胞當作賭臺上的「活籌碼」一樣用，并非吾人瞧不起日本人民，而是日本軍部不愛護他自己的同胞。使他們由哭臉轉作笑臉來將生命交給日本軍部運送到中國前線上去投擲。這是日本軍部近日在國內大作「空前勝利」宣傳的基本動機。他們這種愚蠢宣傳，固然表示了日本人民還要繼續的倒霉，同時也告訴了中國要迅速的準備給日軍的新進攻以無情的英勇的打擊。

日本的新進攻，在大體上是向着湘水與贛水之間，洞庭湖與鄱陽湖之南開始佈置着，牠極想由長江爬到岳陽，由甯武鑽到平瀏，由德安繞到萍鄉，以破壞中國在長岳間（粵漢鐵路長沙至岳陽段）與株南間（浙贛鐵路南昌至萍鄉段與株萍鐵路）的軍事佈置。但依照日軍剩餘的軍力，和中國的地理形勢，牠也只能作局部的進攻戰。

中國如果能佈置得好，也可能在上面的地區內挫折日軍剩餘的進攻力，就在這地區內爭取了中日相持的新戰爭局勢，這是可能的；但這要看中國口下是否能大開民主之門而決定。就是說要最大限度的組織這一區域之周圍民衆到戰爭上來而決定。

中國目下固然有了一大進步，是武漢撤退時仍一致的決定「繼續抗戰」。但在日本又快向湘贛二省進攻的新佈置下，中國能更進一步立即大開民主之門，則日軍在這一新的進攻下必需再犧牲在四十萬人以上之軍力，而中國在湘贛區有完全爭取

第二階段終止退却而造成相持局面到來的可能。

(十月三十日)

### 第三期抗戰的終結

中國民族抗戰到放棄武漢，第三期已告結束。現在來檢討過去的經驗和教訓，還是必要的。在中國抗戰第三期中，中國的進步（包括日軍傷亡的增多與中國失地的減少）和日本作戰困難的增加，我們已經約略談過。究竟中日兩方在第三期抗戰中的關係怎樣？似乎還應該加以檢討。

中國方面，政治的進步比較少，而軍事的進步比較多。在政治方面，國民參政會在抗戰第三期中開始召集，這是劃時代的進步。本來經過國民參政會之後，民主政治之門，可以大大地敞開，但事實上因為封建勢力和殘餘親日勢力的反攻，阻撓，使政治上的進步限止着不能進展，這是大家有目共親的事。這一點，反映到軍事上的，就是動員民衆的做得不夠，如保衛大武漢的一個大事件，應該一開始就廣大的動員民衆，武裝民衆，但實際上則到最後期纔如此做。第二個就是中國方面派遣了若干野戰軍團到敵後敵側作運動戰，在淪陷區域也留下若干正規軍隊作敵後運動戰，但這些部隊中的政治覺悟上沒有大大地提高，因此沒有發揮其機動性，以打擊日軍，牽制日軍使它不能集中兵力進攻武漢。對敵後的游擊戰也是一樣。

在軍事方面，中國軍隊在長江南北各戰場都採取過攻勢，這是一個極大的進步。第二，中國砲兵的靈活運用，和空軍的集中攻擊，都是一個極重要的進步。因為有這樣幾點，華軍能在長江兩岸持久抵抗五個月，消耗日軍三十餘萬，擊傷擊沉日艦百餘艘，這個偉大的成就，不能不說華軍有鉅大的進步。

當然，不能否認的是華軍仍有若干缺點，在長江戰役中我們看出日軍運用其主力從南到北，從北到南，很收到一些效果，華軍

還沒有取得主動的地位。這一點，有人認為華軍在戰略戰術上重複了過去的錯誤，這是不對的。我們認為華軍所以重複過去的錯誤，主要是日軍綜合了過去失敗的經驗，在戰略戰術上改正了不少錯誤，能夠用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而華軍呢？僅僅憑過去的經驗還不夠應付其敵方新的進攻，所以在某些部門，不能運用其所長而暴露出弱點來。我們相信在第三期抗戰終結後，華軍必能充分運用過去的經驗而更好更進步的爭取主動，以厄止日軍，有利地轉入抗戰第二階段。

（十一月八日）

## 進入第二階段的序幕

中國抗戰，從自動放棄了武漢之後就進入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是不是已經能算中日兩軍力量的對比上趨於平衡，而形成相持局面的第二階段？現在還不能肯定地說「已經是了」，或者「完全不是」。

所謂第二階段的特徵，主要是在相持一點上。能夠相持，就是作戰力量趨於平衡的現象。所謂力量的平衡，自然不是說華軍的火力，重武器與日軍相等，或華軍的機械化部隊與日軍完全相等，而是說在戰略上能制止日軍作大規模的進攻。中國在抗戰第一階段中，開始的時候是不堪一戰，望風披靡，如在華北；或陣地戰失敗之後，立呈崩潰狀態，如淞滬戰役後京滬沿線的情形；中間是不僅能抵抗，能索取日軍更大的代價，還能擊敗日軍，如晉南戰役與魯南戰役；到保衛武漢的戰役中，更能運用主動出擊的戰略戰術，遏止日軍在狹窄的地區內支付出極大的代價，消耗了空前龐大的人力物力，最後華軍仍能全師退出武漢。在第一個階段中，一般講來，日軍是佔優勢的，華軍是居劣勢的；日軍是進攻的，華軍是防禦的，但程度上的不同，前後相去甚大。在相持的第二階段中，雖然一般講來，同樣是相持，但程度上先後相差一定和第一階段中同樣的鉅大。這是一定的道理，否則華軍決不能從劣勢而進步到平衡，從平衡而轉為優勢。

要造成相持的局面，顯然不是中國方面能在陣地的正面制止日軍的進攻——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而是主要靠敵後敵側的運動部隊游擊部隊能不斷的襲擊，進攻日軍，使日軍不能不用充分的兵力以維持其特為生命的交通線，而無法集中主力作大規模的進攻。今年三月，日軍打通同蒲路南段之後，就執行其渡河而西，渡河而南的預定計劃，攻了一個多月，始終是一「隔河砲轟」，最後還不能不向東向北退去，黃河在近代戰爭中當然不是天險，豫西陝省的華軍也不是銅筋鐵骨，決不是正面的防禦上使日軍無瑕可擊，而是因為衛立煌將軍朱德將軍所統率的軍隊威脅着日軍，牽制着日軍，使它不能集中力量進攻。此後日軍又兩次計劃進攻，結果都和春天的情形一樣，始終在過去的戰場上打來打去。這就是相持局面。

華軍自動放棄武漢後，日軍主力進攻的目標無疑是在湖南，華軍要制止日軍進攻湖南，保衛着長沙、常德、衡陽以及南昌等幾個重要據點，單靠正面的防禦是不夠的，必須發動廣大有力的運動戰游擊戰，使日軍不能集中主力作大規模的進攻。華方在放棄武漢之前，在大別山及淮河流域曾留下強有力的軍隊，由高級司令長官指揮，一面則積極整理東戰場的游擊隊伍，使他們能負担起應盡的任務來。這些是不是能迅速發揮效力，現在還不易斷定，但華軍在廣東的反攻，和豫鄂皖邊區的出擊，在戰略上確是極可贊美的工作。

在今天，日軍進攻的主力無疑是放在湘贛方面，華軍在粵省的反攻，勢必使日軍不能不在這一方面增兵。有限的日本兵力，要同時向兩面增兵，是不可能的。就長江兩岸的情形講，日軍要維持後方交通線及城市的安全，就不能集中兵力到主要前線去；要集中兵力到前線去，就不能不讓後方空虛，這就使中國游擊軍更易於發展，而建立起敵後的新的統治區，根據地來。

如其華方在政治上軍事上能切實努力執行正確的路線，則粵省的反攻，就可以成爲抗戰第二階段的序幕。

(十一月十日)



## 日軍採何種戰略進攻湖南？

譚屏

前月卅號本報星期時論會說過「在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之長江戰事重心，開初是在洞庭湖與鄱陽湖之間，粵漢路與株甯路之內。」這是那時的一種推論，這個推論的可靠性還要看將來軍事局勢的演變而決定，因為戰爭尚在幕阜山脈之南端發展，德安修水間尙未十分動作，當然不能說十月卅號的推論是全對的；但大體上是如斯。

在日軍全盤戰略上說，自牠打到武漢後，牠還是採取打通粵漢路與打通平漢路的「左右開弓」戰略呢，抑單向粵漢路「孤軍闖進」呢？這一問題在力量上說是日軍頗感頭痛的；但牠終於在二者之間決定了一個，即向粵漢路「孤軍闖進」，這是由於日本的南進政策派與反英美派佔了極大的優勢而決定的，儘管日軍再弄出多少詭計來，牠已無法遮蓋此軍事計劃的動向了。

戰爭的重心移到湖南是不成問題了，牠必然向湖南的腹地進攻，而且牠會不惜犧牲到百萬日軍拚命的爭奪到湘西之寶慶，湖南之郴永，湘東之株萍，因為這三地地方不僅是軍事上的據點，同時也是軍事上的侵略目的地，因為這裏有「共」可「反」——就是有大量的煤，如湘贛交界之安源；有無限量之鉛，如湘南之水口山；有最偉大之錫，在寶慶新化之間，含量佔世界第一，牠是極重要的軍事原料，這對日軍在湖南戰略上將會起很大的作用，將來日軍攻湖南之主力必尋錫而前進。

湖南之湘西，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比較湘南湘東是差一程，近年來雖然拚命的在開發，但元始的，部落的，封建的殘餘勢力并未刷清，目下公然還有內地的動搖份子「和平」份子利用湘西的土匪「反蔣」正在進行搗亂後方的陰謀，這對日軍進攻湖南的戰略上也會起相當的內應作用，將來日軍之攻湖南必尋這叛亂之引導而前進。

湖南之洞庭湖可以駐小型兵艦，東北可以出武漢，西北可以出沙市，周圍有小平原可以建立飛機場，此湖又為湘，資，沅，澧，四河

之總匯地，特別是山洞庭湖西向可以隨時出動以斷絕湘鄂，湘川，湘貴及快要修好，或者已修好由寶慶武岡經城步到廣西之龍勝長安這條公路。因湖南有四大河流，有向西南各省之交通網及洞庭湖，此三者組成了湖南像中國一隻「手掌」一樣的地圖。另外有佔世界第一之銻礦就像一隻「金鋼鑽戒指」戴在此「掌」之「中指」上一樣。這對日軍進攻湖南的戰略亦起巨大作用，日軍必以牠自己之汚手向中國這隻戴「金鋼鑽戒指」之手指而前進。

因此，日軍對湖南的戰略，必又採取「抓尋戰略」，「緊追速決」，就是爲着要去偷扒中國的這隻「金鋼鑽戒指」——新化之銻。

因爲如此，日軍不能不將進攻湖南的軍事重心，第一步在湖北，第二步在湘東，第三步是湘西；但牠第一步與第二步之中必沿了湘資沅澧之下游走天下之大險，而預備向湘西總進攻之計劃。因此，洞庭湖將是牠的中心軍事根據地，沙市與岳州將是這軍事根據地之「兩個兵庫」，兩個壞掉一個，牠就很難奪到中國的這隻「金鋼鑽戒指」——新化之銻。如果日軍成功了，牠必向英美法等國大膽的驕傲一下：「我已有了你們都歡喜的「金鋼鑽」了，有了這「金鋼鑽」就應該稱「反共之王」了，就應該請你們不要睡覺安眠了。」

假設吾人這估計是對的，吾人應該向中國當局建議，保衛湖南的軍事計劃與戰略計劃應該針對日軍的陰謀，將沿長江上游兩岸，沿幕阜山雪峯山間，及湘資沅澧（另有小河之澧水，是中國產有勇有謀之將士區）之民衆完全武裝起來痛打扒尋，使進攻湖南之日軍片甲不留。假設日軍扒到了湖南之銻，主要的軍火原料，佔全世界第一位之儲量，吾人相信日軍必將湖南的銻造成無限量之砲彈，子彈，向英國美國法國及全世界人類的肉內鑽進去。因此，吾人也希望全世界人士尤其是英國，對日軍進攻湖南再也不能袖手旁觀了。

或者有人說：「湘西多山，日軍未見能打到新化吧？」吾人的回答是這樣的：只要民衆組織起來了，全世界對日軍的態度轉強硬了，則日軍的豬嘴吧不能鑽進中國任何園圃，反之則喜馬拉雅山牠也想爬，而且也能爬，有山是「難打」的問題，而不是「不能打」

的問題，只有「民衆起來，」守得很好，「攻得適當，」三者相加才能得出「敵人必敗」的結論。

(十一月十三日)

## 日軍將主力擺在何方？

包非麗

華南戰爭，目下仍表現相當緊張；西北戰況亦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象；長江戰局，表面上雖然好似膠着，實際上日軍亦在「明撤暗增」之準備中。總之目下全般戰局，日軍決不會就此即行停止其「戰略的進攻」，所以皮相的樂觀說法對中國抗戰是有害的，吾人仍然要排除之。

但這並不是說日軍能馬上打通粵漢路平漢路及西蘭與甯蘭路；而是說日軍仍必然冒險來布置對中國的攻勢戰略，中國更需要強調既定的新戰略給日軍一次更偉大的，更猛烈的打擊，使牠的新攻勢戰略不能組織，不能執行。

當然吾人絕對反對腐朽的悲觀主義者對抗戰前途的信心——即最後勝利必屬於中國的信心——發生動搖，因而時常懷着一樁卑鄙無恥的投降心思。雖然他們的思想只發生於內地少數人中，雖然他們的思想對抗戰軍事只能起部份的惡影響，雖然他們的思想與整個的民族革命思潮終究是不能混淆的。但反對投降思想影響到抗戰軍事的疏忽，謹防抗戰軍事的疏忽影響到投降思想的發展，是同樣的重要。

日軍新的進攻雖然更困難，但必更龐大；因為更龐大，中國更有把握來停止他的進攻；日軍如欲打通粵漢路，軍事重心必移華南，牠必定向廣西廣東閩南三方面採取攻勢才有可能，這非有十二個師團以上的兵力很難開始，非有二十個師團以上的兵力很難完成。日軍如欲打到蘭州，非從奪復與陝西二省進兵不可，這兩省的面積之廣闊與隔離海岸線之遙遠，亦非有十二個師團以上的兵力不能開始，亦非有二十個師團以上之兵力不能完成。日軍如欲死守武漢，必攻佔南昌長沙與湘西，至低也要十五個師團兵力。這

三方面需要五十個師團以上的兵力。還有「佔領區」呢？（實際上是佔領點），非有十五個師團很難維持龐大的遙遠的交通線。當然日軍決不會採如是愚蠢的全面進攻戰略，因為這需要六十師團以上的兵力。但客觀的條件，即中國戰略的進步，使日軍不全面的增撥軍隊，即不能採取一面的攻勢戰略，因現在完全不是「七七」與「八一三」的時間與空間了。「要全面的增援防守，才能作一面的進攻，這是日軍目前新發育了的一個特點。」日軍在這一特點的圍困下面，牠如何尋找出路呢？「孤注」「傾巢」更大規模的來一次三路增援一路進攻。將中日兩國的攻守戰提高到更高的階段而轉入到他情願的中日相持局面。

此時在日本看來是戰略進攻的更高階段，因為需要動員牠夢想不到的大量陸軍，衝出六十師團以上的關頭；在中國看來是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之過渡階段，因為敵後游擊戰爭一方面可能全部的普遍的發展，另一方面有些地方的游擊戰可能發展到敵後運動戰的階段，及內地準備更充分，將日本更高度的進攻戰拉下來。

日軍今後主力究向何方進攻呢？是湖南？是西北？是華南？這是日本軍人們正在爭論，也就是正在動搖的問題。這裏的問題只有一個，即主力向西或向南的問題。依照日本參謀部的發言意向，主力擺在華南，以長沙及南昌（他另外還有萍鄉之煤與新化之鎊為目標）作為華南之助戰目的，以圖打通粵漢路再打蘭州。依照軍部與海軍發言之意向，打下西北再打粵漢路。他們之間，普遍增援是一致的；但主力擺在何方尚未一致，不過參謀部之意見尚佔優勢，日軍在鄂西的軍事動向可以證明。但最後的真相還要數禮拜才能明朗化，因為日軍這一次的進攻所需要的準備比任何時期都要長。

中國此時應該而且必然要有更高度的團結，更高度的準備，及更高度的將人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尤其是更高度的將軍隊中之一部份甚至三分之一開到敵後，將人力財力也分派三分之一到敵後開展并提高游擊戰爭。迅速的迎接中日相持的局面，同時也還應該有很好的工作縮短中日相持局面。

（十一月二十七日）

## 論日軍進攻西北

(一)

近來日軍用兵十八師團——十師團攻西安，八師團侵寧夏之傳說甚囂塵上。上海的日本報紙連日亦在用「詩意的」筆調，竭力鼓吹「進攻西北」。

如果日軍真有這企圖，它的主要路線，據一般揣測，當不外下列三條：

北路由包頭進兵五原，循黃河攻磴口以窺寧夏；

中路由永濟，風陵渡，垣曲一帶渡河，正面攻潼關，迫西安；

南路由確山，信陽，安陸西取南陽襄陽之後，西北循南陽至西安的公路和漢水入陝，一面拊西安之背，一面直搗漢中（南鄭）。

在晉陝邊界，日軍雖隨處可以渡河侵入陝北，但因為那一帶山嶺叢疊，民衆組織武裝特別強大，困難過甚，它大概不會用主力從此進攻。

(二)

日軍會不會這樣做呢？

稍微留心中日戰局形勢的人，都知道日軍眼前有三個主要任務：（華北，華中，華南三軍各佔一個。）

第一，進攻西北，奪取中國將來反攻必要根據地，鞏固華北及「滿洲國」，截斷中蘇交通線；

第二，深入湘中，追逐蔣委員長的主力軍，夢想找到最後「色當」；

第三鞏固和擴大華南根據地一面斷中國海上交通線一面造成對湖南華軍後面的威脅

這三個任務全時進行，對於日本是不可能的，因為費力太大。各個地比較起來，則華南方面顯然尚不是它的主力所在。因為：第一，華南派遣軍最高指揮官還祇是一個中將，不能統率兩師團以上的大軍；第二，深入廣西雲南，完全截斷中國西南國際交通線，造成全面南進的根據地自然是好的，但現在一則還沒有這必要，二則桂滇兩省全是山，用兵不易，三則在目前過份刺激和壓迫英法美，是否適當，也成問題。不過，因冬季在南方用兵比較便當，日軍或將趁此時機，慢慢地北進至粵漢路的韶關，西進至廣西的梧州或至少到廣東的肇慶（高要），替將來的湘南和入桂兩戰役造成戰略的優勢。

入湘的美夢自然最能使狂妄的少壯軍人動心，但因為鄂西戰局尚未展開，南昌暫時尚無佔領的可能，如果正面孤軍深入，頗有自己陷入「色當」的危險。同時日本華中軍打了大半年，雖然它的統帥畑俊六亦說過一定要追蹤華軍，使不得片刻休息，可是他自己的疲軍也終於不得不休息一下，以便補充和更代。因此，在這裏冬季內日軍大概頂多打到長沙為止，同時北路或將儘可能打到襄陽，中路或將借海軍之助，至多進到沙市。如果它兵力的疲憊更過於一般的估計，簡直就照目前這樣暫時停頓，蟄伏武漢，等待來春，也正難說。

如此日軍在最近的將來以主力實行進攻西北，大概不是沒有可能的。理由很多：

第一，華北軍過去大半年內一部份雖在山西不斷有戰事，在豫南亦幫過華中軍一點忙，但主要地它可是在休息中，使它的一般好大喜功的將領開得快生鏽了，當然得想法調劑一下。

第二，杉山元大將代寺內壽一大將為華北軍總司令的消息，決非無根的謠傳，這個新大帥來到，自然得造出一番新「業績」。

第三，最近華北日軍確在增兵之中，雖數目不知，但實在不少。

最後然而最重要的是進攻西北的可能的眼前收穫和效果。照本文第一節所提出的戰略，如果三路的目的都能完全達到，則日軍將不但

第一，佔領整個西北的門戶——寧夏和關中；並且，

第二，完全封鎖四川，使中國失去將來入中原，下江漢之可能；

第三，威脅湘北湘西全線，對粵漢路與衡陽重造津浦路徐州三面受脅的形勢，使將來囊括整個湖南的任務易如反掌。

根據上述理由，則近日報傳的日軍「進攻西北」之說，當不是捕風捉影之談。但「進攻西北」是一個極大的題目。僅就戰線的長度說，從五原到襄陽直線就差不多有一千公里。這決不是什麼「十師圍攻擊西安，八師圍侵入甯夏」或「日軍為進襲西北，當先以陝省之南鄭為目標，俾得隔絕西安與他處之聯絡」等一兩句籠統話所能包括的。這裏面必然有先後，有步驟。

### (三)

日軍在決定和佈置進攻西北時，在軍事上必須考慮下列幾個重要因素：

- 一，各路兵力的分配；
- 二，戰略的緩急需要；
- 三，華方各路抵抗力的估計；
- 四，交通的維持，給養的補充；
- 五，時令及氣候的影響；
- 六，華北軍與華中軍的聯絡。

關於（一），根據本年來作戰經過，一方面華軍抵抗力日強，別方面西北地勢更峻險，交通路線更困難等條件而估計，則自本果眞如上述，決定進攻西北，則僅南路掃蕩鄂北和豫南的兩軍，至少需要八師團；中路由潼關北面與西面渡河直攻西安的至少需要六師團；北路進攻五原寧夏所需兵力最難估計，因為那方面正面華軍的作戰力尙在不可知之數，但如果能與華中一帶的相差不過，則因地域特別廣大，就地無法取食，（人和機械化隊伍的）交通極難維持，則日軍前方和後方至少要十師方能保證不爲華方隨時抄襲而陷於各個擊潰的危險。以上三者加上從晉西入陝北的策應軍，則其總數當不下廿六乃至廿八師團。再與被牽制於山西，河北，察哈爾，綏遠，乃至山東，豫北等地對抗游擊隊的軍隊合算，則日軍僅在華北一個大戰場，已經必須用兵到四十師團。這是日本能夠做然而不可以做的，因為連華中及華南兩軍總計，即使在後兩戰場日軍全取守勢，它的在華兵力也必定要弄到總共達五十餘師團之多，即一百五十萬人以上；其結果將必然是加速它的經濟崩潰過程。據我們粗略推測，日本在眼前還不會增加它在華總兵額。它將把侵佔武漢的軍隊，經過補充整理後，移一半到華北去。如此則華北方面除必須留在後方與游擊隊周旋之外，可能用以積極進攻西北的總兵力當不過十五師團，僅夠中兩路之用。

關於（二），目前日軍的戰略需要，尙不在深入寧夏和西套蒙古的沙漠以斷中蘇交通，而在打通平漢線，溝通武漢與北平；肅清豫南，奪取隴海西段，控制關中；佔領荆襄，一面封鎖四川，一面威脅全湘。這些需要也是集中在中兩路。

關於（三），潼關至襄陽一線華軍抵抗力已經證實是強的，而寧夏華正規軍如何尙在不可知之數，這點也許應使日軍把主力擺在北路，但日軍同時要考慮到在陝甘寧邊區極強大的游擊軍對於它北路延長困難的交通線底隨時突襲，也要考慮到外蒙軍從北來的可能威脅。而別方面，則據我們所知，日軍通過漢奸，與豫南一帶的土匪頗有勾結，因此，它的進攻西北，顯然仍以先取南路爲最有利，中路次之，因爲那裏也感受從陝北而來的威脅。



關於(四)，交通給養的維持，顯然三路都很困難，但如果能打通平漢，佔領隴海鄭州潼關段，則仍是中南兩路較便。同時在鄂北豫南就地籌餉和使軍用票，總比在綏西寧夏的沙漢裏便利。

關於(五)，綏寧邊區的沙漢裏冬季最寒時要到零下十餘度，而且風暴時作，可以活埋大軍。嬌怯的日本兵是吃不了那種苦的。關於(六)，如果進兵南路，日軍華北華中兩軍可以取得密切聯絡。雖這兩軍至今沒有澈底合作，即在進攻武漢，華北所派的一枝幫助軍也祇循着大別山北麓跑到信陽而不肯費過山南下的大力；但今後如果進攻關中，華中軍自然應該還一點禮，而担負起侵佔襄陽，沿漢水跑到陝鄂邊境白河爲止的任務，以替華北軍壯一下聲勢，而免它側顧之憂。

#### (四)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敢斷定日軍如果決定進攻西北，它決不會沿着一千公里長的戰線，三路一起大舉進兵。日軍的佈置眼前將側重於中路及南路。甚至在後兩路之中，它也還要分先後。現在它經過攻佔武漢的大戰，各方面正在休息，補充，調運，佈置之中；同時它準備入鄂北豫南的山地作戰，亦須把各軍重行編製一下，俾利於深入山嶽地帶交通不便之處作戰。一旦這些準備完成，我們以爲它才會：

首先發動進攻西北的初步工作，從南路開始。這裏它第一要進攻襄陽或同時荊州(沙市)；第二要奪取南陽，然後分兵兩縱隊，一面向指洛陽函谷關，囊括平漢路鄭州信陽段及隴海路鄭州洛陽段，一面西叩紫荊關，與襄陽北上之師呼應，掃蕩整個鄂北豫南，威脅西安的後路及漢中(南鄭)。

其次，它更得加緊晉南晉北的「肅清」工作。至少它得把晉南沿河三角地一帶確佔，免得妨礙它將來的渡河工作。這一番預備工作完成後，日軍才會正式發動入關進攻西北的大戰役，但也還祇是中路和南路。

在中路，它不但會渡河入豫，與南路北縱隊會合正面仰攻潼關；它並要從永濟及河津渡河入陝，以抄潼關後路並向西以進攻西安。

在南路，它也要更分兩路：一路入紫荆關直趨西安，一路由白河溯漢水取南鄭，並策應包圍西安。

至於北路的進攻夏季，就眼前的形勢，特別是交通，給養，時令，氣候等因素上觀察，我們以為日軍不但今年不會大動，甚至明年都動不了也難說。

軍事的動態因為因素太多，千變萬化，極難推斷。我們的預測可能完全錯誤，不過是根據眼前的客觀形勢粗加估計，聊備感覺興趣的人們參攷而已。

（十一月二十九——三十日）

## 對日軍戰略之預測

包菲麗

戰爭由前一戰役轉入到後一戰役，由前一形勢轉入到後一形勢，及由前一階段轉入到後一階段之過渡中間，雙方都有軍隊上的改調，有武器上的更換，有人事上的異動，都要使對方莫知所以。所以不僅是新聞記者難以預為推測，即老練的參戰的軍事專家亦難以預為決疑。因此吾人這一預測，是提出商討的而非武斷的。

日本是「國小兵強」的國家，但已開始跑進了「國窮兵窮」的境况中，這對日本的政略及戰略要起決定的作用。他的政略由尋找中國之屈膝者屢次失敗後，而轉向國際上尋找犧牲中國及自己利益之調解者了；他的戰略由消滅中國之主力屢次失敗後，而轉向中國尋找消化日本商品胃口較大的地區來了。換言之，何地能夠打出一位犧牲中國及自己利益的調解者，他今後即向何處打去；何地打通後能消化一大批日貨以濟眉急者，他即向何處打去。其所以如此者，因為他國既窮，兵也窮了，但侵略的胃口，却愈吃

愈大。

日本固然需要休息；但休息之前，尚需要戰爭，至高需要打通粵漢及打通陝甘，至低也要能打通粵漢路。

打通陝甘嗎？需要首先解決中國的八路軍及其所領導的華北游擊隊，而且需要大兵才能渡黃河以組織攻打西北之中路；左翼需要打通陝甘公路，而且打通之後，要駐重兵於沿路，以防鄂西與川北華軍切斷後方；右翼需要打通綏寧路與寧蘭路，繞一道摸不着邊際之「墮指裂膚」的沙漠地，他如果認為打西北意義重大的話，（打西北如可尋找調解人及消化日貨）他可傾國內僅有之兵嘗試。但這樣的戰略必然發生日軍所不能解決的危險：第一，他以海軍為「可靠後方」之關係愈拉愈遠，而且愈細，甚至時斷或全斷；第二，日軍在華中華南的佔領地，不僅因那時兵力不夠而縮小，而且因日軍集中主力於西北，華軍能知道「要縮短相持時期了」；第三，對華中華南有深刻關係的英美法諸國那時能忍住不乘虛想辦法和日本開玩笑，硬纏綿的要求開放門戶嗎？特別是日本打到西北能真打出「調解人」與「消化日貨」的市面嗎？恐怕那時即或到了西北，而自己的氣力已全無了；而擺在日軍面前的景象却只有四望無邊的沙漠，一股一股的黃沙，雜着四周西北游擊隊的幾顆斷續的冷槍聲，此外是什麼也沒有！然則，那時的華中與華南却已「糟」矣。日軍如果願意的話，不妨一試！

吾人認為日軍戰略繼續南進是有很大可能性的，或者這是日軍已經決定了的戰略。法西斯眼中的「共」已不在莫斯科而在倫敦與巴黎，墨索里尼之羨慕東非洲，希特勒之傾向中歐，西班牙是意德到倫敦巴黎的最好交通站，日本之在南洋印度洋沿岸設立成千的私人醫院及將暹羅施以日本化，這都是在共同修築到倫敦巴黎的「路」。

日本在遠東仗張伯倫政策的鴻福，已衝到了南洋。此時不趁着法國達拉第已有政權及張伯倫政策尚未改變之時，衝到印度洋，尚待何時？也正因為如此，日軍必繼續南進而且也可能打出犧牲中國而且肯犧牲自己的調解人——張伯倫與達拉第——來。

但日軍繼續南進的戰略：必首先鞏固廣州并建設成爲軍事根據地，如打下梧州，韶州（惠州已在日軍手）二地，即在這時間中完成第一步并開始第二步的準備；其次是佔領長沙，攻到寶慶，衡陽，完成第二步并開始第三步的準備；再其次是由南而北，由南而北，打通粵漢路，完成第三步。日本若能如此這般的進攻着，他既奠下了南進大基礎，同時，在海陸大包围中國東南的大圈中，也可鋪出一批日貨及扒到湖南之鐵，江西之煤。這是日軍頂如意的戰略計劃。所謂「錦繡河山」，中國東南這一角即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八省是中國錦繡的一部份。

但是，將來與日軍搗麻煩頂兇的也就是這八省，這是中央軍與八路軍之策源地帶，也就是中國戰前反帝反封建，今天反日反漢奸的策源地帶，又是英美法最捨不得拋棄的地帶。中國不自殺（反對團結）的話，這一戰爭打下來的結果，難免，不是日本到粵漢路去「懸標」姑誌之以待證實。

（十二月十一日）

## 沉寂中的戰事

林彥

有人說，「近日戰事在各方面都沉寂了；但日本的傷兵倒來得不少，這倒有些奇怪。」其實絲毫不奇怪，中國軍退出廣州武漢岳陽後，並沒有與日軍「相約休息」，而且華軍有廣大的兵團繞到日軍的後面側面爭取了主動的地位，游擊隊在各方面都有進一步的工作。另一方面日軍由主動的地位開始陷入到被動的地位，增援又來不及，調換又紛忙，死傷必然多。

但現在的「沉寂」吾人不能認爲日軍即停止了對中國的再進攻。中國若停止抗戰，中國亡了；日軍若停止進攻呢？日軍完了。

「相對的沉寂局勢」是由於日軍正在預備新的大進攻，中國正在更進步的執行合理的新戰略而造成的。而且這種「相對的沉寂局勢」其時間比以前會要相當長。一方面是日軍準備新的大進攻比以前困難百倍，人力，物力及其內部戰略意見之紛歧等，

都成問題了。另一方面是中國更進步的執行新戰略，人事，布置，編配，政治工作均在刷新，也還需要艱苦的工作。

總括說一句，戰爭在劃階段的轉換期中，「相對的沈寂現象」是有些時日的。

但在「相對的沈寂」期間中，規模不大的戰爭，會一天一天愈多起來，中國在這些規模不大的戰爭中，其收穫比以前的大會戰要多，其進步也要快；日本在這些規模不大的戰爭中，其損失比以前的大會戰不會少，其死傷更要多。

這裏可能造成兩個前途：

第一，將日軍「準備新的大進攻」的準備時期拖長，而且也可能拖長。愈拖長，日軍愈困難。

第二，將日軍「準備新的大進攻」的準備粉碎，而且也可能粉碎。能粉碎，日軍更困難。

中國有一句俗話：「小石打爛大鍋子」，目前中國需要盡量的在各方面發動規模較小的戰爭是非常必要的，由這些戰爭而爭取拖長日軍的新準備時期，以至於瓦解日軍的新準備工作。即將這兩個前途組成爲一個前途而實現。

傳說上海的日軍已舉行了第廿四次追悼大會，現在預備第二十五次；傳說每一次追悼會的戰死者及因戰傷而死者的靈位名額平均在一萬人上下。但傷兵的數目尚不知道，依照戰爭的規例，傷者比死者要多一倍或一倍半，吾人相信日本傷兵起碼有三十萬人藏在中國沿海的小島上。

同時傳說來上海的日本傷兵，「肋骨傷」與「背上傷」比以前多了，而且這一類的傷兵愈來愈多，由此可見中國新戰略在中國士兵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士兵執行新戰略的起碼課程：

第一課是保護自己射擊敵人。

第二課是向敵人的肋骨上與背心上開槍。

中國的士兵與武裝人民能學會了這兩條，則抗日的新戰略有了如鋼似鐵的基礎。這是新戰略的「原子論」。

(十二月十八日)

### 怎樣爭取真正的相持階段？

最近各方面的戰事一律顯得異常沉寂。日軍雖揚言北面全力進攻西北，南面大舉入桂，實際上截至目前還是虛張聲勢。在晉南湖北和廣州四郊，雖有戰事，然大都是華軍主動的小規模的運動戰。去年在這時候（濟南杭州已陷，也開始了日軍在各主要戰場相當沉寂不動的局面，但那時日軍仍有小規模的進攻（如津浦南北段，魯南蒙陰沂水間，平漢彰德新鄉間）作爲以後大進攻的預備步驟。今天日軍則除在一部份後方開始「清剿」游擊隊之外，在各方前線連小規模的進攻都沒有。而且這形勢自十一月初佔領岳陽以後起直至現在，竟已連續了幾乎兩個月，就眼前情形觀察，尙有繼續下去相當時間的趨勢。

由於這，一部份淺見的人便以爲日方已決定不再大規模進攻，設法議和，同時傾全力「肅清」和「開發」各游擊區，「建設」「新中國」。他們以爲日軍進攻的停止完全是自動的。另一部份同樣淺見的人則以爲日軍已完全筋疲力竭，經濟更無辦法，無力再作大規模進攻，同時華軍各方面防禦力及反攻力已經大大增強，使日軍欲進攻亦不能，不久華軍就要實行大規模反攻，收復失地。他們以爲日軍進攻的停止完全是被動的。

證諸事實，這兩種見解都有錯誤。對於第一種見解，我們要答復說：日本雖確在夢想「肅清」游擊區，「建設」「新中國」，但他却完全沒有決定不再舉行大規模進攻。他的「議和」之說，完全是一方面離間分化中國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陣營，別方面誘騙英美法等國統治層的政治陰謀。日本一時一刻也沒有放棄吞併整個中國的企圖。

對於第二種見解，我們的答復是：日本固然經濟已經非常竭蹶，兵力已經十分疲乏，但她絕非完全無力再作大規模進攻。正相反，她現在正在作比一年半以來任何戰役規模更大的進攻準備。同時華軍固然因根本改變戰略而增強了防禦力，但截至現在尚沒有增強到能停止日軍一個真正強大的進攻，使它陷入被動的相持局勢的地步，更不用說不久以後就能真正大規模反攻，收復失地的地步。

我們的理由是：

(一)日軍這一次進攻完全停頓，在軍事上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經過了一年來日本軍事史上空前的兩個大戰役，徐州戰役和武漢戰役，特別是後者，它的在華全部兵力因極度的損失與疲勞，已經完全不能繼續作戰。如果它要進行新的大規模進攻，必須澈底補充與更換新兵。

(二)第二，在過去一年的作戰中，日軍深感到了後方中國游擊隊的騷擾牽制。在新進攻以前，它必須對緊要地區的游擊軍作一度「清剿」，以免將來戰線交通線更長，愈受其害。但這種「清剿」並不是澈底的，它祇是企圖把游擊隊驅離重要都會和交通線附近城鎮鄉村。

(三)第三，日軍在打下武漢後，因華軍撤退有方，原定企圖沒有完全實現。（參考十一月一日至三日本報社論「偉大的撤退」）同時它原來未料到華軍會如此堅持抗戰並根本改變戰略，故它的原定計劃完全破裂，現在當前擺着的任務太多太重大，必須澈底檢討估計，來一個新的全盤計劃。這計劃的決定已需要相當時間，而決定後的佈置調度更需要時間。

(四)由上述，日軍現在已經開始澈底更調補充在華軍隊的工作。它把疲勢的軍隊大批開往東北，而從那裏換調生力軍入中國。（調去的是走鐵路，調來的是走海路，故淺見的人們以為日本真在調侵華軍到東北去預備打蘇聯了。）同時又有大批新編軍

從日本調來中國，以代送往朝鮮，台灣，琉球或東北休養的傷病兵。經過這樣大規模的更調之後，將來的日本在華新兵力也許比前還要加多。

(五)日軍已將一部份不甚疲勞的兵調到後方開始「清勦」游擊隊，(部份留在前線死守)。這份工作在最近的將來還要擴大和加緊。

如此，我們雖不知日軍是否已經決定新進攻全盤計畫，亦不知如已決定，則進攻方向在那裏和何時開始，(這些日人自己也許還沒有知道。)但我們可以肯定知道下列兩點：一方面，我們知道日軍在最近期內在何方面不會有真的進攻，(北海方面，潼關方面，寧夏方面都是虛張聲勢；)別方面，我們知道經過一定期間後，它一定會發動一個大規模進攻，如果它的上述調度，佈置，「清勦」進行順利，不受阻礙和打擊。

基於這，我們決不能說現在中日雙方已經到了相持階段，第二階段；更不能說不久後華軍能夠開始反攻階段。我們祇能說華軍已得到了造成相持階段的機會，如果利用得當，很可以很快的促進相持階段的來到。利用這機會的方法是：

在日軍的後方，更加擴大與加強游擊軍的活動。使日軍的「清勦」不但不能奏效，反而愈「清」愈多，越「勦」越厲害，使日軍後方戰線越拉越長，越打越廣。從而使它不能不把新調生力軍一部份不開往前線而開到後方繼續「清勦」，永遠「勦」不「清」。

在日軍的前線，遍地展開並加緊廣大的運動戰，使它不但不能調回前線守軍幫忙「清勦」後方，並且不得不把新調來的生力軍一部份開到前線去助守。這樣雙管齊下，日軍的未來新進攻大計劃可能全盤崩潰。

日軍是絕對不會自動接受相持階段的，必得華軍強迫它不得不接受，如果上述真正的全面戰爭能夠真正切實主動的，能動的，計劃的執行，則相持階段很快的就會真正來到，而華軍大規模反攻的準備期間也就真正開始，收復失地之期才真正不遠了。



(十二月三十日)

## 看日軍「全線的調整」吧！

秦孟雲

在中日戰爭的偉大的變化中，日方軍閥們不可避免地對戰事前途發生恐慌與渺茫，因此他們內部喊出了尚在「調整全線時代」的口號。

他們在軍事上喊出這樣的口號不是偶然的，他們是針對着戰局上的諸種變化而產生了這樣的軍事口號。

在日本方面感覺最危險的是華軍之軍事目標（爭取相持的局面）及華軍之軍事戰略（大規模的開展敵後工作），是一個空前的威嚇，這威嚇的內容是平原戰轉化為山嶽戰，陣地戰轉化為游擊戰，必然使「勝利」了的日軍，對新的「戰果」很難追求，對舊的「戰果」很難保持。

吾人并不說日軍絲毫沒有山嶽戰的士兵，沒有山嶽戰的幹部及沒有山嶽戰的武器；但在日軍對「中國一打即屈服」及對「西伯利亞大平原奇嚴重的相思病」的兩出發點下，日本陸軍自身對山嶽戰的準備是不充分的。而且任何資本主義國的軍備，是建立在他們與廣大層大衆互相對立的矛盾上，同時又被傳統的形式主義的軍事理論所限制，所以不能有充分的山嶽戰軍隊。中日戰爭在這一問題上不僅教訓了日本，而且教訓了全世界。

吾人也不能說，日軍完全沒有打游擊戰的軍隊及能力，但在日軍對「中國人民比日本落後，中國人民無組織」及日本對「蘇聯軍事上並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的出發點下，日本對現代的游擊戰作了「純附屬戰」，平原不能有游擊戰」之誤解。當然在軍隊與人民分離的國家，不能而且不配在戰略上將游擊戰來作防禦戰與反攻之過渡戰略。

日軍客觀上已遇着如上所述的新變化，即平原戰轉化爲山嶽戰，陸地戰轉化爲游擊戰，主觀上又發生了如上所述的弱點，即打山嶽戰之準備不充分，打游擊戰之能力是舊式的，如是喊出了「尙在調整全線的時代」的口號了。這一口號很顯明是由於日軍自己沒有本領打山嶽戰，打游擊戰，就只好從破壞對方的游擊戰計劃，調動對方的山嶽軍隊，擾亂對方的軍事視線三個原則來下手。諸看事實：

第一，拚命的企圖收買動搖的「游擊隊」，一個日本的特務員（偵探）也有委派「剿匪」司令之權，與其說是日軍的兒戲，不如說是日軍之慌亂；日軍之這一計劃只要中國應付得妥當，吾人想這種益果將來決不會爲日軍拾得，如果日軍願意的話，不妨讓他去擴大這一冒險運動。

第二，拚命的企圖發動西北的或沿海的佯攻戰，企圖由這一類戰爭來調散中國在粵漢路沿線勇敢善戰多才多藝的山嶽軍隊，與其說是日軍企圖乘機取巧的打通粵漢路，不如說是日軍在那表演弄巧反拙之蠢戲，因爲中國軍隊不僅在組織大規模的山嶽戰，而且同時也在準備大規模的反攻戰，日軍如果要佯攻西北與沿海，華軍也能知道反攻日軍弱點之地。日軍佯攻戰之規模愈大，華方之敵後抗戰與反攻弱點之成績反會愈多。

第三，拚命的擾亂對方的視線，如長江流域的日本海軍逐漸的向華南集中及長江流域的日本陸軍逐漸向東北調換，企圖使華方對保衛粵漢路的新軍事準備可以渙散起來。甚至於必要時日軍在華南的海軍可能向英國開砲；日本在東北的陸軍可能向蘇聯開槍，以疏懈中國的反攻準備。

正因爲日本軍閥近日在執行上面的愚蠢動作，已引起日本中下層巨大的反抗。如是日本軍部向日本軍人的中下層玩弄欺騙的訓令了。

「全線調整」由平原戰轉變到山嶽戰之全線調整，「一月十號可調整完備」，「新戰爭皇軍一定勝利」等鬼話。當然軍人們時常發表豪語，這是古今中外軍官的共通習慣；但軍人們自吹牛皮則古今中外却祇有日本軍閥才有此特色。

在中國軍有計劃的撤退下，日軍拾了一個沒有作用的武漢，現在變成了一隻「球」。每天在大別山與幕阜山之間的華軍手中拋來拋去，拋出來的日軍屍灰與傷兵，每天不斷的往上海運來，這是萬眾皆知的事實。

鞏固佔領區域嗎？日本人在南京蘇州等大城市中開的百貨店，門上帖上紙條「禁止非日本人進去交易」，已引起日本人自己向軍部提出質問，其回答是「防止游擊隊混入日本百貨商店放火」，在南京與蘇州能發生這種恐慌，其他地方更可知了。

事實很快的能揭穿日軍的真像，看究竟是「全線的調整」呢？還是「全線的動搖」？

(二月二日)

## 粉碎日軍之新進攻

包菲麗

自從日軍宣布「調整全線」於一月十號「完成」後，現在過期十餘天了，「調整」了嗎？沒有。「完成」了嗎？更沒有。

日本「調整計劃」中之政治部門，其中心完全依靠叛徒們汪精衛等之叛變運動，在政治上使中國內部發生分裂，日軍則乘機打通粵漢路而擊毀中國之主力。其結果呢？叛徒汪精衛等之叛變運動不僅沒有起打擊中國的作用，反起了「回力」作用，一方面將日本之近衛內閣打倒了，另一方面叛徒汪精衛自己也失敗了。這是日本對華政治陰謀史上空前的，最令人噴飯的，最可恥的失敗。

日本「調整計劃」中之軍事部門，其中心完全採用了賭場上的「換注」與「孤注」方法，即將前方的疲軍調到後方「剿匪」，將原來的預備軍（戰場上的後方預備隊內有精兵成份，并非日本兵役法上之「預備役」兵）調到前方作戰，將國內可能調動之陸軍分華南華中滿洲三地出盡。傳聞滿洲方面開去近十師團，華南方面近四師團，華中方面近五師團。假設這傳聞可靠，則日軍前後出

動近五十九個餘師團，前後已近一百八十萬人了，日本雖然還可出動一百二十萬人，但那一百二十萬人尚在鄉村中，雖有壯丁，但軍費也未見得來得及吧！這樣的「軍事調整」完全表現是賭場上的「換注」與「孤注」。有人說「孤注」雖然危險，換注」并不一定危險。這是由於不懂得苦戰經年之軍隊，永無休息，反調到後方與英勇善戰的華方游擊隊跑「無碼圈子」，其消耗是無限的，危險性也是無限的，同時也不懂得滿洲、華北、華中、華南這樣偉大的局面，一百八十萬人已死傷六十萬人，能作戰者即不要預備隊，也只一百二十萬人上火線，連站崗也稀薄。這是開古今中外的冒險戰局未有之先例。

雖然日本在政治陰謀上失敗了，如組織叛徒們汪精衛之活動，其結果來一個汪精衛近衛之雙倒台；雖然日本軍事上遭到絕對的困難，如前方拉得比歐戰東西兩線都長，後方被鄉村所困。攻也難，守也難，但日本軍閥決不會停止其軍事的再進攻。

戰事已經在華南與鄂西抬頭，這兩地戰事的抬頭都具有先打通粵漢路之戰略意義。依照某法西斯的戰略牛皮，他們主張先打通粵漢路再將中國抗戰之兩根血管（西南與西北）切斷，或者切斷一根（西南）也或許日本正在執行某國法西斯的戰略指示，亦未可知。

吾人此時，不管日軍採用何種戰略再發動大規模戰爭，吾人希望中國朝野要更團結一致的，更緊張百倍的，更尖銳的將日軍在組織這次戰爭的開始活動期粉碎下來。以前在戰地上說日軍是勝利的，但日軍的計劃（消滅中國的主力）沒有一次不是失敗了；今後撲滅日軍的計劃，雖不能說不艱難，但比以前戰役要易得多了。吾人相信日本之再進攻必遭空前的失敗。（一月二十二日）

# 一般問題

## 世界大戰與中國抗戰

從日本向蘇聯挑釁，發動所謂張鼓峯事件之後，有的人希望日蘇真正開戰，以爲日蘇一開戰，對中國的抗戰是有利的；有的人認爲並不會開戰，就是開戰，對中國的抗戰也沒有利益。因此，又有人提及世界大戰的問題，有人以爲中國的抗戰，祇有在世界大戰中獲得勝利。這問題就比較嚴重了，這牽涉到決定中國抗戰勝負的條件究竟是什麼，果如那些論客所說，則世界大戰成爲中國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那末，必然的結論就是這樣了：如其世界大戰萬一不發生，或遲延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以後再發生，則中國的抗戰就沒有勝利的前途了！這是何等含有毒素的論調啊！

這一個問題，雖然不是幾句話可以剖析清楚，但我們認爲已有迫切檢討一下的必要。這點可以分作兩個問題講：第一，決定中國抗戰勝利的條件是什麼？第二，世界大戰是不是對中國的抗戰有利？

我們先講第一個問題。

中國民族抗戰的勝利條件，照一般所認識的，是：（一）中國內部的團結；（二）中國軍隊的素質的提高；（三）中國廣大民衆的組織，在抗戰之中，把廣大的民衆都動員起來參加抗戰，無論是在前方或後方；（四）中國經濟的穩定；（五）能夠從國外獲得充分的軍火供給；（六）日本國內發生革命；（七）法西斯侵略集團與民主國家和平集團間發生戰爭，侵略集團中的法西斯統治崩潰。前面的五個條件，都是屬於中國本身的，後面的兩個，則屬於中國以外的條件，但是有許多人把後面的兩個看得特別重要，把牠當作主

要的決定條件。

這兩個條件如其真的具備了，當然對中國的抗戰很有利，可以使中國的抗戰走入勝利的坦道。但決不是除此以外，就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因為中國的抗戰，是中國自己的事，照道理講是應該照事實講也是必然，祇有用中國本身的力量來爭取抗戰的勝利，纔是真正的勝利。國際局勢的變化，可以使中國更有利，可以縮短中國抗戰獲得最後勝利的過程，是沒有問題的，但中國本身力量如其不夠獲得勝利，還是沒有用的。歐戰中俄國雖產生革命，德意志帝國並沒有得到便宜，德國發生革命，協約國就勝利了。這一個事實，雖然不能和今日的情形機械地相對比，以為那時如此，現在也是一定如此，但不妨當作一個例子。祇有本身的力量增強了，同時可以推動國際走向更有利於中國的道路，也祇有這樣，纔能運用國際形勢以爭取最後勝利，如其本身的力量不夠，則雖然國際形勢的開展有利於中國，中國也無從運用，不能運用。

蔣委員長及其他中國領袖曾經說過：中國的抗戰不僅是爲了中國，也是爲了拯救日本，爲了維護世界和平。但中國決不能把中國的解放和日本的革命當作一件事做，中國革命雖可促成日本的革命，但日本革命的主力還是要靠日本的民衆，不能由中國人越俎代庖。中國的抗戰，雖然是盡了促成侵略集團崩潰的一部份的責任，但決不是說中國的抗戰必然能促成侵略集團的總崩潰。

中國的責任就是抗戰，祇要中國能夠充分發揮其所有的力量，不管國際形勢變好變壞，必然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的。

第二個問題是世界大戰是不是對中國抗戰有利。

一般人認定世界大戰對中國抗戰有利的，大致認爲世界大戰必然產生下列兩個結果：（一）世界大戰一發生，侵略國的力量

就分散而削弱了；(二)世界大戰會引起法西斯國家內的革命或世界革命。我們當然不能否認這兩個前途的可能性，但決不是必然性。

第一，侵略國的力量分散不分散，削弱不削弱，主要是看大戰是怎樣發生的。如其世界大戰，真像一般人理想中的英美法蘇中民主集團與日德意侵略集團的戰爭一樣，當然是有利於中國抗戰的。但是會不會是這樣組織起來呢？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在今天所可能發生的戰爭，祇有法西斯集團的反蘇聯戰爭；而在這樣一個戰爭中，英美必然是嚴守中立的。法西斯侵略國之所以掀起反蘇聯戰爭，目的就在動搖英美兩國，拉攏英美兩國，不僅如此，更想因此而希望英美兩國在經濟上挽救它們拔出瀕於破產的泥淖。

第二，要削弱侵略國的力量，要促成侵略國的崩潰，是不是一定要世界大戰纔能做到呢？我們的答覆是「否」。

法西斯侵略國都是先天不足的國家，加以瘋狂的統治者頻年擴軍，使它們的國民束緊了褲帶以飼大砲，民脂民膏已經被它們搜括盡了，財政上已弄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它們正要求以戰爭來打出一條出路。戰爭呢？正給予它們一個最後掙扎的機會。如其沒有戰爭呢？求不到戰爭呢？它們國內的矛盾將因經濟的困難日益加深，一樣可以促成其國內的革命，而加速其崩潰。

第三，世界大戰是不是一定會引起世界革命？我們的答覆也是否定的。因為一國的發生革命與否，和革命的成功與否，決定於這一個國家內的革命團體力量的強弱，路線的正確與否，領導的人能不能把握住當前的形勢，採取適當的方針？戰爭雖可促成革命危機，雖可成為革命的溫床，但決不是必然發生革命。上一次世界大戰中，參戰的國家有幾十個，而革命成功的祇有俄羅斯一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在今天，我們能說法西斯國家內部的革命團體已經能夠負擔這個重大任務嗎？日本德國意國的民主勢力，革命勢力，人民陣

線，現在正在發軔滋長的時候，當然還不夠。如其有進一步的發展，則戰爭所引起的革命危機，一定更可以發生實際的作用。

我們明白了這些基本問題之後，我們才能解答世界大戰是不是有利於中國抗戰的問題。中國所需要於世界和平國家的是對華的援助（主要是經濟的、技術的，包括供給軍火及借用技術人材等）與對日的制裁。（主要也是經濟的，包括「杯葛」運動，及停止借款等）這些在和平的時期，各國可以逐步做到；如其一旦戰爭爆發，國際關係一複雜，對中國就未必有利，不僅無利，甚至有害，祇要侵略國挑動對蘇戰爭能夠部份的收效，就可以造成這種局面。

總結一句話：中國抗戰的勝利條件，並不需要依賴世界大戰的爆發；現在如發生世界大戰，並不一定對中國的抗戰有利。

（八月十一——十二日）

## 中國在抗戰中強壯起來了

在華軍相繼放棄廣州武漢的前夜，日本方面所策動的「和平」空氣，通過各種關係，而傳播到各方面去。這在明眼人看來，當然一望而知其為謠言，但謠言的背後，的確有人想促成謠言所傳的事實，所以一切同情中國的人們，不能不指出這個危機使人知所警惕。現在一切「和平」的謠言，已經為鐵一般的事實所粉碎了，自然擔心「和平——投降——亡國」的人可以放心了。但是又有人要問：一年又四個月月的戰爭，祇看見中國一塊塊的領土失陷，這樣，到那一天纔能收復這些失地呢？時常聽到人說，「中國愈戰愈強，日本愈戰愈弱，中國可以從劣勢而和日本平衡，再從平衡而轉為優勢，到現在還沒有平衡，究竟到那一天纔能轉到優勢呢？」

不錯，現在華軍對日軍還是處於劣勢地位，沒有達到平衡。但我們要明白日本是世界一等強國，它的軍事準備是從甲午戰爭起就精勵刻苦地開始，到現在已經四十幾年，中國是弱國，準備不過五年，而且在這五年中的前三年，還有不少力量消耗在對內戰



爭中，想一開始就打勝日本，這是不可能的。如其要求中國速勝，是和怕懼日本而俯首帖耳地屈服同樣地危險。據說，在「七七」抗戰之後，有人預計：華軍在平漢線的保定守四個月，在津浦線的馬廠或滄州守四個月，在平綏線的南口守四個月到六個月；就在這個四個月之內，八路軍從察哈爾打入熱河，一路入黑龍江，一路入遼寧，截斷北甯路於關外，於是平漢、津浦、平綏三線的華軍同時大舉反攻，一舉而盡殲華北日軍於山海關之內，殺得它片甲不還。這個計劃的確偉大之至，也壯烈之至。但實際上僅南口守了一個多月，保定僅孫連仲部抵抗一下，津浦線則不發一彈而退，連司令長官馮玉祥將軍也不知道他的部下退到那裏去了。所以，希望速勝是要不得的，盼望倖勝之心過切，恰恰是取消了抗戰勝利的前途，增加抗戰的困難。

那末，爲什麼中國有必勝的把握呢？就是在中國愈戰愈強，日本愈戰愈弱一點上。所謂強與弱是比較而得的，在今天，並不是中國已比日本強，日本已比中國弱，而是說中國現在已比過去強，日本已比過去弱，這種一個走上坡，一個向下坡的形勢發展下去，必然馬上就會兩者相等，而強弱倒置。強和弱又從那裏看出來的呢？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

第一，在抗戰第一期中，日軍傷亡十餘萬，第二期傷亡二十萬，在第三期中則傷亡幾達四十萬。

第二，在抗戰第一期中，日軍佔領了察哈爾、綏遠、河北三省，及山西、山東、江蘇、浙江的一半，安徽的一角；在第二期中，日軍佔領了半個山西，半個山東，河南、安徽、江蘇的一角，面積比第一期少了三倍；在第三期中，日軍所佔領到的是沿長江一狹條，從香口到武漢，以外則廣州附近的一小塊，面積比第二期更少了三四倍，比第一期則少十倍以上。

第三，在中國方面，第一期損失槍械八十萬枝，死傷五十萬人；第二期損失槍械十萬餘枝，死傷不及四十萬；第三期則傷兵二十萬，死者僅數萬而已。

第四，中國在淪陷區域內，不僅是冀晉察綏恢復了廣大的統治區，在蘇北、皖北、豫東、魯東、魯西，都恢復了統治區，就是江南的地

方行政，也都次第在鄉村中恢復了。所以實際上日軍所新佔領的遠抵不上被華軍收復的土地來得廣大。

第五，連日本統治向來鞏固的熱河及冀東，現在也都在華軍游擊隊的控制之下了，這是抗戰以前日方做夢也想不到的事。這些還不夠說明中國已在抗戰中強壯起來了嗎？

(十月二十九日)

## 告軍事上的悲觀與樂觀主義者

譚屏

近日有一位朋友對我說：『軍事上我本是一個外行，可是當中國退出南京時，你說『從戰略上看這一次撤退不是失敗』，我當時是相信了你的話；當中國退出徐州時，你又說『從戰略上看這一次撤退又不是失敗』，我當時又相信了你的話；但當中國退出武漢時，你仍說『從戰略上看這一次撤退仍不是失敗』，我就不能不懷疑起來了，這種懷疑並不祇是我一個單有的，我的同仁中有好幾個人有這種懷疑，特請你解釋一下。』

因為這是一個軍事科學上的問題，而不是什麼軍事上的『機密計劃』，愈使多數人能討論此問題，愈使多數人能了解此問題，對於中國愈有好處，所以我在這裏來提出公開討論。

(一)中國三次的撤退是不是失敗了？我的回答是這樣的：

誰也曉得中日兩國的實際情況：中國的軍事力量比日本弱，日本的軍事力量比中國強；中國的國土比日本大，日本的國土比中國小；中國的朋友比日本多，日本的朋友比中國少。因此造成中國的戰略是「科學戰略」，即「持久戰略」；日本的戰略是「扒拳戰略」，即「速戰速決」。

誰也曉得戰略上的基本原則是「保護自己，消耗敵人」。打開窗子說亮話：上了戰場，談到戰略，則「利己損人」，「趨吉避凶」。

這些話，在道德範圍中不應該「有」，在戰略範圍中就不應該「無」了。否則就是軍事上的「阿木林」或者「豬頭三」。

所謂「利己」就是「保護」而且到「發展」自己的力量；所謂「損人」就是「消耗」而且到「消滅」敵人的力量。

所謂「趨吉」就是自己佔領好的作戰地位，而且逐漸爭取到使敵人不能再攻及自己好從事反攻的作戰地位；所謂「避凶」就是將倒霉的作戰地位讓給敵人，而且逐漸將敵人置之於被消滅的地位，及將自己置之於能勝利的地位。

從一切生物到人類，沒有戰爭則已，如有戰爭都不能離開這個原則。

一年半的中日戰爭，從地理上看，中國是失敗的，日本是勝利的；從力量上看，中國已逐漸勝利，日本已逐漸失敗，因為中國的力量保全了而且快要發展了，日本的力量消耗了而且開始消滅了。將「地理」與「力量」二者統一起來，中國地理成了對銷日本力量的「兌換券」，這已有千百萬人能舉例子能舉事實來證明，無須我在這裏多舉證據。

日本雖佔據了中國土地，但失掉了自己力量，再戰危險，所以他發生了矛盾；如果他要使這矛盾統一，就只有「和平」，所以日本天長節的宣言，中心是誘「和」。中國雖保全了力量，但失掉了土地，「和平」危險，所以他也發生了矛盾；如果他要使矛盾統一，就只有「再戰」，所以中國蔣先生的宣言，中心是再戰。要日本勝利就只有「和平」運動勝利來結局中日戰爭；要中國勝利就只有再戰運動勝利來開展中日戰爭。今天現實的前途是再戰，所以在總的趨勢上中國並沒有失敗。

依照目前日本的軍力，牠還有相當軍隊可以調來，牠還有相當的攻勢力量，牠還有十二個師團近五十萬兵可以調動離開本國，高麗，「滿洲」，台灣等地；依照日本少壯派或者反英美派的意志，他們打算動員三百萬，非死傷到一百五十萬人，還不高興取守勢。因此中國或許還須要犧牲衡岳鐵路，西蘭公路，海南公路（海防到南甯）三段交通線去與日本的剩餘軍力作「兌換券」以消耗日本的殘餘進攻力。假設中國不幸，在戰略上將來逼得要退出這三段交通線時，只要那時中國在這三段交通線上能消耗日本的

軍力到三十萬或五十萬；只要那時撤退後仍保全了兩百萬正規軍力量而再戰；只要那時敵後的游擊能牽住日本一百萬軍隊的武力動彈不得，吾人相信那時仍不是中國的失敗，而且隔收回所有失地的時日，更是非常短促的。

(二)另一方面我在這裏要與軍事上的樂觀主義者討論幾個問題：

第一，是樂觀主義者對日本繼續進攻力估計不足，以為日本再不能有軍隊調來中國了，這是不對的。這是受了日本「和平」誘惑的影響，以為既要「和平」即是因為不能再增加軍隊了。相反的，日本的「和平」固然是企圖喘息，同時也是在遮蓋他再布置進攻。

第二，是樂觀主義者對日本的南進戰略估計不足，以為日本打廣東，僅僅是為着打下武漢的一種附屬戰略，這也是不對的。這是受了張伯倫欺騙他自己的英國人民的影響。打廣州固然是幫助長江日軍打下武漢，同時也是將日軍的重心移到打通粵漢路方面去，奠下南進的戰略基礎。

第三，是樂觀主義者對日本佔領區的軍事工作看得不重要，以為單有內地軍事力量即可止住日軍的繼續進攻，佔領區的軍事工作，不過是附屬的。當然佔領區的軍事工作領導是靠內地，但止住日軍繼續的進攻，目前主力要逐漸移靠到失地區內的游擊戰方面來，否則日軍消耗的軍力，有從佔領區中尋求恢復的可能。

第四，是樂觀主義者對「和平」運動所起的戰略作用危險估計不足，以為政府既有宣言，「和平」運動就此完結，汪先生也再不會去開和平之門了，這是不對的。日本的侵略立場是反蔣，反國民黨，反中國國家及反中國民族，四塊板拚成的。外面漆上了「反共」的顏色。牠將來甚至將原來的四塊板抽掉不要，祇用反英美法的帽子，漆上了「反共」的顏色來求「和」，以達到他軍事上的戰略作用，這是可能的，這也是動搖分子最「妙」的一支「開門鑰匙」。日本也可能卑劣到這地步，他已在那唱「為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了。

「和平」份子又在乘機蠢然思動了，這就是日本軍事上的「游擊隊」動作。

第五，是樂觀主義者特別嚴重的危險，是將軍事上的優點來遮飾政治上的弱點，以為有了軍事上的進步，政治上則可馬馬虎虎了，致到今天決定戰勝日本的基本條件的民主之門尚未大大敞開，這永不會產生很好的軍隊與很好的戰略。今天中國有些地方游擊戰，運動戰還帶有「半吊子」（一面在發動，一面在取消）化的意味，其根本原因就在政治上尚沒有大開民主之門。華北的游擊戰爭有成績，有進步，並不是因為那裏的八路軍幹部是神仙，而是因為那裏有廣大的中國人民參加了抗日戰爭。他們不僅給了華北人民以團結權利與武裝工具，而且他武裝了華北人民以有勇有謀的頭腦。

總之：中國處在抗戰的艱苦轉變關頭，不僅要向軍事上的悲觀主義者解釋問題，同時也向軍事上的樂觀主義者解釋問題。才能使人堅信中國必勝利，勇敢為民族作戰爭。

（十一月六日）

## 論日本陸軍的擴充與消滅

譚屏

在四個月以前，本報的星期時論上，曾對當時的日本陸軍作過一次初步的檢討，約略估計日本陸軍至多可以編到五十個師團上下，而且將那時的日本陸軍番號概略地標明出來。現在對照起來，大體上還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現在有些朋友，對日本軍隊的能攻華南，以為日本還有大量的陸軍馬上可以出動，因而又發生了畏日的論調，所以我們不妨將日本的陸軍再重行檢討一次。

一個國家編制陸軍，要有五個條件。這五個條件是：第一，要有壯丁；第二，要有武器，最低限度要有步槍和子彈；第三，要有受過訓練的軍官；第四，要有供給軍餉軍服的金錢；第五，要有動員壯丁上前線的政治目的。這是再也不能缺乏了的最低條件，而且缺一不可。

可。

日本編制陸軍第二第三（武器、軍官）兩條件比中國優良；但第一、第四、第五、三條件則比中國相差甚遠。所以它的陸軍組織不能如一般人所說的『它有壯丁一千二百萬，來一半上前線，可編成二百個師團』那樣便當。如陸軍的組織如此便當，那末我們也可以說『中國有壯丁五千萬，來一半上前線，可以編八百個師團』而且在政治上中國編八百個師團比日本編二百個師團更便當得多。然而對軍事的估計和對其他事物的估計一樣，決不能如此抽象的去看。國家之有壯丁，是編制陸軍基本條件，而不是編制陸軍的決定條件，決定條件是政治的動員。只要政治動員的條件具備了，就是缺乏壯丁，還可向國外向異族中招募志願兵；員果政治動員的條件不具備，雖「舉國皆壯丁」，也不過祇具有編陸軍的抽象之基本條件而已。單祇具有抽象的基本條件，不能或者沒有澈底的政治動員，永遠不能將壯丁變成陸軍的總之，一個國家將人口中的壯丁變為陸軍中的士兵，要經過艱苦的政治動員，才能將抽象的陸軍基本條件變為具體的陸軍基本條件，何況組織陸軍還要具體四條件！何況日本是侵略的動員！

反過來我們也應該回答「輕敵的軍事家」。他們對日本陸軍之估計，卻是另外一種說法，他們說「日本陸軍快完了，出動到三十個師團及一百萬兵以後，日本陸軍即無力出兵了。」我們對這種輕敵的估計也是不能服從的。因為不合事實也就是不合科學。日本能作戰的軍隊，可能的有三百萬人開赴前線使用，可是再也不能超出三百萬人以上，如超過此數，雖可開動，但不能作戰了，這是與日本整個的經濟政治計劃相合的。看牠「七七」以來的陸軍趨勢正在完成這計劃：

第一，恢復了上次大戰後取消的第十三、十五、十七、十八等四師團，合計國內與朝鮮共二十一師團，番號從第一到第二十及近衛師團。

第二，將台灣守備隊二個聯隊，滿洲守備隊十二個聯隊及華北駐屯軍二聯隊擴充為旅團，約計八個兵團，內容相當於八個師

團；但尙無數字番號。

第三，淞滬戰爭時增編了二十個新師團，內容與常備軍大致相同，其番號是從第一零一到一二零。

這是去年「七七」到今年「五九」時的日本陸軍概況，這恰恰動員了一百五十萬人進軍營，四百五十萬人服軍役。開到中國的那時約百萬近三十個師團上下。我們在本報會歷次報告過。

之後，因英國張伯倫向法西斯國家的屈膝與投降，在奧國問題與英義協定之前後，日本反英派又大大的抬頭起來，將板垣調回長軍部，傳即又增編有利於南進的成份之二十個師團，毅然決然的繼續南進。當時日軍的向蘇聯張鼓峯挑戰，及利用親英派的宇垣長外交并邀克萊琪開英日談判，都是爲了遮蓋這軍事上的祕密。到日本向義德兩國大租運輸艦及海船時，到日本需要向長江上游增加新兵力時，到宇垣外相的作用（遮蓋日本擴充南進的軍事預備）失掉而下野時，此事纔明朗化了。

傳聞這新增的二十個師團的番號，是從第二十一師團到第四十師團止。傳已調到中國的有第二十二、第二十五、及二十七等師團。內中的兵士，據傳是徵調學習了英國語、印度話或馬來話及中國語的已有不少。對日本這種軍事預備的動向，不知英國人士究作何感想？

雖然日本陸軍正在向六十九個師團的限度內擴充，但牠這六十九個師團的普通內容是否都具備了尙是問題。因爲編練侵略的軍隊是要特別「鍍金」的，如新式的器械費用，欺騙壯丁的活動費用，決不能用中國的錫箔可以解決的。

然而法西斯國的流氓性，敲詐性，冒險性是牠們的特點。尤其是日本法西斯，牠採取了孤注一擲的國策，「數千年國運，好歹賭了這一次。」甚至牠在軍隊方面，已有的六十九師團尙未組織完畢，被中國軍打壞的近三十師團（死傷病近八十萬人）尙未全然補充，而新的陸軍又加編起來，如從第一二一師團編到第一四零師團，或者用別的番號，這很有可能的。

但是單用番號之多，除可以嚇一嚇英國張伯倫，法國達拉第二人以外，對任何國任何人面前只能表示日本陸軍的一副流氓相。

假設中國要學日本的流氓辦法，那麼中國陸軍的番號老早不祇是今天的數字，牠能動員壯丁總比日本多，至少也多五倍，牠政府手中的長短槍枝近四百萬，人民手裏的長短槍枝近六百萬，依牠的例規每師只有一萬人槍上下，牠此時可編到第五百師或第六百師以上了，而且中國編起來比日本便當又省費。然而中國的陸軍并沒這樣做，這恰表示了中國陸軍比中國軍閥時代及內戰時代有進步，因為中國陸軍現在是求「質」的鍛鍊，并不求「數」的浮誇，日本則反是。

吾人此時假設日本陸軍能編到一百個師團，能有魔術去全部動員壯丁服軍役，（以營內服役者三百萬人，營外服役者九百萬人計），然而日本陸軍確在中國繼續抗戰的牆壁上，牠仍然是消滅的前景。何以故？

第一日本的壯丁是被欺騙與威迫而上軍營中的，而且施了很大的壓力才開動。長谷川部隊士兵的自然意見是「我們未到中國以前，並不曉得中國有正式的陸軍及中國有能講道理的人民。」及二十二師團的士兵的自然意見是「一身臭衣服和一雙爛靴子要上了中國領土才允更換；不到戰場中生死莫卜的那一刹那，喝不到一口啤酒，抽不到一口香烟；雖然日軍的糧食箱子到處堆積如「山」，但除頂上的那幾層箱子內是罐頭而罐頭中確有的是魚或蘿蔔以外，下幾層箱子中是什麼誰也不知道；假設跑到「慰安所」去時，首先要付憲兵一元，再付所長又是一元，每月只要兩次，恰恰用了一個上等兵的五元五毛的月餉而去，看兩次日本姑娘，高麗姑娘，中國姑娘們的哭喪着臉；在戰場中除聽到中國方面來的槍聲炮聲炸裂聲以外，即是長官們如瘋狗一樣的哭叫着「天皇萬歲」，「軍萬歲」，「武運長久」的喪鐘聲。」這樣的士兵情緒與生活雖然還在少數中醞藏，但祇要相當的普遍化，日本陸軍實的前途會不可思議，吊頸，跳海，切腹等慘狀，這裏可不提了。



第二是日本的經濟力很難支持大量的日軍在戰線上的物質消耗。日軍有兩重物質消耗：一方面是來自戰爭局面的擴大，如牠的右路從鴨綠江到包頭，如牠的中路從上海到武漢，如牠的左路從台灣到廣州梧州。這樣的軍事局面比歐戰時少不了多少，每天需要大量的物質消耗，這種消耗是絕對的，因愈擴大其消耗力愈大。另一方面是相對的消耗，如果日軍將佔領面積縮小，甚至放棄小城市及鄉村不要，由於中國武裝人民更易於圍攻，其火線反能擴大，其軍事上物質的消耗也同時擴大了，而且一切的物質由國內運來的更要多些。尤其是軍事上的經驗告訴了我們：軍隊的政治號召與政治立場愈好，其物質上的消耗愈少；反之則愈大。在物質消耗方面看日本軍與中國軍恰恰相反。何況日軍時常將中國不滿千間茅棚的小鎮置成圖案「劃起方塊子線條」分塊的轟擊，到末了日軍雖然「勝利」了，「佔領」了，但依代價算，是戰勝的，或買來的很難區別。這一類的例子，是舉不完的。

第三是人的消耗問題，在第一階段尙未終結的今天，日軍的死亡已近四十萬，傷病近六十萬。第一時期是一比三，中國比日本多；第二時期是一比二，中國比日本仍多；第三時期尙未終結已是一比一了，中國比日本快相等了。在第二階段中，中國如果戰略與戰術上更能進步些，日軍的死傷率可能的逆轉過來而成爲日軍比華軍爲一比一進而爲二比一到三比一。爲什麼呢？因爲第二段雖然其中日戰爭相持的局面，但不是停止不打仗的局面。那時日軍前線的作戰單位，非由以旅團或師團爲單位不能守住一城市。那時日軍前方仍然時常要向華方滋擾，其後方也時要向鄉村出動以希求前線與後方的「鞏固」也非有百萬日軍的死傷則不能熬過這一階段。在第三階段中，是中國反攻，日軍退却的時候了，必然有殘酷的戰爭。這一期日軍雖然且戰且退，但牠會以保全實力回國鎮壓人民的反抗爲戰略，其死傷或許比一二兩階段稍微少，然而也是近百萬人的死傷與散失或投降。在全部中日戰爭過程中，日軍可能遭到三百萬人的死傷，但牠在中日戰爭全部過程中，傷兵的恢復率與新壯丁的生長率這要看日本的物質本能大小和戰爭的時期長短來決定。即或

那時日軍仍能保全一百萬陸軍，但之以之鎮壓殖民地與國內的革命是不夠的。大家回憶一下拿破崙之征莫斯科與沙皇之出兵於上次世界大戰兩故事吧，他們是如何結果的，我用不着多寫了，英勇的中國人民與當局繼續的抗戰吧！（十月十六——十七日）

### 向華方的三點建議

日本自佔九江後，正在大吹大擂的宣傳「勝利」，從攻陷安慶到攻陷九江，海船損失了近二打，飛機損失了近二打半，陸戰隊死傷近二萬，陸軍損失了近一萬五千，彈藥消耗了尙無從計算。佔領區裏呢？沒有一個佔領地沒有火線，而且日軍的後方非以大隊甚至聯隊不敢放步哨。這當然是一種「勝利」，在敲掉自己的牙齒好偷吃炒豆的笨計之下，「其謂之「勝利」也幾希！」

自古之所謂勝利的內容是在經濟政治與軍事的互相聯繫下決定的，不管是革命的勝利也好，反革命的勝利也好，不管是被侵略者的勝利也好，侵略者的勝利也好，勝利者是要依據經濟的力量，政治的力量，軍事的力量之互相聯繫的發展，而不是這些條件互相聯繫的日益降低，反在自稱勝利。在這一原則之下，吾人來檢查日本軍閥自稱的「勝利」，可用日本過去加諸中國的字眼來說，大約是一種「地理上的概念」之「勝利」。不是虱子鑽進褲襠裏去了的「勝利」。

吾人并不咬緊牙齒來宣傳中國的勝利，因為這樣的宣傳是不利於中國的，而且在人情物理上也近於勉強，但中國在蔣介石先生的領導下，在國共兩黨之團結下，在全民族的聯合下，在全世界的同情與幫助下，在地大物博人多的優良條件下，在抗戰到底永不屈服的國策下，已奠下了勝利的基礎。抗戰已經一年餘了，由「挨打」走向「能打」的境況中了，在今天這種「能打」的境況中，如沒有巨大的政略上的錯誤發生的話，則達到「打贏」的目的，並不是遙遠的事情。

是的，一年來中國是撤退了很多的地區，失掉了很多的名城，這不是失敗嗎？依照日本人的說法，是一種「地理上的概念」的

「失敗」依照中國人的說法，是一種「退一步站穩腳跟再進攻」的「失敗」，是一種「高高將敵舉起，再往地上一摔」的「失敗」。如果要戰勝敵人，自己毫不在戰鬥的過程中支付幾點沒有決定意義的「失敗」，他永遠不會勝利，而且世界上也未曾有過這樣的先例。吾人在這裏要討教幾個問題了：

戰爭一年來，中國經濟上發生了大恐慌否？相反的，他還在大吹大擂的建設長期抗戰的經濟根據地，而且這種建設是朝着中國的特點及日本的矛盾而建設的。以戰「勝」國自居的日本，國內的經濟恐慌發生否？如果說沒有，他爲什麼正在使人民恢復五千年前的漁獵時代生活？日本對佔領區的經濟統治建立起來了嗎？如果說建立了，爲什麼他正在將吳鐵城的紅木傢具及朱漆馬桶運往日本？這不是事實嗎？

戰爭一年來，中國政治上發生了大問題否？相反的，在大吹大擂的建設新民主政治，而且這種建設是朝着中國的特點及日本的矛盾而建設的。以戰「勝」國自居的日本，國內的政治危機發生了沒有？如果說沒有，爲什麼他國內的檢舉戰開展到了軍隊中？日本對佔領區內的政治建設成功了嗎？如果說成功了，爲什麼僞政府要建立在憲兵司令部內，「皇軍」成了「房軍」，「宣撫班」成了「選婦班」呢？這不是事實嗎？

戰爭一年來，中國的軍事上發生了恐慌嗎？相反的，他正在大吹大擂的建軍，如在動員，在訓練，在戰略戰術戰鬥上有一日千里的進步，而且這種建軍運動是朝着中國的特點及日本的矛盾而建設的。以戰「勝」國自居的日本，軍事上發生了恐慌嗎？如果說沒有，那日本用什麼事實來否認？（一）陸軍力量使用到了有限的限度了，（二）海軍動員了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是打南洋的，再不能調動了，（三）空軍支付了一半，（四）武器應有盡有的使用了，（五）壯丁的動員不能不全建築在檢舉與欺騙的手段上了等五種現象呢？而且日本的戰略老是那麼一套，如「迂迴包圍」及「近水根據」之運用，今後更困難了，日軍自己也承認。至於在佔領區呢？

用陸戰隊與憲兵保護「移民」與「移牛」，與近郊游擊隊作戰名之曰「實彈演習」；自殺兵與吊死兵名之曰「佛渡回日」；士兵每天扣去一餐伙食名之曰「謝皇捐」。這又是什麼現象呢？尤其是今後的戰爭是山嶽戰了，日本的山嶽兵團呢？用湖沼兵團及平原兵團代替山嶽迂迴戰麼？

說到這裏，吾人并不強調的或過份的來形容中國的優點與日本的弱點，吾人仍以極誠意的忠言向中國貢獻意見。

(一)日本的力量在各方面雖然病態日露，但世界上還有德意兩個最反動的國家要來支撐日本軍閥的，固然愛好和平的各民主國其支持中國抗日的力量會數百倍於最反動的意德兩國，但這仍須依靠中國長期抗戰的耐苦性與堅決性而決定。

(二)日本的力量在各方面雖然病態日露，但中國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軍事建設的目前狀態還沒有達到決定的程度，固然中國已有了不少的成績，但各方建設的速度值得迅速的將快車開起來，因為戰勝日本的速度與中國建設的速度是成正比例的。

(三)日本之力量在各方面雖然病態畢露，但日本對中國的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以後會用更卑污惡毒的方式來進行；日本對國際的和平陣線，也會用更卑劣無恥的方式來進行，因此中國的統一團結應採用更高度的方式，中國在國際上的聯絡工作，應採用更進步的方式，這是今後戰勝日本的基本問題。

(八月一日)

## 論毛氏軍事學的根源

鄧賓

(一)毛澤東先生近日之兩篇戰略論文均在上海各報發表了，一篇是論「游擊戰略」會發表於華美周刊，一篇是論「持久戰」，也已在本報及大美、華美、譯報逐日登載完畢了。

這兩篇論文，現在有許多外人（內中有的贊同毛氏的，也有反對毛氏的）均在請華人進行英譯、法譯、德譯、意譯、日譯及俄

譯的工作，可見國際上對此兩論文之珍重。

毛氏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氏提挈的共產黨與蔣介石先生提挈的國民黨已共同的建立了偉大的聯合戰線，此聯合戰線是反日本法西斯的，是維持世界和平陣線六大堡壘之一，（蘇聯，法國，英國，美國，西班牙，中國）是遠東保障和平及反侵略的唯一柱石。正因為這種現實的國際政治生活之聯繫，所以毛氏的這兩篇論文引起了舉世的珍重。

（二）可是有人說，或許將來還有人說，「毛氏軍事理論的根源，是中國幾千年農民戰爭的經驗和紅軍創造過程及其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經驗之總匯，經毛氏給以科學的整理之軍事理論。」

這種說法吾人認為只有部份的理由，固然毛氏確實全部的採取了中國農民戰爭及中國紅軍的經驗。但毛氏軍事理論的歷史根源并不祇是這一方面。另外還有中國歷次的內戰經驗及中國歷次的對外戰爭經驗，毛氏亦是採納了的；同時「各國國內戰爭」及「各國相互間的戰爭」之經驗如十月革命戰爭及上一次世界大戰與近來的意阿及西班牙兩戰爭的經驗，毛氏更是採納了的。

所以毛氏軍事理論的歷史根源是秉承十月革命戰爭之新興軍事理論作基礎，而集合中國歷次對內對外諸戰爭及國外之幾次著名的對內對外諸戰爭的經驗，而針對着國際法西斯正在進行的強盜戰略與日本軍閥正在進行的強盜戰略加以抵抗，而且能夠勝利的軍事理論。

（三）如果單說毛氏軍事學祇是中國農民戰爭的經驗及中國紅軍生長的經驗或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經驗，那麼可能的發生一個錯誤傾向：

人們一定說，或許已經有人在那說，「哼！中國農民戰爭，中國紅軍生長及其長征都是對內戰爭；單採對內的戰爭經驗能打贏

日本法西斯嗎？如是「唯武器論」，「唯陣地戰論」又有抬頭的機會了。毛氏本人非常注意這一點，所以他除嚴正的打擊「唯武器論」與「唯陣地戰論」及「軍事學上的機械論與相對論」外，他并不多舉中國農民戰爭及中國紅軍戰爭的經驗來作例子，他多是從現實的客觀諸條件及其變化出發來說明他的軍事理論。

(四)他處處從侵略者本身諸主客觀條件上暴露侵略者本身能產生什麼戰略；他同時又從被侵略者本身指出了被侵略者諸主客觀條件應決定什麼戰略去抵抗敵人，戰勝敵人。

他用非常敏銳而又偉大的眼光指出雙方諸主客觀條件是有變化的，而且應該如何使雙方諸條件之變化向那一方面發展才於被侵略者有利。他特別指出有利於被侵略者軍事上的條件變化，其基礎是建立在民主政治的政治上面。

(五)他將「游擊戰術」提高到「游擊戰略」，即將游擊戰提高向運動戰發展，這是由於他的天才將游擊戰舉行一個大革命。他是以運動戰略為主要戰略的戰略家，這是由於敏銳的學習了歐戰末期英法聯軍是如何擊破興登堡防線的戰略經驗及俄國十月革命俄國紅軍是如何粉碎沙皇軍隊並驅逐帝國主義干涉蘇聯的軍隊的新興戰略而奠定了他的戰略基礎。

(六)他非常科學的說明了戰局，戰役與戰鬥的關係及陣地戰，運動戰及游擊戰的關係；同時對攻與守，前進或後退，內線與外線及包圍與突擊之關係均作了辯證邏輯的說明，不，他從軍事方面更充實了辯證邏輯。他使舊式的機械論的，相對論的，唯心論的軍事學「干「專家」的著作中所纏繞不清的問題都作了一個洗刷。

特別是他處處強調着民主政治與他的軍事戰略的關係，他剖解了法西斯政治的五臟六腑而指出法西斯戰略本質上的弱點。另一方面他又預示了中日戰爭的三個時期是由國內外經濟政治諸條件所決定。這樣的軍事論文在中國在遠東還是空前的。

(七)毛氏的這兩篇論文是批判中日這一年的戰爭及提供中日戰爭的戰略，一般的說明他的軍事理論，他兩論文的中心是

說明並指出中日戰爭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吾人深望讀者一方面應將他這兩篇論文作軍事科學看，同時也要將他這兩篇論文作中國人民戰勝日本的指針看，二者缺一，永遠不能了解毛氏的軍事學與軍略。

(八)然則毛氏軍事學究竟是什麼？這在中國戰勝日本後會有科學的定義出來的，因為那時中國人民會來解決這一問題。吾人今天只能這樣說：毛氏軍事學是法西斯軍隊瘋狂的進行殘酷的侵略戰爭時代，保障民主政治并完成民主革命戰爭的軍事學。

(九月十一日)

## 紀念「九一八」不要忘記東北義勇軍

鄧賓

「九一八」之夜，日本在四十年之侵略準備下，在中國那時之不抵抗下，動員近十萬之衆，經過十八個月的屠殺佔去了東四省。記得日本軍閥在攻下承德的那一天，即一九三三年三月四號，大放厥詞：「日本到底是強國，東四省到了手，武運長久呵！」

但到一九三五年，日軍在東四省忽又睡不安枕了，抗日聯軍到處蜂起，日軍疲於奔命，乃向滿洲大量的增兵了；原來是第二師團，後逐漸增加近衛師團之二個聯隊，第一師團之十四個聯隊，第三師團之九個聯隊，第八師團之三個聯隊，第九師團之八個聯隊，第十二師團之十四個聯隊，共計是五十個聯隊之多；後來又不夠，又增加五聯隊。大概是有點含羞吧，乃巧立名目，不名曰增兵，而曰擴充關東軍獨立守備隊，在「安東」與「奉天」建立第一隊，在「吉林」與「間島」建立第二隊，在「濱江」與「三江」建立第三隊，在「龍江」與「黑河」建立第四隊，在「錦州」與「熱河」建立第五隊。後來仍是不夠，或消耗得有點心痛了，如是擴大「滿洲國」軍，成立六個「滿洲國」軍區及二個「滿洲國」警備隊，第一軍區編「滿」軍七旅，第二軍區編「滿」軍十旅，第三軍區編「滿」軍九旅，第四軍區編「滿」軍九旅，第五軍區編「滿」軍七旅，第六軍區編「滿」軍九旅，及在「興安」編第一警備隊和第二警備隊。

總之，到一八三五年，東四省已有日軍十六萬，滿軍十二萬了，共約二十八萬之衆。以之攻蘇又太少，以之入關也不夠，以之與東四省英勇抗日聯軍週旋是沒有疑義的。

然而日「滿」軍到如今並沒有將由東北人民中生長出來的抗日義勇軍打敗，到今天東北抗日聯軍已採了新姿態出現了。組織，戰略，戰術都已煥然一新，怨吾人不能在此公布。但有一事即東北抗日聯軍中之數十萬健兒現在已與華北游擊運動取得了密切的聯絡。假設華北是第二個敵後火線運動區，江南是第三個敵後火線區，則東北抗日聯軍是第一個敵後火線區之民族英雄薈集之地，由這三個敵後火線運動區聯成整個的敵後火線運動，共約有二百萬健兒正在英勇的奮鬥着，這對中國抗戰之勝利是有絕大決定作用的。每一個英勇的中國人，永遠勿要忘記東北數十萬健兒是敵後火線運動的創始者。他們首先送給自豪於世的本軍無窮的不斷的打擊了。

（九月十八日）

## 統一江浙皖淪陷區軍政

報載中央軍事當局對江浙皖三省淪陷區域已頒發軍政統一辦法。據傳其內容如左：

「（一）軍事方面，劃定安徽省及江蘇省鎮江以上淪陷區域歸新四軍負責；江蘇省鎮江以下，及浙江省淪陷區域，歸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負責；所有已組織之各種隊伍，概由該區改編，指定地點駐防或調遣。新四軍對軍事上之行動，亦受該區司令長官節制，其早經沿用部隊即行取消。

（二）政治方面，失地內之各縣行政長官，由各該省府任命之，惟該項長官必須具有軍事經驗與學識，有統率部隊能力者合格，所有未經省方正式任命之行政長官名義，即行撤銷。」



關於江浙淪陷區域的情形，誠如軍委會所派人員調查報告中所稱：「軍事工作，最爲複雜，組織方面之名稱，不下數十種，均以中央名義爲號召，而其實則各自擴充力量，逐逐名利，致指揮無法統一，中間暗鬥磨擦之事甚多，對整個抗戰工作未收實效，而民間仇隙反逐漸引起。長此以往，前途不可收拾。」而所以釀成這種局勢，最主要的還是我們過去所指出來的「收編制度」。某些軍政機關的所派出的工作人員，祇顧着個人報告起來可以「大張旗鼓」人若干，槍若干，作其報銷巨款，及邀功逞能的根據，既不顧及部隊的素質，也不顧及地方情形及民衆情緒，不在政治上軍事上領導這些武裝部隊，改善這些武裝部隊，單單拉攏幾個領袖，以名利爲工具，於是造成互相「火併」的不幸的局面。

我們曾經說過，在淪陷區域內自發的民衆武裝部隊，祇要他的領袖和隊員的確是要抗日的，確不願意當叛徒，無論它開始時怎樣凌亂，怎樣沒有節制，但在現實環境的鍛鍊下必然會一天天改變到正軌上的。因爲它既要抗日，就必然要獲得民衆的信任和擁護，否則它一面受日軍的壓迫，一面又得不到民心，就祇有滅亡的一條路了。幾個月來事實證明我們的論斷是不錯的，許多自發的游擊隊的紀律，一天天在改進，游擊隊領袖的政治認識也一天天地提高，不改變的則已經在那裏和日軍或傀儡接洽改編爲偽軍或偽警隊。但是阻礙這種改進的，就是「收編制度」，許多武裝部隊的領袖在民怨沸騰內疚不安的時候，一天遇到收編者給予他以名義，於是他覺得他現在是「官」了，是中央政府所任命的官了，措起「司令」或「隊長」的名義，騷擾了民衆也是理所應該的了。對其他紀律較好的隊伍，平常使自已「相形見绌」的，現在也可以「名正言順」地去併吞它了。

據我們所知道：半個月之前，蘇常一帶的日軍幾乎都調空了，但京滬鐵路以北的○○救國軍袁某所部和江蘇義勇軍蔡某所部，正忙着火併其他部隊，和計劃繳奪新編第四軍第一支隊的先遣部隊的槍械。到第四軍的部隊開到武進的時候，所謂江蘇義勇軍不僅沒有會師撲滅爲組織，其司令蔡某，副司令張某反逃到江北去了。江浙淪陷區域內軍政工作的亟待改進，僅僅從這一點

上就可以顯出其嚴重了。

過去江浙淪陷區域軍政工作的最大的缺點，爲政出多門，及收編制度。現在中央既頒佈了軍政統一辦法，「政出多門」的現象自然可以糾正；但「收編制度」則仍舊是亟須糾正的一件大事，希望當局注意及之。

以江浙淪陷區域地位的重要，在中國抗戰第二階段（以游擊戰爲主要戰略的階段）中，佔極重要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個區域內，淪陷已將一年了，但我們不僅沒有看到像冀察晉一帶那樣重新建立起新的根據地來，甚至對日軍防務極端空虛的城市也沒有襲擊過幾次，使人看到的工作，是紙面的誇張宣傳和火併，這是何等使人失望的現象！（十月三十一日）

### 從江南游擊隊說到敵後新火線

前幾天有人從內地來，講起浙江淪陷區內的情形，實在使人深切地感到江南游擊軍前途危機的嚴重。

一個人講：「在吳興、德清、崇德、桐鄉、嘉興一帶的游擊隊，領導的人和部隊的紀律，在一般的比較上還說得上是好的，最近日軍派遣了一大隊向這些游擊隊進攻，游擊隊因爲事前並沒有便衣的斥候和組織附近的民衆在他的四週圍，在駐防地點的旁邊，雖有幾個穿着制服的哨兵，他們還沒有看到日軍，日軍早發現了他們，一陣射擊，把哨兵打得一乾二淨，而大隊的游擊隊等到知道有日軍向他們進攻的時候，他們已陷入重圍中，倉卒應戰，大吃其虧。」

另一個人講：「在新市（吳興、德清、崇德的接壤之區）本駐有大批游擊隊，除游擊隊外還有當地民衆武裝的自衛團約四十人，後來聽到日軍將向新市進攻，民衆方面認爲日軍的數量不多，如向新市進攻，一定可以擊潰它們，所以安堵如常。第二天一起身，發覺游擊隊已開到別處去，當地的自衛團一些也沒有知道，依然制服武裝，腰懸手榴彈，肩荷長槍的在街上走，霎時間日軍開到，自

衛團倉卒應戰，一半是沒有打過仗，缺乏作戰經驗；一半是因為游擊隊已遠走，勇氣減低，弄得非死即俘。日軍俘虜了十餘個自衛團員，把他們兩手掌各戳穿一洞，用鉛絲穿起來，綁着遊行崇德、長安、海寧等地示衆。最後則強迫鄉民挖掘一坑，鋪以石灰，再注冷水，俟坑內石灰沸騰，即將自衛團員倒置坑內，日軍則在旁觀其慘死之狀，歡笑作樂。」

從這兩件事實中，我們深切地感到江南淪陷區游擊軍的政治軍事訓練有非常嚴重的缺點，和非常嚴重的危機。在江南淪陷區中，某些部隊是偏重軍事訓練的，我們雖然屢次申述政治訓練的重要，但決不是蔑視軍事訓練，但軍事訓練僅僅爲上講堂，下操場，甚至連斥堠工作都忽略了，真不禁使人懷疑到此時此地的所謂軍事訓練，究竟是幹些什麼事！游擊隊的存在與發展，是完全靠着民衆的，有人把冀晉游擊軍的發展歸功於山區，其實山西的董山，是不能作什麼掩護的，主要是靠「人山」。江南雖然沒有高山峻嶺，但有政治覺悟，文化水準比較高的廣大的民衆，正可把這些羣衆組織起來成爲無數深邃的「人山」，游擊隊纔能順利地開展。新市那樣游擊軍與民衆相脫節，實在是非常嚴重的錯誤，使民衆不敢信賴游擊隊，影響是非常壞的。

今天，中國抗戰從第一階段走入第二階段的過渡時期，敵後的游擊隊活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有決定意義，決定作用的。中國要制止日軍的進攻，必須發動廣泛的敵後游擊戰，組織敵後的新火線，像冀晉一帶的游擊隊，經常牽制三十餘萬日軍，使日軍屢次渡河的計劃，無一不被華軍粉碎。如其在江南一帶能夠像冀晉同樣發動廣泛的敵後游擊戰，不斷地襲擊長江下游的日軍，使日軍的重要據點如南京、蕪湖等處時時在華軍威脅控制之下，則日軍決不能集中火力向湘贛進攻的。（十一月二十一日）



# 國際問題

## 歐戰危機及歐局與中國之關係

### 歐局之鑰

最近歐洲的局勢緊張已達空前程度，究竟前途是和是戰？如是戰，對於中國抗戰有何影響？各方面不少揣測。我們現在也把自己的管見陳述一下看。

#### (一)

第一，戰爭會不會爆發？我們以為在目前還不能斷定，希特勒最近對捷克的進攻，截至現在自然還是恫嚇，但這恫嚇同時帶有試探作用。如果他試探的結果使他相信他不會受到他所怕的唯一的阻礙，希特勒是會變恫嚇為實際行動的，這唯一方面是英國。

截至目前，英國的保守黨政府不但沒有給希特勒和任何侵略者以阻礙，正相反，它時時處處在縱容鼓勵他們，是世人週知的事實。我們現在不想重翻過去的功罪，說七年以來，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東北事變而阿比西尼亞戰爭，而西班牙戰爭，而日本大規模進攻中國，而希特勒合併奧大利，馴至今日德國集中全力壓迫捷克，侵略者的氣焰一天天高漲，直到威脅目前整個世界人類

命運的地步，完全應該由英國保守黨政府盲目短視自私自利的政策負責。這判決早已成了定案，全世界有良心的人都已同意了。我們要指出的是：關於眼前的捷克問題，雖一方面英政府虛張聲勢的宣傳表現得好像它曾盡其全力使危機消弭，但實際上危機之日趨嚴重乃完全是它的功勞。

首先倫西曼赴捷克的目的，就是爲了壓迫捷政府對蘇台德黨，也就是對希特勒讓步，甚至於投降。倫西曼的「使命」不是什麼解開中歐的一個「戈弟安結」，而是使那結更加紛亂。這「使命」在主觀上和客觀上，都是叫希特勒明白他的壓迫和恫嚇捷克不是孤立的，他有一個勢力比他更強大，手段比他更陰沉的助手。

其次，雖然張伯倫政府表現得好像暗中施壓力於捷克，暗中也施於德國，實際則希特勒一方面並沒有受到任何真正的「警告」。張伯倫政府對德國所說的，祇是叫它少安毋躁，不必真的動武，英國無論如何，總會設法使捷克對它屈服。進一步，受着英政府暗中壓迫，叫它儘可能讓步的，實際乃是法國，而這更是助長德國氣焰的重要因素。

即在目前，英國也並沒有採取鮮明的鞏固民主陣線，擁護和平，實力制裁侵略的態度。正相反，一向被人公認爲保守黨政府派機關報的倫敦泰晤士報反公開主張把捷克的蘇台德區域割給德國。這主張雖給英外交部發言人否認代表政府意見，但其客觀的惡作用是極大的。它使希特勒更信英國統治層中的主要份子決不會站在法蘇一方面來打擊他的任何實際侵略行動。

這些經過使德國如一九一四年一樣，盲目的再闖下一次滔天大禍，成爲百分之百的可能，但這禍在目前還可以避免的。祇要英政府懷于一九一四年春夏間徘徊瞻顧的大錯；把目光放遠點，爲帝國本身利益的未來着想；同時也尊重本國民衆和一切反對派政黨的意見，即時翻然改弦易轍，對希特勒以及一切顛武之徒給以明白的警告，並實際上忠實參加擁護民主和平陣線，準備以實力打擊任何狂妄的企圖。英政府如果要這樣做，它確有充分的機會，無論是在即將舉行的國聯行政院會議和大會裏，或在對德

國的直接外交行動上。

如果它不這樣做，那前途可就實在難料了。

(二)

如上所述，希特勒這次是否竟貿然動武，主要當看英國的態度和實際行動而定。當然，此外尚有許多其他客觀因素也有相當的影響。這些，在民主和平陣線方面是：法國和蘇聯的態度堅決與否，蘇聯是否能假道羅馬尼亞，實行援助；小協商各國是否會在緊要關頭出賣它們多年的同盟，以及捷克本身的軍事準備程度如何。在法西斯侵略陣線方面是：義大利是否能同時出兵攻法；日本有無力量在遠東響應侵蘇；匈牙利是否或已與德國約定圍攻捷克；德國與波蘭的分贓條件是否已經談妥，等等。前一方面因素就目前的事實看大都是不利於希特勒的；後一方面則義大利尚在不聲不響賣關子之中；日本有進攻蘇聯的可能，（特別就關東軍方面的志願說，）但力量如何，尚待後證；德匈合作的條件在上次匈牙利的什麼攝政霍爾弟聘德的時候大概已經談妥了；波蘭的問題大約要看德國肯拿捷克的那一塊土地來作報酬，以及希特勒是否答應放任波蘭強姦米美爾（這也是一個什麼日爾曼民族區域）和整個立陶宛並至少在一定期間內不提波蘭走廊問題而定，而關於這些的談判也許有了相當的諒解。

但這一切都不是決定的因素，希特勒如果想進攻捷克，他當然得準備與捷克的可靠同盟國幹一下；別方面，他自己的「友邦」對他的援助程度如何，他也應有相當的把握。他知道至少義大利一定會加緊對西班牙即間接對法國的進攻；日本可以用關東軍在遠東跟蘇聯搗亂；波蘭即不出兵，對於捷克和蘇聯時時威脅牽制，使不能全力對德，也是好的。決定的因素在客觀上是上述英國的立場，而在主觀上則是德國內部政治經濟的危機是否已嚴重到了使希特勒不得不拿自殺來賭命運的程度。

法西斯德國內部已否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我們在未得確切的情報數字以前，尚不能完全斷定。就它近年借國外問題不絕

打嗎啡針的次數越來越多，經過的時間，越來越短促的情形看，它孤注一擲，最後拿命運賭一下的時期已十分接近，是毫無問題的。除非它確實知道這一賭必然全軍覆沒，它一定要幹一下。而這必然全軍覆沒的條件，它知道全世界也知道，正是英國之決定斷然站在民主和平陣線這一面。

(三)

萬一英國現政府不能決定斷然站在這一面，我們可以斷言歐洲的戰禍是不能避免的。那麼，大戰如果真的爆發，則一般的對世界，特別的對中國抗戰前途將如何？

希特勒如果真對捷克動武，法國和蘇聯履行互助公約，出兵援助，是一定的。成問題的是一方面英國是否助法，一方面義大利是否幫德。一般人每以為英國必定加入蘇法一邊，而義國一定同時出兵打法國南部。但我們以為這都是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

英國現在和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夕一樣，國內有親德和反德兩派，現政府於是也取模稜態度。但英國所處的主客觀局勢，現在却與十四年前大不相同。第一，從前國際間祇有帝國主義的矛盾，而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世界的矛盾。而那時英帝國主義矛盾的主要對象正是德國。第二，從前英國內部的階級矛盾不到現在的尖銳程度，也沒有像現在這樣與國際的背景錯綜糾結。第三，從前反德的心理普遍於英國全國，即統治階級中，也祇有接近宮闈的一部份主張親德；因為德國那時不但在政治上軍事上威脅英國，在經濟上尤其是英國作為整個商業國家的唯一死敵。在這種條件下，一九一四年春夏間英國政府的騎牆政策可以一變而為斷然對德宣戰。但在現在，我們却不敢斷定有這種必然。我們不能決定：第一，英國人民雖大都反對法西斯蒂，但他們的勢力是否已團結强大到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地步；第二，英國統治階級的大部份是否能把民族利益比階級利益看得更重要，而不考慮到如果法蘇特別蘇聯得勝，其客觀的影響或將威脅到它作為階級存在的問題。第三，英國政府是否目光遠大到能為了避免將來



的危險，而即時對眼前尚未直接威脅英帝國利益的希特勒給以事先的打擊。

基於上述，我們認為英國固有加入法蘇一面的可能，但同時武裝中立，坐觀成敗的可能却更大。這兩個可能那個成爲事實，主要將由意大利的態度來決定。如果墨索里尼立即幫希特勒攻法，英國一定會出兵援法，因爲它認定在德意夾攻下法國必敗，歐洲的均勢將破裂，英國要受到從來未有的威脅。如果意大利按兵不動，我們以爲英國則大約是中立的成份居多，除非英國人民和反對派各政黨的勢力能强大到壓迫現政府改變立場或甚至改組政府。

爲了保證英國的中立，意大利大概不會直接出兵攻法。美國必然會做的是加緊對西班牙的干涉，間接威脅法國的後路，使法國不能全力對德。這一權衡或者正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兩位魔頭預先商定了的。

英國既不加入，美國自然更決不會加入。

如果事件的發展真是這樣，那麼我們可以推測德國假使真進攻捷克，戰事主要會僅限於中歐和西歐的一部份，（遠東當然亦在內）一方面是法國，蘇聯，捷克和至多羅馬尼亞；（中國當然在內，而南斯拉夫則靠不住。）一方面是德國，日本，匈牙利和至多波蘭。這個戰局的前途不會很快的解決。在雙方都打到差不多筋疲力盡程度時，如果英國內部還未發生變化使它變爲民主陣營的可靠主力之一，保守黨統治下的英政府或者竟會聯合墨索里尼以及美國出來武裝調停，重造歐洲及遠東的均勢。再種未來的世界糾紛的因子。

但這已經推想得過遠了，在目前是不切實際的，目前我們要指出的祇是歐洲戰事，如果真因希特勒決定賭博而爆發，其發展不會一定像一般皮相先生們的論斷，是一方面英美法蘇的民主和平陣線，一方面德日意法西斯侵略陣線旗幟鮮明壁壘森嚴的世界大戰。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才可以進一步申論未來的歐洲大戰對中國抗戰的影響，以及怎樣才可以真正預防這種大戰的

發生，保衛人類的和平民主自由和整個福祉。

(四)

一般以爲歐洲戰爭爆發或反有利於中國抗戰前途者（如香港大公報）的見解，其基礎是建築在希特勒如果動武，英國必然站在法蘇一條戰線的信心上面的。由此，主觀上英國與中國事實上成了友軍，當更積極幫助中國；客觀上蘇聯更可放心與中國共同實力對付日本，而美國對遠東的態度當亦將更趨於強硬。其次，他們以爲歐洲萬一發生戰爭，其期間斷不會長，經濟力優越者會速勝，意謂中日戰事也可因此而速達有利於中國的解決。

我們以爲十足樂觀的估計也是可能的而非必然的，正與他們達到這一估計的基礎——英國必然加入法蘇集團，是可能的而非必然的一樣。英國如果真能如一般人連我們在內——的期望，挺身而出參加，實力打擊侵略者，這估計大部份自可成爲事實。僅英國之同時用實力干涉遠東，尙可能成爲問題，而美國之同採積極行動，也有待民主陣線方面以及美國人民勢力的更加努力。萬一英國在張伯倫政府支配下竟守中立，則上述估計的基礎即完全推翻了。

歐洲新戰爭，從而可能的世界新大戰期間不會長的問題，也不是隨便可以斷言的。就軍事上說，我們必須把雙方面的各種力量作一詳細的估價，單考慮空軍的力量是不夠的。（事實上日本在過去一年多曾用全部空軍力量來對付中國，但並未收到很大的效果。）

「經濟力優越者勝」，這個原則是對的。如果我們把英國十足算在民主和平陣線一面，則這面的軍事和經濟力都優越十倍，取勝是必然的，但也不一定就會像皮相先生們想像的那樣迅速。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一國抵敵全世界，也還打了四年而且打得很好，直到最後美國拿它巨大的經濟和軍事生力加入，這才決定了它的命運。這一次新戰爭如果爆發，英國即令在法蘇

這一面，而蘇聯的經濟軍事力也比帝俄時代強了不知多少倍，可是另一方面的法西斯陣營則不僅德國而有日本和意大利兩個兇惡的巨魔。民主陣營如果想取得迅速的勝利，必得還找一個可靠的助手。這裏美國的重要性就顯明了，特別對於遠東方面。美國人民一般的反對法西斯蒂不用說，即羅斯福政府的態度，近年來也可以說是非常好。但截至目前這政府的好的態度還祇徒託空言，其原因主要是反動的寡頭金融資產階級的暗中把持操縱。過去一年多以來，美國金融寡頭之用大量軍火和原料幫助日本侵略中國，已成了公開的祕密。如果新的世界大戰爆發，美國政府不能以民意為基礎，切實議採實力制裁法西斯侵略的政策，則民主陣營一方面，特別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軍閥的中蘇兩國，依然要受到不利的影響，即使英國完全在這一面。因為在軍事方面，中國完全沒有，蘇聯力量不夠，英法不能把主力分到遠東。結果是日本受不到封鎖，可以從美國、南美等地獲得大批的接濟。

#### (五)

總而言之，新的大戰的爆發與否，尚在未定之秋，萬一爆發，對於民主和平勢力，特別爭取自由獨立的中國影響如何，也不能斷言。決定的因素，第一在英國，第二在美國。這兩個正是為和平、民主、自由和獨立鬥爭的人們，特別中國人努力的方向。

英國最近的態度似乎好了不少，特別就英政府十一日對希特勒的警告和外交部發言人的談話看可以見之。但其中最重要之一段話仍令人不能不生疑慮。那是說：「歐洲如果發生普遍的戰爭，致法國領土完整發生威脅，英國斷不能袖手旁觀……」這裏的問題是：第一，德國如與法蘇捷開戰而意大利不加入，算不算「普遍的戰爭」？第二，法國如果因德國侵捷而出兵援助，算不算它的「領土完整發生威脅」？這種意義依然摸稜的談話是很可以被希特勒利用的。他可以叫墨索里尼馬上響應，又可以對法國僅取守勢而全力攻捷，或竟更毒辣地暗中資助蘇台德黨人叛變，而美其名曰捷克發生內戰。在這種情形下試問英國怎樣辦？

進一步，截至現在英國甚至法國之惴惴然聽命於希特勒的一舉一動，好像豬羊之等候屠夫斬決，更是絕對錯誤的政策，以

天天等着希特勒的紐倫堡演說，好像聖旨一般。現在聖旨發下了，怎樣呢？豬羊的命運仍在待決之中。這於左右世界的第一流民主強國的威信和實際利益，會有好處嗎！

問題不在希特勒的如何如何，過去和現在的事實證明他不時時打嗎啡針是不能過日子的，問題在每一個民主國家應該有自己的堅決不變的立場，如蘇聯一樣；同時大家須澈底團結一致，不要一心想犧牲他人的全部或一部替自己買命。

英國現在應該做的是明白表示捷克已讓步到最大限度，而希特勒毫無誠意不但不令蘇台德黨人與捷政府好好談判，反咬使他們加緊搗亂，甚至提出什麼最後通牒公然陰謀暴動，英政府因此不能再幫助他壓迫捷克，現決計將倫西曼調解團撤回；而如果德國竟進兵攻捷克，英國當毅然與法國一致行動，保障捷克的領土主權完整。同時，英國應該會同法國（蘇聯是沒有問題的）在國聯行政會議和大會中，支持中國提案，對日本援用盟約第十七條，至少切實實施經濟制裁。這樣一面鞏固民主陣線的團結，加強了它的威信，別面對其他侵略者，特別德國給以道德的打擊。

美國政府更應該設法使今後言行一致，立即取消孤立主義，修改中立法，對於一切侵略國實行軍火及原料絕對禁止出口，必要時更實行積極實力制裁侵略者，特別直接危及美國利益的日本。

侵略集團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與各民主國家的力量之總和是相差極遠的。它之所以顯得聲勢洶洶，主要的原因僅在民主勢力迄今不能團結鞏固。反處處顯露出賣自己人的傾向。主要的民主強國如果能凜于人類文明文化前途的巨大危險，趕快起來同心協力挽救，目前還不太遲。挽救的方法不必訴諸武力，祇要共同實行經濟的和道德的制裁，就足以促成內部經濟政治危機已達極點的侵略者底迅速內潰，使它們裏面的民主和平勢力抬頭發展起來，重創共同為人類幸福努力的政權。如此，則世界的和平，方有永保的希望。

（九月十三——十五日）

## 歐戰危機與中國抗戰

從德國侵略捷克而掀起的歐戰危機，表面上雖因張伯倫的「折衷方案」而暫時和緩，而實際上則正因為張伯倫的「折衷方案」而使歐洲的戰爭危機成爲不能避免的鐵案了。

因爲張伯倫的「折衷方案」如其行得通，則希特勒不勞而獲得了捷克的重要工業區，一面擴大了侵略者的胃口，一面增厚了侵略的力量，當然會引起不斷的新藉口新糾紛起來，使歐局沒有一天安寧，而英法兩國到利害切膚的時候還是不能免於一戰；如其張伯倫的折衷方案行不通，希特勒一定會把併吞蘇台德區當作天經地義（因爲已經得到張伯倫的支持），而出以武力行動。所以歐洲的戰事是無法避免的，而且爆發之期一定不會那樣遼遠。

張伯倫的一再向法西斯侵略國屈服，其施行的政策，一再失敗，無疑已引起英國人民的不滿與反對，（支持他的金融資產階級是例外），所以張伯倫政府於犧牲捷克之後，馬上接着在國聯將機構內接受中國政府的申請，對中日戰爭實施盟約第十七條，這其間難免不含有和緩國內與別的作用，以期抵銷輿論對犧牲捷克的反對。但是這種手法是無濟於事的，何況張伯倫政府的對遠東問題主持正義，照目前的情形看，僅僅是一種手法而已！

在今天，中國人士不能不警惕的，是國聯接受中國政府申請實施盟約第十七條後，會不會因此有人企圖就現狀下解決中日戰爭，用犧牲西班牙，犧牲捷克的手法來犧牲中國。在中國方面講，中國的抗戰是爲了保持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也是爲了世界和平與正義，中國領土上有一個侵略者武裝士兵，中國是無論如何不放棄抗戰的責任的，因此，對外要有鮮明的外交路線，對內要無情地鎮壓肅清一切動搖妥協分子，使國際上慣於犧牲弱小以滿足法西斯侵略國的政客，絕無可乘之隙，斷絕其苟且妥協的夢想。

「製造西班牙」是法西斯侵略者侵略弱國小國的典型方式，它們希望把中國當作西班牙，現在又想把捷克當作西班牙，但這些都是夢想。法西斯侵略者在中國找不出弗朗哥，日本軍閥在中國所能找到的都是些不齒於社會的敗類，但是日本軍閥並不因此放棄其陰謀，正在各佔領區域內用強迫收買的方式進行反蔣運動，在內地也繼續不斷地策動無恥之徒，鬼鬼祟祟地作「倒蔣議和」的奔走，無非是想轉變侵華戰爭的形式為中國內部的紛爭，以朦蔽國際的視聽。但中國內部已因日本的侵略而團結成爲一個巨人，蔣委員長已成爲全國一致信賴擁護的領袖，成爲中國獨立解放的象徵，決非無恥宵小所能撼其枝葉。

捷克的情形也是同樣的。捷克的漢倫雖可以成爲弗朗哥，但弗朗哥有槍有兵，可以對付無槍無兵的共和政府，交戰一個時候以等待意大利的干涉軍開到援助，但漢倫可沒有一兵一卒，他現在所組織的軍隊完全是德國軍隊，決不容別有用心的人把捷克的紛爭和西班牙作同樣看待，而可以採取葬送捷克的干涉辦法的。

不管主觀上的要求怎樣，英國政府在客觀上決沒有仙法可以避免牽入戰爭的問題。是在英國如早取堅決的態度，則戰禍的範圍既小而時間也可縮短，如英國遲疑徘徊，採取縱容侵略者的辦法，則戰禍的範圍擴大，時期延長得較久，而英國的損失也擴大了無數倍。

（九月二十三日）

## 歐戰危機能避免嗎？

慕尼黑四強會議之後，有些人透了一口氣說，戰爭的危機總算是過去了；雖然捷克被人瓜分，不無惋惜，但能夠避免戰禍，未嘗不是一些可喜的收穫。

這是非常錯誤的觀察，鐵的事實會證明牠是適和上面的論斷完全相反的。在慕尼黑會議之前，在張伯倫達拉第等沒有向希

特勒墨索里尼屈膝之前，戰禍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現在是無法避免了。

因爲希特勒的進攻捷克，完全是虛聲恫嚇，企圖從恫嚇中攫得利益。國社黨的德國是不能作戰，也不敢作戰，它的唯一的武器是把握住英國張伯倫政府的弱點——不敢正眼看看到戰爭。所以張伯倫愈遷就，德國的氣餒愈高，德國的氣餒愈高，要求愈大，張伯倫愈屈服，愈對捷克行使壓力，使瓜分捷克的計劃，不血刃而完全實現。如其那時候，英國的態度真正強硬，則德國自知不堪一戰，勢必不敢妄動。那時，戰禍或可避免。可惜那時英國張伯倫政府對德國的警告和整軍經武的姿態，完全是申一場戲騙捷克，騙法國，騙全世界正義之士，尤其是騙英國人民的。這一些事實的內幕，我們固然無從知道，但是誰能保證希特勒的對捷克作無厭之誅求，不是和退出國聯同樣是英國政府的預定計劃，用以造成張伯倫所日夜企求的四強公約的一套手法呢？

現在，希特勒的「偷鷄」已由張伯倫的忠實幫忙而大贏特贏了。本來沒有什麼本錢的希特勒，現在增加了不少資本，他的勇氣當然更大，他的胃口當然更大，而再來一次的要求，因爲這一次既大有成功，而且力量又增強了許多，更非獲得滿足不可，那時候，民主國家就是有決心聯合同法西斯侵略者施行壓力的時候，法西斯侵略國也決不會就範。那時，難道各民主國家能俯首帖耳地等待法西斯侵略者的宰割嗎？就是張伯倫達拉第之流萬一願意被宰割，而再演一次慕尼黑之類的醜劇，英法的人民也決不會盲從至此！

你能說現在離開這個時候還遠嗎？你算一算德國併吞奧地利到進攻捷克距離多少時候，當時希特勒不是說對捷克決沒有什麼野心的嗎？而現在又怎樣？誰能保證希特勒的「對歐洲最後的領土要求」的聲明，是能夠當作爲一句人話的呢？何況捷克的若干區域還有待於公民投票，何況希特勒就是暫不動手的時候，墨索里尼一定會接着提出嚴重的要求！

我們再重複說一句：由於英法的一再屈服，戰爭是無法避免的了！

(十月三日)

## 歐局與中國抗戰

歐洲局勢決不會因慕尼黑會議的宰割弱小國家以滿足法西斯侵略國的慾望而獲得妥協，我們已在昨天的社論裏指出來。那末，究竟四強會議之後，對於中國的抗戰是不是有利呢？這大概是每一個讀者所亟須知道的吧！關於這一點，當然不是簡單幾句話所能分析清楚，但是我們不妨申述其梗概。

第一，我們希望一般讀者特別是中國人，切勿存着「英國在穩定歐洲局勢之後，可以抽出力量來對日本作積極應付」的幻想。這一個幻想，在英意協定的時候，曾經由「壓寶」的論客提出來過，而經過的事實，已經使壓寶論者的幻想完全粉碎了。我們必須認識清楚：張伯倫的妥協政策是一貫的，是儘可能的犧牲別人的權益，以保護他所代表的階級——金融寡頭——的利益以及表面的英帝國的利益。這一種政策，不僅限於歐洲，也很想應用到遠東來。英國的張伯倫政府，基本上決不會在遠東採取與在歐洲完全相反的政策。

第二，我們要指出的是英國如其想以「綏靖歐洲」的辦法來「綏靖遠東」，換句話說，就是以壓迫捷克賄賂德國以避免戰禍的辦法，用來壓迫中國賄賂日本以結束遠東戰爭，能不能辦到呢？我們的答覆是「否」。因為中國不是捷克，德捷間沒有發生戰爭，中日間已有一年又三個月的慘酷的戰爭；捷克的霍德柴政府曾經很早的接受割讓領土的方案，而中國則自蔣委員長以下，無不堅持「中國領土主權一天不完整，則中國的抗戰就一天不會停止」的信念，決無接受任何違背上述最高原則的停戰方案的。

第三，由於宇垣一成的去職，日本對英政策有急劇的變動，日本對英採取更強硬的態度，是極可能的，英國張伯倫政府雖有對日妥協的企圖，可是這種盛情，日本政府是不會接受的。因此，英國政府為保護她在遠東的帝國利益的條件下，或許會對遠東採取



較強硬的政策，但決不是爲了中國——雖然客觀上是對中國有利的。

總之，四強會議的基本精神，是非常惡劣的——不論是對中國抗戰，是對世界和平，但中國上下一致團結，堅決抗戰，非爭取最後勝利決不接受任何妥協條件，也不能怎樣有害於中國。

(十月四日)

# 英法兩國政策之批判

## 英國外交政策批判

英國自外相艾登辭職以後，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便代替了所謂理想主義的外交。這種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推行以後，德國元首希特勒便不費一彈，不流滴血而併吞了奧國，奧國就這樣輕易地被犧牲了。西班牙政府軍失了援助，捷克的抗爭少了後盾，中國的海關主權和利益，也隨着損害了。最近英國竟又背棄國聯決議案的義務，不願貸款予中國。但現在很明白：一國若願意縱容侵略國，削弱犧牲被侵略國，同時也就損害了自己的利益和威信。這種流弊英國也是始料所不及的。這是主觀和客觀的矛盾，是客觀否定主觀，因而證明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並非真正的現實主義的外交。現實主義是多麼確切無弊的名詞！根據客觀，從客觀的形勢提煉出來的主觀，是統一一而不矛盾，必然確切無弊的。

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之現實的答覆是：犧牲被侵略國和損害英國本身。所以又一個現實的答覆是：遭遇了英國民衆的反對。即使在上下院裏，也時常引起工黨，自由黨，甚至爲此種外交所出出的保守黨的議員對於外交政策及其所發生的事端之非難和質問，可見流弊之大，違反現實之甚。最近，下院在二十六日，上院在二十七日，又辯論外交問題，張伯倫和外相哈立法克斯曾分別報告外交局勢和外交政策，張伯倫並說明「英國外交政策，目標乃在樹立和平，維持和平，並在可能範圍之內，將一切爭端原因與各國間相互不滿之處，予以消除。但英國政府不能犧牲本國榮譽與生存有關各項利益。英國軍事力量，業已與日俱增，此層尤屬不可忽視。」這可以看作重申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的基本理論，雖然因客觀形勢的驅策，特別強調軍事力量，在比較上表示已經

好轉一些，但還是值得加以討論的。

「樹立和平，維持和平」的目標，原則上很對，在已經發生戰爭的地方需要樹立和平，在尚未發生戰爭的地方需要維持和平。然而還有重要的是方法。「在可能範圍之內，將一切爭端原因與各國間相互不滿之處，予以消除，」表面上似乎是現實主義的，其實恰恰相反。「實事求是，莫作調人，」但這裏的意思顯然是調停，作調人不在可能範圍之內又怎樣呢？於是只有等待，等待犧牲被侵略國，獨惠侵略國的「功德圓滿」之時。「以言中日兩國現行戰事，一俟情勢許可，英國政府即準備在當事雙方之間從事斡旋。」什麼時候便「情勢許可」呢？據倫敦消息靈通人士的預測：「日軍若果佔據漢口，日本或當接受調停，亦未可必。緣當此日蘇兩國關係緊張之際，日本業已不遑廢續對華作戰，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爵士與日本外相宇垣大將自可以漢口一役視同決定的勝利，而作為停戰理由故也。」然則是為日本排難奏「凱」甚至「克萊琪大使與宇垣外相關於英日兩國間各項懸案所進行之談話若能獲有成就，日本對於英國在華利益所受之損失若能應允加以補償，則英國政府自可出而調停。此在日本方面，則或不待攻下漢口而即自動的提議將英日兩國現行談話範圍予以擴大，俾克討論調停問題，亦未可知。」然則是為交易。但這些都是英國的畫夢，必然如日本的夢想一樣，要被現實所粉碎的。「關於西班牙內戰問題，政府決定利用一切機會以進行調處，但目下尚非其時，」也是等待。雖說以「撤退各國志願兵，」「西班牙問題完全解決」作為實施英意協定的「條件，」並且「決不放棄」此項立場，「但恐怕要等待到西班牙問題完全解決，各國尤其是德意的「志願兵」才會撤退罷。捷克因為尚未發生戰爭，所以派遣倫西曼去調查與調解，「乃係私人性質，與英國政府無關。」總之，這些都表示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乃是中人主義的，機會主義的，交易主義的外交。推厥原因，則在立場不堅定，陣容不顯明，如既說英法「兩大民主治國，具有共同利益，抱有共同理想，」「團結一致，實乃和平之砥柱，」但又說「日亦不反對任何國或某某國所組成之任何集團，」既說「雙方業已成立完全的妥協，」又說「但彼此

並不因而担負何項新義務；」都是隨即打了一個對折，於是沖淡、模糊，成爲了國際的鄉愿主義。即使強調軍事力量，也大致屬於自了漢之流的。所以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又還是下院辯論外交問題時首先發表演說的自由黨領袖辛克萊爵士所說並加以反對的孤立政策。

世界的英國類似在中日戰爭以前的遠東的中國，素質是優良的，惜乎不善利用，現出衰老。現在中國已在抗戰，顯出堅強的靈肉，發揮優良的素質，提高並回復到壯年時期，并且正在前進着了，英國則依然帶有暮氣，缺乏朝氣。以中國爲例，則有現代國家的發達的傳統的英國更何嘗不可以這樣振作之道，端在走真正的現實主義之路，如中國所走者然。

(七月三十日)

## 張伯倫政策的前因後果

張伯倫已經決定了完全犧牲捷克，捷克命運的最後一絲希望只在她自己意志的手上了。在兩大的壓迫之下，孤立的捷克能否支持自己的志願是一問題。即使其堅強支持，在這種形勢之下，英法有可能借口捷克不接受調解，而收回她們幫助捷克的諾言，使捷克被困於四面圍攻之中。所以，目前捷克的命運實極黯淡。

張伯倫之所以明目張胆助希特勒宰割捷克有許多因素：有自治領不肯出力的問題，有金融資本家扶助希特勒的問題，有英國上層份子仇視蘇聯，隔絕蘇聯的問題等等不一。但不管因素有一打或兩打，總的原因恰好因爲英國上層份子——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老且最堅強的堡壘——敏速的看到了在眼前資本主義第三期時所要爆發的大戰對於帝國主義有生死亡的關係。假如歐洲大戰發生，第一義大利是否馬上參加是一問題。但她不在歐洲動手，不能說準她不大在亞洲活動。英義協定始終還未實施，巴勒斯坦本久已在義大利煽播之下，變亂不已，一旦戰爭爆發，義國以聲援德國爲名佔巴勒斯坦，擾埃及，攻亞丁港，擾亂直

布羅陀，隔斷英國地中海的交通。戰爭的結果，英國是否能夠完全擁有這些今日的光榮和保障是一問題。假如答覆是否定，則大英帝國東方的咽喉被切斷了。

無論戰爭如何結束，印度的革命運動必然要更加湍湃，加以受着中國抗戰的衝動，目前的印度已非二十四年前的印度。可知印度革命若不爆發則已，一旦乘英國正在戰爭疲敝之際掀動起來，將動搖大英帝國殖民地的基礎。乃至於該帝國主義本身的基礎，自無疑問，南太平洋的英領各地，恐都要變為烏有。

英屬各自治領雖然與英有從屬關係，實際上各該國內政等於獨立，外交也有她們自己的獨立性。近年以來，她們還要求與母國之間建立關稅壁壘，以保障各該國工商業界本身的利益。假如英國從事戰爭，各該自治領自然不會與祖國為難，一旦戰爭終了，各人爲了振興國內業務，繁榮本國，關稅壁壘的建立恐怕不易避免，因此而加重英國帝國主義的困難。并且誰能說呢，坎拿大絕對沒有要求作獨立國家的可能。

英國工人階級的更加抬頭，中產階級的破滅，失望，過激，增加國內的動盪不安，戰事隨帶而來的金融枯竭，經濟生活，又使金融資產階級失掉控馭的能力。凡此種種，都是對於死亡期帝國主義的威脅，凡帝國主義社會裏所隱伏的一切矛盾，所培養的不平與不滿，在平時，可藉安寧的空氣，文士演說家政客的技巧和欺騙而吸收而疏解，使之不會因累積而爆發，并且，最有效的是由嚴密的警察網籠罩着不能爆發。但在戰爭之後，百事解體，警察政客們的作用減少或消滅，而人民在生活上所受的鞭笞則比較戰前要嚴重百倍。在上者不復能夠統治，在下者失了接收統治的耐心，這是一般戰後的現象，何況第一次大戰後的今天，英國既在帝國主義羣中，恐也會在劫難逃。

上述種種的湊合發生，是很可能的英帝國主義的末路。而張伯倫和他的那一羣所以拚死挨罵，犧牲別人者，也就爲了要避免

這條末路。可是究竟避免得了的呢？

張伯倫想避免末路，而希特勒則已到了末路，無可避免。張伯倫也深知希特勒不能避免，故在別國替他開路，以免他發瘋。殊不知希特勒即使得了奧大利和蘇台德區，仍然是無路可走，德國國內一切大工廠都已改為軍需軍械飛機製造廠，一切糧食都已鎖為軍糧之用，人民老是浸養在戰爭空氣裏面，人民生活經常的在水平線下，許多德國女子只求能與外國人結婚逃出德國。國民的物質生活既已忍無可忍，精神尤其枯澀如絕了源的水，難有出路。希特勒只有不斷的向外擴張，只有不斷的在國外耀武揚威（自然是空頭）才能維持他的統治。莫說一個奧大利不能滿足他，一個蘇台德區不能滿足他，即把整個捷克送給他，把整個中歐送給他，他也還是不能滿足。所以很明顯的果如張伯倫之議把蘇台德送給希特勒，不久希特勒必進而驅使匈牙利波蘭與捷克為難，循至由他與匈波瓜分捷克，拆散小協約，鎖抱法國，雄鎮羅馬尼亞。希特勒必有一天將要求歸還來茵區域，歸還亞爾薩斯勞倫。換句話說，希特勒待其勢力增長時，與其東進，不如西向。東進則攻羅馬尼亞，照樣引起法國出頭，可是對於德國人民的精神起興奮作用，就是打到了莫斯科，還不如佔回亞爾薩斯勞倫兩省大，而有切實利益。

到了這時候，英國怎樣再能替希特勒開路呢？到了那時候，英國將用什麼方法支持德國戰爭呢？還是不戰爭？假如說現在的希特勒還算勢力薄，怕着英國，所以能夠受英控制（只要張伯倫肯）的話，到了那時候，只怕英國即使想對希特勒再施壓力，除了用武之外，已不行了。七年前的英國原可以制得住日本掠奪東三省，但七年後的英國已不能保護她駐中國的大使。前車之鑒，張伯倫還要蹈其覆轍。為他所縱養出來的法西斯瘋魔，英國人民若再不監督張伯倫起而管制，必然要比現在更利害的爆發出英國上層份子所深畏痛恨的世界大戰，以致拖他們下水為止。

（九月二十日）

## 英法會談內容預測

英國首相張伯倫，外相哈里法克斯偕同隨員將於今天（廿三日）下午到巴黎，與法國要人開始新的會談。這會談的內容，據廿一日路透電傳，星期泰晤士報外交記者預測，大約除中日問題外，「並將涉及下列數事：（一）英法海陸空軍聯合戰略以應付因慕尼黑協定而起的時局，（二）法國陸軍與德義陸軍間之差異，（三）法國北非殖民地交通線安全問題。」

這「預測」可靠與否，我們無法斷然批評。大概在會談中，這些不一定不會談到。可是我們以為它們決不會是談話內容的全部和主要課題，因為除遠東問題中包含的張伯倫宣言「英國參加中國復興」問題和對日交涉開放長江問題之外，其他幾乎是全關於法國軍事方面的。英法首揆會談而僅及法國軍事問題，不是稍有國際外交常識的人所能想像的。即使談，而英國代表團人選據外電所傳，並不包括重要軍部人員，故決不會成爲中心課題。

如果想比較正確預測這次會談的真內容，我們以為必須從別方面找。預測國際外交是最困難的，我們既沒有什麼祕密情報，祇能從同時發生的幾項有意義的國際事件去找尋端倪。這些是：

第一，納粹要員戈林上將的親信訪英；

第二，倫敦泰晤士報主張「以非洲未開化土地（即比屬剛果，葡屬昂哥拉）置於國際監護之下，聽任德國佔有重要位置；」

第三，義國在西班牙叛軍獲得切實勝利之前，拒不與法國重開談判，因而英國促進法義關係之努力發生困難。同時義國又要求蘇彝士運河管理權要挾英國；

第四，波蘭匈牙利壓迫捷克，欲進兵佔領羅德尼亞省；德義則虛張聲勢，稱將「聯合採取嚴厲之措置。」

這些事件湊合在一起，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一面法西斯侵略國正加緊各方面的進攻，而別面以張伯倫為首的英政府，正準備進一步壓迫和犧牲他國，冀滿侵略者的歡心。由於這，我們可以大胆地預測這次英法會談內容，主要將不外下列幾項問題：

第一，德國要求殖民地問題；

第二，西班牙問題；

第三，中歐和東歐問題。

這裏第一問題是關於德國的，二是關於義國的，而三則是關於德義兩國的。關於一和三，德國之派遣戈林親信赴英，與慕尼黑會議前之派遣希特勒親信赴英一樣，有極大的作用。後者是慕尼黑協定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前者，將促成關於殖民地和中歐東歐兩問題更有利德國的解決。關於二和三，義大利在此時提出要求運河管理權並有意與法國搗亂，當然是一種討價還價的純粹威脅舉動。

我們自然無法確定英法會談關於這些問題究將如何解決，但就上述雙方的形勢推測，大概不見得不會是這樣：

關於德國要求殖民地問題，法國既屢次表示不能考慮割讓，而英國人民也反對把殖民地送給他國，其結果大概將與捷克問題同，如倫敦泰晤士報的新暗示，由英國強法國共同壓迫比利時和葡萄牙，再犧牲第三者，把後兩國的一部份殖民地送給希特勒。關於西班牙問題，張伯倫將壓迫達拉第完全放棄對西共和政府的相當支持，讓佛朗哥得勝，墨索里尼完全滿意，以期英義協定發生效力。減輕義國在地中海及紅海對英的壓迫。

關於中歐東歐問題，英法將准許德義兩國在羅馬尼亞，在整個多瑙河流域和巴爾幹半島享有幾於全部的，政治的，經濟的甚至軍事的支配權，以答它們「聯合對波匈採取嚴厲措置」的盛意，雖然這盛意世人共知明明是一齣翻戲。



這樣進一步對侵略國妥協之後，英法兩國是否將能如張伯倫所說，完成「綏靖歐局」之功呢？絕對不會。正相反，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胃口將愈大，聲勢將愈盛。英法兩國的聲望將愈墜落；英國通達殖民地的海洋交通線，不但地中海紅海，甚至整個大西洋都要受德義的威脅；法國除與北非的交通全受義國控制之外，更將變成三面完全被德義勢力包圍。結果是苟英法不願澈底投降，聽任侵略者宰割，則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主力正面戰爭，不可免地要爆發。談什麼「綏靖歐局」？

至於中日問題，英法會談大概也必要談一下。但關於這它們絕沒有決定的力量。因為：第一，中國全國上下一致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的決心，已澈底切實表現，非它們所能壓迫犧牲。第二，遠東方面日本與英法的利害衝突更直接；英法除中國外沒有其他第三者可犧牲。第三，遠東的主要國際勢力，除英法外更重要的是蘇聯和美國；美國態度現在已日趨強硬了，蘇聯更不用說。

英法政府在歐洲的犧牲第三者，投降侵略國的政策，要想施行於中國，還沒有那麼容易。因此，它們在這次會議中關於這不會有什麼具體的活動，亦決不能有具體的結果。

(十一月二十三日)

## 綏靖歐洲的效果如此！

張伯倫和達拉第，出賣朋友而叩求來的慕尼黑協定，我們早指出它的唯一可以發生的作用是釀成不可避免的大戰，對世界和平固然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對歐洲局勢更說不到綏靖，不過是明白告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你們要什麼，我們必恭敬地送上，就是明知道把你養壯了會把我吃掉，我也願意！

張伯倫在今春締結英意協定的時候，曾經號稱其目的在拆散德義軸心，結果是加強了德義的結合；慕尼黑會議時也在表面企圖用英德義法的結合代替柏林羅馬軸心，而結果則第一步是事實上拆散了法蘇協定，第二步則拆散了英法合作，至於柏林羅

馬軸心的確像兩法西斯政府的代言人所說，絕無變更。

這是張伯倫的失敗嗎？不是，張伯倫政府的後台老闆——以英格蘭銀行為中心的金融資本家，所要張伯倫執行的，就是如此。以英格蘭銀行為中心的英國金融資產階級，不僅是張伯倫政府的主人，不僅通過了借款的關係而控制着達拉第政府，而且是希特勒的主人。大家都知道：希特勒的能夠秘密擴軍，是靠英國金融家的秘密借款，和英國軍火商人供給武器的；希特勒的退出國際聯盟是出於英國金融資本家的指使；而法國急進社會黨內閣的一步步反動，甚至一步步法西斯化，也是英國金融資本家在幕後威脅利誘地拉線。所以，希特勒對捷克的誅求一步緊一步而造成慕尼黑協定，而釀成今天的危機，或許正是英國金融寡頭所預先安排好的錦囊妙計，得到這樣結果，對出面奔走的張伯倫老先生正是應該做到的事。

有人在慕尼黑協定後說張伯倫勝利了，是有幾分真理的。不過所勝利的不是英國使歐洲避免了戰禍，而是十足地執行了英國金融寡頭扶植法西斯勢力和使歐洲法西斯化的既定政策。而法國呢？的確是完全被人牽着鼻子走，走上危機百出的路。

從慕尼黑協定發展到今天，歐洲已籠罩在法西斯的黑霧底下，尤其是法國，幾個月以前還是歐陸的第一強國的法國，沒有經過戰爭，也沒有喪失一寸領土，一個人民，而國際地位和聲勢像退潮一般的衰落下去，在內政方面則急速地傾向法西斯化。在今天，法國政情，已經和希特勒登台前夜的德國差不了多少，所差的就是法國沒有國社黨，也沒有希特勒。（火十字團還不夠資格。）

法國會不會照着英國金融寡頭的願望而成為法西斯的俘虜呢？（如其法國會走上法西斯道路，接着步其後塵的就是英國。）我們的答覆是不會，絕對不會！英法兩國都是民主的先進國，英法兩國的人民都是浸沉在民主、自由和平空氣裏的，他們決不會讓金融寡頭肆無忌憚的剝奪他們的自由與和平。金融寡頭所製造的假面具，所謂綏靖歐洲，所謂拆毀德義軸心，一次次被事實所粉碎的時候，就是其陰謀完全失敗的一天。這一天是會很快的到來的，德義聯合敲詐的行為層出不窮，會使金融寡頭的代理人無

法爲其妥協政策辯護的。

幻想拆散德義軸心或日德義同盟的人，常常會援引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時以九國公約代替英日同盟這回事。不知時空情勢，絕無相同之點。今天法西斯國際的結合，是以聯合向民主國家敲詐爲基礎的；敲詐有效，就是證明其同盟有效，愈賄賂則其團結愈固。要拆散其結合，祇有民主國家聯合加以壓力，使它們敲詐不到什麼，則這幾個貧窮而實際並不強盛的國家，自然祇有各奔前程。

(十一月十四日)

## 兩個「反共領導者」

最近歐洲夢魘式的國際局勢裏面，有幾件事值得聯繫起來觀察一下。

第一，義大利對於法屬尼斯港，薩伏伊省，突尼斯屬地，吉布地港提出的「天賦的民族權利」要求，不但沒有如一般所傳略見「和緩」，反而連德國的半官報紙都公然宣言贊助起來了。

第二，所謂烏克蘭的「獨立運動」，已經在紙面上更擴大起來，據傳柏林已設有「祕密烏克蘭局」，由烏克蘭退役軍官（顯然是「一個白俄」）蘇志古博士「主持一切」，國社黨軍人羅森堡博士亦已在柏林設立「烏克蘭專部」；所有德境之烏克蘭青年均將入特設之學校受軍事訓練，（路透社十八日倫敦電）同時什麼帝俄舊皇室「繼承人」拉第米爾雪利洛維區「大公」也將到柏林去，請希特勒幫他恢復「沙皇」寶座。

第三，立陶宛屬米美爾已明白揭出復歸德國運動，據說至遲在明春就要實現。

最後，希特勒又在設新圈套，召集什麼「軍縮會議」，並由英法德義四國訂立四強公約。

這裏第一個戲法是對法國的；第二、三兩個主要是對蘇聯和波蘭；第四個的作用自然是給定心丸英法吃，請他們入甕坐坐。總合在一起，不外德義兩法西斯侵略者狼狽為奸。一面由墨索里尼對法國裝紅臉，其主要目的在換取英國壓迫法國完全放棄對於西班牙政府的援助，讓義國為所欲為，但法國本身甚至英國決不會完全沒有損失，至少關於吉布地港和通阿比西尼亞首都的鐵路法國得讓步，關於蘇彝士運河管轄權，和船鈔率，英國多少給義國以滿意。別方面希特勒則明白表示在目前他的進攻路線是向東方，與英法無干，英法不得過問。同時半身已陷進泥坑的日本也夾在當中充丑角，派了兩個無聊的人去考察什麼「烏克蘭獨立運動」，顯然這丑角是一心希望德國跟蘇聯鬧一下，好替他張張聲勢，這與日本軍閥「關於漁業條件，將採取斷然手段」的宣言合看，也是很有味道的。

顯然地在國際法西斯侵略運動中，希特勒已一天天進到「領導者」的地位，而同時這個「領導者」的手腕也實在很乖巧圓滑。他看清了英國金融資產階級統治者想把一切野火轉向蘇聯燒去的心理，表面完全轉向朝東，與日本配合着搗鬼；同時讓義大利跟法國鬧，一方面既給墨索里尼一點甜頭，別方面也把法國完全牽制住。

這一切戲法的幕後，自然都有英國以張伯倫為首的統治層牽線着，至少是慫恿着，鼓勵着。這個反動的統治層不但力圖完全犧牲西班牙來買墨索里尼的歡心，同時並竭力慫恿德國朝東，當「反共」的先鋒，又想鼓動日本借漁業問題鬧起來，好減緩一點後者大舉南進的聲勢。在施行這些手腕時，英國統治層自以為是在當着「反共」（反蘇）的實際「領導者」的。

然而這兩位「領導者」——一個公開的，一個實際的——之夢究竟有多少實現的希望呢？老實說：少得很，希特勒雖然聲勢洶洶地東進，然而他除確想囊括米美爾之外，（這與蘇聯並無直接關係，因吞併了米美爾德國仍不與蘇聯接壤。）其所謂烏克蘭民族運動者，他自己就知道決不會真正影響到蘇聯，除非希特勒馬上準備與蘇聯開戰，因為蘇聯的烏克蘭與捷克和波蘭的絕對不

同，那裏的人民大眾是完全忠實於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希特勒這運動眼前的目的，不外乎一面把捷克再凌遲割一下，讓他完全成爲自己的玩物，一面從波蘭手裏再搶一塊土地。這之後，他當然可以進一步威脅羅馬尼亞，加強對蘇聯的包圍陣勢，但在他估量沒有軍事上必勝的把握時，他不會更向東北直接進攻蘇聯。他更可能地會以上述的收穫爲根據，擴張他在多瑙河流域和巴爾幹半島的統治，一面完全包圍孤立法國，一面進行完成他的新「三B政策」，伸脚到報達和近東。於是「反共」的公開的「領導者」結果將仍然證明是反英法的領導者，而實際的「領導者」則把強盜領到自己家裏來了。作爲丑角的日本，自然還是只好在泥坑裏獻醜。

英法的祇知階級私利的統治層，幾時才會覺悟自己是在養大了老虎吃自己呢？

(十二月二十日)

## 張伯倫訪問羅馬

張伯倫和他的影子哈立法克斯已到羅馬了。不管全世界的輿論怎樣譏諷，英國的民衆怎樣反對，仍然堅持要「安慰墨索里尼」，而不「安慰失業者」。

張伯倫蠶叢之年，不辭勞瘁，僕僕道途，其精神毅力，確是可以佩服的，可惜的是他這樣的勞碌並非爲全世界和英國大多數反對侵略擁護和平的人民的利益，而祇是爲了英國統治集團中少數人的利益。不但全世界將不會感謝張伯倫先生，即張伯倫自己，亦終於將發現自己的一切完全是勞而無功。

張伯倫之不得不在這嚴冬寒冽的氣候裏，冒重傷風的危險跑往羅馬，是自有其苦衷的。張伯倫自上台任英國首相以來，一直「綏靖歐洲」爲己任，遺志趣不能說不高尙偉大，只可惜他用的不是正法，結果去年一年內，歐洲的局勢竟越「綏靖」越糟糕。慕

尼克協定犧牲了一個捷克，加重了中歐東歐危機不算數，遠東的法西斯軍閥日本乘機加緊了對華侵略，直接危害了英國利益也不談，墨索里尼竟公然對法國提出領土要求，掀起更嚴重的歐洲大戰危機來了。「綏靖」而得到這樣的成績，張伯倫何面目對自己的選民呢？於是他不得不盡他最後的一點老氣力，跑到羅馬去求墨索里尼高抬貴手，不要讓自己太下不去。

據傳張伯倫將與墨索里尼談判的，當包括法義關係，西班牙事件，蘇彝士運河管理權，排猶運動及英義商業等問題，這裏面主要的自是法義關係和西班牙事件。但這兩個也正是最嚴重而最難解決的。法國不比捷克，她的人民和政府已經表示決不犧牲絲毫領土主權，雖據說張伯倫擬勸墨索里尼與法國直接談判，並暗示法國或可關於阿比西尼亞鐵道和法屬索馬利蘭，特別是吉布的港等問題對義讓步，但法國的達拉第政府在張伯倫政府影響之下關於這些雖或有動搖之可能，法國人民可決不能甘於忍受這樣的恥辱，尤其是因為吉布的港是紅海南端的鎖鑰，法國斷不能輕易拱手讓人。如此，張伯倫將祇有勸墨索里尼放棄對於法國的要求，而以完全犧牲西班牙為交換條件。但這一問題也是不能由張伯倫一相情願解決的。首先西班牙的人民就不會讓自己給別人出賣；其次法國人民亦不願讓法西斯侵略集團在他們的後門口造成一條新的前線；最後這樣犧牲西班牙將更引起反法西斯，同情西班牙政府的情緒日益高漲的美國人民的憎恨，而蘇聯當也不會完全袖手旁觀。

張伯倫最後還有一着，即就英義商業關係上出發，想以對義借款買墨索里尼的多少讓步。然而不問墨索里尼既然誇下了那樣的大口，提出了什麼「義大利民族的天然願望」，怎樣能夠關於那問題不得一點直接的滿足就自己下台；即使他願意厚臉皮那樣做，犧牲西班牙和借款等繼續飽侵略者的辦法，亦祇會更擴大他的胃口，使他消化了一個時期之後，再提出新的更狂妄的要求。結果張伯倫的「綏靖」政策，依然會是越「綏靖」越紛亂，終至大戰無可避免。到那個時候，真不知張伯倫再有何面目見他的選民了！

對於遠東對於中國，張伯倫的屈膝政策，無論是過去在慕尼黑現在在羅馬，都絕不會有絲毫好的影響。無論如上所分析，歐局決不能綏靖，即使暫時「綏靖」了，那也祇是一方面對日本侵略的新鼓勵，別方面掀起歐洲更大的糾紛，甚至大戰的前奏，其結果同樣是使中國更處於不利的地位。

據說英國對日本的立場是漸趨強硬了。然而如果張伯倫對侵略者妥協讓步的基本政策不變，單獨某一方面表面的立場強硬是不會收到多大效果的。因為這方面的侵略者會看透他的本質，而以更強硬的手段對付。英國如果真正想保障自己的利益，維護世界的和平，祇有聯合一切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對侵略者集團施集體的強硬的裁判。（一月十三日）

## 法國往那裏去

我們早曾講過：張伯倫的妥協政策，對民主勢力和平勢力是絕對不利的，不僅犧牲弱小國家的利益，甚至不列顛帝國的利益也會做張伯倫政策的殉葬物。中國抗戰，是民主勢力和平勢力反抗法西斯侵略國鬥爭的一環，而且是最主要最尖銳的一環。張伯倫政策對中國抗戰當然不會有好處，而且一定有害於中國抗戰；但有害的程度是有限的，她決不能把中國像捷克那樣出賣，因為中國抗戰的堅決使張伯倫無法把中國當作犧牲品，而在遠東呢？中國既不能當作犧牲品，能夠當作犧牲品的就祇有英法兩國的殖民地了。在今天，張伯倫和達拉第要馬上就拿英法的殖民地送給日本帝國主義當作贖見之禮，以求得妥協，那不僅言之過早，而且是行不通的事。

最近英相張伯倫及外相哈立法克斯到巴黎去和達拉第龐萊等進行談話，所得到的成就雖打破了德義的離開政策，（德國的親法疏英和義國的親英疏法，一個根源而出以兩種手法的把戲。）但在總的動向上依然沒有改變過去的遷就法西斯侵略國

的路線。所以德外長里賓特羅甫馬上就要到法國去進行法德談話，而達拉第政府也居然向德國再度建議締結法德廿五年不侵犯條約。

在民主陣線中，蘇聯對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堅定是沒有問題的，美國政府的態度也非常積極，但蘇聯在國際現勢中間自然不會放棄其集體和平政策，而採取單獨行動，美國政府則因對國內孤立派不能不有所顧忌，雖可以在實際行動時採取更積極的行動，而決不肯以領導者自居，所以民主國家能否有力地制止法西斯侵略者，關鍵在英法兩國，而英法兩國也就是最搖擺不定的。如其英法兩國能採取積極態度，則貧弱的法西斯侵略者的鬼箴，可以很快的遏滅的，決計用不到戰爭，危機就可以消弭於無形。然而英法兩國的執政者，可不是這樣想，他們唯恐不能取得法西斯侵略者的歡心，拚命賄賂侵略者，以求得侵略者諒解，犧牲弱小國家不算，繼之以出賣自己朋友。在歐洲大陸上，法國是德義兩國向外「發展」的主要障礙物，她國內有人民陣線的政府，周圍有小協約的衛星羣，東西相犄角的有法蘇互助協定，這些都是法蘭西共和國對付法西斯侵略者的武裝，足使法西斯侵略者不能一息安枕的，於是在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直接威脅下，和張伯倫的間接協助下，達拉第政府就自己動手把自己繳械了。小協約已解體了，人民陣線的綱領也被政府的代法律令撕得粉碎，僅存的法蘇互助協定，也搖搖欲墜，隨時隨地準備廢棄。德國早曾對法國提出過了，而達拉第政府在里賓特羅甫聘法之前，再建議締結不侵犯協定，無疑在其預定的計劃中未曾沒有廢棄法蘇互助協定的一套，把自己的武裝在世仇而利害完全對立者的面前完全解除了。

法國總工會為反對政府「新法令」而下令於後天舉行全國總罷工，達拉第政府忙於制止其實現，財長萊諾演說，呼籲國人勿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其實做出「親者痛而仇者快」的事情的正是達拉第內閣本身，而對內剝削中產階級及勞動階級的法令，也就是對外屈辱妥協政策的必然的繼續，同樣是對侵略者進行解除自己武裝的動作。在慕尼黑會議之後，法國已不成其為一



等強國，但達拉第政府認為這樣還不夠對希特勒表示誠意，所以在內政上也急急推行削弱國力的設施。

達拉第政府爲什麼這樣做呢？無疑是因爲其後台老闆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不相一致，達拉第既唯恐失去「二百家族」的歡心，自然祇有犧牲人民，犧牲國家的利益了。但是犧牲國家利益之後，「二百家族」的利益能不能保全呢？這就不是達

拉第和「二百家族」現在所計算到的了。可是廣大的法國民衆，決不是少數人士所能掩盡其耳目，閉塞其聰明的。在廣大民衆的覺醒下，法蘭西的生路祇有回復到民主陣線的陣營，而負起她的反侵略任務來。（十一月二十八日）

## 法國的試金石

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儼然是歐洲的盟主。除蘇聯、英國、德國、義大利以外，所有歐洲國家幾乎全是她的衛星。在那四國之中，也祇蘇聯和英國她不敢小覷，義大利不在她眼裏，德國更一直受着她的壓迫。因此她遭受了德國的毒恨，英國的嫉忌，義大利的怨望，祇有蘇聯態度超然，她那時雖抱反蘇態度，蘇聯亦置諸不理。

自希特勒登台後開始推行他的既定的孤立法國政策，在嫉忌的英國暗中援助下日漸成功，形勢就漸漸改變了；自阿比西尼亞戰爭後德義軸心成立，更加迅速地如江河日下。

法國也會努力想挽回這一類勢。她會改變態度，與蘇聯交好，締結互助公約，推行集體安全制度，但因她統治層內部的矛盾，同時受到英國保守黨政府根本的反蘇政策的牽制，這一正確的政策路線，她可不能堅決一貫地執行，在危機愈益嚴重，義德聯合干涉西班牙，德國積極侵略中歐東歐的時候，她的政府不但不能毅然抗拒，加強集體安全體系，保衛她的衛星也同時保衛自己，反而自覺地變成了張伯倫的尾巴，因襲張伯倫的投降政策，妄想以妥協讓步來買退兩只法西斯虎狼的吞併慾，結果是怎樣呢？

由她自己情甘犧牲，她最可靠的附庸捷克變成德國的資產了；小協約瓦解了；蘇聯疏遠了；波蘭早已不受她支配；比利時取消洛卡諾的束縛，宣佈中立了；併吞奧大利之後，德國已包圍了她的東疆；現在西班牙共和國危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又將在她的後門口完成一條新的前線。她所剩的「同盟者」祇有一個英國了，而這「同盟者」事實上是還在一天天把她拉下無底的深淵。

無疑地法國已經迅速地陷入政治的和軍事的完全包圍之中，陷入完全孤立的地位。墨索里尼的「天然願望」日益以更嚴厲形式提出來。希特勒正在完成他最後的準備，以期一舉報復二十年來的深仇。已經在數處單獨地域爆發序幕的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就要展開它以法國為第一主要對象的正式場面了。而法國在這次大戰前的戰略地位則比第一次大戰前惡劣多倍。首先，這次英國的援助，如果張伯倫不倒台，如果侵略者繼續它們的各個擊破政策，而英國竟入彀，就是一個可疑的因素；法蘇互助公約也因法國自己事實上已加以否定，現在是否尚能生效，亦難確說；其次，這次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之在法國這一面，也不像過去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的可以担保；最後而極重要的，從前不必顧慮的比里斯山後方，現在則十分可能成為最危險的地域。自然，必有一部份盲目的法國人還在夢想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帝國和過去的法義大利一樣會背叛她的同盟者；這不是絕對不可能，而現在這樣想可是毫無根據。

法國往那裏去？還是繼續投降政策，不惜犧牲自己領土利益（因為現在只有自己的可犧牲了），苟延殘喘，終於整個淪入法西斯侵略者饑吻呢？還是翻然改圖，力自振作，聯合全世界最可靠的和平民主勢力，及時對侵略者反擊，以挽狂瀾於未倒？眼前就有一塊試金石擺在她前面：西班牙問題。她如果能斷然拋棄「不干涉」的假面具，實力援救西班牙政府，（眼前也只有她的援救能立時生效），她就是開始了援救自己。如果她依然跟在張伯倫屁股後面，召集什麼「四強會議」，不但乾脆犧牲西班牙，並送掉自己在突尼斯和東非的利益，那麼我們真不能想像一世之雄的法國將淪於怎樣的慘境。

（二月二十七日）

## 法國的危機

五年前還是歐洲盟主的法國，現在已遭遇了重大的危機，是毫無問題的。這危機可分爲兩方面：一是國內衝突的尖銳化，一是國外壓迫的嚴重化；然而兩者是統一的。

這危機的真正嚴重性，並不在於人民陣線的已瀕破裂，亦不在法西斯義大利之公然提出領土要求；而在於一方面法國統治層之日趨反動，別方面法國社會黨——最大的工人階級政黨——之卑怯庸懦，缺乏戰鬥性。

自慕尼黑協定成立以後，以達拉第爲首的法國統治層因其政策受到人民大眾普遍的反對，反而變本加厲，一方面更積極與希特勒妥協，別方面加緊剝削與鎮壓工人階級和一般勞動大眾起來。他目前的企圖顯然是團結國內所有右派勢力構成更反動的政府，實行法西斯化的半獨裁統治，以便放手從事犧牲法國民眾和民族利益，投降國外法西斯侵略敵人的勾當。

同時，他這種企圖顯然受着國外的幫助。據傳希特勒會說他很願意與達拉第締結不侵犯條約，但因為法國政體的關係他不知道什麼時候達拉第會下台，換上一個反對德國的人來。希特勒的用意是明顯的，他乾脆希望法國的政體變成與他的一樣的法西斯獨裁，從而在整個歐洲建起一條法西斯侵略陣線。

但如果真是這樣，則法國將變成怎樣一個國家呢？不客氣地說：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尾巴都夠不上，簡直將是他們組上的魚肉。法國是不能有法西斯蒂前途的。如果法西斯化，法國便要變成她的敵人的附庸。

然而法國目前顯然有着這樣一個危機，而這裏主要的責任，顯然應該由法國的社會黨担負。達拉第之能組成差不多清一色的急進社會黨內閣，完全是由於國會中佔大多數的社會黨的支持。社會黨這種倒持太阿的政策，本身原就成爲問題。但如果該

黨能以它的強大的民衆基礎，於一切內政外交的重大問題，在後面對達拉第政府施重大的壓力，則猶可原諒，而結局也不致弄得這樣糟。然而社會黨竟是一味的妥協退讓，甚至對於慕尼黑協定那樣重大的問題，不但事前不設法反對，事後卻連口頭的抗議也沒有，竟一致投票擁護，連英國的工黨都比不上。

社會黨這種機會主義的對內的投降政策，與法政府對外的投降政策一樣，顯然是違反法國人民大眾的利益和意志的。現在這種投降政策的結果已明白揭露了——是法國國內國外的危機之造成與嚴重化。如果要挽救這危機，作爲法國目前最大政黨的社會黨必須清算過去的投降政策全部，團結一切進步的民衆的勢力，堅決從事國內國外的反法西斯鬥爭。這樣才能挽救法國的命運，加強全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的和平民主的力量。社會黨是不是能夠擔負這一使命呢？（十二月六日）

### 最無脊梁的一羣

慕尼黑協定的後果已一天天明白展開了。英法兩國不但得到了「無恥的出賣者」的尊號，更一步步地顯呈了她們所喪失的實際利益程度。法國顯然已被希特勒按照「我的奮鬥」的誓語，孤立化了。英國表面的損失雖較小，但馬上就不得不在地中海和西班牙問題上對墨索里尼，在殖民地問題上對希特勒作實際讓步。避免戰爭，而結果是招致戰爭更迅速更嚴重更不可免的來臨，而且將在與她們更不利的條件之下。英法統治者在慕尼黑的投降，真是自挖墳墓的勾當。

聽到戰禍避免後暫時發生的狂歡消滅，轉而嚴肅估計所付代價的人們一般的批評與咒罵，是集中在張伯倫和達拉第身上。張伯倫和達拉第爲了他們的階級利益，不惜犧牲道德，犧牲友邦，甚至犧牲自己的國家利益，當然是應該捱罵的。可是我們以爲還有最無脊梁的一羣，他們在這次捷克事變前後的態度行動，其卑怯無恥的程度實比張伯倫達拉第和他們所代表的階層更厲

害，但他們却被人們忘了。

這一羣是法國的社會黨。

在慕尼黑會議，英法初次決定壓迫捷克割讓蘇台德區投降德國的時候，我們就聽見了一個謠傳說，達拉第敢如此獨斷獨行，是因為事先已獲得社會黨的同意。我們相信這是可能的，因當時萊翁勃倫疊次的宣言，都沒有主張法國態度應絕對強硬；但因為沒有看見任何通訊社的正式報告，而同時法國內閣發生嚴重危機的消息則在四處傳佈着，所以我們也寧信其無，不加披露。

可是據四日的哈瓦斯社電，法國衆院竟以五三五票對七五票的絕大多數通過了對達拉第政府的信任案，反對者僅共產黨全體議員七十三人，左派議員一人，社會黨議員一人。這切實證明上述謠傳的確實，證明法國社會黨不但擁護達拉第的出賣同盟國，在慕尼黑投降，甚至贊助他決定今後「與德義兩國（也就是法國的民族敵人）相互合作」的政策。如此，作為無產階級政黨之一的法國社會黨連英國工黨都比不上，口頭的反對都不敢提出，百分之百地做了統治階級的尾巴，投降了本國和外國的法西斯蒂，不但出賣了法國的民族利益，甚至出賣了自己的階級利益。

我們敢肯定地說：如果中國有那樣在國內表面勢力強大的政黨如法國社會黨，中國決不會對日本抗戰；不但去年七七、八一三直至現在的光榮英烈的史迹不會有，中國且早成了日本的附庸。我們更敢肯定地說：在蔣總裁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雖是資產階級政黨，却比法國社會黨富有更大的革命性，戰鬥性。

法國社會黨作爲一個表面無產階級的政黨，是早已喪失它的無產階級性的脊梁，變成一個龐大無能，祇能妨礙自己的輾體動物的了。它之完全被人遺忘，甚至連它的卑怯與無恥，都無人理會，不是沒有理由的。

（十月七日）

# 捷克問題和慕尼黑會議

## 德捷局勢表面緩和

國社黨德國進攻捷克的陰謀，已經隨着大規模的秋操而尖銳化表面化了。誰都不能講，世界大戰暫時不會發生，或馬上就發生。這一個樞紐，一半是握在侵略者的希特勒手裏，一半是握在民主國家——主要是英國——的手裏。

德國如公然進攻捷克，基於法捷互助協定與蘇捷互助協定之規定，捷克如受攻擊，法蘇兩國有援助之義務；又基於英法軍事合作之規定，法國如履行法捷互助協定而出兵，英國也負有援助之義務，勢必引起第二次歐洲大戰。照德國的實力講，自然沒有應付大規模戰爭的力量，如其德國明知對捷克的進攻，會掀起歐洲大戰，希特勒及戈林等會躊躇而不敢即發。因為德國雖有常備軍一百餘萬，但後備軍確很少，這次大規模的秋操，已經是全國總動員了，祇憑這一點兵力，決不足以應付大戰，至於決定戰爭前途的資源問題，主要的鐵、煤、石油、棉花、橡皮，德國都要仰給於外國，雖然有些現在已找到代用品，不僅質料太差，而且成本過貴，出產的數量又甚少，僅僅在對外對內的宣傳上誇耀一下是可以的，要靠這些人造代用品來應付戰爭，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尤其糧食問題，德國是無法解決的，上次大戰中，德國軍隊的所以失敗，當然是士氣衰落，而士氣衰落的原因就是爲了飢餓。二十幾年前的教訓，瘋狂的侵略者或許不會完全忘掉吧！

蘇聯已經表示德國如進攻捷克不能坐視了，法國也表示要履行法捷互助協定的義務了，英國也表示援助法國對捷履行條約義務了，希特勒既然不敢正面挑戰，就應該知難而退了嗎？不，正相反，德國因爲資源太缺乏，不能應付大戰，所以更需要攫奪捷克，

不僅要攫奪富於煤鐵石油的捷克，還要進而控制東歐富於食糧的多瑙河各國。『法西斯者，侵略之謂也。』這是一句名言，『法西斯者，戰爭之謂也。』是同樣正確的名言。國社黨德國如其不能掀起戰爭，國社黨統治一定會無疾而終；爲了要掀動戰爭，所以更要攫奪足以培養其戰鬥力，支持其戰鬥力的捷克。

國社黨德國既不敢以向民主國挑戰的方式進攻捷克，則將怎樣奪取捷克的富源呢？

有辦法，辦法就靠英國的張伯倫政策無形中代德國撐腰。第一個方式是使德國進攻捷克而引起的戰爭，法國不參加而祇有蘇聯參加，德國從對捷克戰爭而進至對蘇聯戰爭時，貧弱的資源是有辦法得到補充，這一點非常適合張伯倫的以鄰爲壑的方針，把老虎放它一條出路，吃了牛可以不吃馬。但是法捷的互助協定，和蘇捷的互助協定並沒有什麼大區別，這種方式很難找得萬一法國可以不履行條約義務，而蘇聯也可以不履行條約義務，則捷克豈不白白犧牲掉！而犧牲捷克的結果，英法兩國所吃的虧，比蘇聯更大。這是不容易辦到的。

第二個方式是使捷克形成第二個西班牙，好在捷克有現成的弗朗哥——漢倫在。這樣又可以不要牽涉國際的關係。

德捷的形勢，在表面上是暫時緩和了，但實際上國社黨德國是不會罷手的。倫西曼的一再勸捷克政府向蘇台德黨讓步，正是代國社黨德國修治進兵的道路。

(九月二日)

## 捷克問題的癥結

關於德國侵略捷克的戰爭危機，一般人以爲張伯倫飛到德國去拜會希特勒而和緩，因雙方的見解的不協調與捷克政府態度的強硬，而感到焦急。但是我們的認識，完全不同。我們屢次講捷克問題以及歐洲和戰的關鍵，完全操在英國手裏，當然決不是說

英國應該去向希特勒求情，而是指出英國應該當機立斷地制止戰爭，使野心的侵略者有所忌憚而不敢發。

張伯倫的到德國去，誰都知道不是向德國行使壓力，使德國根本解決對捷克問題，而是一面向希特勒求情，一面壓迫捷克政府作更大的讓步，以期獲得苟安。否則張伯倫就沒有親往貝魯德斯伽登鎮去的必要。張伯倫這種「移尊就教」的風度，也就是貫徹他妥協的「現實主義」政策的最後努力。而這種努力，恰恰擴張了法西斯侵略者的野心，加甚了法西斯侵略者的氣餒，使希特勒認定英國沒有以武力保衛捷克的決心，同時也可以藉此牽制法國不履行對捷的條約義務，這樣，恰恰誘致了歐洲戰爭的爆發。

這一種論斷，從張伯倫與希特勒首次會談之後即匆匆飛返倫敦去召開內閣會議，甚至將召集全國臨時會議，更可以證明希特勒侵略胃口之大，出於張伯倫的預料，所以不得不重行研討對策。

現在要挽救這個危機，第一是要法國政府堅決表示不能同意任何宰割捷克，破壞捷克領土主權完整的辦法，祇要侵略國有一兵一卒觸及捷克領土，法國馬上履行法捷互助協定的義務。不論漢倫黨的理由是如何，事實上已充分暴露出牠是完全受希特勒的指揮的，而希特勒也公然宣稱其目的在併吞蘇台德區，所以不論戰爭的形勢是那樣的，就是形勢上純粹是蘇台德黨的叛變，也實實在在是德國指揮下的侵略行為，法國也同樣負有出兵援助的義務的。

第二是捷克政府和捷克人民堅決表示不再讓一步，不僅使希特勒知道決不能藉恫嚇以獲得蘇台德區，同時使英國政府知道捷克是絕不容忍別人把它當作禮物，絕不容忍侵略者加以宰割的。所謂蘇台德區，歸併德國或自治，事實上是使捷克無以自存，誠如捷克民族黨機關報所稱，允許蘇台德區公民投票，就是等於縱容瘋狂的暴徒屠殺捷克人民。

這樣使英國張伯倫政府明白知道壓迫捷克讓步以滿足希特勒的慾望，是辦不到的事，自然也另謀綏靖歐洲，制止戰爭的方法。照英國的客觀地位上講，她決不能，也不會站在侵略國的一邊的，她和法國的合作關係，在今天也是分不開的。祇要使她明白



兩面討好」的「中庸之道」（具體地說是「欺善怕惡」之道）行不通，她就不能不選擇其利多害少的路。

祇要英國能夠明白地表示其立場（當然不是兩面三刀的立場），希特勒是決不敢掀起大戰以鑿足其慾望的。國際間一切紛爭，決不是「面子第一」，無論何事，都是「利害第一」；賣空買空的人如希特勒之流，面子固然是要緊的，但利害更要緊，就是萬一爲了「面子」而要「孤注一擲」的話，也必然一擲就完，決不能成爲什麼大禍。

照海通社的電報所說，捷克政府的態度是非常堅決，已經以叛逆對付蘇台德黨領袖，雖然海通社的消息是不可靠的，但捷克政府的態度堅決是實在的。如其捷克政府果然以堅決的手段對付蘇台德黨，必然事前曾經得到法國的同意。這樣，不僅不會使捷克的危機加深，而恰恰是使戰爭的危機和緩之先兆。

（九月十七日）

## 國聯大會和捷克局勢

國聯大會適當捷克局勢趨於緊張之時舉行，相應着會員國中英法等大國對於捷克問題的動搖軟弱，本已衰頹的國聯也呈現更趨衰頹的形勢，各大國的外交部長，除了蘇聯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首先到日內瓦以外，只有法國外交部長龐萊會到日內瓦一行，其他都不會到，形成歷來所未有的冷落現象。較之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親自出馬，乘機飛德，訪晤希特勒的舉動，國聯大會自然相形見絀，顯得不極重視。作爲大會的重要議題的中日問題，也有如日內瓦華人各界所指出，因爲各方面的注意都集中於捷克問題，有淪爲次要的現象，而使中國代表團連日奔走各方面，頗形勞頓。中國申請實施盟約第十七條一事，致被英法兩國人士認爲未顯，在事先探詢行政院各會員國的意見，殊屬憾事。幸而終於經中英法三國代表同意提付討論，雖然因若干項困難當在公開討論之前予以解決，而此項申請須延至本星期內始可提付討論，但已可算差強人意了。不過這是根據哈瓦斯社日內瓦十四日電，而據路

綉社漢口十五日電，則須展至十月底再議。爲什麼這樣呢？答案還是很簡單的，就是因爲捷克局勢緊張，甚至漢口方面以爲更使人確信列強非至捷克危局平穩後，將不討論中國的申請。但也有和這相反的現象，日內瓦方面以爲中國此舉是把遠東時局和歐洲時局相提並論，實係一種巧妙舉動，因爲歐洲方面若是發生戰爭，國聯卽有被迫實施盟約第十七條的可能，那時對於中國的申請，自難加以拒絕。因此，當中國向國聯祕書長愛文諾提出申請的照會時，國聯人士聞悉之餘，都覺十分爲難。爲難者不願接受而又不能拒絕。

然則實施盟約第十七條的關鍵在於捷克局勢。

其實，中國把遠東的時局和歐洲時局相提並論，並非一種巧妙舉動，而是實情的確如此。何況中國申請的起意和發動還在捷克局勢最近般緊張以前，由於捷克局勢緊張倏忽，表面上才好像和中國的申請相關聯。本質上，中國問題和捷克問題不是各自孤立的。這不但根據事實的理論是如此，就是因最近捷克局勢緊張而引起的事實，也是如此。在捷克緊張局勢中，主動的德國，關係密切的意國，還不肆無忌憚地強調戰爭，惟有日本，却更一再公然聲稱加入戰爭，挑撥戰爭，煽動戰爭，而且在天津英法兩租界撤退僑民，又在海南島東臺灣一帶，派艦積極活動，更在瀾洲島派兵登陸，轟炸法國天主教堂及民房，繳法國教堂的槍械，而蘇聯與僞「滿洲國」的邊境，又曾有發生衝突的傳說，着着實行其極盡挑釁挑戰的能事，以響應希特勒，企圖爆發戰爭以後，重溫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趁火打劫的更大的舊夢。日本本來是危害世界和平的罪魁禍首，而現在更顯出窮兇極惡的吃相，擴大危害世界和平的姿勢，還能不立刻嚴厲實施制裁麼？

中國的申請不應延待捷克局勢平穩後討論，相反，捷克問題也應提交國聯大會處理，要比由張伯倫的遷就希特勒而犧牲捷克，擬議的英、法、德、意四強會議來解決好得多。在國聯大會中把中國問題和捷克問題相提並論，結成民主和平陣線，採取切實行動，

才能粉碎法西斯的同盟，制止侵略，挽救世界和平。

(九月十九日)

## 腸熱病的歐洲問題

最近一月來的捷克問題，確實有點像腸熱病，亦即所謂真性傷寒。時張時弛，時冷時熱，而整個局勢，則與未經名醫治療的腸熱病一樣，一天天壞下去。

捷克本來是沒有問題的，問題祇在侵略者之被縱容一步步從事更廣大的侵略。這猶如人的腸本無問題，奈作爲人之主宰的腦不知注重事先防毒消毒，以致毒菌侵入腸內，而侵入後又不立用藥物清除，聽它蔓延坐大，結果不但腸受了極大的損傷，整個人的生命，或將因此而喪失。以歐洲比人，則英法特別英國是腦，捷克是腸，而希特勒的法西斯黨徒是腸熱病菌。

這幾天人人的注意都集中於歐洲的和戰問題，幾乎把中國生死關頭的抗戰都忘了。無論跑到那裏，總聽見人問你唯一的一句話：歐洲會不會打起來？

對於這問題人們的意見各有不同。但人們如果仔細注意了兩星期來時局的經過，則會明白本報九月十三、十四、十五三天連載的社論「歐局之鑰」裏面的分析是一點也不錯的，將來的發展恐將證明它的預測也不大會錯。

我們以爲這腸熱病的歐洲局勢之激結的中心，祇在下列幾點：

第一，英國以張伯倫爲代表的保守黨政府之寧願犧牲任何第三者利益，縱容甚至鼓勵法西斯侵略，而不願對後者施武力裁判；

第二，希特勒之明白了英國這一弱點：

第三，法國因英國這一弱點，而不敢單獨強硬對付德國。

這三點在「歐局之鑰」內我們已用事實的分析指示出來，而最近事實的發展更完全證明了它的正確性。張伯倫不但聯合法國壓迫捷克接受了割讓蘇台德區域，取消蘇捷互助公約，變捷克為中立國等條件，現在於代希特勒做使臣，傳達了實際是最後通牒的所謂「彌忘錄」之後，還在那裏老而皮說「和平並未絕望」。其意毫無問題是暗示他的政府將更壓迫捷克完全接受希特勒的新條件，實際瓜分捷克。同時法國的達拉第政府不但不因為希特勒的貪慾無厭，毅然宣佈拒絕一切無結果的談判，反依舊移樽就教，到倫敦去商量怎樣送掉捷克而不失面子的方法。

這樣卑怯險惡的政策依然由「民治國」之領袖英國進行而法國追隨着，我們可以斷言局而是不會變好的。我們敢大胆作如下的預測：

第一，英法仍要壓迫捷克，但捷克的新政府不會投降，因為投降就是亡國；

第二，希特勒會借口捷克「挑釁」而開始用兵，但他不會把正規軍開進捷克，而會改裝它為「蘇台德義勇軍」，使戰爭表面呈內戰形勢，免法國援引互助公約，出兵助捷；

第三，法國未出兵前，蘇聯不會出兵，但她會給捷克以別種形勢的實力援助；

第四，法國如不出兵助捷，在民意壓迫之下，她的內閣會倒，新的強硬內閣（或許是彭古的）大概要履行她的國際義務；

第五，墨索里尼照他最近大放的「厥辭」會企圖使「衝突地方化」，暫時不動；

第六，英國因義國不動，戰爭沒有「普遍化」，大概也不會動，直到張伯倫倒台，邱吉爾（或能的）上場為止。

這樣的可能局勢的發展和它對整個世界特別中日戰局的影響，在「歐局之鑰」內我們已推測過，現在用不着多說。一句話，如

果兩個陣營的全面大戰爆發，而英國完全在民主勢力的一面，對於世界，對於中國是有利的，因為蘇聯更可放手行動，美國也會更強硬，特別對於遠東方面。

歐洲的腸熱病已將到最嚴重的關頭，是毒菌戰勝，病人死亡，或毒菌被滅，人命延續，祇有看那病人的腦能不能決定用必須用的藥物給毒菌們一個掃蕩的攻擊？如果依然諱疾忌醫，結果真是不堪設想的。

（九月二十七日）

## 慕尼黑四頭會議

捷克問題由英國的調解走入英法的干涉壓迫，又由英法的干涉壓迫而走入了包括法西斯德義的四強會議。一切都應着法西斯侵略者的要求，順着她們的路線而發展。

在國社黨發祥地的慕尼黑所舉行的四頭會議，無論其解決方案如何，宰割捷克總是不成問題，不會再有很大的討價還價，更不會有對於捷克的任何支持。希特勒的第一步是先把捷克變成毫無防衛的奧地利，然後重演一次維也納進軍，這是他的所謂不流血政策。跟着他將收復匈牙利（事實上現在匈國已經泥首投誠了），他將進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完成他在多腦流域建立經濟基礎的願望，使自己在食物及工業原料上自足自給，可以作支持戰爭的十年之計。自此法國將完全在法西斯國家包圍之中，在民主陣線裏面，法政府將不得變成一隻噤嘴寒蟬。

這些究竟還不是四頭會議所將發生的最有深遠影響的意義。假如英法及全世界正義民衆不速起嚴密監視這一會議的行為及其影響，我們敢說人類將陷於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慘酷的浩劫。

第一，四頭會議有可能成爲四強公約的先聲。遠在本年春間，張伯倫於締結英義協定之後，就很想成立四強公約以代替捷蘇

法蘇協定。墨索里尼尤其對他頻施壓力要使四強公約實現。張伯倫很盡過一番力拉攏德意，拉攏法德，進行英德談話，企圖先以對法西斯妥協的地方協定進而為四強公約。他的計劃當時受了各方面的反對，法國不肯放棄法蘇協定，捷克也不肯，英國人民固然不同意完全投入侵略者懷抱，即保守黨右派以邱吉爾為首領也認為帝國主義法西斯的希特勒比較社會主義的蘇聯是大英帝國更正面的敵人，而不贊成這種完全隔絕蘇聯與希特勒同床異夢的把戲。張伯倫雖暫時失敗，但他此志不死。借着壓迫捷克的機會請意德出馬與英法共同制定捷克的命運，捷克若接收這種命運，則捷蘇公約等於無形取消，同時法國四面孤立，與蘇聯距離太遠，即使保留法蘇公約也難於生效，四強處理中歐已成事實，則法國自然俯首就範，而且這也是達拉第所代表的反動資產階級一貫的傾向。由四頭會議發展而為四強公約，隔離蘇聯，澈底破壞集體安全制，使歐洲回復到武裝和平，是將來極可能的前途。

第二，四頭會議是民主和平陣線破裂的喪鐘。本來由九一八以來，英國的自私，法國的缺少獨立性，美國的固持孤立，循至英法的集議瓜分阿比西尼亞，出售西班牙，犧牲奧大利，壓迫捷克，在在都顯出民主國家毫無維護民主控制和和平的意願。她們一天天用的肥饒餵養侵略者的饑吻，唯恐他們的武力侵略來得不嚴重不利害。四強會議的舉行，中歐局面的被交與法西斯決定，明示他們更進一步的將露出他們上層階級搾取分贓的真面目，與法西斯國家沆瀣一氣，趁火打劫，實行其凌弱暴寡，宰治歐洲的強盜手腕。所謂民主和平陣線，在四頭會議乃至將來可能的四強公約之前，除了由全世界廣大正義民衆加以更其努力和堅決的擁護和奮鬥之外，在這些政府之間，只怕要成爲歷史名詞了。

第三，四頭會議正在國聯開會時舉行，她的發展將影響到國聯的命運。國聯本來久已失掉了她存在的真正意義。自從日德義相繼退盟，改組國聯的聲浪，修改國聯盟約的提議已經發生。國聯改組固然就意味着解散國聯，即國聯盟約乃是國聯精神生命所寄托，把牠們改掉，又何嘗不等於取消國聯自身。此次國聯開會，英法外交部長不出席，中國提出盟約十七條，日本不予接受之後，國

聯又不敢斷行宣布實施盟約十六條，而滑稽的建議各國自行採用，於名於實，國聯都已成僵屍，而英法外長之不出席更是連面子都不顧。假若四頭會議之後的邏輯發展是四強公約，則四強公約之後的邏輯發展將為國聯的根本重行改組，或甚至於完全解散。第四，總上所述，一切人類生活的基本原則如民主和平的被破壞，和平機構如國聯的有滅亡危險，都使我們不必懷疑更殘酷，更延長，更大規模的大戰，蓋已絕對不可避免。德國決不能止於捷克，法國決不能止於受德義包圍，意國絕不能不向近東北非更進，英國沒有更多的其他小國或不關緊要的殖民地可以犧牲。尤其在此遠東戰爭正在進行期間，中國廣大市場的破壞，日本的奸刻惡毒，排斥外人，使英國在華利益免不得要受嚴重打擊，不能不一面抵制，一面另謀出路。

在這種局面之下，法西斯國家利用其所擄奪，戰鬥力必然加強，同時他國的準備反抗力量也必加倍；假如現在希特勒是吹牛皮，他得了中歐，得了多腦之後，他的牛皮至少要更厚，更難戳破，大戰更深的殘酷就在這裏。

爲現實的張伯倫計，到了萬不得已時，他會把希特勒的戰慾引導到蘇聯去，這又是他以鄰國爲壑的老辦法，他是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爲法西斯對社會主義進攻，對於他，至少暫時是有利的。但是對於全世界的正義人民，對於全世界痛苦的民衆，無論什麼由張伯倫政策所蒙養出來的大戰，都是無比的災禍。所以人民應該更迫切的監視張伯倫的活動，監視四頭會議，反對一切類乎四強公約武斷宰割歐洲的把戲實現，才是拯救自己的辦法。

(九月三十日)

## 慕尼黑會議的本質問題

包菲麗

有許多朋友們認爲「慕尼黑會議對捷克問題暫時的解決(?)對中國抗戰是有利(?)的。」他們的理由是來自「歐洲的和平對中國抗戰是有利的」的這一原則。當然，「歐洲的和平對中國抗戰是有利的」這一原則誰也不能否認；但捷克問題這樣

的「解決」是不是即等於「歐洲的和平」呢？如果牠不能等於「歐洲的和平」時，那麼，牠對於「中國抗戰是不是會有利」呢？問題就從這裏跑出來了。

吾人首先問：捷克問題暫時這樣的「解決」是不是縮小了諸民主國家與三法西斯國家二大陣線間的矛盾？是不是縮小了諸法西斯國與諸弱小國家間的矛盾？是不是縮小了英法德意四強相互間的矛盾？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捷克問題暫時這樣的「解決」只好名之曰「用肉包子打狗」，反將法西斯的慾望提高了，這與「歐洲的和平運動」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而且反促進了歐洲的動亂。

國際上的和平，祇能從三種方式中產生：一種是和平陣線諸國家起而團結去共同的制裁或打敗某一法西斯國家對另一國家的侵略；一種是被法西斯壓迫的國家起而抗戰去戰勝某法西斯國家對另一國家的侵略；一種是法西某一國或法西諸國內的革命起來。所以各民主國對法西斯國家的制裁，某一國對法西斯國的抵抗及法西國家內的反戰反法西斯運動，都是和平運動，這與張伯倫「用肉包子打狗」的運動能有絲毫相同之點嗎？

總之，歐洲和平運動與反法西斯運動既不可分離；同時，歐洲和平運動與張伯倫的投降運動也不能混淆。

是的，某一國的安全有時從讓步中可以獲得的。但這種讓步，第一要能使讓步者獲得發展的根據；第二要不至於威脅到讓步者的存在，祇有這一種讓步在本質上才不會與和平安全絕對的相反。慕尼黑會上的「讓步」是什麼？是滅亡捷克，提高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慾望，並拍賣英國在世界上的通行證。這樣的讓步在本質上是百分之百的投降政策。這與政治上有時不能進攻而需要退却時的「讓步政策」相隔天壤遠，牠與中國抗戰會有利吧？夢吧！

（十月九日）



# 民主聯合與法西陣線

## 民主和平之象徵

當此法西斯禍首一面在西歐興風作浪，一面在遠東瘋狂屠殺；人類前途風雨瀰漫的時候，在今天英皇喬治六世與皇后伊利莎白偕外相哈立法克斯勳爵由英起程，渡海去訪問法國。

這兩大民主國堡壘的睦誼，誠如各報所載，乃是世界和平的切實保障。針對着希特勒的訪問羅馬，英皇帝后的訪問巴黎，不但足以使野心嗜殺者斂跡，同時也使全世界為和平擔憂的人士為之鼓舞。為此，我們謹於此為兩大國家恆長的友誼致賀，并祝福全世界的民主和平相伴着此貴重偉大的友誼而千秋！

在這黑暗混亂，侵略者的殺慾橫流的遠東，對於這一次關係於人類幸福前途的歷史的訪問，我們除了滿懷的禱祝和切盼其成功之外，更不能不供獻我們的一知半得以為樽前座上萬一的參考：

和平不可分裂，侵略不可容縱，分裂和平則牽一髮而動全身，容縱侵略必得寸而進尺。遠東方面近六年來的歷史，已經把這兩個原則充分的證明了。如果在六年前九一八事變時，歐美諸大民主國家能堅持和平，反對侵略的立場，則遠東局勢不致如此糜爛。局面既已糜爛，趁牠的野火尙未燒及歐洲時就將其撲滅，則未來尙不至於焦頭爛額，撲火之道不在於隔絕，疫勢可把牠圈禁在傳染病院，火焰則可以破窗裂戶而蔓延無底。倘若以為將遠東侵略之火圈禁在中國境內則歐美便可以清閑無事，雖愚人也知其不可能，事實上，歐洲今日局面之所以如此緊張，德義軸心之所以如此瘋狂無忌，皆因遠東的烈火之勢有以助長其兇焰，倘若遠東的

火被撲滅，則西方的猶猶之聲也必立即削弱下去，民主國家所受的迫害自然也會減輕了。

今日英法兩大國家的會晤，其焦點自然着重於商取共同步驟解決中歐問題，同時遠東問題自必也已夾帶在哈立法克斯外相的公事皮包中攜去法國。

但我們要指出，在眼前英法會議時的遠東問題，應該佔着兩國商談的主要地位，牠所需要的英法合作，并不下於中歐問題。

首先，日本在大陸的中國進兵，在大陸領土的攫取上已經獲得了相當的滿足，爲了進一步保障牠在華的掠奪，爲了擴充她海上權威，一躍而代替英國稱爲海上霸王，日本海軍部的南進政策，已經起始代替大陸政策來發揮作用了。海軍會不斷的宣言日本國家應該建立在海軍上面，最近日本政府改組，海軍有兩個人佔着重要位置，並且將來爲海軍領袖的末次大將還有代替近衛公來組織內閣的趨勢。這些都是日本企圖效法英國，自立爲海上權威的徵候。最近日本海空兩軍在華南的活躍，日本在瓊海一帶積極的舉動，更是事實上的證明。本報十七日社論曾指出日本佔領中國全部海岸，進犯閩浙海，包圍廣東的企圖，不消說自是這一海上政策全部步驟中的第一段。爲了實現其南進政策，日本現在已經聲勢洶洶的在朝着瓊島進逼，正當英皇要啟行赴法的前夜，日本不顧法國的一切宣言和決心，公然派巡艦潛艇以兵三百名在西沙羣島登岸，此其蔑視南洋諸領主國的利益和實力，可見一斑。照日本的意見，她既已立意南進，她必得趁此時機：第一，南洋諸領主國準備不充，第二，她們彼此間尚無聯合行動，日本於此一舉而佔據廣州瓊崖，鎖閉香港，扼緊安南，英法雖再來調兵遣將，日本已是以逸待勞了。

當遠東大火初起時，英法尚不妨採取防疫家的態度，只求疫病不及己身，把牠隔絕在中國，聽其焦爛。今日日本之火已是着着南燒，焰頭已觸及英法的衣緣鞋邊，其來勢雖不猛烈，然而繼續不斷，一步盛一步，此時若再抱着防疫家的態度，則遭焚者是誰，還不能想像嗎？在南海星羅棋布之島嶼，爲不列顛庫藏的印度，管太平洋鎖鑰的澳大利，新加坡，這些都是誰的囊括南海，以大陸中國爲後

方，受攻的第一名又是誰？今日英法聽憑日本在南海活動，明日她們所付的代價將是數百年來她們在大海大洋上所享受的尊貴與光榮。等到她們發覺到自己的榮譽已經在日本和她們中間搖蕩不定了時，再要起來保護，則人類所要償的血債將有數倍於歐戰時者！

我們看得出法國在瓊海在西沙方面，對於日本這種野心之敏捷果斷的態度，這充分表明了法國政治家的遠見和保護自身利益的勇敢與決心。但是這問題和中歐問題一樣，關乎英法兩國以及整個世界的利益，因此英法在此的同步驟與合作至少是在歐洲一般的重要。如若我們承認日本在南海急進的行爲，若不遭遇法國堅決的打擊，必有更甚於此，則英法同心聯合的堅強態度與行爲（這包括各方面充實的準備以及對日本強硬的表示），毫無疑義的將使人力物力均不充分的日本無計可施而收下她可憐的翅膀。日本的急進永不敢冒英法，特別是英，的否決而前進，而容許侵略所貽害者必爲自己和平的子孫！

中國有一切決心和勇氣，她對自己子孫，對人類的責任，她所需要的只是有着同樣的或者更大責任的列強也拿出她們的勇氣和決心來！

我們承認并且相信，此次英皇訪法的盛大旅行乃是人類民主和平的象徵，但我們尤切望這一偉大的象徵能引發保衛民主和平之更勇敢的事實。

（七月十九日）

## 英法談話和反侵略大會

最近法國的巴黎成爲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主持正義人道的人士所集中注意而寄與極大的希望的地方了。其構成的原因有二：第一，英王英后於十八日赴巴黎聘問，英外相哈立法克斯也隨同赴巴黎，與達拉第龐萊等作重要談話；第二，世界反侵略和

平大會於念三念四兩日在巴黎召開反對轟炸未設防城市大會，世界各國反對侵略的和平主義者都選派代表趕到巴黎去出席，討論制止法西斯侵略國任意轟炸中國及西班牙未設防城市辦法。

關於英法談話，其意義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對法西斯國際拆散英法合作，孤立法國的陰謀給予了一個嚴重的打擊；使英法兩大民主國家的步調愈加一致，力量愈加集中，蔚成爲和平勢力的中心。但是英法合作的立場，究竟是鞏固集體安全制度呢？還是對法西斯國際妥協以至投降的「現實主義」？這是一般關心世界安危，和關心英法對遠東態度的人們所亟須知道的。在今天我們當然無從知道英法兩國的具體方針是偏重於那一方面，不過我們可以根據過去的經驗，英國是傾向於妥協的「現實主義」的，法國是傾向於集體安全的，而過去英法的合作，是法國遷就英國，法國政府對國際大事的決策，完全是尾巴主義。今後英法合作的基礎究竟建立在那一點？在英國政府一方面，是並沒有改絃更張的動向，所以問題的重心就在法國政府在這次英法談話中能不能發生主動作用，使英國能夠更積極的站在反侵略的一面。

要英法談話能夠發生積極作用，使英法政府今後密切合作的基礎能夠站在顯明的反侵略一方面，固然法國執行人民陣線的綱領的達拉第政府應該負大部份的責任，但是我們更希望來自各國的世界反侵略和平大會的代表能夠作更有效，更有力的推動。英國倫敦唐寧街十號的人物，尤其是現在的張伯倫及其流瀟一氣的哈立法克斯等，是不大注意，也不願傾聽人民大眾的意見和呼聲的，他們祇顧到金融資本家的意見，尤其是英格蘭銀行的幾個巨頭的主張，能夠左右唐寧街十號的人物，所以英國的張伯倫政府會不願在野黨甚至保守黨中比較認識清楚一些的分子的意見，而一意推行他的遷就政策，縱容政策，妥協政策。現在讓英國的國王和外交，能夠在自由空氣濃一些，巴黎聽一聽各方來的代表各階級人民的意見，尤其是這些代表中間，英國的貴族紳士參加的很多，他們正義的呼聲，決不會不能發生一些作用罷！

更重要的一點，反對轟炸未設防城市大會所提供的材料，對英國執政者決不會不能發生一些反映，今日侵略者飛機可以肆無忌憚的轟炸琵琶塞龍納，和馬德里，明日當然也會肆無忌憚的轟炸直布羅陀，事實上意德兩國在西班牙的暴行，也正是轟炸直布羅陀的演習，擴大的講，也可以說是轟炸倫敦的預習。今天日本法西斯的飛機肆無忌憚的轟炸廣州，明天也可能肆無忌憚的轟炸香港和新加坡，事實上轟炸廣州的確確是轟炸香港新加坡的預習。

反對轟炸未設防城市大會，後日就要在巴黎開會了，我們當然希望這個大會能推動各民主國家的政府，聯合一致，制裁侵略國，而在各民主國家中，無疑英國是佔重要地位，而有舉足輕重之勢的。所以要使反侵略反轟炸大會能夠發生效力，必須身受侵略者瘋狂轟炸屠殺的人們提供實際的材料，使與會的各國代表懷乎違反人道的侵略者罪惡之重，與被侵略者所受痛苦之深，奮起而制裁之。我們在中國言中國，希望中國各地的人民，能提供實際所受慘酷轟炸屠殺的材料給反對轟炸未設防城市大會，要求大會採取有效的辦法，動員各國民衆的力量制裁侵略者。

(七月二十一日)

### 美財長到法聘問

蔣百里先生自柏林撰文投漢口大公報，稱「反共協定完全是一個騙局」，這一個大前提當然是不錯的，但蔣百里先生認為「反共協定」是一個「空無所有」的東西，似乎毫無道理，這是非常危險的。照日德意三法西斯侵略國表現在事實上舉動講，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法西斯國的「反共協定」，其真正的目標不在「反共」，對進攻蘇聯，也不是當務之急。它們所「反」的「共」，誠如李維諾夫所說：「是一個地質學名詞」，那裏有煤，有鐵，有石油，有錫，有銅，有鋅，有鎢，有錳，有橡皮……那裏就是有「共產黨在活動」，而需要它們這些「英雄」們的「文明」「文化」而去「討伐」「懲膺」。這當然是「一個騙局」，但「反共協定」決不是「空無所有」的，它們

——這三個法西斯侵略國——所以要締結「協定」自然是爲了獲得行動的一致，而最近一年多以來的事實，也證明它們的確在擾亂世界和平，侵略弱小民族的行動上，是非常和諧而一致的——無論在互相標榜或互爲牽掣上，都是一致行動的。

有些人不承認世界上有民主陣線和法西斯陣線的對立，更不承認有所謂和平集團與侵略集團的存在，以爲這些名詞不過存在於人們的口頭上或筆墨間，在實際上是沒有這回事的。自然，民主陣線與和平集團，因爲某些大國的企圖置身事外，隔山觀鬥，迄今還沒有具體地建立起來；換句話說，就是還沒有做到精神的與形式上的一致，在行動上統一起來。但是法西斯陣線與侵略集團，無論在精神上行動上都是千真萬確的，祇有瞎子或聾子，纔會否認它的存在。

在中國，在歐洲，都有許多人幻想用某一種方法拆散法西斯侵略集團，如以某一部份利益給予某一侵略國之類；而法西斯侵略國也時常向某一民主國或某幾個民主國表示一些好感，使幻想的短視的人們始終存着幻想。那知道法西斯侵略集團中的某一個國家所以採取這種似乎可以妥協的姿態，完全是執行法西斯國際的策略，其目的在離開民主國家，使某一些大國認爲法西斯侵略集團中目的並不一致，而可以各個應付，各個拉攏。

當前法西斯國際的策略，是拆散英法的聯繫，孤立法國，以便在東西同時打擊法國的利益，進攻法蘭西的與國。但是這個企圖已經因英王的聘問法國，和英法重要閣員在巴黎的談話而全部失敗。在英法談話之前，英國張伯倫政府頗想拆散法蘇，蘇捷的互相協定，以取悅於國社黨德國，對遠東戰事，也想暫時「存而不論」結果呢？因爲法國政府的立場堅定，英法談話的成就，不僅遠出於法西斯國際的意料之外，也出於英國張伯倫政府的預擬。

接着英王聘法之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曹又赴巴黎聘問，據海通社巴黎電稱：將討論兩項要題：一爲安定英法美三國幣制關係之問題；二爲美國資助英法兩國購置軍火問題。關於英法美三國貨幣協定，完全是站在民主國家聯合的立場上的，現在能加以

鞏固，日進而由美國資助英法兩國購買軍火，則三大民主國家的關係也愈益密切，聯合更爲鞏固。這可以顯示民主國家的聯合，將由此而進入行動一致的階段。

又據哈瓦斯社巴黎電稱：德國因爲日本地位已見削弱，國際局勢對於德國頗爲不利，所以對英國頻送秋波。這一點，我們希望各民主國家——尤其是英國，對此特別警惕。法西斯國際的策略，不是一直走直線而是有時走曲線的。它們現在看到國際形勢對它們不利，它們就採取各國進行的辦法，使民主國家減少其警惕，削弱其團結，這樣法西斯侵略國就造成了一個有利的進攻的局勢了。

（七月二十五日）

## 日德義軍事同盟

最近國際間的幾件大事，爲日德義的軍事同盟和德國瘋狂地排猶——不僅是排斥而是慘無人道的虐殺——所引起的反響。這都是法西斯國際向民主國家進攻的預定步驟，而且中間有密切的聯繫，不是各個獨立的截然兩事。

日德義軍事同盟，現在雖然沒有簽字，但正式成立僅是時間問題而已，日德義三國間本來有「反共」公約，實際上就是一種軍事同盟，不過以「反共」爲幌子，騙騙盲目或短視的人，相信它們真是「反共」。雖然過去事實的表現，三個法西斯侵略國都是日夜不息的掠奪弱小國家，打擊英美法等國權益，而並沒有「反」什麼「共」，但靠了這個幌子，的確欺騙了祇知階級利益而抹煞公道正義，甚至不惜犧牲本國利益的人們，一再向它們低頭，祈求它們真正的「反」共「共」來。另外，在被侵略的弱國中，也有人相信「反共」協定真是爲了反共，和本身受到慘酷的屠殺掠奪，沒有直接關係。如汪精衛先生上月十一日在重慶對海通社記者發表談話，述及中國人民對反共協定懷疑之後，十二日柏林馬上發表聲明，日德並無祕密軍事條款，來騙一騙中國的甘心自騙自的人們。這個幌子，

在全世界公正人士的面前，早已爲它們自己的行爲撕得粉碎，所能騙的僅是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們而已。不過別有用心的人，他們既重視個人或階級的利益，自然也無需乎幌子，就是沒有幌子，他們也會縱容或迷戀着法西斯侵略者的。

反共協定是法西斯侵略國對民主國家的索詐工具之一，從反共協定發展到軍事同盟，更可以多索詐一點。在軍事同盟沒有正式成立的時候，義大利正在藉此向英國索詐一筆借款，日本也正在利用這個機會向英國索詐一筆鉅款，或賒貨信用，以作爲它繼續侵略中國的資本。此外更可以在政治上索詐更多的東西。等到索詐到手之後，軍事同盟還是依然成立。

法西斯軍事同盟的主要對象是英國和法國，其次是美國蘇聯，日德義三國自然是會繼續以進攻蘇聯爲幌子的，但在沒有獲得了它首先要獲得的東西，（德義的對中東歐，近東，非洲殖民地，變地中海爲內海，日本的併吞中國和囊括南洋，）決不會貿然進攻蘇聯的。法西斯侵略國雖竭力掩飾其對英國所取的攻勢，企圖拉攏張伯倫政府，利用張伯倫政府的妥協性，以逐步完成其掠奪的慾望，但事實的表現，是無法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的，如希特勒的要求索還殖民地，和與屠殺虐待猶太人所相輔而行的在近東的搗亂，經濟部長芬克在近東聘問歸來所發表的計劃，都很顯然的暴露出德國的火力是向着不列顛帝國的。德國如此，義日兩國和英國的矛盾則較此更甚。

要制止法西斯侵略國所放的野火，祇有民主國家聯合起來，現在美國的態度是很積極的，利害切膚的英法兩國，難道還有徘徊歧路的理由嗎？

（十一月十八日）

## 德義擴軍的因果

據昨日報載：德義兩國都在大舉擴充軍備，義大利已公布的擴充軍備經費二十五萬萬里拉，僅爲一部份，總數實爲一百萬萬



里拉。又稱：自慕尼黑協定以還，德國陸軍已增編八師，其中四師名爲捷速部隊，乃係一種進攻性的流動部隊，由古德廉將軍統率；兩師爲配備重鐵甲車之機械化部隊，兩師則係輕機械化部。同時空軍擴充計劃，亦加緊進行，飛機出產數量每月計有七百架。這是關於擴軍方面的。

擴軍爲了什麼？當然不是自衛。據美聯社羅馬電稱：「如希特勒允許援助義大利，則墨索里尼縱犧牲一切，以圖恢復失去之領土，亦在所不惜。」這是法西斯蒂負責方面的表示。又據哈瓦斯社倫敦電稱：「此間軍界人士宣稱：德國現正準備在來年之初，對於波蘭或羅馬尼亞國有所舉動，以贊助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這是擴軍的目標。

我們所要研究的，是德義兩個法西斯國家，財政早瀕於破產，那裏來這許多經費擴軍？固然，德義兩國法西斯國家的政府，爲了擴大侵略，是在「竭澤而漁」地擴充軍備，寧可人民肚皮餓爛，而殺人武器不能不擴充，「以大砲代替牛油」，已成爲法西斯國的有名的標識。但是人民早餓爛了肚皮，決不能從骨髓裏敲出鋼鐵火藥來。那末，擴軍的錢究竟從那裏來的呢？前天的報上又透露了一些消息，就是德意志中央銀行總裁赫特博士應英格蘭銀行總裁諾曼之邀赴倫敦會晤。諾曼先生不僅是張伯倫政府的後臺老板，而且是國社黨德國的主人。（最少是國社黨的恩人，因爲沒有諾曼的金融力量支持，國社黨不僅不能重整軍備，而且不能維持其統治。）從諾曼與沙赫特博士的會晤中間，可以找尋出德國擴充軍備經費的來源，依然不出英格蘭銀行的支持。同樣的理由，法西斯義大利擴軍的經費，也同樣不會超出這個來源。

英格蘭銀行及其同一體系的英國金融資本家，爲什麼這樣熱心支持德義法西斯侵略者呢？不外兩個理由：第一，是英國金融資本家相信他們能用金融的力量控制德義兩法西斯國家，使它們不能不聽命於英國金融資本家；第二，他們相信德義兩國所擴充的軍備，會用在進攻蘇聯上。

事實是不是會如英國金融資本家的預期呢？當然是很成問題的。

第一，德義兩法西斯侵略國在需要英國金融資本家支持的時候，當然會聽取資本主的意見，但軍備就是它們侵略（掠奪）的本錢，等它們掠奪到更多的東西時，它們就不需要再聽投資者的意見。因為一個強暴者祇有在需要繼續借債的時候纔會聽債權人的意見，決不會在還債的時候還聽取債權人的意見。義大利的侵略阿比西尼亞，固然是蝕本生意，得不償失，但德義兩國現在所要侵略的地方是一到手就可以生利的，掠奪愈多的時候，根本就不可以不必再仰賴英國金融資本家了。

第二，德義兩國雖以反共為標榜，但在沒有掠奪到更多的英法固有權益之前，它們決不會先進攻蘇聯。因為進攻蘇聯，費力大而成功的希望少，決不會輕率發動的。法西斯侵略者的善於打算盤，其程度決不比英國金融資本家落後。

總之，英國金融資本家支持德義擴軍，結果一定是自己上當。

（十二月十七日）

## 沙赫特的撤職

沙赫特之被希特勒免去德國中央銀行總裁之職，主要地含有三個意義：

第一，德國將實行更廣大的軍備擴充，把全國經濟金融資源放在新帝國主義大戰上，作孤注一擲；

第二，德國將實行硬賴一切政治債務，特別對英國的債務；

第三，德國將實行通貨膨脹，以冀挽救已瀕絕境的金融形勢。

這三個因素併合在一起，證明法西斯德國已到了經濟全部崩潰的前夕。如果它不能在短期內完成必要的戰爭準備而掀起大戰，它便要整個破產而日趨滅亡。

著名的「錢袋子」沙赫特對於德國的金融是有過絕大的貢獻的，大戰後德國金融完全破產，馬克變得一文不值。沙赫特在最大的危機中出來，創造了所謂國家馬克（Reichsmark）竭力維持了它的價格，使德國金融重行表面穩定直到現在。沙赫特把他的全部精力放在維持這國家馬克上已經十多年，他當然是不願意他的努力因通貨膨漲而墮於一旦的。通貨膨漲不是絕對不能做的事；但必須要在生產過剩，通貨緊縮的時候有限制地適當地應用，才是一種「以毒攻毒」的暫時挽救資本主義自然經濟危機的辦法。德國目前的經濟危機並不是由於生產過剩的一種自然現象，而是把極大部份的經濟金融力浪擲於龐大軍備擴充的結果。因軍備擴充而造成了經濟金融危機，再想用通貨膨漲去挽救；其結果必然是火上加油，非弄到自焚不止。然而希特勒和他的國社黨頭目們正要用這種自殺政策，如是，反對者沙赫特便不能不做犧牲了。

沙赫特之能夠穩定國家馬克，並不是他有什麼超人的金融魔法，他主要地是倚靠倫敦市，即以英倫銀行總裁諾爾曼為首的英國金融資產階級。多年來倫敦市不斷地以鉅款借與德國亦即沙赫特，是世人皆知的祕密。這些款項從來沒有清償過，而總是以新借款換舊借款，然而越借越多，到現在已積成了除英德兩國金融寡頭以外無人能知的鉅大數目，甚至或許連希特勒本人都不完全知道。沙赫特抵償這一龐大的和其他債務的主要方法，是主張自由經濟，努力增加德國的出口，然而希特勒和他的國社黨人却一意推行鎖國經濟，把國內資源極大部份用於軍備擴充，以致他國所要的出口貨不能充份生產，即生產亦品質不良，成本高貴，不能與他人競爭。同時國社黨的瘋狂侵略行動激起一切愛和平的人民國家（特別美國）的自動抵制。兩個因素匯在一起，乃使德國的出口不但不能抵償債務，近年在貿易上反是入超，而德國對外債務，特別對英國的龐大政治債務乃成了一個極嚴重的問題。月前沙赫特曾到英國，最近諾爾曼又到德國，都是爲了商討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然而毫無結果。希特勒窮極無聊，不久前曾想向猶太人訛詐十萬萬馬克，結果不佳；最近又命沙赫特與安插德奧流亡國際委員會討論所謂出境資助問題，借此也想撈一筆。（主

要的對象是美國，可是又無成就，希特勒一橫心，祇有決定採用硬賴債務，特別政治債務的方法。但沙赫特爲顧全自己作爲理財魔手的信用起見，這種事是不能做的，於是他不能不捲鋪蓋了。

戈林的四年經濟計劃，主要是用鎖國經濟的方法全力實行軍備擴充。沙赫特本不贊成，但戈林可要他的大面子做傀儡。第一個四年計劃的成績是使德國國民經濟更陷於絕境，人民更陷於貧困不聊生。然而納粹的頭目們不但不肯改弦更張，其新的四年計劃反而更加瘋狂的着重軍備擴充。因爲這原故，沙赫特的經濟部長在去年就不能再做而換了戈林的純粹傀儡芬克。現在德國爲完成大戰的最後準備，更把全力放在那上面而造成了整個金融的絕路，沙赫特遂連國家銀行總裁也不能做了。

希特勒這次撤沙赫特的職，對外主要當是對英國的新示威與嚇詐，因爲沙赫特是親英最力並與英國金融寡頭關係最深的人。但「現實主義」的英國金融資產階級是不是會重被嚇倒，依然拿更多的有用的錢去換更多的無用的債，以避免過去的債硬被賴掉的危險呢？這是一個很有興趣而不會公開的問題。但其後果是會顯出來的。英國的高利貸剝削者，如果仍繼續他們的老辦法，卽等於和希特勒一樣，實行自殺。

沙赫特的撤職無疑是法西斯德國加速崩潰的新徵兆。不論它孤注一擲，在短期內斷然掀起大戰，或因世界民主和平勢力過強，大戰不能揭開而終於被逼在甕裏內潰。

(一月二十四日)

# 英美法與日本

## 日本報抨擊英大使

日本軍部喉舌國民新聞對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爵士一再施行攻擊，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日本，大家都知道，已經絕對沒有所謂言論自由，一切出版物，早在政府——實在就是軍部——嚴密控制之下，所以國民新聞的一再抨擊英大使，決不能認為一個報紙的意見，而是代表日本軍部的，也就是代表日本的太上政府的意見。而且決不是對克萊琪爵士個人的抨擊，是對整個大不列顛帝國的抨擊。

英國政府對遠東問題，對因日本侵略中國而起的一切問題，都是由克萊琪爵士在東京和日本外務省交涉的。而交涉的結果，克萊琪爵士總是忠實地執行了張伯倫政策，犧牲中國的利益，甚至犧牲一小部份英國的在華利益，以遷就日本軍部的。如英日海關協定，就是克萊琪爵士的偉績。所以日本軍部單純的抨擊克萊琪爵士個人，是沒有理由的，不過藉抨擊克萊琪爵士個人而抨擊大不列顛帝國而已。

日本軍閥的所以要抨擊大不列顛帝國，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英國在華的權益最多，勢力最大，甚至可以說有一部份支配力量，在遠東更有不少富庶的已開發的殖民地，日本軍閥要獨佔中國，獨霸遠東，首先就是要排斥英國的勢力，日本軍閥的心目中；在遠東的舞台上，英日的勢力是不能並存的，除非英國能低首下心，甘做日本的附庸！日本軍部對長江開放問題所答覆各外國記者的問話，就充分表示出這個意向，第三國人參加華中的「開發」祇有一條路，貸款給日本，至於經營各種企業，那就是日本的專有權。

在今天，日本所企圖併吞的，首先是中國。對在華的英國權益，自然要置在權力控制之下，至於根本排斥盡淨英國在遠東的勢力雖然已在着手，但還不是今天所能做到的事，也不是所要做的事。不僅不馬上積極實施，還企圖利用英國對華的力量，利用張伯倫的妥協政策，使英國在今天做它侵略中國的鷹犬，供它驅策。驅策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威脅！就是威脅！移大兵至華南，採取攻勢；本星期初上海租界上空每天有幾十架日本軍用飛機在飛翔；以及一再嗾使其代言機關抨擊克萊琪爵士，不僅作用相同，而且有連帶關係。日本軍部何以敢這樣對英國無禮呢？它完全無視於英國的威力（包括經濟力量）嗎？當然不是，不僅日本軍閥對英國不能不有所顧忌，而且是非常怕懼英國對它施行壓力的。但是它爲什麼敢威脅英國，而且用非常使英國難堪的方法威脅英國呢？就是它肯定英國在張伯倫政策的領導下，不會以壓力加諸日本；它對英國愈威脅，英國愈對它妥協。

英國要答覆日本的難堪的威脅，要保持其在遠東的勢力，祇有一條路：對日本軍閥採取積極的強硬行動。（十二月二日）

## 以行動爲言辭後盾

英國十四日致日本的牒文，業已正式公佈，其中對於日本政府要人最近疊次宣言及談話中所稱建立「日滿支經濟集團」日本在中國指定地點駐兵，分離內蒙與中國，日本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統治中國等企圖，均明白表示懷疑與駁斥，並聲明「不準備接受或承認以武力造成之性質變動，英國擬恪守九國公約之原則，不能贊成片面更改其條件。」我們把這牒文與美國上年十二月卅一日致日本之牒文對讀，雖略覺其辭氣仍不及美國強硬，且關於「一反對經由談判途徑討論修正事宜」一點，亦不如美國牒文提出之具體切實（美文稱「日方若能以正義公道，願全各國有關方面權利義務爲基礎而提出之任何建議，並由所有有關各方及新加入之方面共同自由討論，則美國準備作適當而充分之考慮」）但至少正如星期泰晤士報所云，「其措辭之堅決，殆爲中

日戰事發生以來所僅見，從而表明「英國已與美國採取同樣政策。」

溯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來，受其害者除中國外，無疑以英國爲最烈。拿英國與美國比，不但英國在物質上所受的損失數十倍於美國，即日本對英國態度之蠻橫無理，亦與對美國之委曲卑恭絕然不同。此就過去及目前情形而言，推及將來，如日本侵華目的達到，則英國在遠東全部利益，包括在華權利及印度南洋澳洲等殖民地自治領等，均必然受日本根本危害，較之美國僅一菲律賓濱受到威脅，其形勢亦嚴重多多。爲英國之實際利益及其地位與威信計，早應對於日本此種不顧國際信義，滅絕人道的橫蠻侵略行動，首先領導各國，加以反抗抑制。惟其因英國過去一味妥協讓步，故日本乃氣焰愈高，行動愈蠻，竟公然視中國爲囊中物，全部排斥各國權益，甚至以整個東亞及太平洋印度洋之盟主自居。現在英國繼美國之後，顯然對日亦開始改取強硬政策，雖有略遲之嫌，自仍不失爲一種正當傾向。

但所謂強硬政策者，其強硬決不能僅在口頭，而必須輔之以實際行動。英國過去對於日本之非法舉動，如公然掃射駐英大使及官兵，轟炸軍艦商輪，侵害英人產業利益等等，雖歷曾提出抗議，而結果日本則悍然置諸不理，即因抗議全無實際行動爲後盾之故。英國固不願與日本開戰，且爲歐洲局勢牽制，亦不能以全部或大部分力量保衛其遠東利益；然英國果真要抑制日本，並無出諸戰爭之必要，祇須施以經濟及金融的制裁即可生效。況美國既已表示決不聽日本橫行霸道之決心，英美兩國聯合行動，輔以法國，自必能完全奏效。然而截至現在英國雖表面上略顯強硬，而對於各項實際問題，如中國海關行政，上海租界地位甚至長江航運等，仍不免有與暴力妥協之傾向。此自然不免使崇尚武力之日本軍閥，對於英國將仍發生「銀樣蠟槍頭」之錯誤觀念，同時英國最近牒文中關於各項條約可以談判方式修正一點，未能切實聲明尊重中國主權及意志，並顧及一切有關方面之權益，尤使世人，特別日本軍閥，可以發生苟日本與英國勾結，即可自由處分中國之不良印象。眼前日本軍閥即已通過其宣傳機關，悍然聲明「對於英政

府之此種措置……將不措意。」英國苟欲使日本回復理智，捨一面對中國給與更強有力的金融及經濟援助，一面對日本聯合美法蘇等國施以實力的經濟制裁，固絕無他途也。

進一步言之，現在整個世界局勢息息相關，東方與西方法西斯黷武勢力之侵略，決非個別孤立的現象，而係有計畫有步驟的集團行動。英國苟在遠東雖略表強硬，而對於一般的特別歐洲的問題，仍保守業經證明完全無效之妥協退讓政策，則此種片面的口頭強硬，尤決不能發生任何效果。張伯倫羅馬之行既已完全失敗矣，英國豈尚不覺悟如欲制止侵略，保障世界和平，惟有與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之民主國家密切聯合，對侵略者集團施以集體的反擊乎？國聯行政院一百〇四次常會今日已開幕，英國是否能夠翻然改變過去的錯誤政策，登高一呼，領導羣倫，改用真正有效的綏靖方法，實行以有力的集體行動制止侵略，至少首先對日本決定更強有力的制裁決議而加以實施，我們將拭目視之。

（一月十七日）

## 美國將修改中立法

對於中日戰爭的一週年，各國輿論的觀感，除了日本的同盟意國直接地，露骨地為日本捧場，德國採取間接的，隱約的方式為在中國進行大規模消耗戰下遭遇極大困難的日軍擔憂，因而忍不住獻策道：「時至此日，日本所獲勝利，欲望其能以持久，必須在全中國境進行改組工作，如其在奧國的故技」以外，其他各國則都同情中國抗戰，實指中國的優勢，日本的弱點，確信中國必得最後勝利，日本最後必敗。

這是中國一年抗戰的現實的反映，也是國際的勝利的收穫，更深一層地證明國際形勢隨中國抗戰時期的久長而展開。然而這還只是限於直接因中國抗戰一週年而起，並又限於輿論的觀感一方面。同時，更有有力的當政者的言論，而又指出接



助中國的動向和建議援助中國的政策，如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所說：「中國境內之一年戰爭，已表明美國必須以處理中日經濟商業之更大權力給與羅斯福總統；換言之，即修改中立法是已。」畢德門深信羅斯福政府將向國會提出差別待遇的建議，而就一般言之，國會現亦考慮此種行動的必要；又覺中國境內的一年戰爭，已引起美國民眾方面對於日本政府的嚴重厭惡和對於中國願予以援助的趨向，惟現行中立法如始終不變，則日本之在美採辦將繼續增多，而中國在美之購置則將減少，因日本封鎖中國口岸，使中國愈感運入美國物品的困難。

美國是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在中國有巨大的利益，在遠東有密切的關係；對於這次侵略中國所造成的戰爭，本來應該積極援助中國，制裁日本的。最近陳友仁在香港對美聯社記者談：「憶美國在歷史上曾兩次使日本順服，其一為海軍司令柏利之強迫封建之日本開放門戶，另一件為由於美國政府之堅持，使日本不得不歸還山東省，」是美國有制裁日本的力量之先例，而事實也證明確有這種力量，且美國以地理的形勢，無後顧之憂，國際關係沒有英、法、蘇的複雜，不受他國牽制，集體安全的力量又並非單指一國而言，所以美國正可以站在國策和利益的立場上，憑藉富強的力量，優越的地理，發動推進集體安全制度的。美國所發起的專為中國而締結的九國公約，正可以作為針對日本侵華戰爭的集體安全制度的張本。在中日戰爭起初時，羅斯福總統的隔離侵略國家，即暗指日本的演說，曾經發生加強國聯決議案的效用，因而產生九國公約會議；登高之呼，聲非加疾，而聞者遠，其勢然也。九國公約會議的所以沒有成效，由於不制裁日本，以調解代替制裁，英美兩國互相推諉領導的責任，可謂殷鑒不遠，但在反面也透露了美國應該並亦可能發動推進集體安全制度的消息。傳統的史汀生不承認主義，反對以武力解決國際糾紛，雖然在條約義務上是值得稱道的，予侵略者以道德的，精神的制裁和打擊，但總是消極的方面。

以上所說，固然不是高論，仍卑之而就畢德門建議的修改中立法來說：美國給予中國的同情和援助，是中國衷心感激的，但按

助還覺不夠，同情也有時因某種緣故而徒然，這就在於受中立法的束縛。對於善與惡的鬥爭，即使中立，也是表面的，名義的，在客觀上已經等於差別待遇，等於抑善袒惡。何況日本封鎖中國口岸，在形勢上已有順逆之分。然則中立非但不能制止戰禍，反而延長戰禍；非但不能避免戰禍，反而勢必牽入戰爭了。美國不是日本的假想敵嗎？糾正這種名為中立，實際差別待遇的中立法，只有公然援助中國，隔離日本，才能得到真正的中立。畢德門的建議修改中立法，羅斯福政府的將向國會提出差別待遇的建議，以及國會的考慮此種行動的必要，都是賢明的舉動，我們熱烈贊同，並希望能儘速儘早見諸實現！

（七月十三日）

## 美國堤工

本埠英文大美晚報於本月十九廿日接連兩天轉載了哈泊斯雜誌上愛略特·結因渭先生的論文。日本的夥伴。他指出日本如何倚賴美國的油，鐵，鋼，精鋼以毀滅中國。牠更指出日本的五年計劃如何要從美國輸入重工業包括運輸工業及軍事工業的原料與機器，開發滿洲與華北，用以興起牠的工業革命，以備在一九四二與美國在太平洋上週旋。

這位先生的分析與觀察毫無疑義是正確的。在美國，固然只有日本是其唯一可怕的敵人，爲了她，羅斯福總統才批准了他龐大的軍備增加案，同樣，日本唯一最要緊的敵人也就是美國，因爲只有美國才是她太平洋上真正的仇敵。海上國家的日本，無論她的大陸發展怎樣急進，一切終以海上的威權，尤其是太平洋上的威權爲目標。所以日本五年計劃終了的一九四二，便應該是美國人，孤立派和自由派，一齊担心的時候。因此該文的結論便是請重工業原料機械與火油的出產家把賣給日本的東西趁早留着些兒，準備不遠的將來自己要用。

多數美國人士，尤其是美國國內的，一直到現在怕抱着日本的澎漲與自己無涉的觀念。日本離得美國太遠了，鋒芒不能越太

平洋而掃到美國，美國自己又太富有，什麼也不希罕日本的。所以，美國之關切遠東，在他們眼中乃是良心的問題，和實際并不相關。殊不知日本的野心，非但要作亞洲的主人，并且要管領太平洋，使她的太陽旗照遍全球，這一野心所包含的意義是某些民族的奴隸命運，某些列強勢力的削減乃至於消滅，某種人類慘酷的芟除，屠殺，瘋暴的渴血，破壞和毀滅。在中國有了黃河，這黃河的摧毀力已經在歷史上出過了大名，可是日本軍閥的野心若不被塞斷，打消，則牠的破壞力之大恐怕以黃河當之不過是小巫之見大巫，較之歐戰時期，只會有過之無不及。這種毀滅力，因為國際上的近視和怯懦，正在增長無已，又加之以一般商人的無知唯利是圖，更以衝城毀堤之勢排擁前進，前途如何不難預測，歷史既不會完成日閥的迷夢，同樣也不會不索取怯懦嗜利者嚴格的代價。

我們知道日本的野心不起於一朝一夕。在過去的事件上，美政府以其遠見的賢明果斷，曾經幾次遏止了日閥的毒焰，防堵她那種以幻想為根據的野心，使不致於泛濫，因為美國的勇敢剛決，反扶助了日本國內較自由較民主的政治家伸張權力，將日本，遼東，乃至於世界的局勢奠定在安穩的磐石上有上十年。就是在九一八事變初起時，美國仍一本她光明遠見的認識，主張制裁日本，唯其因當時美國的意見失效，方使橫流破堤，泛濫無底。美國堤工，極有效，極遠見的堤工的失敗，隱含着人類的浩劫，不幸此一浩劫，美國人民將正當牠的中心！美國的堤工非但所以保全世界也，正所以保全自己呵。

現在國際的制裁雖然一時不能實現，而根據結因渭先生的論斷，根據一切可見的事實，日閥橫流的命運仍然是被握在美國的堤工的掌心。今日日閥對於美國的卑躬屈節，無非爲了將來要魚肉美國！眼前就日閥迫切的需要而言，即使沒有完整的國際合作，美國單獨倡導禁止軍火，軍火原料，次料，機器，飛機等輸出日本，也仍然是這橫流前面一道堅強的堤防。

美國原是國際間的領袖，其在國際間倡導人類理想和道義的工作，尤其樹立了全世界各國最好的模範，這完全由於美國人

乃屬於一個新興的民族，一切青年的朝氣，勇敢，剛強，充滿理想，乃成爲他們的特徵，同時也正是在這些特徵上，寄與我們對於這堤工強烈的希望和贊成，爲了世界也爲他們自己！

（七月二十一日）

## 澈底開放安南邊界

法國現政府的行動，有時真令人不解。

在歐洲，最近幾個月來，它連續地犧牲了自己最忠實的附庸捷克和實際保衛它的南疆的西班牙共和軍。結果人人共見：它自己是完全孤立了。德義兩侵略國的軍事威脅，一天天更直接地加到了它頭上。

但在那邊它還有一點理由可說：被張伯倫的一貫投降政策牽制，雖這理由就法國本身利益和半年前的形勢而論，實是絕不能成立的。但最不可解的還是它在遠東的舉動，特別於廣州淪陷後，應日本之要求，事實上封鎖安南邊境，不准軍火汽車以及一般與軍事有關的貨物，甚至救護汽車之運入中國。

這難道也是受英國的牽制嗎？事實是法國這樣封鎖邊境的時候，英國正在緬甸邊境大開門戶，幫助中國積極完成滇緬公路，興修滇緬鐵路。結果是全世界輸入中國的貨物，大部份都取道緬甸去了。法國政府是搬起石頭壓了本國商人的腳。這樣的算盤，真不知是怎樣在打！

法國政府屈服於日本威嚇前的唯一理由，是恐怕日本真遷怒而進攻安南。安南的防務不客氣地說是不行的，而法國在目前又不能把歐洲的海軍和陸軍主力調到遠東來。然而法國政府豈竟胆小淺見到這樣，連日本已經把全力拚上了中國，決無胆量和力量與第三者開釁這一點都看不到？法國的政治家豈竟完全未看見張鼓峯的結果？日本在沒有征服中國，至少在沒有侵入廣西

雲和南以前，是絕不能對安南起任何軍略上的真正威脅的。別方面祇有援助中國堅決抵抗日本特別保衛西南，才是保障安南安全的正當方法。事實上中國在西南的抗日戰爭，等於替法國保衛安南，與西班牙共和軍之實際上保衛法國南疆無異。如果西南淪陷，不用等到征服全中國，日本對於安南即隨時可以一舉吞併。

法國政府封鎖安南邊界之舉，顯然已引起利益立即直接受損的該方面法國商人之堅決反對。安南商會長巴斐萊夫在法國的談話就是顯著的實例。最近的情況似乎已有改善了，據報載滇越鐵路已在增購車輛，以便發展運輸。然而越桂交通迄今仍無多少進步；廣州淪陷後由香港轉來積存海防的貨物僅三分之一運入了中國，而且大部份只是普通貨物和一部份救護用品設備等。無論從那方面，法國商人的直接利益，法國殖民地的安全，以及法國本身的整個前途看，法國政府必須立即拋棄過去怯懦的政策，按照國聯屢次決定，最近重申的議案，儘可能積極援助中國，至少和英國在緬甸一樣，澈底開放邊界，讓中國抵抗侵略所需要的一切源源輸入才對。

(一月三十一日)

# 日蘇糾紛

## 日蘇緊張的剖視

在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武漢與進攻華南相輔而行的時候，日蘇在遠東沿海邊境的局勢突然緊張起來，照昨晨美聯社的莫斯科急電所說，蘇聯當局已宣布遠東已入軍事狀態，似乎大有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之勢。

對於日蘇關係，在中國抗戰發動的前後，無論是好意是惡意，有過不少不同的見解，現在聽到日蘇關係緊張，戰事有一觸即發的可能，在局勢未緩和的時候，一定有人存着浮薄的幻想；到局勢緩和下去的時候，又一定有人藉此作爲反蘇聯的宣傳材料。

一種是對蘇聯存着過分的希望，而對中國自己抗戰的力量不敢信任，天天希望蘇聯出兵對日作戰，他們以爲如其蘇聯不參加作戰，中國的抗戰前途就一定艱難萬分。這種觀念是非常重要的，他們忽視中國本身的力量，以爲中國沒有能力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但是中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經一年多了，在一年多的經驗中，中國不僅能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且嶄新的統一的中國已在抗戰中生長起來，長大起來；就是從純軍事的立場說，中國的軍事力量，不僅沒有因戰事而削弱，而且日益增強。這可以充分證明中國抗戰的獲得勝利，並不需要蘇聯參加作戰。

另一種人則故意曲解蘇聯的立場，甚至誣蔑中國的民族抗戰，在抗戰發動的先後，一直有人說「中國的抗戰是代替蘇聯和日本作戰的」，他們以爲如其中日不開戰，則日蘇必定開戰，中日開戰之後，蘇聯的戰事危機就可以和緩下去；因此，他們認爲中國的抗戰，在客觀上是等於代蘇聯作戰的，所以蘇聯應該出兵對日作戰，否則就有些不應該。這種論調，不僅完全不了解蘇聯的立場，

對中國的民族抗戰是重大的侮辱。第一，蘇聯的立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和平的立場，日本不進攻蘇聯，蘇聯是決不會先對日本挑釁的。第二，蘇聯參加作戰，對中國的抗戰並沒有好處，而且有極大的壞處，日本帝國主義正想把中國和蘇聯織在一起，以移轉國際的視聽，動搖英美等國對中國的援助。——這正是法西斯國際戰線的策略之一。第三，照這些人的說法，「中國的抗戰似乎是中了蘇聯的圈套」，那末，請他們看一看：六年多以來中國沒有抗戰之前，已經被日本帝國主義侵佔去了多少土地，東三省不夠，加上一個熱河，熱河不夠，還要華北，華北不夠，還要長江流域及華南。無論中國怎樣退讓，怎樣委曲求全，日本帝國主義還是非侵佔整個中國決不肯罷手的。

固然，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中國，是進攻蘇聯以及進攻英美法荷等國的策略之一；但進攻蘇聯也是進攻中國以及進攻英美法荷等國的策略之一。最近日蘇邊境劍拔弩張的局勢，是否會「一觸即發」要看日本軍閥的是否真有碰一碰「北極之熊」的勇氣。我們所以肯定地說的：日蘇邊境的緊張局勢，是日本帝國主義積極推行南進政策的策略之一。具體地說，是推行南進政策之前的預備工作——離開英法關係，先孤立法國以便侵佔海南島等的預備工作。

(七月十八日)

## 煙幕的反罩

日蘇間因蘇僞「邊境問題」引起的緊張局勢，本來是日本所放的煙幕，可謂「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但因煙幕放得太大，蘇聯態度堅決，反而不能迷惑他人，却把自己弄得頭昏腦脹，手忙腳亂了。

蘇聯有四十名兵士到自己領土的張鼓峯，原極平常，無須大驚小怪。但日本既然蓄意藉端放煙幕，事件還可製造，何況有因，那也沒有辦法。於是問題便在：煙幕又是怎樣的呢？在日本本身，各種各樣的腔調，可以歸納為：如蘇聯不撤兵，就要訴諸武力。這煙幕是

滿含火藥氣的。對蘇聯各種各樣的消息，也可以歸納爲：着着從事軍事行動。這烟幕也是滿含火藥氣的。

但就在這中間，烟幕便露出了破綻，使得烟幕反撲並反罩放者之身。既說蘇聯如不撤兵，就要訴諸武力，又說蘇聯着着從事軍事行動，這比不撤兵更進幾步了，而訴諸武力呢？——還依然是「訴」諸武力，類似的事情，如蘇聯駁覆日偽的抗議，拒絕日本的請求，也分明是根據並非越境，表示不撤兵的。怎麼辦呢？

蘇聯的消息報和真理報，曾經嚴厲駁斥德國法西斯捏造西比利亞已宣佈戰時狀態的謠言，結論是說：「此種異常笨拙伎倆，茲已完全暴露矣。」日本的烟幕也可作如是觀，看作弄巧反成拙。

日本之所以放出這種模樣的烟幕，也自有其苦衷。第一，爲要聲東擊西，即在進攻蘇聯的烟幕下企圖推行南進政策，不得不放這樣大的烟幕。第二，一貫的對蘇聯的錯誤的認識，如對中國者然。以爲放大烟幕也不要緊，如東京政界認爲蘇聯國內政治局勢不靖，不能與外國冒此大險，朝鮮軍總司令小磯也抱這種態度。第三，日本慣放烟幕，而要烟幕發生作用，必須有刺激性，而因此又必須愈放愈大。這次，東京若干人士深信必如往日之各案然，初則若將掀起軒然巨波，繼則復風平浪息而歸寧靜，是根據過去的經驗。也是這次，蘇聯官場人士說：「此類情事，在過去一月中，實已數見不鮮，而在現行情勢下，亦未必引起其他枝節，因並不加以過分重視。」這是根據透澈的觀察，也根據過去的經驗。這兩個例子，好像是否定烟幕愈放愈大的原則的，但放者的想起作用是一件事，觀者的不受影響又是一件事，只能說是日本雖然放偌大的烟幕，作用却很微細，要說巨大，那便是反作用，即烟幕反撲反罩放者的本身。因此，引起了日本首都的極度不安，不安的表面的暴露，有陸相板垣謁見日皇和訪問首相近衛的報告，板垣和外相宇垣的會商，板垣和宇垣的分別召集首腦部會議等。

但在蘇聯，則因態度堅決，很是鎮定，如俄羅斯邦政府人選批准後，代表蘇聯國防威力的紅軍海軍代表團在演說中，堅決表示



紅陸海軍必在敵人領土領海上粉碎任何敵人，無論來自何方！

日本侵略中國的戰事，已成騎虎難下之勢；現在對於蘇聯，也覺烟幕難收了。外國觀察家說：「大局現漸臻日方欲求不失顏面而作讓步，實屬困難之地步。」

蔣委員長最近曾經表示深信日本侵華，在精神上業已失敗；現在侵蘇的烟幕，一放而不能收，精神上也愈加失敗了。

據日本外務省第一科科長宣稱：「日本目下正在計劃在張鼓峯附近表演威力一次。」但假使實現呢，那只是表示在烟幕反罩下的盲目的撲火。

假定日本兵的盲動，那結果一定：作為烟幕作用之一的企圖推行南進政策未成，反糾纏在北方；作為烟幕作用之二的粉飾進犯漢口的困難未成，反更增加荆棘；作為烟幕作用之三的強調力量 and 挽救威信未成，反更暴露虛弱和喪失顏面。（七月二十三日）

## 中日戰爭與日蘇風雲

一度緊張的日蘇風雲，由於日本的軟化，已經趨於緩和。日本「訴」諸武力，恫嚇不靈，於是，據路透社東京二十五日電：「日政府或將建議組設日『滿』蘇三方面共同委員會，以求和平解決張鼓峯爭案。此二委員會一將解決邊界爭案，一將勘劃蘇『滿』界線。」接着又說：外國觀察家謂：「日本之提出此種建議，可使張鼓峯案擱起，而不復要求蘇聯撤退軍隊。蓋若堅主此項要求，而不以武力繼之，必將喪失面子也。」日本外務省發言人雖然說並無新提議，但同時又說是否提此議，目下尚未決定。而又說願與莫斯科以日政府一九三六年所提的邊界條例作根據，進行談判，總之，已不再提撤兵問題是顯然的了。

不管怎樣，都是換湯不換藥，成爲一種下場頭，而下場頭的方法則是沖淡。就形式說，是小事化大事，——把張鼓峯事件擴大爲

整個邊界問題——但是就性質說，却是大事化小事。下場是爲了不喪失面子的，但這不過是聊以解嘲而已，日本自放烟幕而自收之，所以也是自作自受。

當日蘇間風雲際會之時，因爲日本正與中國作戰，而蘇聯又是最最援助中國的國家，所以國際間和中國人都從日蘇風雲聯想到中日戰爭，以爲有關係，有影響。這是很自然的，有關係的影響也是事實。但必須從確當的關係和影響設想才對，否則便是幻想。幻想必被客觀的事實所粉碎，還不要緊，必隨着事過境遷而消滅。也不要緊，要緊的是幻想者的本身要感到幻滅，尤其是中國人，因爲切身的緣故，所以有些人對於日蘇風雲與中日戰爭的關係和影響，甚至還抱着希望，拆穿了說，就是希望日蘇發生戰爭。這就是從不確當地設想關係和影響所導引來的。首先，便已受日本烟幕的迷惑，喪失了自信心和自信力了，不但是幻想，還更是沒出息的想頭。現在，日蘇風雲將要消散，幻想也將隨着事過境遷而消滅，因而要感到幻滅罷，所以亟宜猛省，從確當的關係和影響設想的。

確當的關係和影響由於根據客觀的事實，並不隨着事過境遷而也消滅，相反還是存在發展下去的；確當地設想關係和影響由於和客觀的事實相合拍，並不感到幻滅，相反還更加強了自信心和自信力。

確當的關係和影響，一方面是中日戰爭對於日蘇風雲發生的，一方面是日蘇風雲對於中日戰爭發生的。

先說前者。日本放烟幕的由來，直接的，主要的，如蘇聯消息報的「陰謀揭發」一文所說：「自佔領滿洲以來，以關東軍爲代表之日軍，無日不在盡其所能，製造蘇「滿」邊境衝突，此全世界共聞共知之事。最近此種衝突大爲減少，其故自因日軍闕在中國所遭棘手之事已多。最近日本更不得不續派大批生力軍往中國，而認定自己的存在意義乃在加強力量從事反蘇戰爭的關東軍，恐自己的軍隊一部分亦將被調南下，援救陷入中國廣大泥淖內之日軍，於是顯然決定將世人之注意引至自己方面，以期避免上述可能。關東軍之用意，顯以爲只須設法表明蘇「滿」並不安靜，即可使最高軍部認識蘇「滿」日軍不但不能減少，且須增多。」這裏，第

一，是中日戰爭已使日本的關東軍過去製造日蘇風雲大爲減少；第二，更是這裏所要指出的，是這次關東軍突然又製造日蘇也直接是因中日戰爭而起；第三，附帶要說的，是從關東軍這次製造日蘇風雲，可知日本軍閥內部對於中日戰爭的意見之分歧，反映日本軍閥內部的矛盾和衝突，而這也是因中日戰爭而起的。至於日本收烟幕的由來，則國際間幾乎一致公認爲日本在對華作戰的期間，不敢再與蘇聯啟事。

這種確當的關係和影響，雖說是中日戰爭對於日蘇風雲發生的，其實應說是中國的堅強的抗戰對於日蘇風雲發生的，不隨事過境遷而消滅，不因風雲消散而喪失，還要存在發展下去，所以可以加強自信心和自信力。

再說後者。關東軍製造烟幕，固然自以爲得計，但在整個日本，却是作繭自縛。蘇聯的堅決強硬，這次愈益顯明，日本的色厲內荏，這次暴露無遺，一方虛視耽耽，一方惴惴不安，因而蘇聯在客觀上對於中國抗戰成爲牽制日本的力量也更加瞭如指掌。據倫敦軍事觀察家的消息，數日以前，日軍因華軍抵抗堅強，出於意料，其參謀部不得不調遣駐僞「滿」的精粹部隊南下協助進犯漢口，現則尙未開到前線，即奉命撤回僞「滿」了。這就是迅速的效果，這效果也可以確信還要存在發展下去的。（七月二十七日）

### 遠東大戰的演進

和蘆溝橋事變一樣爲日軍所手製的張鼓峯事件已經爆發了牠第一聲的炸彈。事變會怎樣開展下去，或是如歷次蘇日中間的衝突一般仍然歸於消滅，抑或真的取蘆溝橋事變的性質，演進而變爲空前沒有的遠東大戰，尙不能由任何人加以預先的肯定。但眼前就當事雙方的情形看去，後者的可能似乎不在少數。

首先，我們看看日本：目前日本在對付蘇聯的問題上，逢着了兩個矛盾。第一，由外交上着想，日本必須進攻蘇聯，而由國力——

包含經濟力，人力，軍力——上設想，她萬萬不能進攻蘇聯，怎麼說呢？每個進攻性猛烈的國家，外交上必要有強大的實力以爲後盾。日本也知道這一層。但是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她過於注重其軍事上的成就，竟完全忘記了她之所以能在遠東站起身，都是倚賴着英國，她忘記了她還未長大，她應該繼續不斷的捧着這個恩人，反之，她毫不客氣的把那恩人一脚踢翻，就想一步步獨吞了中國。由於得罪了英國，日本只能用反共協定來捧德義，但是她在中國的無底軍事削弱了抗蘇的力量，又有使德義寒心的趨勢。日本已經悟到了自己的孤立，極想討好英國（英日談話時英國所提一百多案件，宇垣都聲明將加以考慮）分裂英法，挽回德義，因此攻蘇就成了外交上必走的一條路。英國雖不一定完全利於日本攻蘇，但蘇聯的軍事行動十分可能破壞英法聯合，使英國趨於支持侵略陣線。不過就日本的國力說來，小小的枯瘠的海島國家要她每年支付出雙倍於五十四萬萬以上的軍費，雙倍於百萬以上的軍隊來左打中國，右打蘇聯，乃是想像以外的不可能，除非日本真想自殺。

第二，由政府打算日本決不能攻蘇，由關東軍及國內攻蘇派看去日本絕對要攻蘇。政府既已被軍隊帶着在中國擺下了個打不完的最長蛇陣，自然明白第二個更大的戰爭萬萬非日本所能担当。可是關東軍的赫赫威勢，不能一顯身手，不是日本軍人所能忍受的。日本人向來好動，感情的波動極強烈，且又完全被一種夜郎自大的自我誇大狂所操縱。在這對華戰爭的熱鬧場合中，農夫平民雖感覺到出征時離鄉別井的苦惱，而關東軍軍官的好戰情緒卻大有可能反而高漲起來。面對着蘇聯壓境的幾十萬紅軍，他們久已躍躍欲試了。

眼前這兩重矛盾若能在攻蘇前提之下解決，則日本政府也不見得要絕對禁止關東軍不去製造種種難題。日本若能在宣傳政策很成功的將製造事件的責都推在蘇聯身上，則蘇聯在遠東所取的攻勢無疑的自會引起英國的疑懼，拆散英法，便利德國由西的進攻不必說，日本的北方行動反要帶上某種於英有利的色彩，從而使她從英國方面得到各種經濟的資助成爲可能。日本自

然記得她怎樣靠了英國擊敗帝俄，抄老文章不管其有效無效，至少使她在國際得到了強有力的友人，減少了強有力的敵人，包括美國在內。假如這個算盤打得通，關東軍的行動就不會受嚴格制止，但假如這條路沒有多大可能，則日本似乎只有把關東軍調開之一法，那在軍事上既不可以為日本的顏面更是萬難，日本人是看面子過於性命的。

其次，再看蘇聯方面：在過去大小三百多件蘇日衝突中，蘇聯一貫的維持了她的和平主張。因此法西斯論客們大吹大擂說蘇聯因為殺了五千軍官，所以不敢打仗了。事實上蘇聯不但並未殺掉五千軍官，反因為去掉了間諜和叛徒，使得軍隊更加鞏固起來。如一個人一樣的準備保衛祖國。蘇聯為了保障國內建設，為了推動國際和平陣線以制止法西斯的戰爭慾，才極力實施和平政策，但這不是說蘇聯準備無代價的維持和平，更不是要絕對的拒絕日本的挑釁。蘇聯不接收日本擲來的手套是有條件的。比如說第一在國際的敵視對蘇聯環繞極緊時，蘇聯捲入日本的挑釁中便要陷入包圍；第二在日本的外交成功，國際友人增加時，蘇聯接收日本的挑釁便使自己孤立；第三，當以往中國政治傾向不定，日本有可能變中國為她有利的後方時，蘇聯無形中便要在兩對一乃至三對一的場合中對日作戰，這些都是蘇聯所不該作的。但是當這些情勢并不存在，紅軍在物質，精神，心理各方面的準備都已飽和了的時候，蘇聯為什麼不給日本一個「布爾塞維克的教訓」呢？

遠東大戰沒有疑問的是在演進中，但是這種演進究竟要得到那一步方始突變成爲大戰，這仍然要看國際關係的變化而定。根據這種國際關係的變遷，兩國的步伐都還有一進一退的可能，但這種伸縮性恐怕在日本是很少，因為她是個軍隊爲王的國家。因此戰爭的關鍵始終只是在日本手上，由日本負責的。

(八月二日)

## 日本的企圖能發生作用嗎？

關於日蘇邊境衝突，我們會一再指出日本軍閥挑動這次衝突的企圖：第一，是利用英國張伯倫政府的反蘇聯傾向，利用張伯倫的苟安妥協政策，利用張伯倫的將侵略國的鬼焰移轉到蘇聯身上去的企圖，藉日蘇邊境衝突把英國在客觀上拉到侵略國的一面去，以挽救它侵華一年來所遭遇到的嚴重危機。第二，藉此麻醉國內的民衆，以便實施總動員。此外，我們也曾說過這一事件的爆發，含有日本軍閥內部矛盾日深尖銳的因素在內，如其「星星之火」果一旦「燎原」，則日本帝國主義就要葬身於這一堆自己所撥弄的火裏。

日本，雖然披上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外衣，但它的封建性還是佔着極大的成分，尤其是因爲資本主義的危機日益深刻，日本的資產階級完全靠低廉的工銀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競爭，勞苦工農的生活極端低落，也極端苦悶，因此，法西斯主義藉封建殘餘而發皇起來了。基於這一點，形成了日本政府與軍部的對立，形成了軍部的統帥部與少壯派的對立。而日本的軍人，更善於利用製造對外事件以對抗政府，對抗統帥部，藉以爭取對中央政權的控制。「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和中國政府已應允以外交談判解決東北懸案有關係；關東軍的進一步的砲轟錦州，砲轟山海關，侵入熱河，也和當時中日問題有談判的可能有若干連帶關係。當然，這一次的衝突，關東軍朝鮮軍會利用它來作爲對內政爭的工具，把「星星之火」臨風一挑而「燎原」起來的。

戰事如其這樣地爆發，當然不是日本政府始料所及的。日本政府並不想真的對蘇聯作戰，因爲它是很知道對蘇作戰，不會得到好結果的。然而蘇聯既不容許任何侵略者侵犯到她的國土，朝鮮軍關東軍也不肯失去了面子而停手，勢必僵持下去，也可以累積了不少次的衝突而變成正式的戰爭。

日本政府當然願意使衝突僵持下去的，因爲祇有僵持纔能達到它的作用。但能不能僵持是沒有人能夠把握的。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是日本的企圖能不能達到，或能不能部份地達到。照我們的觀察，這是絕對不能達到的。

第一，以總動員講：日本軍閥想刺激其國人對戰爭的興趣，這在實際上是適得其反。日本軍閥的紙老虎，在侵華戰爭的一周年中，已經完全戳穿了。「對中國還弄得一籌莫展，怎樣能夠對強大的蘇聯作戰呢？」這將成爲每一個日本國民所一定會發生的疑問。用對蘇戰爭來刺激國民所得到的不是將「厭倦」變成「興奮」，而是將「厭倦」變成「恐慌」，變成普遍的反戰運動。

第二，日本軍閥想藉此移轉中國抗戰的目標，鬆懈中國抗戰的決心與努力，但這種企圖也是無能爲力的。全中國的人民與中國賢明的領袖，深知日蘇戰爭與否對中國抗戰並沒有什麼決定的作用，中國的抗戰要靠自己的奮鬥，自己的努力。不僅如此，中國當局和人民，非常明白日本的進攻蘇聯，是進攻中國的戰略之一，正加倍的警惕着。

第三，日本軍閥的主要企圖之一，是在克萊琪與宇垣的英日談判中，利用反蘇以博得英國的同情，使英國停止援助中國，並且進一步在經濟上支持日本。照張伯倫的傾向講，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們不要忽略了英國是最會打算盤的國家，如其日蘇間不爆發真正的戰事，英國是不會改變她的態度的；如其日蘇間真正開戰，則德國一定馬上進攻捷克，而掀動歐洲的戰爭。在今天，英法合作，不僅是法國的國策，也是英國的國策，德捷的戰事一起，法國一定履行條約的義務，英國決不能袖手旁觀。那時要英國支持日本，在事實上是決不可能的。

英國雖願中日妥協，但中日是否妥協的權，是決定在中國人的手中，決不是英國政府所能左右的。

（八月四日）

## 鎮靜吧！勿上日德意的當！

「興奮呀！緊張呀！戰吧！」這是日蘇戰雲所給與孤島上的情緒，這種情緒之勃發，一方是由於痛恨日本法西斯之無恥的侵略及同情蘇聯國家蘇聯民族；另一方面又是一種具有危險性的及可能的走入到日本的圈套及日德意的大圈套中之冒險現象。

日蘇問題之中是兩個問題混合着的：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蘇聯，及蘇聯抵抗日本的問題；一方面又是世戰大戰的問題即遠東戰爭與歐洲戰爭同時爆發的問題，事變稍為發展一點就立刻變成了日德意共同進攻蘇聯的問題，同時也是日德意共同對英美的問題，造成舉世遭殃的局面，故蘇聯說「一切後果由日本負責」。

日德意共同進攻蘇聯對於中國是不利的；日德意共同綁架英法美也是於中國不利的。蘇聯與人家打仗對中國有好處嗎？沒有。英法美被日德意綁架了對中國有好處嗎？沒有。因為舉世都在戰爭中，其禍全嫁給而且必嫁給蘇聯，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各國人民身上，對中國的好處何來？

有人說：日蘇事變的發展爲什麼又不可以將禍全嫁在法西斯身上，而蘇聯及弱國與各國人民爲什麼又不可以從此事變中解放出來呢？

不，因爲事變的發展使舉世的大戰爆發是可能的，舉世的革命爆發未見得是可能的，目前只有舉世大戰的條件，尙沒有舉世一齊推翻法西斯的條件。

上一次大戰中蘇聯革命的成功是由於蘇聯有了革命的黨的正確領導，而不是由於大戰。大戰的結果只造成了意德日的法西斯的「文明」。在上一次大戰中僅只洗掉一個沙皇，若沒有俄國英勇善戰的列寧黨，沙皇雖敗於外，但不一定敗於內。

這一次戰爭一爆發，假設英國在張伯倫領導之下向日德意方面一溜，美國守中立，蘇聯被日德包圍住，法國弄得動彈不得，中國的外援完結。各國不堪設想，遠東不堪設想，中國不堪設想。

吾人并不是害怕法西斯，但法西斯在戰爭中要抬頭，如蚊子在夕陽時要抬頭，如臭虫在高溫中要抬頭一樣的。張鼓峯事件一爆發，各國法西斯即磨拳擦掌，到處亂哄了。



中國尚在抗戰的緊急關頭中，如有一件國際上的事變鬧得舉世法西斯抬頭，於中國絕無好處，有百害無一利。

張鼓峯事變，站在中國的立場說，是日本侵華遭到了困難的一種圈套，企圖蘇聯向日方再讓一步，由這種讓步變成嗎啡針，員國內力量來侵中國，來向南方發展。蘇聯現在的辦法正在將此真相向世人揭穿，這倒對中國是有利的。

張鼓峯事變站在國際的立場說，又是意德日的圈套，好借此向蘇聯鄰近諸國打去，好公開的援助日本完全滅亡中國，進一步不僅共同打蘇聯與滅亡中國，同時好共同掠劫英國。蘇聯正在盡力的揭穿此圈套，這對舉世也有利的。

張伯倫到今天尚未表示態度，張伯倫是想拖了英國跑進此圈套。但吾人希望中國努力抗戰，鎮靜，不離開不放鬆自己的本位工作！只有努力自己的本位工作，才不會跑進日本的圈套！

（八月五日由）

## 對日蘇衝突的認識與肆應

由於日本法西斯蒂對張鼓峯的侵佔所引起的日蘇衝突，的確掀起了國際間的緊張局面，特別在中國，因為它與中國今日的抗戰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更無一人不加以注意，無一人不以探詢的眼光注視着它的發展，究竟它將擴大為日蘇間的正式戰事呢？抑是和平解決呢？

其實，張鼓峯事件是否會發展到日蘇正式作戰抑或和平解決這一問題，我們認為這是不值得注意的，如果日本法西斯蒂一天沒有崩潰，日本的侵略政策一天不放棄，國際間的和平力量一天不更進一步的緊密團結，實際的給予侵略者的陰謀野心以有力的制裁，則日蘇間的戰事，甚之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遲早總會爆發的。至於它的爆發，是否即由於今日正在發展中的張鼓峯事件鬧端，抑或由於未來的其他事件，那僅是枝節問題，所以我們在今天所應注意的問題，還是我們在已將或未來的日蘇戰爭中，

究竟應該確定何種正確的態度？俾將中國的抗戰與世界的和平，推進和把握到更有利的場合的這一問題。

對於這一問題，我們的意見是：

第一，我們必須認識，中國的獨立解放，必須要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抗戰的勝利或失敗，決定於自己的努力與否？國際間的變化，雖可能予抗戰以影響，但它決不是獲得勝利與否的主要條件，而且就是國際間對於中國有利的變化，也還要中國自己善於運用，才能實際的把握其效果，所以不管國際間的變化如何，中國絲毫不可稍存依賴之心，鬆懈自己的工作，必須堅持自己抗戰到底的立場，堅決戰鬥下去。

第二，我們必須認清，日本軍閥的主要刀鋒，乃是朝着中國的，它決不會因為對蘇作戰而將對華的侵略和緩下來；相反的，它將更加上緊對華侵略，以便早日得到決定的勝利，獲取對蘇作戰的廣大資源，及鞏固其對蘇作戰的後方根據地，俾得遂達其擊敗蘇聯，獨霸東亞的迷夢，這不但從近衛內閣決不放鬆對華戰事的聲明上可以看出，不但從它最近進攻武漢戰事的猛烈上，以及祕密調遣關東軍五師團至華中加強進攻武漢之舉（見本報六日漢口專電）可以看出，而且從其由土肥原陳中孚等策劃下對華南分化工作的着着進行上，也可以看出。所以，中國人士不但決不可因為日蘇關係的緊張，即認為日本軍閥將無力對華作戰，而可以讓中國稍得喘息休養之機，因此就放鬆抗戰步驟，相反的，必須更加努力的戰鬥，更加有力的反攻；更加英勇的為保衛武漢而進行勝利的反攻，以澈底粉碎其速戰速決的迷夢，及一切將施展的陰謀詭計。

第三，蔣委員長說：「我們今日的抗戰，不但是為了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同時也是為了保衛世界的和平。」這是非常正確的，這就是說：中國的基本立場是擁護和平，反對侵略，也就是說：中國不但反對日人對中國的侵略行為，而且也是反對國際間任何的侵略行為，中國不但要保衛中國的和平，而且也要保衛世界的和平，因此，中國對於日本軍閥對蘇聯的侵略行為，必須毫無疑問的

站在反對的立場上，予以痛責。中國必須和蘇聯在同一步驟下，爭取國際間和平力量的擴大與鞏固，粉碎德日意法西斯集團所進行的任何反蘇聯的陰謀。

任何希望將自己所身受侵略的痛苦，轉移到別的民族別的國家上去，任何企圖拖人下海以便自己逃避被侵略的妄想，但不可能，不但是最卑劣最無恥最下賤的想頭，而且最後必將自食其惡果。

第四，再一次的世界大戰，固然必將促使法西斯蒂奔向毀滅之途，但毀滅法西斯蒂並不一定要出之於再一次的世界大戰，如果全世界的和平力量能更鞏固與擴大，能集體的給予法西斯蒂的侵略行為以制裁；如果反法西斯戰鬥的鬥爭能廣泛有力地開展，則不一定要有再一次的世界大戰，也將逼使法西斯蒂國家窒息而死；即使大戰不可避免爆發了，也將大大地縮短戰爭的時間，減少人類在大戰中的痛苦與犧牲而加速法西斯蒂的死滅過程。所以祇有法西斯蒂才急急於尋求戰爭，才企求其侵略的戰爭越早爆發越好。由此可見，毀滅法西斯蒂的鑰匙，並不在於世界大戰，而是在於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和平力量的鞏固與擴大，因此爭取世界和平力量的鞏固與擴大，開展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鬥爭，才是打倒法西斯蒂最有力最正確的道路。這一原則，也適用於中國今日的抗戰，中國當然希望日本以及德意法西斯蒂的早日崩潰，以求中國早日得到獨立解放，但它決不能企求日蘇戰爭或甚之世界戰爭的早日爆發，以便在這些戰爭中促使日本和德意法西斯蒂的早日崩潰。這祇有使中國抗戰的苦難更加深重更加延長，因為它必將減少世界和平力量對中國的援助。所以相反的，中國必須從加強自己反法西斯侵略的鬥爭力量外，爭取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力量的增長，爭取世界和平陣線的鞏固與擴大，共同對法西斯蒂陣線以制裁，中國祇有在此種力量的援助下來完成勝利的條件，促使其敵人的崩潰。

但中國這就首先必須對德意等法西斯蒂國家判斷過去茫渺之想，有力的給予他們以經濟上外交上的打擊，奮身投向於和

平陣線之門，和一切愛護和平愛護民主的國家更進一步的聯結起來。

中國是和平陣線中一個有力的因子，中國的努力，必然將給予世界以反響，所以不管張鼓峯事件發展的前途如何？不管國際間的變化如何？中國必須確定中國的態度，就是堅持抗戰到底，堅決反對任何侵略戰爭，與努力爭取世界和平勢力的鞏固與擴大。

（八月九日）

## 威望問題

日蘇漁業條約的談判，顯已陷入僵局。日方屢次表示讓步，如蘇聯船舶航行拉普魯斯海峽應允今後決不加以妨礙，中東路末批價款，亦可「善意考慮」，而正式長期條約如不能簽定，祇要再延長現存暫行協定，亦可認為滿意。然而交涉至今十六次，仍然毫無結果；因為蘇聯主張締結新暫行協定，由蘇聯收回有關軍略的漁場四十處，而日本則絕對不肯。其實四十處漁場的收回，就原有漁場祇減少十分之一。即照日方自稱每年此項漁業利益共五六千萬日元計算，其損失亦不過五六百萬，斷無所謂五分之四之多。進一步言之，漁季現在已經終了，新季開始要到來年三四月間，日本亦不必如此情急無聊轉顯其窘相。其所以弄到如此上下不能者，一語道破，完全是所謂「威望問題」作祟。因「威望」而一再亟亟對蘇聯恫嚇訛詐，兩限最後訂約日期，儼然似謂蘇方如不聽從，即將真的出諸「斷然手段」。然結果兩次過限，蘇方仍堅持原議，沉着對付，而其所謂「威望」者，遂大有根本發生問題之勢。

日本軍閥的心理，素顯一種極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自覺無敵，表示一種誇大狂；別方面又生怕人家看不起，內蘊一種自感卑劣的心病（Inferiority Complex）。當然這種矛盾現象是統一的，其起因由於自己為新進帝國主義，雖以武力搶得許多利益，然自覺實力不充，恐怕難以保全；於是努力進一步侵略，以冀保護既得的侵略贓物；及至新利益得到，而更嚴重的保全問題反又發生。這樣

患得患失，終至終日惶惶，六神無主，而自己的弱點遂完全暴露於世界。

日本軍閥現已完全陷入四面楚歌的境界，乃是毫無問題的。慕尼克的榜樣使它以為訛詐恫嚇，是取得與保全侵略贓物的萬應手段。在最近兩個月內，它不惜用武力，用強佔手段，用橫蠻無理的言辭，觸怒任何在遠東方面有利害關係的國家。它的認識從某一方面（張伯倫政策）上講，是部份地正確的，然而它完全未看出遠東的整個局勢，與歐洲完全相反：第一，中國全國一致抗戰到底，絕不像捷克那樣聽人宰割；第二，蘇聯在遠東的立場，不受英法牽制，而且利害攸關，不容絲毫讓步；第三，美國現在的政治路線傾向，與張伯倫的完全背馳；第四，英國在遠東的龐大利益，直接受了日本的侵害與威脅，即張伯倫也不能完全退讓；最後但最重要的，日本自己在華作戰一年半，已深陷於泥淖之中，國力耗去大半，萬一另生他事，無力應付任何強鄰，不比希特勒可以安坐柏林，集中全力對付任何一個問題，一個侵略對象。日軍閥的狂妄心理，竟完全看不出這些，於是因到處開罪之故，結果乃弄得不但蘇聯繼續過去關於張鼓峯事件的強硬態度，美國亦日趨積極，除直接貸款援助中國之外，更考慮對日施行經濟上的報復手段；英國追隨美國之後，也一反從前的萎靡退讓的態度，轉趨強硬。再加上在華軍事完全僵化，日本遂感受四面的壓迫日益嚴重了。

然而瘋狂日甚的日本法西斯蒂軍閥是絕對不會覺悟的。它的代言人有田外相發表談話仍以貫徹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決心」為言。至它的御用法西斯團體知行社更發出宣言稱：「假若其他各國不能與日本合作而反對日本，則日本必將以武力開闢荆棘，貫徹其領導權。」日本有迎擊各國反對之決心，不論參加國家多少，日本必能擊破之。（美聯社東京廿一日電）

這樣狂妄的恫嚇，世界上有人相信日本軍閥真能「貫徹」嗎？處處是「武力」，處處是「決心」，亦即處處把它自己視為生命的「威望問題」提出來作測驗。在漁業問題的失敗，在對英美恫嚇威脅的無效上，日本軍閥的「威望」已經被它自己打碎了。為了恢復這「威望」，它是不惜倒行逆施到底，甚至把整個民族國家的命運，把全體人民的生命幸福付諸孤注一擲的。到那時，如果不是

一個優秀的民族底毀滅，就是這民族底全體人民起來，把害國殃民的軍閥整個兒送到它應去的地方——墳墓裏去。

(十二月二十三日)

## 蘇日漁業條約

蘇日漁業條約的糾紛，自一九三二年修改的舊約於一九三六年滿期，日方提出的新約草案被蘇聯拒絕簽定後，近三年來每年冬季必重開一次。日方堅持照它的條件締結長期新約，蘇方則斷然拒絕。一九三六三七年結果都是按照舊約的條件，締結一年暫行協定了事。今年此時問題重起，雙方關於長期新約，依然意見懸殊，糾紛情形大體相同，所不同者，祇在日方現在雖求照去年舊例，延長現行暫行協定一年亦不可得。因蘇方主張日方必須承認履行出售中東路担保條件，價付已過期的末批價款，然後另行談判新一年暫行協定，其中主要條件為蘇方當收回現經日人使用的指定漁場約四十處，即佔漁場總數約十分之一。

日方在蘇聯領海內捕漁的權利，是根據日俄戰後樸茨茅斯和約的規定。本來也是日本武力搶來的許多利益中之一。日方從這搶得利益，據它自己的發言人說，每年可收穫五六千萬日元，這數目對於窮日本已很重要。何況日本的漁民世人共知是負有一種更重大的任務——當間諜的，故日本對於這問題當然十分重視。

樸茨茅斯和約是帝俄政府締結的，蘇聯政府就它自己的立場說，原無加以遵守之必要。蘇聯自革命後，關於帝俄政府對弱國（如中國及土耳其）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即已完全放棄。但蘇聯爲了維持國際信義，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對於顯然不利己方的國際條約，却依然加以遵守。樸茨茅斯和約即其中之一。近年來日方對於該和約規定的條款，其中重要的如日本除沿南滿鐵路每公里駐護路隊十五名外不駐兵滿州，日本在拉普魯斯海峽和附近島嶼不設軍事要塞等，早已破壞無餘；而對於該和約中於日

方單獨有利的條款，則反加以引伸，提出和約並未明白規定的要求，如日方必須在自己指定的地域（漁場）捕魚，日人現用的漁場不能收回等等，這些自然是完全無理的。因為和約僅規定日人得在某某數海（日本海，賀勞克游，白令海）蘇聯領土沿岸捕魚，而未規定漁場的方位和數目，同時按照條約日人得以捕魚的漁場，亦未從而變為日人的私產。準此，蘇聯爲了國防的需要而收回若干漁場，絕無違反樸茨茅斯和約之處，而蘇聯之絕不讓步，理由自完全充足。

日方因事件顯已弄成僵局，最近又來了它那些老套，說什麼漁業問題如不能達到有利日方之解決，日方不惜出諸「斷然手段。」這種話聽慣了本來毫無滋味，但在張鼓峯頂上樹起了蘇聯的巨幅紅旗而爲「對於日本之公然重大侮辱」之後，依然再來這麼一下，却未免令人有滑稽之感。就目前的交涉情形看，蘇聯與過去張鼓峯事件一樣。對於漁業問題顯然是不會讓步的。那麼大言恫嚇的日本軍閥究竟怎樣辦呢？難道真的「不惜一戰」嗎？

我們的意見以爲大言儘管大言，日本這次仍然是和張鼓峯一樣，結果不得不低頭，按照蘇聯的基本條件，締結一年暫行漁業協定。這除對於妄自尊大的日本軍閥是一個新的打擊外，對於慕尼黑式的投降主義者，特別威望日落的法國政府，也是一個教訓。

萬一日本軍閥瘋狂到真對蘇聯用兵，那可是它自找死路了。

（十二月十六日）

## 日向蘇挑戰的偽裝及作用

據美聯社東京電稱：日本軍部決以強硬手段對付蘇聯，「除非蘇俄接受日方要求，而對於久爭未決之漁業問題，予以解決，否則日本即準備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這的確是一個像煞有其事的強硬。據日本軍部的「相信」，蘇聯或不致接受挑戰，就是說在日方強硬壓力之下，蘇聯會就範。因爲它們認爲德意志正有事於東歐，而看相烏克蘭的今天，蘇聯不敢在遠東接受日本的挑戰的。

這個觀察當然絕對是錯誤的。第一，全世界大家都知道，蘇聯的國防是以東西同時應付侵略國的侵入為基礎，歐洲緊張的時候，絕不會影響到遠東的防禦力量；第二，目下德國在東歐雖野心勃勃，但其實力有限，無非是想擇軟弱的欺侮，決不敢貿然觸及蘇聯，蘇聯的西陲，決不像日本軍人口中所說的那樣緊張；第三，日本軍閥在飽受張鼓峯教訓之後，早已自知不足與蘇聯敵對，何況在這半年以內，消耗在中國的兵力又增加幾十萬，牽制在中國的兵力又增加幾十萬，對中國已無法應付，怎能對龐大的蘇聯挑戰呢？最後，我們更知道，蘇聯要收回的漁場四十處，即佔日本所租漁場十分之一，已由蘇聯政府開始執行拍賣，可見蘇聯絕對不會讓步。愈加可以證實日本軍人方面所謂「蘇聯不致接受挑戰」是夢話。

日本軍閥爲什麼要說這種誇口的夢話呢？其原因不外下列幾點：

第一，是對國內掩飾其侵華戰爭所陷入的極端困難，表示日本還有力量威脅蘇聯，不惜對蘇聯挑戰，以證明日本的兵力並沒有爲了侵略中國而竭蹶。

第二，是引起對蘇的緊張空氣後，可以實施總動員法。近衛內閣爲了實施總動員法第十一條的爭執而不能不倒台，現在平沼內閣登台後當然仍無辦法解決，而在中國的軍事已陷入極端困難之中，非出盡全力，不能打開僵局，而對華要實施總動員法，勢必引起國內的反響，同時愈益證明對華戰爭之不利，更足助長國內反戰情緒與反戰運動，所以必須利用對蘇緊張局面以達到實施總動員法的目的。

第三，是對英法美放烟幕，以便利其南進。我們前天曾指出日本及同盟國所決定的戰略是南進，企圖截斷中國西南的國際通路，也就是完全封鎖中國與英法美的交通，但這個戰略，必然會遭遇英法美的反對，而且現在英美對日的態度已經日漸強硬，日本再如此做，英美的態度必愈加強硬。所以日本來一下對蘇挑戰，以移轉英美的視線，尤其是英國政府的視線，使她們認爲日本已把



刀鋒轉到蘇聯方面，可以轉而再支持它，放縱它。

第四，是鬆懈中國的防衛而助長「和平」傾向，雖然今天中國的「和平」傾向因為汪兆銘叛國案的暴露而鎮壓下去，但並不是中國已經肅清了一切「和平」妥協的傾向，如其日蘇關係一旦緊張起來，馬上可以使「和平」傾向死灰復燃，而高唱「讓蘇聯去作戰吧！」就是這一點辦不到，也可以使中國對軍事的戒備弛懈一下。

無論這點做得到做不到，日本軍閥對蘇聯強硬表示之後終是有下台的辦法的。辦法是什麼呢？日蘇漁業糾紛的最後解決之期是在四月裏，現在不過一月，中間還有三個月的時候，足供其虛聲恫嚇，招搖撞騙的運用。換句話說，在三個月之後，日本軍閥自然會軟下去的。

(二月十六日)

## 西班牙問題及其他

### 搶救西班牙

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率領全國民眾與瘋狂的義德兩國法西斯侵略軍相搏鬥，到現在已兩年有半了。在這兩年半的過程中，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從極劣勢的軍事地位，與近代強國的機械化部隊作戰，不僅阻止了法西斯的兇鋒，還鍛鍊出無數萬為保衛祖國保衛民主保衛和平的戰士起來，建立起新的國防。在今天，西班牙的抵抗義大利及其傀儡弗朗哥，和中國的抵抗日本，成為世界和平的兩個支柱。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代表在日內瓦說：真正援助西班牙的祇有中國！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因為沒有中國的抗戰，則法西斯侵略國的氣餒，愈益高漲，若干民主大國會愈益畏縮，則西班牙所遭遇的野蠻屠殺，會更厲害。反之，如其沒有西班牙共和國的反抗法西斯侵略，戳穿了法西斯國的紙老虎，也會影響到中國的抗戰的。

所謂西班牙的內戰，是什麼性質，大家都知道其真相，用不到細說。西班牙的「國民軍」實實在在是聽命於國外侵略者的叛徒奸宄，也是大家所知道的。在叛亂的初期，正規軍大部被叛徒煽動，政府所賴以戡亂的軍隊完全為熱情投効的平民，既未經訓練，又缺乏武器，一羣烏合之眾，以腐朽的槍械，和久經訓練，持有侵略者所供給的最新式武器的叛軍交戰，與義德兩國的侵略軍交戰，一直戰下去，直到兩年半之後，還扼守着馬德里京城，和東部沿海的工業區。這個偉大神聖的戰爭，和中國抗戰同樣證明了民眾的力量不可輕侮，而證實了法西斯侵略國的實力不過爾爾！

西班牙的戰爭，是民主勢力和平勢力對法西斯侵略者的戰爭，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苦戰到現在，可說已經對

民主政治及世界和平盡了最大的力量了！在今天，雖然墨索里尼已經公開宣布「非西班牙共和政府完全崩潰，義大利的侵略軍決不自西班牙撤退。」表示其征服西班牙的決心，我們還是相信，就是單憑西班牙人民的毅力，一定還能夠堅強不屈奮鬥下去的。但是，全世界愛好和平主持正義人道的人，決不能袖手旁觀地欣賞法西斯侵略者在西班牙所進行的瘋狂屠殺，正和不能袖手旁觀地欣賞日本法西斯在中國所進行的瘋狂屠殺一樣！

西班牙的能否不被法西斯侵略者所蹂躪，其關鍵全在英法兩國手中。英法兩國所推行的不干涉政策，實際是不干涉侵略者的干涉，換句話說，就是絞殺西班牙共和國的政策。絞死西班牙共和國，對英法有沒有好處呢？沒有，不僅沒有，還有極大的害處。地中海是英帝國的生命線，但義大利征服西班牙之後，地中海就變成義大利的內海了；德義兩國在西班牙得到了軍事根據地，無異在法國後門建立了一條火線，使法國陷於包圍之中，進一步法國將失去非洲所有的殖民地。不干涉政策是英法合作產物之一，英法合作是必要，但法國決不能因英法合作而犧牲自己的立國條件。

搶救西班牙，是今天全世界人民的責任，爲了民主，爲了和平，決不能讓法西斯侵略者蹂躪西班牙！但英法兩國人民的責任特別重大。英法兩國爲保障自己的安全，挽救已失墮的威望，必須急起直追的援助西班牙共和國！

（一月二十五日）

## 西班牙戰事前途

巴塞龍納爲叛軍佔領了，有不少人爲西班牙共和政府捏一把冷汗，更有人因爲西班牙戰爭是保衛民主政治世界和平的戰爭而對民主政治和平勢力的削弱而就變的。不錯，巴塞龍納的失陷是西班牙共和國的一個巨大損失，但決不是西班牙戰事的終止；就是退一步講，萬一西班牙共和政府的主力被法西斯侵略者暫時擊潰，在整個世界和平勢力增長的趨勢上，也不會激起成逆

流的作用。

第一，我們要認清楚，西班牙政府的主力並不因巴塞龍納的放棄而削弱。西班牙的抵抗法西斯義德兩國的侵略軍，和中國抗戰同樣爲革命戰爭，革命戰爭的勝敗，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就是帝國主義戰爭也要到最後纔能決定勝敗，但得失的輕重大異，普通戰爭，主力損失到一半或三分之一就不能再支持下去，革命戰爭則僅剩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的主力還可以再舉。）所以巴塞龍納的失陷，其影響不過像中國的放棄武漢一樣。西班牙政府的放棄巴塞龍納是沒有作決定戰就退出的，叛軍和義大利軍的開入巴塞龍納，是在政府軍退出之後，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政府軍的主力並沒有消失。而共和政府也一再聲明，戰事必堅持下去，決不放棄其責任。

當然西班牙政府所處的條件和中國不同，繼續持久抗戰要比中國困難。第一，中國的土地廣大，西班牙領土較小；第二，中國放棄武漢後所退守的是西部多山交通不便的農業區域，敵人所能給予的破壞力較小，西班牙所退守的爲東部沿海工業區域，敵人所能給予的破壞力較大。（當然在另一方面，政府軍以工業區爲根據地，補充及再建都比較便利。）但就是法西斯義德的侵略軍及其所扶植的叛軍能摧毀共和政府的東部根據地，西班牙的廣大英勇的人民及其領導者，還是會展開廣泛的抵抗戰爭的。一八〇八年以後的七年獨立戰爭，仍在眼前，每一個西班牙人民不會忘記他們一百卅年以前的光榮歷史的。

第二，國際間維護民主保衛和平的勢力一天天在高漲，在堅強，然尙不能馬上起決定作用，尤其在英法兩個舉足輕重的國家裏，主持正義的民衆還不左右其政府的政策。英法兩國政府雖然爲了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擴大侵略而焦慮，但顯然是沒有準備馬上援助西班牙。（張伯倫聘問羅羅馬時，曾詢問墨索里尼，西班牙問題如解決後是否還向別處用兵？法國外交部則正與英國交換西班牙叛軍統治全國後如何應付的意見。）在張伯倫達拉第妥協路線之下，祇要法西斯侵略者今天不根本妨害他們本身重大利

益，依然會向侵略者讓步的。國際局勢或許一時還不能打開僵局，而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在不能得到國外有力援助的期間，應付義德兩國的猛烈進攻會陷於極嚴重極艱苦的境地。

但是整個世界性的民主和平勢力，依然是繼續增高地開展的，民間正義的力量會一天天強大起來，糾正統治層的錯誤，而英法兩國如其讓侵略者在西班牙經營一個巢穴，等於束縛了自己的咽喉血管，這種罪惡，一定不會被廣大的民衆所恕宥的，這一個事實的教訓，將粉碎現實主義者的迷夢而促進和平陣線的鞏固。

(一月二十八日)

## 西班牙戰事與歐局

西班牙叛軍和義大利德意志兩法西斯侵略國的軍隊協力攻佔巴塞龍納之後，法西斯侵略者在歐洲的氣燄更高漲起來。前日本報的社論會指出巴塞龍納的陷落，並不是西班牙戰事的結束，就是西班牙共和國暫時遭遇失敗，也不會把世界反侵略的高潮天拉回去。但這樣講，決不是說對歐洲局勢毫無影響，正相反西班牙共和國的失利，激起了歐洲巨大波瀾。

據美聯社巴黎電稱：希特勒正將有事於西方，此說雖未證實，但從國社黨機關報民衆觀察報的討論義法問題而觀，的確充滿着這種可能。西班牙共和國的失利，遠因爲英法兩國封鎖西班牙共和國和干涉義德兩國大量派遣正規軍協助叛軍進攻的干涉政策，近則因爲張伯倫聘問羅馬，出賣西班牙共和國以取悅墨索里尼，而巴塞龍納失陷之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正高喊召集四強會議。在新的慕尼黑會議中（如有可能的話），不僅要解決西班牙問題，還要解決突尼斯等非洲殖民地的歸併義大利問題。

張伯倫在伯明罕的演說，依然不放棄其一貫的向侵略者屈膝乞憐的「綏靖」政策，張伯倫一貫的以戰爭的恐怖威嚇國人，企圖使英國人士贊同其「以羊投虎」的政策，但其推行的結果，純係促進戰禍。張伯倫固然願意遵照法西斯首領的意志而再來一次

慕尼黑會議，但現在的形勢已經不同於捷克問題了。

第一，是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決不會中止戰爭，而聽憑侵略者及縱容侵略者任意宰割。在軍事上西班牙共和國固然失利了，但我們曾經說過西班牙的戰爭是革命戰爭，革命戰爭是不拘拘於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主要的制勝之道是要把火線移到敵後和敵側去。西班牙的戰事一天不停止，侵略者和縱容侵略者就無法把西班牙放在俎上宰割。不錯，阿比西尼亞的遊擊戰到現在還沒有停止，而英法等國都已公然承認義大利帝國了，但阿比西尼亞的戰爭所以會在國際上被認為終結，主要的原因是阿皇被騙出國，致國內失去了公認的政府，西班牙共和國決沒有人再上這種當的。

第二，義德所主張的第二個慕尼黑會議，不僅是宰割西班牙問題，還要宰割法蘭西的殖民地。達拉第能夠犧牲自己可靠的同盟國捷克，但未必有胆量犧牲法國本身，就是達拉第政府願意犧牲其祖國，法國的人民決不會放任他肆無忌憚地做。在另一方面，法西斯侵略者既把突尼斯等問題列上了議程，決不肯輕易撤回的，何況在西班牙戰事中佔了優勢的時候，侵略者正以凱旋者的姿態出現，更不會以空砲自滿的。

西班牙政府軍的失利，唯一的後果即加深了義法的矛盾，如其英法兩國政府不馬上改變其妥協政策，則適足以削弱其本身，而危害其安全，現實主義的先生們，如不翻然改圖，必然是要被民衆所唾棄的。

(一月三十日)

## 兩個歧途

本屆國聯大會今天在日內瓦開幕了，在侵略者所燃起的火籠籠罩着歐亞兩大洲的今天，作爲世界和平機構的國際聯盟，當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躲避現實，依違觀望，敷衍搪塞，而應該以堅決的行動來維護世界和平。

在今天，遠東有法西斯日本瘋狂地侵略中國，歐洲有法西斯意德兩國瘋狂地侵略西班牙，而國社黨德國進攻捷克，更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分開來是三件事，實質上則爲一件事，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與愛好和平的人民，如其對法西斯侵略國在一處的兇鋒，加以實力的制止，則其餘的火燄就不會再起來，或者是雖撥動了也會縮手的。過去正因爲支持世界和平的機構國際聯盟，沒有採取堅決的行動，事實上變成縱容了法西斯侵略者，所以法西斯侵略者東放了一把火，又西放了一把火，氣燄愈趨愈高。

由於國聯的機構，其大權完全操於少數大國的手裏，特別是英國，不僅因爲她的勢力足以左右全局，就是在國聯機構以內，不列顛帝國就有出席國聯的六個單位，（英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聯邦，南非聯邦，愛爾蘭，）所以國聯的決定，多數取決於英國的態度。雖然國聯會員國中的大國，除英國外還有法蘇兩國，但法蘇兩國的態度比較堅定，而過去國聯的無所作爲，幾乎完全由於英國的搖擺不定。

國際局勢發展到今天，已經不能再容敷衍下去了，侵略的火燄，已經環繞着一切民主國家的周圍，如果不迅速予以撲滅，則侵略的火燄馬上會燒到民主大國的身上。所以，這一次的國聯大會，在國聯本身上講，是決定她存亡的關鍵；如其國聯大會能夠採取堅決的行動，則國聯的本身就能夠振作起來，真正成爲支持世界和平的機構；如其再敷衍搪塞，則今後就沒有人再予信賴，而國聯也必忽焉而終。

對當前的局勢，各民主大國有兩個非常嚴重的錯誤觀念，如其任其發展，則不僅國聯大會會毫無結果，勢必大大地破壞世界和平，引導侵略者走上更瘋狂更殘暴的路上去。

第一種錯誤的觀念，是把東西的侵略戰爭當作各別的事件而可以各別地「解決」。當然，這種「解決」的辦法，無非是強迫弱小的被侵略者屈服讓步，以部份地滿足侵略者的慾望；而這樣的結果，使侵略者能夠不費代價而獲得其所欲獲得的東西，因此更擴

大了它的慾望，培養了它的侵略的力量。事實上，採取這種政策的民主大國，完完全全成爲侵略者的幫兇。

第二種錯誤的觀念，是把正義公理擱在一邊，不究是非，不問曲直，祇求自己的部份的利益得到暫時的保障，不惜犧牲被侵略者的主權與利益。如其這樣可以做得通的話，更是極盡了幫兇的能事，而幫兇的結果，不僅犧牲了被侵略國的利益，也必然會犧牲自己的利益。因爲侵略者的野心，是很顯明的可以看出來的，過去的事實也非常明白地擺在一切人的面前，決不容任何人加以曲解。無論是爲了避免戰禍，爲了保持自己的利益，必須勇敢地堅決地制裁侵略者，使侵略者不敢胡作胡爲，不能胡作胡爲，然後纔能保持真正的和平，纔能恢復正當的商務。

（九月十二日）

## 國聯重生的機運

本屆國聯會議就遠東問題之處理來說，正逢着七年來空前良好的時機。七年之中，國聯因爲歐美諸雄意見的不一致，列強中的相互迴避猜忌以及對於遠東局勢的缺少精到認識，在解決遠東問題時顯露了空前的軟弱，從而威信日降，全能國相繼退盟，國聯幾瀕於破產，同時國聯的衰頹反映爲英法，尤其是法，失掉了世界政治的領導地位，美國孤立派的得勢。

去年年終美國以領袖羣倫的勇氣向日提出了最後的質問，不承認日本所謂的東亞新秩序，英法接踵而起，尤其是英國的措辭強硬，一反她七年中對中日問題所持的習慣，同時稍前一點，又有英美對華經濟的援助以及協助穩定中國貨幣。這些舉動充分的證明國際民主國之間，不僅對於日本在華野蠻行動有澈底認識，並且深感到了聯合行動以維護本身利益的必要。基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說國聯已經遇到了她重生的機運，也就是英法特別是英，恢復其世界政治領導權的機運。

日本絕不能爲空洞的言語所屈服。反之，三國的強硬自然要招來她更橫決的報復。（對美她有可能軟下去以希分散民主國



聯合行動。)假如英法美並無決心維護在華利益，一聽其在華商人與對遠東貿易自生自滅，她們就不必有上述那些強硬舉動徒留話柄，假如他們為顏面計，為實際利益計，則言論之後必不可免的是行動。沒有行動以作後盾，日本早已稱之為駭詐，她是儘可以置之不理的。

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博士昨日在國聯行政院會議的演說所提出的三點正是這種必要行動的指南。顧代表所提的意見具體而切實，其中完全不包含不必要的糾紛，而對於已被判為侵略國的日本則為最有效的打擊。這三點，第一由行政院請會員國與非會員國用有效方案抵制日貨（這自然包括對日本貨加重稅項）；二，請會員國非會員國禁賣軍火軍需飛機汽油與日本；三，請各國在財政金融上援助中國。最後代表團更請組織一普通委員會主持施行各該方案。這三點第一項本來久已在英美經輿論不斷提倡，認為是陳文提出以後不可避免的行動，各國施行此舉無慮日本的報復。本來日本去年控制國外貿易，他的進口貨已減少百分之二八·三，本年為挽救外匯，必然更趨低落，其在華佔領區的統制與歧視，即無歐美的行動也不會減少。日本實行報復，她所受的害必然要更大。所以各國儘可放心抵制，不必顧慮。第二項美政府早以用特別方法實行有效，且不妨害商人利益，他國正可仿效。第三項，英美亦已有事實在先為眾目所共見，而中國官民的熱烈響應，不但完全保證該項債務的安全，且將於債款滿期之前將其償清，更足以鼓勵各國投資的勇氣。

由此看來，顧代表為國聯所提出的三項辦法，不但具體切實，且都是各國已經開始或正擬開始的舉動，推而廣之，更覺駕輕就熟，無往不利，只看各國政治家執行的眼光與魄力如何耳。

國聯的加強，不但是英法政治地位的穩定，且也是國際間以和平方法相互善意解決糾紛的保障。過去國聯既因種種顧忌與不了解而失職衰頹，現當此局勢大明，有美國的充分合作，民主國都正在恢復勇氣與決心以和平方法擁護國際正義，制止強暴侵

略的千載一時之機運，正該立刻把牠抓住，利用顧代表賢明活動而具體的提議，組織委員會策動進行。要知三項辦法的進行并不是要國聯推陳出新，破壞什麼已有的局面，而不過是將現在已經發生或在醞釀中的分散行動，加以非拘束的統率，推動與系統化，使之更能產生實效，以中止這野蠻的噬人侵略戰爭而已。而這一戰爭之光榮的中止，將使整個東亞大陸在經濟上開放成爲全世界上作正當生活追求者的樂園，這對於世界和平福利的擴展，將成爲無限量！

長期沉頓的國聯在統率這一行動時無疑的將發現她自己重生的生命力，永爲世界真正和平的壇坫。（一月二十日）

## 德國秋操

恫嚇無效，但恫嚇者却最容易驚恐。

法西斯國家擅長恫嚇的伎倆，以戰爭爲恫嚇，戰爭只是裝腔作勢，意在恫嚇。這是有根原的：第一，內在的原因，是法西斯國家本身的外強中乾，軍事和經濟的失調，軍事外強，經濟中乾，經濟是軍事的基礎，偏重發展軍事，畸形膨脹，必然斷喪經濟，倘再從事戰爭，自然更非枯竭的經濟所能負擔擔任。而又因軍事既已畸形膨脹，所以可作恫嚇，也只能作恫嚇。第二，外在的原因，是假想侵略的對象，弱小的國家可以被嚇倒，不戰而勝，尤其是由於某些國家不惜以任何代價避免戰爭，以犧牲弱小的國家避免戰事。

法西斯國家的侵略至於直接採取武力侵略，直接從事戰爭，只是在恫嚇不成，過低估計被侵略國家的力量的時候，只是在某些國家態度軟弱，縱容侵略國家的時候。西班牙戰爭，尤其是中日戰爭，是完全的正面的證明，捷克風雲是相當的反面的證明，說是相當的，因爲英國的態度雖然相當強硬，還嫌軟弱的緣故，這是德國不斷裝腔作勢，不斷恫嚇的由來，而這次的大規模的秋操，更把恫嚇達到了顯筋露骨的地步。但恫嚇是很容易被識破的，因而也是無效的。

張鼓峯事件，李維諾夫對重光葵直捷了當地指出日本的恫嚇伎倆，却不能行施於蘇聯，再加以日軍的進犯遭受紅軍的嚴重的打擊，所以結果從事恫嚇的日本反被蘇聯所壓倒嚇倒。至於事後日本強辯軍事上的「勝利」，那不過藉以掩飾所承認的外交上的失敗。

這次德國秋操，是恫嚇捷克，想捷克政府接受日耳曼族蘇台德黨的無理要求的，但捷克明知恫嚇，並不驚恐，沒有人相信戰事將突然爆發；是恫嚇英法，想使英法要求捷克政府讓步，接受無理要求的，但英法會商後，法國宣佈認為無足驚異，誠如各報所稱：「英法無一容許其自己為不正當之威脅所驚擾，德國展示其武力，其意似曰：『如有必要，吾人將趨極度，』誠然，惟法國如有必要，亦當強毅而立，故此種必要不得使其發生，柏林深知之，倫敦亦無不知。」也想恫嚇蘇聯的，但蘇聯保持沉默，置之不理。

於是顯筋露骨的恫嚇又成為撲空。

但不起作用的事情是沒有的，不起正作用，便起反作用，不能恫嚇他人，便要恫嚇自己。據路透社柏林十五日電：「最近數日內，此間關於德國大操之迹近誇揚的宣傳，源源不絕，今日突然中止，各報皆無一字述及大操事。此顯因當局鑒於外國異常注意德國，此舉而有所警惕，故令各報勿再渲染過甚。」恫嚇者反被嚇倒，不敢再作恫嚇了。

（八月十七日）

## 再論德國秋操

昨天我們在社論裏說起德國的目的是想恫嚇捷克，恫嚇英法，恫嚇蘇聯，而這種恫嚇的反響，是捷克不為所動，英法不為所動，蘇聯更不為所動，於是恫嚇就變成了撲空。這一種分析，在今天當然是正確的，但並不是說德國這次空前大規模的秋操，絕對不會因此而釀成戰爭危機。

這次德國秋操的規模之大，動員到一百七十萬人之多，時期延長到十二個星期之久，不僅在德國是空前的，在世界各國也沒有這樣耀武揚威的大規模的操演。照性質講，這次德國秋操，絕不是普通的操演，而是全國總動員。

戰後的德國受凡爾賽和約的限制，不能訓練後備軍，到希特勒做了元首之後，纔打破這個限制。事前國社黨曾經訓練一些軍事人員現在都已併到正規軍中去，四年以來所訓練的後備軍，就僅僅這次召集的三十五萬人。照戰前德國的組織及準備的標準講，德國可以動員全國人口五分之一的壯丁為國家服役，換句話說，就是可以動員到一千二百萬人，以三分之一入伍計算，服役的可以達到四百萬人，但照現在德國的情形講，它最大的動員率就祇有這一百七十萬人。現在全部動員，參加秋操，可以說希特勒的本事都拿出來了。

在這樣一個巨大的局面下，我們是不能肯定地說法西斯侵略者會毫無所得地自動收篷的。

因此，我們認為德國這次秋操中間，如其不能嚇倒捷克政府接受蘇台德黨的分裂捷克的要求，破壞蘇捷互助協定，則希特勒政府有可能乘機在東歐攪亂一下，使歐洲的視聽動亂一下，而乘動亂中攫得一些利益。

法西斯國家的基本任務，基本工作，就是把世界的和平攪亂，把世界的秩序攪亂，使大家弄得糊里糊塗，它們纔好「混水裏撈魚」。如其世界和平沒有攪亂，所謂秩序與法紀仍舊存在的話，法西斯國家對內不勝經濟的窘迫，對外不能以求一逞，就祇有自趨崩潰，無疾而終。所以法西斯國家的唯一出路是破壞世界和平。

和平雖是法西斯國家的致命打擊，但法西斯國家却不敢掀動壁壘森嚴的大戰。因為法西斯國家都是先天不足的國家，而現代的戰爭是要以經濟為後盾的，如其它們公然和民主國家為敵，它們就必然失敗無疑。所以法西斯侵略國所希望的戰爭，是「偷雞式」的戰爭，它們想用戰爭來迷惑世界的視線，才能從中取利。

在德國秋操的過程中，國社黨政府或許會在東歐製造出幾件大小不等的「事件」，以爲對捷克挑釁的藉口。問題的中心，是在英法兩國對付德國的態度強硬到什麼程度，如其英法兩國，尤其是英國能堅決表示「不惜以戰爭保衛和平」，則法西斯國家也會知難而止的。

在德國秋操中，我們更不能不警覺的是日本對蘇聯的挑釁，還沒有終結，意大利已公然撕毀英意協定而明目張胆地從自己的根據地派飛機到西班牙去轟炸共和政府所轄的城市，法西斯同盟國很可能來配合一下，攪亂了世界的視線而「各取所需」。

——日本對中國，德國對捷克，意大利對西班牙。

（八月十八日）

## 猶太人的命運

瘋狂的法西斯，瘋狂的希特勒不能夠每一秒鐘沒有戰爭。不是向國外尋釁，就是在國內騷擾，這一次的虐猶運動，又是這條舊路上的一段。

一個憤激的猶太青年狙擊了一個德國駐巴黎使館的書記官。是這一次反猶運動的發端。但是事情的現象雖如此，牠的內容可決不會如此簡單。事件的真正原因是在國社黨治下的人民必需永遠不使其神經腦子空閑。德國人民若讓他們有富餘的精神使用，他們那窮苦不可耐的生活，必然馬上要使他們向希特勒算賬。他們的食物裏已經長久不見了牛油和肉類，他們的女孩子們流蕩在咖啡店裏，在公園，街上努力吸引外國男子的注意，好帶他們脫離德國的苦境。他們的工人長期的在軍事工廠裏專門製造槍砲軍火，不製人民所需要的布疋食物，照像機的材料十分之七移去製造軍火，以致照像機的國外貿易大爲減少。美術音樂的享受更其成了禁燭，因爲許多藝術家音樂家都被趕走，逮捕或殺掉了，而德國人是愛好音樂如命的。希特勒把德國人民生活所需要

的東西都奪了去，只給他們以軍火炸彈，戰爭的恐怖。像這樣的人民如果令他們有半載一年的工夫細細咀嚼他們無量的損失，餓和困苦，則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大夢只好作不成了。五月併了奧大利，九月割了捷克，不到兩個月，捷克的事還沒了結，他又在國內來了非人酷虐的反猶運動。并且這一個運動還是和反對英法的宣傳聯繫着，戈培爾宣稱使館書記之被殺是國際的反德陰謀，因此反猶運動就成了反法反英的一環。很顯明的不過幾個月他又得有點新發動，歐洲或是匈牙利，或是捷克或甚至張伯倫達拉第將又有新理由造成希特勒的瘋狂，而英法到現在為止，似乎還只能站在他的瘋狂之前發抖。

猶太人的受虐也許是很難解救的。他們并不是智識材力不如人，也不是經濟金融的能力不如人，一切的材力與能力沒有政治上的保障就都要變成空虛。換一句說，作了亡國奴，無論是天才，學者，富翁，大亨一概都要受他人的宰割，這是古今一切典型的亡國奴的悲運。而猶太人受禍特久特酷，則特別由於猶太人的缺乏團結。猶太人中原有許多經濟天才，在各處發展了工商業，造成自己極有力的地位，而他們却不肯以民族解放獨立為中心前提，運用他們龐大的經濟力量乃至某程度的政治力量團結鬥爭。他們還是以個人的私利為己身獨善的保障，他們不肯同情的援助被壓迫者乃至他們自己受壓迫的貧苦同胞。在有利於己的範圍之內，猶太資本家還不惜接受瘋狂法西斯的條件，幫助他虐待自己的同族。許多猶太資本家曾經以財力報効希特勒支持他的統治，希圖其本身的安富尊榮，於是猶太的民族解放永遠成爲泡影。

現在希特勒已經第三次的向猶太族決戰了。法西斯就是戰爭，法西斯是一切弱小民族的死敵，這是愛和平甚於一切的猶太人們所應該切切認準的一個刻骨教訓。希特勒的國內問題是無已的，猶太人之被用着做嗎啡劑也將無已。猶太人若不希望以後的太平自由與職業生命的安全保障，那不必說，也無庸說，若要的話，則除了趕緊大小貧富團結起來，加入和平陣線的反法西斯的堅決鬥爭，沒有第二條簡捷輕便的路。并且，一個民族沒有得到解放之前，永不會有個人的安福榮利和自由！（十一月十五日）

◀ 導 報 叢 書 之 二 ▶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  
初版

抗戰軍事和國際問題  
導報言論集

第二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編輯者：

導報叢書編輯部

發行者：

導報館發行部  
上海雷波路一三〇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每冊定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郵費

ALL RIGHTS RESERVED

Leader's Series 2.

1st. ed., June 1939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THE MORNING LEADER

Proprietors & Publishers:

UNIVERSITY PRESS, LTD.,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f Hongkong)

180 Ningpo Rd., Shanghai, China.





# 第一期抗戰的教訓

白崇禧 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日初版



# 第一期抗戰的教訓

目 蘆溝橋事件

次 第一期抗戰的教訓

## 蘆溝橋事件

——廿六年七月廿六日在南甯各界擴大紀念週中講——

今天在擴大紀念週中，我要特別向各位報告的，是蘆溝橋的事件。

蘆溝橋事件的發生，近因是七月七日晚，駐在北平的日軍，在蘆溝橋附近一帶，舉行夜間演習。據日軍說，在演習當中，聞有一槍聲，過後檢查人數，失蹤士兵一名，乃認定這是駐在宛平縣城的廿九軍馮治安師的部隊所槍殺的，要連夜派兵進城搜索，駐軍拒絕不遂，於是衝突遂起。其實日軍黑夜中舉行演

習，士兵失蹤，是否即係我華軍槍害，毫無憑證。甚至士兵失蹤一說，有無其事，也沒有誰能證實。日軍這種舉動，正如九一八的時候，藉口中村失蹤，而進兵遼寧的北大營，佔領東三省一樣，企圖一舉而逼走宛平駐軍，佔領蘆溝橋罷了！因為蘆溝橋是在北平西郊數十里的地方，是平漢路必經的孔道。在軍事意義上說：佔領了蘆溝橋，很可以扼住漢口到北平的交通咽喉。而且北平之南的豐台車站，今年已被日軍佔住了，東的通州，有冀東偽組織，北的長城諸口，俱有日重兵駐守，日軍再佔得蘆溝橋後，便把北平陷於四面包圍的形勢中了。故由於日軍對蘆溝橋的垂涎，而造成這事件的近因。至於遠因，發見於日本的傳統國策：日本的國策，有所謂大陸政策、海洋政策，而大陸政策的實施步驟，在田中義一奏摺中很明顯的說：『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滿蒙，必先征服朝鮮……』故依着日本大陸政

策的發展，朝鮮是早已被征服了的，滿洲也奪取了，蒙古佔了大半，現階段他要奪取整個華北以至全中國。這是在日本侵略的行程上必然的課題。試想看，在東北四省未淪亡以前，日本人常說滿洲是日本帝國的生命腺，等到他得了東北四省，現在又說華北是他帝國的生命腺了。以後如果得了華北，自然又照樣的推說華中華南以至整個中國都是他們的生命腺！由此可知日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是有它一貫的政策。這種一貫的侵略政策一天不改變，日本對華的侵略行爲，便沒有停止的一天。因爲日本大部份的國民，從小便受着了侵略意識的薰陶，大陸政策，深印於他們每個國民的腦海中。因此舉國若狂的都願做侵略者的炮灰，希望把中國滅亡。

蘆溝橋是我國的領土，日本超越了辛丑條約所規定，無限制的在北平增加駐兵，已經是無理極了，還要到處肆意的舉行演習，空軍更趾高氣揚的在我領

空中飛行示威，海軍兵艦，自由的往來，自由的派兵登岸。這種種橫暴的行爲，早已不把中華民國當作獨立的國家看待了。故此次之興師動衆，實非偶然，全係本着它的大陸政策的發展，以『九一八』的故技，重演於今天，作『征服支那』的前奏！

在這事件發生之初，日軍以爲以一營的兵力，一舉卽可以駭走宛平一營的駐軍，不戰而勝。那知我守城的將士，在全國人民的激勵之下，英勇抗戰，故日軍一次二次的攻城，俱慘敗了！於是他們把朝鮮軍關東軍，緊急的徵集，動員入關，並準備全國總動員。日內閣近衛文磨召集軍部、政黨、財閥及各首腦人物會議，表示決意開大兵到中國來，希望他們同意。席間那些政黨、財閥、軍人都贊成擁護近衛的強硬主張。這說明了敵人之謀我，已經是傾他全國的力量。至於我華北當局宋哲元將軍，對這事件也表示強硬的態度，曾嚴令各

部隊，本守土有責的天職，爲國家民族奮鬥。但一部份的將領，都希望不要把這事體擴大。所以一面抵抗，一面派員和日本談判。故從七日起前方的軍事，忽緊忽弛；而和平談判，也忽而接近忽而決裂。其實中日問題，到了這樣嚴重的關頭，已無和平可言了。日本之所以放出和平煙幕，實在別有用心。但由於我們未有犧牲的決心，似乎明知還去遷就忍讓。聞最近進行的和平談判，定下三個條件：第一撤退馮治安師，在北平換以趙登禹師駐防，在宛平則由石友三  
的保安隊接防；第二撤換所謂排日份子；第三去掉接近中央的人物。這三個條件，簡直是想把華北造成特殊化，冀東化了。本來任何國家的外交，都是由中央全權負責，無所謂局部交涉的。故天津談判的消息傳到中央後，蔣委員長即在廬山談話會發表談話，說明固守四項最低限度的立場。這四項立場的大意：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受任何不

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所派之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廿九軍現駐地區，不受任何約束。

蔣委員長表示這種鮮明的態度，使全國軍民無限興奮。然而天津的和平談判，却不因此而中斷，仍進行如故。最近馮治安師且已退出北平，由趙登禹師接防了；宛平縣城也已由保安隊接防。似乎華北當局，已忠實的履行和平談判中的第一項條件了。而日軍究竟撤退了多少呢？聽說前方祇是蘆溝橋的前哨，撤退了一小部份，但還有大部份的軍隊在豐台通州一帶作嚴重的軍事布置。同時關外的日軍，依然一列一列車的輸送到關內來；無數的軍火，也由海道船運，不稍停止。故許多人以為蘆溝橋事件，自經天津談判後，已經告一段落了。其實，何謂『告一段落』？華北係日軍所非取不可的，除非我們中國俯首貼耳的拱手將華北恭奉於日人，否則，以後不知還有若干蘆溝橋事件，不斷的出現



於吾人的眼簾。故現在蘆溝橋事件，表面是暫時爲和平的煙幕所遮掩了，但內裏正不知蘊藏着幾許爆炸的火藥啊！

所以我們對於這事件，要認識清楚：日軍之所以想佔領蘆溝橋，是爲想奪取整個華北；奪取華北，又是『征服支那』的一個步驟與手段。他的目的將以蠶食的方式，將整個中國都劃入他的版圖。你看：民國二十年他們得了東三省，以後便襲熱河、察北、綏東，現在則力圖平津，將來又必由華北而華中華南，使我們中華民國整個被滅亡了！這些話，遠在『九一八』事變之初，我們都曾經這樣說過，或有謂係危言聳聽，請從歷史上看，宋之亡於元，初初祇是蒙古族由關外而入關，以後慢慢南下，逼宋南渡臨安，再走廣東的新會，最後逼到崖山，宋朝君臣唯有跳海而死！又如明之亡於清，滿洲軍隊，初入河北，以後由黃河流域發展到長江珠江流域，明朝的君臣，是一步一步的退讓，曾退

到廣西，退到雲南，最後退到緬甸，就沒有地方再退了。這歷史上的事蹟，都是我們血淋淋的教訓。現在日本就是這樣，他得了一個地方，慢慢的起消化作用。如得東北四省後，投資經營，建築鐵路，訓練偽軍，基礎穩固了又伸其魔手作新的抓取。假使我們老是苟且偷安，貪生怕死，或準備、待機，試想東北四省之淪亡，已去了很大的煤鐵原料，和減少了國家收入的四分之一。現在華北如果再失，則中國唯一的煤鐵來源，如山西的煤，龍煙的鐵，以及棉花毛織品等都葬送完了！而沒有煤鐵，就不能製造鋼鐵，將等於沒有骨頭的人一樣，怎樣能夠自立生存？而且華北人口在一萬萬人以上，東北四省淪亡，我們已失掉了三千多萬的同胞，我們何忍再使華北一萬萬以上的同胞，淪為敵人的奴隸！故華北五省，萬萬不能再失了，而欲保華北五省，又必須先保平津；因為平津係華北的經濟文化軍事政治的重心點。平津失了，山東、山西、綏遠、察哈爾

俱將不保，而長江一帶也失却屏障。唯其如此，在我們是萬不能失掉華北！然而日本要奪取華北的野心，是不會停止的，而且還急急的進行。因爲第一，日本非向外侵略，便不能緩和內部的矛盾；第二，蘇聯內部黨爭的激烈，和西班牙戰事的纏綿，造成了日本奪取華北的好機會；第三，中國內部的團結救亡，也給了日人的反應與刺激。他知道這時候不動手，以後恐怕遲了。所以也要趁着國人團結的基礎未固，步驟未一的機會，要以武力奪取華北。有此三種原因，目前日本對華北，絕不會放鬆一步。故這時候，我們唯有下最大的犧牲決心，以我們全民族的力量，保衛華北。假定還遊移徘徊、因循、苟安、真非亡國不可！過去中央當局在五全代會三中全會中俱鄭重的宣言，今後不容再失一寸土地。現在日軍無故在我國境內大事增兵，肆意蹂躪，這種土地的損失，豈可以尺寸計！所以我們認定和平早已絕望，犧牲早已到了最後關頭。故於事

起後，我們總司令於十五日電陳中央，請下決心，決定整個抗戰計劃。二十日見蔣委員長談話，說蘆溝橋事件，就是最後關頭的境地，這總算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們第一次得到全國最高級長官強硬的提示。所以我們又通電擁護希望中央早日發動整個的焦土抗戰，那怕我們的沿海沿江，變成了焦土，但只要戰事支持到一年以上，以日本內部矛盾的尖銳，財政的貧乏，與國際間的孤立，他必遭受失敗。故蘆溝橋事件，我們不妨把他當作中日正式戰爭的開始；也不妨把他當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我們用不着躲避，用不着作和平的粉飾，因為躲避是躲避不了的，粉飾也粉飾不了。須知日本現在已等於歐戰前的德國，他退出國聯了，退出海縮會議了，他的左鄰右舍，沒有一個和他說得來的朋友。如果我們能抗戰到底，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的！然而我們必須犧牲，言犧牲才有代價；代價是等着我們以熱血頭顱去換取，絕不是做夢得來！

其次，中國民衆在日帝國主義者深重壓迫之下，抗日高潮，已達到了沸點。祇要中央一紙動員令下，相信必應聲而起。如總司令的刪電發出後，全國復電贊同。這與去年「六一」運動以前不同了。去年「六一」運動以前，大家談到抗日，多少有些顧忌，現在抗日的聲浪，在四處響應，足證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已踏上新的階段！在這裏也可以看出去年「六一」運動的評價了。故現在全國民心所向，俱係對日抗戰，假使把握住了大眾的心理，民族革命的前途，是絕對有勝利之把握。這用不着我們再存絲毫的懷疑了！日本三島小國，以人口論，他的本部不過七千萬人，如果他和我國開戰，一面要防備蘇俄，一面要鎮壓殖民地的反動，估量他最初能調到中國來的兵額，至多不過一百萬。中國有四萬萬七千萬的人口，若動員十分之一，就有四千七百多萬，以此數推算，四十七個人拚日人一個，誰說拚不倒他！故日本的政略上，最怕中國整個的與

之抗戰，而希望局部的戰爭。局部的戰爭，在日方出其全力，在我出於一部份抗戰，如九一八，一二八，冀東長城各役，自然要遭失敗！所以我們要認清楚這點，應該發動整個的抗戰，以爭取民族的生存與獨立。

廣西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一切的建設，即以抗日救國為中心任務。現在已訓練的團兵，共百餘萬人，只是這一百餘萬人，如果中央配裝具給我們，我們也可以單獨和日本一拚。這並非我們誇大，其實我們也無須自己看小了自已。故在馮治安師未退出北平之前，我本人曾飛到桂林，期待着中央動員令下即進京以至到最前線去効勞。我們的軍校，幹校，初初準備放假的，也停止放假了，所謂『枕戈待旦』，準備殺敵。但到廿二日得中央電知蘆溝橋事件暫告一段落。其實，上面已說過，蘆溝橋事件，絕不是這樣平平穩穩的了結，華北的前途，正隱伏着無限加深的危機！所以我們還是準備，積極的準備，準備以

最大的犧牲，去爭取國家民族的生存！

## 第一期抗戰的教訓

——廿七年一月四日在南昌勵志社演講——

各位同志：

兄弟這次奉命代表 蔣委員長視察三四兩個戰區，道經南昌，承蔣主席熱烈招待，并要兄弟來和諸位談話。今天有機會和諸位見面，覺得十分榮幸，非常愉快！

兄弟離開江西已經是十年了。這十年來，江西雖常在軍事狀態中，但地方上一切建設和交通，都有長足的進步，這都是蔣主席和各位努力的結果。兄弟非常欽仰！

今天我們要趁這個機會，把這五個多月抗戰軍事上所得的教訓，簡單的報告一點出來，作為諸位的參考。

在軍事上，我們和敵人比較起來，在裝備、組織、訓練、指揮等各方面都有缺點。我們知道敵人的軍事上有了幾十年的準備，我們祇有幾年的準備。因此，我們的抗戰，乃是一種出於不得已的自衛戰爭。我們的軍事雖比不上敵人，但五個月來我們前方武裝同志英勇的作戰和壯烈的犧牲——尤其是東戰場將士的犧牲，造成了歷史上空前的光榮史實。因為在以劣勢武力對抗優勢砲火的戰爭，我們戰士祇有以血肉去彌補武器的不足，祇有以頭顱去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砲。這種偉大的犧牲精神，真能泣鬼神，動天地！我們在上海雖犧牲三十萬人，可是這種兵力的損失，一方面表現出我民族的偉大精神，一方面又喚起國際上的同情。



本來，在過去日本是看不起中國的，它預計以十六個師團的兵力就可以征服中國。但自上海『八一三』的戰爭起，到南京陷落前四個月當中，日本用在侵華的兵力，已達二十五個師團，已超過它原定的數目，我們已打破了日本的國防計劃，這可說是中國的一個勝利，也是日本沒有夢想得到的。敵人對華侵略的估計是錯誤了！所以我們抵抗愈久，敵人的打擊愈大，對我們自己愈爲有利。至於犧牲兵力，和丟了土地，這也是我們意料中的事。因爲我們軍隊的裝備，本來比敵人差，也就是我們要稱爲『抗戰』的緣故。如果我們的裝備不比敵人差，那末，我們就不算『抗戰』而可以說是『東征』了。我們何以明知力不如敵，還要抵抗呢？因爲如果再不抵抗，不但東北四省丟了，華北五省也保不住，並且華中與華南亦瀕危險。譬如宋明的亡國，就是明顯的事實，足爲我們的殷鑒。我們知道宋明的亡國，都是亡於漢奸，現在日本也想用『以華制

華』的方法，來滅亡我們中國。蘆溝橋事件發生之後，如果我們不抵抗，那末華北漢奸組織早就實現了，敵人便可師元清滅亡中國的故技，利用我們的同胞來打我們自己。這在上海抗戰中就發生了這種痛心現象。敵人的一貫計劃是想驅使東北同胞，攻打華北，然後再利用華北的同胞過黃河而攻長江，最後又要強迫長江一帶的同胞進攻珠江流域。

我們識破了敵人的毒計，所以蘆溝橋的炮聲一響，我們馬上便站起來抗戰；並且只有堅決的抗戰到底，才能挽回我們亡國厄運。我們雖然是裝備不足，雖然是物力較差，但我們有的是頭顱和血肉，有的是反侵略主義的革命精神。今後抗戰，我們能多支持一天，民族前途就愈光明一天。我們這次抗戰結果，在精神方面，武裝同志很對得住國家，這並非我是軍人，我就說軍人都是好的。在事實上爲了訓練的不夠，發生不好的現象也是有的，不過那是少數，

大體上說來還是好的。武裝同志的英勇行動與犧牲精神，已向世界說明了：中華民族是優秀的人羣。因此武裝同志對國家的貢獻，的確是不朽的。

在此次抗戰中所得的教訓，我也可以告訴諸位：在戰略上，我們有很大的缺點。過去我們太取守勢，如左翼作戰而右翼不動，右翼作戰而左翼又不乘勢進攻。同時在協同方面，更是缺乏聯絡，不能取得一致的精神。如空軍與陸軍的進攻，沒有能配合起來，有時飛機去前線轟炸敵人，連自己的陸軍都不知道。總之，指揮不靈活，組織不統一，裝備不齊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失利的原因。在此種人事上，軍備上拙劣的情勢下，對付軍備優良的敵人，只有造成重大犧牲，演出可泣可歌的史實。

我們過去的戰略是保守陣線，在上海本是陣地戰，可是組織上是野外戰，這是軍事上的缺點。今後我們的戰略是運動戰遊擊戰，不過要發揮遊擊戰的效

能，必須在政治上有基礎，使民衆站在主動的地位，使民衆能普遍的組織地方遊擊隊。這個在浙江已經組織了，雖然名稱不統一，但大概分爲幾個部門：如第一是政府正規軍，第二是抗日地方遊擊隊，第三是抗日自衛隊。至於運動戰，在戰略上及戰術上是要守根據地。今後運動戰及遊擊戰的開展，最重要的是動員民衆，要和民衆力量配合起來，以軍隊力量保衛地方，以政治力量擴大遊擊戰。我們在政治上要有廣大的民衆做基礎，同時要使民衆自動起來抗戰，一切以抗戰爲前提。如有妨碍民衆動員抗日的就是漢奸，就要用對付漢奸的手段去撲滅它。唯有這樣，才能予敵人一個重大打擊。

目前江西最迫切的要務，就是趕快訓練江西青年，以便使他們實際去領導民衆。同時公務員要與青年學子及軍隊力量一致動作起來。在過去民衆沒有組織，所以不能動；有組織，沒有武力，所以又不敢動。由於過去的教訓，我們

認爲今後抗戰不在軍事，而是在政治上要負起很大的責任，使各縣各鄉各村各保各甲的民衆組織起來，使每個民衆都能成爲戰鬥的一員，組織遊擊隊，幫助軍隊作戰。這樣才可以制止敵人，消滅敵人。如果江西二千多萬民衆都組織訓練起來，敵人縱有十萬百萬軍隊也恐怕不敢深入江西。可知遊擊戰的基礎是建築在民衆身上的，離開了民衆的遊擊戰，根本不能發生力量。至於遊擊戰術問題，有四個口號：『（一）敵進我退，（二）敵退我追，（三）敵停我擾，（四）敵疲我攻』。這也就是今後與敵人作戰的戰略上的要領。

此外，政治上的缺點：在南京失陷以前，我們只偏重軍事動員，疏忽了政治動員；只偏重軍隊抗戰，疏忽了民衆抗戰。所以沒有達到人民抗戰的任務。和政治方面只注重上層，而忽略了下層，形成上重下輕，頭重腳輕的狀態。結果上層動了，下層不動；軍隊動了，民衆沒有動。甚至有些地方，敵人還沒有

來，還沒有劃爲作戰地帶，而人民已先走空了。這完全是政治工作不夠，政治長官是應該負責的。倘若政治工作發生了效力，使民衆瞭解這次抗戰的意義，與其將來坐以待斃，讓敵人來殺害，毋甯現在和敵人拚一個你死我活！

我們的政治理想是「民治」，但由於客觀的條件的限制，事實上現在所行的政治，還沒有完全達到民治的境地，還是偏重入治，而沒有推行法治。今後的政治組織，一定要建立在下層的基礎上。有人說：下層組織很困難，其實不然，譬如廣西在六七年中，已做出些成績，要動員民衆也很容易，因爲民衆都是有組織的。並且唯是有組織的民衆才易於喚醒，才能訓練，才能運用。不過，要民衆自動的參加抗戰，第一步要使受過中等教育的青年回到鄉村，加緊宣傳工作；第二步再把宣傳過的民衆切實領導起來。有人認爲青年人沒有經驗，沒有閱歷，沒有資望。其實，這祇要青年們在實際工作中去體驗，過了些時自會

有經驗、有閱歷、有資望。鄉村中老前輩的紳士，雖然能號召民衆，但他們的腦筋裡只有「妻、子、兒、女、柴、米、油、鹽」八個字，他根本就沒有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像這樣的人怎能談得上領導民衆與動員民衆呢？因此，我希望青年學生們到鄉村裡去工作。照廣西的計劃，需要八萬青年下鄉工作，但目前只有三萬多青年，可是僅僅這三萬多人就使全省動員起來了。廣西第一次徵兵，就有四十八萬人，而且大家都踴躍抽籤應徵，結果四十八萬人一個不少。不過廣西爲實施下級政治工作，每年花費的經費七百餘萬，這筆錢完全用在鄉村幹部人員身上。當鄉長的月薪二十五元，當村長的月薪十五元，這比之他省，保長只有一元一月，保聯主任以七元一月爲標準就相差遠了。但正因爲廣西鄉村幹部人員生活有保障，所以就做出了很好的成績。他省沒有注意到鄉村幹部人員的生活問題，使他們不能安心貞潔的爲公服務，所以就無法使鄉政明

期，這就是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由此看來，組織民衆與動員民衆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只要注重鄉村幹部人員的實際問題就行了。現在大家對於政治的見解和認識，只注重中央部長及省主席的更調，忽略了政治下級幹部的人選，疏忽了下層民衆組織的重要，這顯然是一種錯誤。這也就是目前政治上重官不重民的缺陷。

關於黨務方面，我所要說的，是指事而不是對人。本來黨是最高的領導機關，應該切實負起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責任。現在不但沒有去組織民衆，訓練民衆，而且各戰區都看不見黨員的行動。黨應該指導軍事和政治，在沒有槍桿勢力的地方，也應該有黨的活動，應該由黨來領導民衆與敵人作政治戰。可是目前在戰區我們看不見黨的工作，有些黨員早忘記了本身的任務，早忘記了應負的使命，在敵人的砲聲下，大部份都嚇退到後方（長沙或重慶）去了。記



得當我經過長沙，聽到黨的負責人還在那裡喪心病狂的爲私利進行黨爭，這是多麼令人傷心的一件事啊！

我們知道，北伐以後，黨的工作只注重一套標語、口號、傳單、通電、選舉等表面工作，而忽略了民衆的組織和訓練。今後黨員應當切實的反省，使黨與民衆結合起來，使每個中國國民黨的黨員，都能成爲中華民族的前衛戰士，站在民衆前面上組織民衆，領導民衆，集中精神，團結一切抗日勢力，在民族革命號召之下，一致對外，繼續抗戰到底！

丙種叢刊第三種  
焦土叢刊第一輯之三  
第一期抗戰的教訓  
白崇禧著

翻印必究

每冊實價國幣四分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總經售	發行主任	編輯主任	總幹事	副社長	社長	發行者
民團週刊社	梁上燕	亢真化	錢實甫	林中奇	馮璜	民團週刊社

社址廣東西寧鄉塘廣西民團幹部學校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日初版二千冊

出版總字號 6

第一期抗戰的經驗與教訓

金則人 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日初版



# 第一期抗戰的經驗與教訓

## 目次

- 一 全民抗戰的展開……………一
- 二 用抗戰來教育民衆……………一〇
- 三 如何使前後方精神一致……………一五
- 四 那裏能分前方和後方……………一九
- 五 一切在抗戰中加強充實……………二五
- 六 抗戰中的民主問題……………三一
- 七 文化戰線的組織問題……………四六
- 八 東戰場戰局突變的檢討……………六〇

# 附錄

一 向民族統一戰線邁進·····	七五
二 民族陣線呢還是人民陣線·····	八八
三 我們又踏進了同盟時代·····	一〇一
四 中蘇互助論·····	一二一
校後記·····	一三一

# 第一期抗戰的經驗與教訓

## 一 全民抗戰的展開

華北的炮聲響了，華北的危機爆發了，全中國人民被這無情的轟擊驚醒了，中、日間相持甚久的沉悶局面也被打破了。情勢的發展自然愈趨愈嚴重，但是這嚴重的發展向我們所提出的要求，更簡明得多了。斬釘截鐵地剝奪了我們猶疑的機會，它已不再給我們考慮的餘地了，它要求我們即時決定選擇『戰』還是『降』。

事情決不是突發的，也不是偶然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深謀遠慮，由來已久了。遠自九一八的時候起，隨着東北的掠取，早就存下了攫奪華北的陰謀；繼以何梅協定的訂結，冀東的『特殊化』，一九三六年五月的增兵，豐台的獨佔，察北的侵入，

以及綏東的攻掠等等，無一不是存心攫奪華北的有計劃的步驟。對於在這種形勢之下的華北危機，我們從來不敢加以忽視，每個中國人也都不應該加以忽視。

宛平事件祇不過是敵人的一個藉口，他的目標決不祇在宛平。固然宛平、蘆溝橋以至長辛店乃平西的要衝，過去在我國北洋軍閥時代，每一次內戰中，上述三地點都是必爭的處所，誰能夠奪取了這三個要點，誰便能完全控制北平。如今敵人的開始進攻，就以蘆溝橋爲起點，同時瞄準了宛平並兼及長辛店，其初步的計劃固顯然在取得平西的戰略地點，以切斷故都和平漢線的聯絡，使陷於孤立而佔領之。其進一步的目的，則在取得這戰略的根據以後，一則由平綏線西進，攻南口與察北敵軍匯合取大同，一面進犯雁門關，一面攻集寧，而入歸綏以完成其內蒙「獨立」。同時，由平漢線南下，第一步達至石家莊，由正太路進娘子關會同蒲路敵軍奪取太原。第二步進至鄭州扼隴海綫之中心，置西北於掌握。天津則早在敵軍控制之下，淪陷極爲可能。敵佔天津後，勢必由津浦路南下攻山東以完成其五省「特殊化」的陰謀。



我們從來不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作過低的估量，也從來不敢希望他能放棄其對華侵略的政策。雖然他有時也不免要暫時和緩一下，但是我們總覺得那和緩就是急進的準備，一個大陰謀的醞釀，而決不是什麼對我『有利』的政策改變。日本內部的政潮雖然也層出不窮，但那是敵營內部侵華領導權的消長之爭，而決不是由於對華侵略的不同之見。九一八以來，日內閣已更迭不知多少次，而每一次的更迭總要引起我們朝野甚大的衝動和作於我『有利』的推測，但是日本每一次新聞產生，其對華侵略總也有一個新的步驟出現，而把我們『有利的推測』打得粉碎。這是歷史的事實給我們的昭示，是我們血的經驗。帝國主義者都是一邱之貉，近衛文麿決不比廣田弘毅和林銑十郎等輩客氣些。

去年西安事變勃發，敵人雖曾想利用這事變造成便宜於其侵略的中國大混亂的局面；但是恰恰相反，西安事變却是我國內政好轉的一個契機。這個事變促進了我國和平統一，奠定了全國上下各黨各派各階層團結的基礎，強化了中央政府的領導

權，而抗敵禦侮的準備也日益積極化、具體化。在這個時期中，對於中、日問題，我政府採取較強硬的態度，確立了不妥協、不讓步、不損主權、不失寸土的政策；尤以中央爲了智能動員而邀請全國名流舉行廬山談話，爲了實施憲政而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以樹百年之基，這些都顯示着中國是在對內完成和平統一，對外爭取中華民國的自由和平等，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的道路邁進。這是全國人民所擁護的，甚至全世界具有正義感的人大爲歡迎的，但却是懷有侵略野心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忌刻的，所恐懼的。他惜千方百計地破壞我和平的統一，阻撓我憲政的實施，更培養着大批的漢奸派遣到我國各地，從事搗亂，圖謀不軌。而冀、察當局和中央的接近，對異族的威脅表示抗拒，『經濟提攜』的擱淺，津石路建築的否定，尤使日本帝國主義者深感不安，而圖有所報復。因此我們不妨說：此次敵人在華北的襲擊，顯含有試探意味，試探我們的統一、團結、準備、強硬等等究竟到了若何程度。如果在他看來尙覺十分軟弱，那他當然可以得寸進尺，如果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的強硬，則他必將出以更嚴酷更毒辣的手段。但我所謂『試探』決不含有日本帝國主義者將『適可而止』的意思。那是說對付這試探，如果我們讓一步，則敵人必進十步，如果我們堅決抵抗，則敵人必更惱羞成怒。因為所謂『皇軍』是不肯丟臉的。

至於此次事件的國際原因，我以為和不久以前喧騰過一時的英、日對華談判大有關係。由於中、英關係日趨良好日益親切，使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大受掣肘，因而日本為使其侵華順利起見，他便大施其鬼蜮伎倆，從中挑撥離間，使我外交陷於孤立。而在英國，初本無積極援我的意思，祇因日本帝國主義過去過於自私，過於專橫，英國會再三欲與日本妥協，都遭遇到無情的拒絕，這纔逼得英國無路可走，而不得不轉而求其次，向中國表示支持。假定我們說日本對華政策有所改變，那就是在對華政策中的對英部分有了改變而已。他似已覺得過去對英政策是錯誤了，他現在已一改過去的專橫而出之以利誘了。他提出了『日本華北，英國華中，華南』的口號，以離間中、英關係，他不再以『東亞安定勢力』自居，而開罪『盟友』

了。因此我們說此番日本帝國主義者對華的進攻，未始非英國所默許。雖然英外相艾登一再聲明『英、日談判決不損害我國主權』；但是在我看來，惟其這談判有損害我國主權之處，纔使得英國紳士有聲明之必要，藉聲明以爲掩飾。

眼前或最近將來的發展我們可能看到的，在敵人方面，大體上是採取着這樣的政策：即敵人對於蘆溝橋的佔領及宛平的我軍撤退是不肯讓步的。他的遠大的陰謀暫且不說，他的第一步却在孤立故都，思不費一槍一彈而把北平『特殊化』。我們總還記得不久以前，日本帝國主義圖把『冀、察、冀東化』的陰謀，但是也覺得冀、察當局不易就範，於是便改弦易轍，喊出了『冀東擴大化』的口號。我們又記得在宛平事件的前夜，報載殷逆汝耕，密派漢奸多名混入平市圖謀不軌的記事。因此，我們說敵人企圖把平市也劃入冀東區，或者嗾使殷逆把偽自治傀儡政府遷入平市，也不是不可能的。果如此，則擁有盛大文物遺產的故都將不爲我所有，將成鐵蹄蹂躪下的地獄；天津已在敵人掌握之中，平、津一失，華北便危殆了。

我們忍令華北喪失嗎？我們忍令我們的祖宗歷代建都的平市落入異族之手嗎？我們能忍視我們祖宗的墳墓一任敵騎踐踏嗎？不能，不能，萬萬不能！我們誓不讓敵人侵入故都，決不讓敵人有損我絲毫主權；我們要抵抗，爲國土主權而抵抗，爲民族生存而抵抗，爲祖宗基業而抵抗，爲文物遺產而抵抗。

我們極端贊同並擁護二十九軍的抗敵政策，我們認爲二十九軍不僅要爲他們自己的駐防區域而戰；應該爲國家主權，爲民族的光榮而戰。不僅是爲不失寸土而戰；而應爲收復失地而戰。我們不希望二十九軍以河北爲墳墓，墳墓是死路；應該以河北爲生存線，以全中國爲生存的地盤。不僅爲本軍的生存而戰；應該爲民族的生存而戰。我們擁護二十九軍的抗戰，全國的人民準備犧牲一切身家性命財產力援二十九軍的抗戰。二十九軍應即時以收復豐台收復冀東爲此次抗戰的最低任務。

我們擁護中央不妥協不讓步，不接收任何條件，不許退後一步的政策。但是我們希望中央不必恐懼於事態的擴大，不必求暫時和平；敵人正希望我們不願擴大事

態，希望我們維持暫時和平、好讓他去擴大事態，好讓他去破壞和平。我們應以擴大事態對付事態的擴大，惟擴大事態，抗戰始能深入，惟抗戰始能保障和平。我們主張中央應即出兵華北，以爲二十九軍之力援；我們希望中央諸軍事領袖即時親往前線指揮；我們願聞全國動員令的頒佈；全國人民應準備一切聽候中央調遣。我們主張我方應即向日方提出反要求，要求交還豐台，交還冀東，制止走私，撤退華北駐軍，最低至辛丑條約許可的數額，交還察北；取消偽滿，交還東北四省；否則應即宣戰。

我們希望廬山談話更能廣泛，所邀請出席的人物更普遍，所討論的問題應以抗戰爲中心，應以最大的民主賦與人民，應決定及早實施憲政，以發揮民衆的潛能，求抗戰勝利的保證。

我們主張我國的外交政策應即改變，我們應反對英、日對華談判或至少監視該談判不得以我領土主權爲犧牲。我國應即參加國際和平陣線，贊成締結太平洋安全

公約，並即出面主張即時召集太平洋安全會議。

全國人民應即出動擴大抗敵宣傳，通電響應，募捐援助，可能的話，應即組織義勇軍、自衛團，防止漢奸的破壞搗亂，北上參加抗戰。這個時候，正是這個時候，是強化民族團結的一大契機，是我們民族力量的試金石，是爭取民族解放的開始，願全國同胞以全力赴之。

## 二 用抗戰來教育民衆

海的抗戰自爆發迄今，足足兩個星期了，在這個期間，遠離着上海的人對於海的戰況，不免有些隔膜，可是我們住在上海的人，是親身在體驗着戰爭况味——飛機在我們的頭上盤旋，砲聲在我們耳邊雷鳴，流彈在人羣中爆炸，火焰在我們視線中翻騰，雖然我們還沒有擎着槍桿兒衝上前線去向敵人廝殺，但是我們却也等於身居火線之內爭取生存。老老實實地說，戰幕就在我們的目前一幕一幕的展開啊！戰況在我們是再親切不過的了。

從敵機的轟炸我們可以看出戰場是在那一個方角上，從炮聲的響處我們可以測度炮位的遠近，我們登高可以瞭望，我們側耳可以傾聽，十幾天來的戰火把我們這些對於戰爭素來愚昧的人鍛鍊得不無戰事常識了。然而我們和抗戰的真實情況還是隔膜着，我們仍舊不能不依靠消息的傳播機構和從事探訪的報人帶給我們一些真實



的報道。我們依然要看報，我們簡直把供給我們戰事消息的報紙當做性命一樣，一天也不能少掉它，時時刻刻都在期待着它。可以一天不吃飯，却不能一天不看報，抗戰期間，報紙對我們的生活是多麼重要而密切啊！

我們看到報紙給我們帶來了些勝利的戰報，不由得我們眉飛色舞起來；倘使給我們帶來了些失敗的消息，我們也禁不住要懊喪悲憤，雖我們是應該勝而不驕，敗而不餒。

我們明知道並且早就知道我們此番的抗戰較任何其他性質的戰爭不同，我們所處的地位和我們的敵人也完全不同，我們是「弱者」對「強者」的抗戰，我們是對侵略者的自衛戰，我們的軍器火力都遠不及我們的敵人，我們深知道此番的抗戰是一次極其艱苦的需要支持極長時間的鬥爭，在這一鬥爭之中，我們自然可能獲得若干勝利，但也不免要遭到部分的失敗，自然最後的勝利，我們雖信是非屬於我們不可的，祇要我們民族陣線劃一地整齊，鞏固，真的勝而不驕，敗而不餒，堅持到底，

抗戰到底。

我們也不敢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低，我們也知道敵人擁有優於我們的犀利的武器，充足的砲火，機械化的部隊以及足以摧毀我們一切的火力。雖然他們內部的陣線並不劃一，社會經濟外強中乾，若是長期的戰爭下去，終有崩潰之一日，但在戰爭初期，也不是絕對不能獲得若干勝利的。倘使我們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低，那就足以養成我們的驕氣，足以鬆弛我們的陣線，足以招致失敗的結果。

我們應該本着這種認識來教育全國的民衆，用這種教育來養成全國民衆抗敵的頑強性，然而這還嫌得空洞，還不夠切實，我們應該把抗戰的真實過程作爲現實的教育資料。雖然民衆並不在戰場內舉槍射擊，並沒有親身衝鋒陷陣，但是我們應該使得民衆在生活上有如戰場上是一樣。

不消說，在前線上對於成千成萬的戰士，是不斷在教育着的，在戰事猛烈的時候，戰士們自然毫不懈怠地殺敵，但在戰事休止的時候，對於這一場作戰必須要來

一番檢討：勝利了，一定要檢閱勝利的原因因素是什麼，比方由於我軍士氣的旺盛，衝鋒的勇敢，或戰略戰術的正確；失敗了，也得追求失敗的根源是什麼，比方戰術運用的錯誤，聯絡的缺乏，或補充的不足等。在軍隊中，我們知道有所謂「講評」一項的，這講評就是對戰士們的教育。

既然需要用真實的抗戰過程來作為對民衆的教育資料，那麼這資料的供給就不得不有賴於戰地的真實情報，而傳播真實情報的機關自然是捨報紙以外，是沒有別的辦法的。因此我們希望報紙該盡量傳播一些真實的戰報，不必過事誇張，誇張是十分有害的。我們應該把前線抗戰的艱苦困難，和對後方的要求期待，不客氣地披露出來。

在這非常的時期裏，我們對於「檢討自己」的工作，實在有着不可不做的重要，即是說，不妨宣揚自己的優點，以鼓舞民衆，但亦須要檢討自己的弱點，以督促其改進。若是一味在虛偽的遮掩，那實在不是愛國而是誤國了。他的熱情是顯然地用

錯了的。

### 三 如何使前後方精神一致

昨天我向報界提出了一個希望，希望把真實的抗戰過程提供爲民衆教育的資料。可是在我近幾天來的觀察之下，使我深深地覺得在我們確有把戰地的情況作真實報道的必要。因此我還要申說一番。

我已說過，我們的抗戰和敵人的侵略戰是完全不同的。敵人的侵略戰是耀武揚威，他們自以爲『力量雄厚』，『一帆風順』，『可操必勝之權的』。同時他們對其全國人民也是以『穩操勝券』自炫，並且還用以維擊人心，更進而搜刮人民的血汗脂膏以進行其侵略的戰爭。因此，他們不得不用勝利的戰報來刺戟他們的人民。但是勝利不是絕對的，不是帝國主義者專有的，帝國主義者侵略戰的失敗，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於終局的失敗還是必然的，倘使被侵略者奮勇抵抗，抵抗到底的話。因此，當他們得不到勝利的時候，他們不得不假造捷報，或甚至失敗的時候，他們更要假造

捷報維護人心。否則，他們的人民必起而鼓噪，社會必陷於不安，侵略也將不能順利進行。因為，他們的人民知道侵略不是爲他們自己的，是爲了少數財閥軍閥的，他們根本不贊同甚至反對侵略的，但是他們不得不在威迫之下供他們的統治者的驅使，搜刮。

正相反，我們的抗戰是一個艱苦的過程，這一個過程需要我們整個民族拿出所有力量來奮勇涉渡的。全國民衆都應該知道並且已經知道那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這裏面決不免要有跌倒爬起，前仆後繼，或進或退，勝敗不定的情況。勝利固然是值得我們欣喜的，但是失敗也不是我們應該憂慮的，祇要我們相信憑着我們的苦幹硬幹，決不屈服的死幹，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同時，這一過程的抗戰是屬於整個民族的，不是屬於少數人的，我們整個民族是齊一的，不是分散的，勝利是整個民族的功績，失敗也應由整個民族負全責，誰也不能抱怨誰，因此，我們祇要坦白，無需掩飾，更用不着蒙蔽和欺騙。我們倘使真能誠懇地說老實話，不

但能教育民衆，並且可以增長民衆對敵人的仇恨和憤怒，堅定民衆抗敵的意志和決心。決不會使民氣消沉，軍威失墜。

反之，我們若僅以勝利的報道刺戟人心，雖然人心不驕亦不可得。換句話說，即把人民的胃口提得很高很高，把人民對勝利的期待促進得異常急迫，萬一我們蒙受了不得已的損失，或部分的失敗，使民衆的情緒從極高的程度突然下墜，倒反而有傷民衆的情緒，民氣反容易趨於頹喪消沉。所謂『提得高跌得重』，是我們所不能不警戒的。

我們相信憑着我軍旺盛的士氣和必死的決心以及並不劣於敵方的火力，我軍已經獲得了若干勝利乃是無可懷疑的。但是敵方火力的猛烈，敵機無情的轟炸，也正是前此我們所不曾見到過的。在這樣酷烈的破壞之下，我們不敢想像我方不受到相當的損害，我們相信，我軍所獲得的勝利也正不易，正需要更大的力量去保持。從戰地的記者先生們在會見前線將領的時候，他們總是以希望後方民衆的心情不可過

於急躁相矚的情形看來，此番抗戰之艱苦可知，敵人負隅頑抗，我軍的進展的確不易。然而後方特別是上海的民衆由於這十幾天來勝利的報道刺戟過甚，因而希望一鼓將敵軍驅逐出境的心情也就十分急切，這樣便使得前方和後方存在着兩種不同的心情，這對於抗戰的持久性是不利的，尤其對於民衆的教育是有害的，因此，不論勝敗，真實的報道，在我們一方面是萬分必要的，希望負傳播報道責任的新聞機關特別注意。



## 四 那裏能分前方和後方

忍受了許多年悶氣，銜含者莫大的恥辱，今日欣逢對日抗戰，在我想來，每個中國人都應該奮發，都應該激勵。不是嗎？我們許多年來，等着等着的，就是這抗戰，如今抗戰爆發，能說不是千載一時的機遇嗎？這時我們纔喘過一口氣來，胸中的積鬱經此宣洩，簡直爲之一暢，我們被壓迫得幾乎要死，如今我們要推翻這重大的壓迫，死中求生。這樣的機遇在什麼地方去尋啊！能夠遭逢幾次啊！

我們在上海的人，是置身在前方，成天的聽着砲聲，機槍聲，轟炸聲，甚至喊殺聲，也天天受着死的威脅，但不能不在死中求生。前線的士兵在以血肉生命和敵人拼殺，我們也和士兵幾乎一樣拿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來，提供給抗戰，我們只是想着抗戰，想着抗戰的艱苦，想着抗戰的偉大，想着抗戰前途，想着抗戰的勝利，爲了抗戰，爲了抗戰的勝利，我們什麼都幹，什麼都應該幹，只要前綫上有所需要，

只要前綫上有所吩咐，我們無不多方設法供應，供應得愈周到愈好，最好能夠超過周到的程度；惟恐不周到，倘使不周到，因而使抗戰受到分毫不良影響，那就好像我們的罪惡。因為我們以為我們自己不能拿着槍桿兒上前線殺敵，我們在前線的背後，以最大的努力，幫助前線的作戰，鞏固後方，讓前方無後顧之憂，把力量從後方不斷地輸到前綫上去，使前線上殺敵的力量日有增加，日益強化。除開軍事的抗戰以外，我們更應該展開各方面的抗戰，作為全面抗戰最後勝利凶保證，乃是萬分萬萬分應該的；爲了這，倘使有誰感覺到有什麼不便，或者略微受到痛苦，那也是萬分萬萬分應該的，誰也不能口吐怨言，或心懷不滿。因為抗戰是全民的事業，是每個中國人的事業，眼前的犧牲是未來收穫的代價，不支付這筆代價，未來的收穫是絕對不可能的。懂得了這，就誰也不會怨天，誰也不會尤人。

上海的人是如此，華北的人是如此，前線上的人是如此，後方的人我想也是如此，並且應該如此。前綫在作戰，後方要吶喊，戰地的同胞遭了災難，後方的民衆

應該痛憤，應該視作如同自己受了災難一樣，決不能視苦無睹。我在想，這時候該沒有把前方後方視同「秦肥越瘠」的人了吧，更沒有眼看前方受苦而自己在後方享福的人了吧，這還不該是全國全民一致奮起的時候了嗎？

然而事情真有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從朋友的來信中，從報紙上，還是可以看到後方有着醉生夢死的人過着享樂的生活，後方的許多地方依然歌舞昇平地發揮其無謂的糜濫。這種情形在抗戰未爆發以前的國難時期已經叫人看不入眼了，在今日這全民抗戰的緊急關頭，更是叫人興一商女不知亡國恨，隔牆猶唱後庭花」之憤。

老實得不能再老實地說吧，今日那裏還有什麼前方和後方啊！什麼地方不是前方！什麼地方又是後方？難道華北是前方，華中華南是後方嗎？上海是前方上海以外便是後方嗎？沿海是前方，內地是後方嗎？倘使有這樣看法的人，這真是死到頭上不知死了。固然敵人從那裏來進攻，我們就從那裏去抵抗，在進攻和抵抗的地方是前線，是戰地，但是敵人就單向華北進攻嗎？單向上海進攻嗎，單向沿海進攻嗎

？敵人不是在不分內外不分前後地向我們全面進攻向我們全國進攻嗎？敵機不是到處在轟炸嗎？南京廣州武漢杭州嘉興餘姚金華衢州松江蘇州江陰寧波蚌埠徐州濟南泰安兗州曲阜蕪湖安慶南昌韶關東莞汕頭岳州鄭州洛陽太原……除開已被敵人攻佔了的和敵機航程所達不到的地方以外，其餘什麼地方沒有被敵機光顧過？什麼地方沒有死過一百八十，三千五千無辜的中國人民，什麼地方沒有演出過，我敵猛烈的空戰；什麼地方是一塊安全土，那些離前線較遠的地方，現在是漸漸和前線接近了，你看得透你那地方決不會變成前線嗎？山東濟南在平津淪陷，上海戰起的時候，還是一片「太平景象」，日僑完全退出青島，山東人更滿心暗禱自己的幸運，以為「山東決不會遭受糜難了」，然而滄州一失，濟南就頓成緊張的狀態，如今敵軍已經攻到老黃河道，濟南又變成前線了，這是偶然的嗎？是的，到今日為止，四川還沒有被敵機光顧過，四川真是「天賦之國」，「幸運」不過，但前線和四川是越來越接近了，誰又能保證四川不被敵機光顧呢？

不論是在前方或後方，在今日，人人應該警覺全國各地實實在在已無前後之分，前後都是一樣。然而你如果一定認爲你那地方是「後方」，那就除非你那地方確實實地有安全的保障，而安全的最大保障，並不在敵人現在還沒有攻到你那個地方或敵機尙未轟炸過你那個地方，而是要那個地方的全體人民起來保衛，竭力保衛，不讓敵人攻佔，可是你要保障你那地方的不被敵人攻佔，就必須要使前方和你那後方越離越遠，不能讓它越來越近；而越離越遠的保證，却在所有後方的人民竭全力加強前方抗戰的力量，加強各方面抗戰的力量，把敵人越打越退，而最唯一的保障則是拼全國全民的力量把敵人根本打出中國去。

後方的同胞們警覺些吧，不要再醉生夢死了！抗戰失敗，國家滅亡，亡國奴的日子並不會好過的。華北的同胞們現在是追悔不及了，他們貽誤在華北的軍政長官手裏，他們恨不早就組織起來，早就武裝起來，今日華北爲敵寇攻佔，恨不能與敵人頑抗，而華北的一部分負責的長官，現在是撤職的撤職，查辦查辦的，李服膺之

遭槍決，已足爲其他所有地方長官們的前車之鑒了。國法是嚴峻的鐵面無私的，全面抗戰的法網業已佈成，誰也不能逃避，現在是前後一致，上下齊心，進退生死，禍福與共，以民爲主，奮發圖存的時候了，各人要站上自己的崗位，擔負起自己的任務與以完成啊！

## 五 一切在抗戰中加強充實

我們中國是一個老大但却非常「落後」的國家，舉凡文化科學，物質生產以至於整個的國民生活都遠落在一些資本主義列強的後面，乃是誰也不必加以否認的。我們也曾公開地率直地承認單單把中國和日本比較，我們也有很多比不過它的地方。雖然如此，但却不是說中國落後得絲毫力量都沒有，雖然不能站起來和人家賽跑，但是獨個兒爬的本事總還是有的。一個人只要他還有口氣，不是完全無救的，只要還能動，不是完全無力的，爲了生存，他一定要和惡魔再作一次搏鬥，使出他僅有的力量來作一次最後的掙扎。

在全面的抗戰尙未展開以前，我們中國人之中，很多人，尤其是一「恐日病」患者，總是多方顧忌，不是說這一方面不如人，就是說那一方面不如人，他們的理論發展起來，便成了我們的所有一切都不如人，因而我們不能和人家戰，絕對不能和

人家戰，尚使要戰，則不但全國將變成焦土，全中國人也將死個精光。他是用了這種「負責任」的「老實話」警告我們，不，恐嚇過我們。可是那大多數「少不經事」的人是再也忍耐不下去了，這些人雖然也覺得力量不夠，可是爲了生存，却不得不顧一切地和惡獸開始搏鬥了，而且具有決心要搏鬥到底，縱使全國變成焦土，全中國人死得精光，也並不害怕，更在所不惜。

抗戰的過程已經在我們眼前開始了，已經不止一幕地展開了，「恐日病」患者們啊！你們覺得怎麼樣？你們看戰得怎麼樣？

不僅你們的理論被事實打擊得粉碎，恐怕還有許多驚人的演出，出乎你們意料之外吧？

確然是如此，不僅「恐日病」患者驚奇得目瞪口呆，就連大多數力主抗戰的國民也喜出望外，友邦的人士更是稱譽不止，甚至敵營中的首腦尤慌忙失措。這是偶然的嗎？不，決不，這是當然的。



若不是全國一致致力主抗戰（雖然仍有極少數人主和），則抗戰的局面決不會形成。若不是全民一致致力主抗戰，則民族的陣線決不能齊一，若不是全面抗戰，則民氣決不能如今日這樣的激昂，將士也不能像今日這樣的用命；而其所以如此，我們又不得不感謝敵人對我們的全面進攻。在這些條件上，我們纔收獲了意外的效果。

十幾天來的南北抗戰把敵我兩方的真實力量做了一個具體的暴露。敵方固然兇猛，而我方亦屬不劣。賴前方將士的忠勇善戰，後方人民的努力應援，連日每有若干勝利的演出；反之，敵方則遭受了相當的威脅和莫大的犧牲。全局的勝利我們固應期待於最近的將來，但是倘今日能阻止敵人的前進，就足以挫折敵人的鋒銳，就是最後勝利的先聲。

雖然這十幾天中，我們收穫了不少滿意的效果，但我們依然覺得有着不少非常不夠的地方：比方前方的作戰和後方的應援還沒有能充分配合；教育文化政治經濟以至於民衆組織等等大都還保持着常態，也沒有完全變爲戰時的編制；還有極多極

多的人力在那裏閑散着，沒有去集中和運用，有許多人力甚至浪費掉，沒有作正當的運用；大量的財力物力還在蘊藏着沒有去掘發。在以全力對敵抗戰的這個原則之下，這些地方做得顯然還不夠充分。

在軍事上各方面我們都不能不說已經發揮了甚大的威力，空軍的英勇，步兵的善戰，砲火的猛烈，都超出了我們的預計以外。在質和量的兩方面我們和敵方比較起來，其中固然不少優點，但也很多缺點。在精神上我們對敵人佔絕對優勢，那是不成問題的，這一點我相信我們將佔優勢到底，然而在火器上我們究有遜色，乃是無疑的。坦白地說吧，我空軍的機數恐怕不如敵人多，我砲兵的火力不如敵方的密，即砲的門數少，我們還缺乏大量的有訓練的機械化部隊。許多非武裝的區域毫無防空設備，以致在敵人空軍的襲擊下暴露着，任其擄毀，任其轟炸。雖然在今日看來，祇以現狀而論，已屬難能可貴。

我們不滿足於現狀，我們要求我們的力量充實和強化。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現有的力量，更不是說的現有的力量不足抗戰，抗戰將招致失敗的結局。不，決不，我們不可能在事先進備好堅強而充分的力量向敵人抗戰，我們祇能並且應該在抗戰中強化和充實我們的力量。不僅在軍事上是如此，即在政治經濟社會等等方面都是如此。因為惟有在抗戰中，我們的優點和缺點纔能被暴露出來，纔能把捉得住。實踐的過程正是教育的過程，我們應該用實踐來教育自己，抗戰之能夠把我們鍛煉成不可摧毀的鋼鐵。

我們有可能用充分的資財從各先的友邦添購優良的武器；如飛機巨砲坦克車彈藥之類，我們要在抗戰的過程中用盡我們自己所有的力量，建設無敵的空軍和訓練鋼鐵的陸軍繼續進行抗戰。

我們也應該考慮到專靠購買軍火，有時會感到來不及或不充分，或甚至要遇到阻礙。因此我們還應同時建設自己的新軍事工業，自己製造必要的軍火，達到自給自足不仰求人的地步。

我們急應迅速而無條件地開放民衆前運動，對每一個民衆實施適合抗戰的教育，把民衆應着戰時的需要編制起來組織起來，使能担負重大的任務。一切政治的經濟的以至社會的制度，統統應該加以改造，使能爲抗戰而服務。

抗戰的過程是一個學習抗戰的學校，是一個鍛煉鋼鐵的大熔爐，一切都在抗戰中來加強來充實吧。我們要在抗戰中站起來。

## 六 抗戰中的民主問題

在抗戰的全局尙未展開以前，言論界熱烈地提起了憲政和民主的問題，抗戰的血幕展開後，這問題就被擱置了。這好像表明不抗戰，我們就需要憲政和民主，抗戰了，就不需要憲政和民主了；也好像民主和抗戰是勢不兩立的，是冤家對頭。這究竟對不對，我很懷疑。

記得在以往談憲政和民主的時候，理論家們曾經說過：抗戰和民主是一件事分不開的兩面，決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應該在抗戰中實現民主，用民主來支持抗戰。猶之乎談中國的統一問題一樣，要求中國統一必須抗戰，不抗戰決不會統一；用抗戰來把中國統一以後，還須以繼續抗戰，持久抗戰加強並鞏固這統一，否則這統一的局面也是不能持久的。外國人也替我們看得清清楚楚，倫敦泰晤士報外交記者就說過：「日本侵略中國，倘中國不起而抗戰，則國內將肇分崩之現象，且

將喪失國格，前途至爲危險。」

統一和民主更是不可割裂的二位一體。統一必須建基於民主，而民主是統一的最高原則。中國不統一者久矣，而統一運動也已不知進行過多少次，然則爲什麼中國不很早就統一起來？爲什麼不統一的局面竟延續至二十餘年之久？沒有別的理由，唯一的就是爲了一向的統一運動沒有昭示民主的最高原則，沒有以民主去作爲統一運動的內容。從事統一運動者都企圖用另一種手段——武力的征服，或金錢的誘引——强行統一，到頭來形成似統一而不統一的局面。倘使這個統一運動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以民衆的力量加以推進，則那統一的局面當能靠得住些，持久些，這種事例在歷史上是不難找得到的。

現在，抗戰的血幕展開了，全國集中力量一致對外了，過去割據的形勢，今日是看不見了，地方和中央的對立，似乎不存在了，民衆和政府的隔膜也好像打破了。這種局勢當然可以說得上是統一了。這統一的局面，我們應該謝謝我們敵人——日

本帝國主義野蠻的貪而無厭的侵略，是它這六年來繼續不斷的武裝進攻促成的，它把中國人從極端和平主義的幻夢中喚醒，它使我們有了亡國滅種的警覺，它使我們懂得了爲個人的生存，爲民族的生存，有不得不站立起來對企圖剝奪我整個民族生存權利的敵人實行自衛的必要，竭力抗爭的必要，它把我們團結起來了，它逼迫我們拿起了武器和它抗戰。老實說：中國是在這種情勢之下統一起來。統一的客觀條件是具備了的，但是却没有主觀的根據。

顯然這是爲了抗戰的統一。這種統一也相當靠得住，但却有一個限度，即在抗戰期內，它大致是不會被破壞的。

倘使如此，那就要發一個傻問：既然現下的統一是在敵人加緊侵略的條件下形成的，一旦敵人停止了它的侵略，那該怎麼樣呢？我知道我這一問發得不太妥當，這問題立刻就會被「敵人不會停止侵略」的回答解消了的。但是我再發一問：倘使抗戰根本結束了，又該怎麼樣呢？抗戰總不致於永遠不會結束罷，倘使抗戰以失敗

來結束，那就什麼都不用說，一切都拉倒了，（也許不會那樣）如果抗戰以勝利結束，中華民國自然是巍然地以獨立自由的姿態與列國並存在地球上，那時我們依然要保持統一的局面呢，還是讓它分崩離析呢？我覺得我這一問發得並不傻，我也有根據的。根據什麼？就是根據目前統一的客觀條件。到那時這些客觀的條件已不存在，統一還能維持嗎？

對於這個問題，我也預料到會有人這樣回答：「你真是杞人憂天，抗戰不是一年半載可以結束得了的，說不定要經過三年五年的長時期哩！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一切都發生變化的，那時的情勢恐怕已完全不跟現在一樣了。你那麼傻，竟會顧慮到許多年以後的問題上去。」

如果真有這樣的回答，我對這回答是五體投地的佩服。一切正如作這個回答的人所說的，局勢會發生一個大大的變化的，將來的局勢決不會和現在一樣，因為歷史不會重複。但是我不能無疑，倘使局勢不準備好它變化的條件，它是如何地變化



法？因為我們知道任何變化都有它的條件的。在這裏，我要說：什麼我們都希望它能有變化，惟獨統一的局面我們不希望它變化。倘使統一的局面發生變化，那就糟了，那一定是變成不統一。

這裏，預料還有人會作這樣的回答：「雖然舊的條件不存在了，但却可能產生出新的條件來的。將來的統一局面會以新的條件為基礎。」

問題就在這裏了。什麼是新的條件呢？據我想來，唯一的條件就是民主。這是最好的主觀的條件。不僅將來統一的局面需要民主來支持它，就是眼前的抗戰也需要民主來支持它。我們講民主，不僅為將來，同時也為了現在。

可是現在，民主這個迫切而重大的問題竟沒有人去提起，竟被擱置在腦後了。其所以如此，我想不外乎三種原因：一種是大家以為這時是一致全力對外的時候，談民主是對內，對內不免要分散對外的力量，會使對外的抗戰受挫折，所以現在談民主未免不識時務。甚或有「漢奸」的嫌疑，因而大家不談。第二種是看到剛起來的抗

戰在軍事上相當的順利，尤其是一班短視的人祇看到淞滬的抗戰的軍事力量出乎以  
外的堅強，忽視了華北方面已陷於艱苦的境地。因而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軍事上了，  
把軍事放在第一位，把政治以及其他等等都放在第二位第三位……了。這些人自然  
想不到什麼民主不民主的問題。第三種是認爲抗戰初起，局勢緊迫，百事待舉，頭緒  
紛繁，爲了應付緊迫的局勢，要做的事多得很，一時應付不及，只好把他們認爲並  
不緊迫的民主問題暫時擱置，應從緩議，由於這幾種原因，民主問題便被取消了。

上述的三種見解是不是對的呢？我以爲是非常錯誤的。第一種見解是把內外的  
一致性抹煞了。祇知對外，而忽視內部的加強和鞏固，有使中國陷於外強中乾的危  
險，那簡直是使得對外的抗戰陷於後繼無力的狀態而歸於失敗，這在客觀上是出賣  
抗戰，第二種見解是不懂得武器和火力不如敵人的我們抗戰，決不能限於軍事上的  
對壘，必須普及於民族力量各方面，必須從各方面來與敵人以打擊，纔能致敵人的  
死命。同時他們也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過低（在未開始抗戰以前，也許就是他們把

敵人的力量估計得過高，以爲我們單憑軍事力量，就可以擊退敵人。正是他們，聞勝而喜，一旦遭遇了挫敗，說不定會抱頭鼠竄，逃避無蹤，這種人的意志不堅定。第三種人是沒有把握到問題的中心。他們遇到了緊迫的局勢便手足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結果會一事無成，反而延誤了大事。

兩個多月來的事實告訴我們，我們應付這緊迫的局面是失去了中心的。在軍事上是如此，在其他各方面也是如此。早就有人指出過：「前方和後方的脫節，人力和物力的脫節。」這是做後援工作的人所發覺的抗戰中的缺點。然而這還是極小的一部分，我還應該補充些，即軍事和政治的脫節，政府和人民的脫節，農村和都市的脫節，宣傳和組織的脫節等等。關於這些，我可以指出不少事實來作爲證明。

第一、華北軍事上的不利，據說（大公報上好幾次的華北戰地通信都這樣說）不是由於軍事的力量抵抗不了敵人，而是由於人事問題。那就是說在目下還有着部分地方的軍事長官仍懷保存實力的幻想，不肯作破釜沉舟的抗戰。察哈爾的失陷，

便是由於地方軍不能和中央軍的合作，甚至中央軍上前線反受阻礙。整個戰略的不能運用：不派兵攻張北致使張家口失去屏障而淪陷，同時南口也就不保。像南口這樣的危險都輕易喪失。軍事的勝利還能有什麼可靠的保證呢？敵軍向平綏綏挺進，我軍望風披靡，晉北守軍的退，比敵軍的進還來得快。不到幾天的功夫，平綏路失去了一大半。這還是「誘敵深入」呢？還是斷送國土？然而這種情形也不是偶然的，這顯然是政治上的缺點，政治工作做得不夠的原故，也就是軍事和政治的脫節。照理講來，抗戰的全幕已展開，淞滬的抗戰如此激烈，我軍不但未遭挫折，尙且獲得若干勝利，華北的諸將領聞訊，應該如何奮發，誓死抗戰，以求生存；然而他們不此之圖，反而以退讓來保存實力，那不是抗戰必敗論在那裏作祟，就是中央的抗戰國策還沒有感召他們。

第二、政府爲籌劃戰時的財政，發行救國公債五萬萬元。講起來，這個數額並不算大，較之敵國的侵略軍費二十萬萬元，可謂小之又小，每個中國人的頭上不過

臨到一元幾角而已。購買公債的人不但可以撈回老本，且有生息之望，決非敲竹槓可比，而這次的抗戰又係出自民族的自決，是每個中國人所擁護的，其勝敗是關係到每個中國人的命運的。照理，這筆公債應該是朝發行而夕可以募齊的。大肆宣傳地勸募已經是不必要的了，然竟一個多月尚未募齊，難道中國人還不理解這次抗戰的意義嗎？都是冷血動物嗎？不，決不是的。這顯然是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仰還不夠的原故，也就是政府和人民的脫節。這脫節，在我想來，是由於政府的抗戰國策還不夠堅定，比方政府機構尚未完全按照戰時的要求加以改造，有許多在人民看來親日或主和至少有不積極主戰的嫌疑的分子，還留在政府機關之內，甚且居於重要的地位；政府尚未正式宣佈對日絕交還保持所謂正常的外交關係，這在人民看來，好像「留有餘地步，養無限天機」似的，怕的還有中途妥協之虞。萬一中途妥協了，買公債的錢豈不是白費了。因此，意存觀望，縮手不前。這雖然是人民的認識不足，却也是政府的抗戰國策不夠鮮明的結果。

第三、在都市裏，救亡運動做得十分起勁，每天都有各種民衆的組織自動出現，幾個巨大的都市如上海、廣州、武漢、太原、雖則被敵機轟炸得騷然，却也被救亡運動攪擾得鼎沸起來。我私下裏思忖，同時也以上海爲例，大概受到敵人直接威脅的地方，則那地方的救亡運動要開展些。但是儘管都市裏人聲鼎沸，而農村裏則依然無臭無聞。難道說敵人要整個地滅亡中國，農村能夠除外嗎？進攻都市，和農村不相干嗎？然則農村裏爲什麼不也翻騰起來呢？是農民大衆尙無自覺嗎？還是他們可以不必起來參加抗戰的後援呢？這顯然是尙未實行全國總動員的原故，因而使得都市和農村不能配合。要知道農民大衆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倘使此番的抗戰是全民的抗戰，便應以佔全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民爲基本的主力。動員了農民大衆，纔能擴大抗戰的局面，纔能算是全民抗戰。然而我們抗戰的動員，尤其是政治動員還沒有深入到農村裏面去。

第四、我們的救亡工作從九一八就開始了；經過了六年的工夫，時間不可謂不

久了，論理應該已經相當的充分了。然而到今天爲止，極巨大數量的民衆尙在組織之外，不說是鄉村裏的農民大衆罷，就是都市裏的工人和多數小市民，也未全被組織起來，以致抗戰爆發，民衆慌亂到了極點；不說是叫民衆擔任救亡工作了，就連逃難，也逃得毫無秩序。比方上海這個地方罷，自從變爲戰區，幾乎闖無一人了。幸而「有個租界尙稱」安全，「我們還可能在租界上做點救亡工作，做點後援工作，要是沒有租界的地方變爲戰區，豈不是成了孤軍作戰的地帶？有誰來做後援工作呢？有誰來救護、担架、給養、搬運、縫紉、洗滌呢？是的，軍隊中像上述各種工作應該是各套齊全的，不必仰求民衆的，但倘使這些工作能由民衆來分担，豈不是節省了軍隊的力量嗎？不也就是加強了抗戰的力量嗎？我國的軍隊並不是十分齊整的，很多地方需要民衆們協助，戰區裏沒有了人還有誰來協助呢？最可恥的現象就是由於漢奸的潛伏和蠢動，牽累得後方民衆不能上前綫去做後援的工作，甚至留在戰地的民衆完全被趕出來，這是多麼無妄的禍害！而在今日，有人到內地去做救亡工作，

猶有被目爲漢奸的危險，那更就是莫名的災難了。這些現象顯然是民衆一向沒有組織的原故，倘使民衆一向在各種各樣的組織之內，那就不會有漢奸，或至少不會有這麼多。因爲有組織的訓練和有組織的檢閱，是可以避免這些無妄的禍害的。過去我們的宣傳工作做得很不自由，但是做了一點，可是沒有隨着這點宣傳工作做點組織工作。在今日，宣傳工作應該是比較地自由些了，然而組織工作還是做得不夠，比方難民就沒有按照他們的年歲、性別、能力、職業等去組織他們，按照組織去分配他們工作，到遣送的時候，不管老的幼的，男的女的，一古腦兒都把他們送走了。這豈不是宣傳和組織的脫節嗎？

以上還是就我新觀察到的幾點來說，其他隱藏在各方面的，或是我所不能觀察到的，尚不知有多多少少缺陷。這些缺陷無疑地應該說是由於過去民衆一向沒有自由權利——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對於政治社會等方面沒有主張與監督的權利的結果。換句話說，即過去的中國不是民主國家，纔會有今日的這些缺陷。



現在這些缺陷大家都發覺了，也都認爲有急須補救的必要了，而補救的方法，唯一的，還應該是民主。

然而我們也不能把抗戰以來許多進步的現象一筆抹煞，許多值得稱揚的地方依然值得稱揚。第一驕抗戰國策的遂行是應該首先指出來認爲難能可貴。我國政府之採取不抵抗政策已經有五、六年之久了，就這五、六年來的事實估量，誰也估量不出政府那一天會放棄不抵抗政策，改取抵抗政策。自去年雙十二劃時代的西安事變發生，政府的政策纔受了一番有力的推動，自是以後，不抵抗政策纔露出一點點可能改變的曙光。及得七七事變爆發，還有人主和，直至八一三，抗戰國策始見實行。算起來，自西安事變至八一三纔不過八個月的功夫，這一變化不能不算是急變了。這八個月的發展，較前五、六年的發展有過之無不及，經這一點上說來，我們應該頌揚我們的軍政主持者的決心和毅力。第二點是外交政策的轉變。我們的敵人以及另外一二素主侵略的國家拼命要把我國拉入所謂「反共陣線」去同流合污的。幾年來

我們的當局總是動搖不定，遲疑不決，同時對於和我們爲鄰的蘇聯，則一向表示極度淡漠，而我們的四圍還不斷地有人挑撥離間。可是隨着抗戰國策的遂行，我們馬上和蘇聯攜起手來，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姿態求東亞和平的確保，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外交史上的新紀元。第三點值得稱揚的是國共再度合作。雙方血戰了十年之久的兩個敵對的政黨，居然能夠拋棄成見，爲了民族的利益而重新攜手。第四、各地方當局統統回到中央來，在一個領導之下合力抵抗強敵，也就很不容易。第五、民衆們已經比較地獲得了初步的自由權利，能公開地担負起一部分抗戰的任務，較之歷來，算是喘過了一口氣。凡此種種，都應該是可寶貴的進步現象，而這些現象的產生，應該是克服了許許多多嚴重困難的結果，也是不可埋沒的功績。

然而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些功績需要賦以堅固確定的基礎，使之能夠持久，能夠滋榮、發揚、光大。不消說，這些都是保證抗戰最後勝利的條件，而最主要的條件同時也是保持上述許多功績歷久不衰之基礎的，依然祇有一個民主。倘使把話說

得這些，我們抗戰的最後目的，是在建立一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現代民主共和國，那末民主問題就是我們此番抗戰事業中的中心問題。

眼面前，我國的政治可說已在開始民主化，但是這民主化顯然還表現得非常微細非常緩慢。這就顯得政治遠落在軍事的後面，兩者不能配合一致。軍事上遭受了許多無名的犧牲（例如華北的失利和漢奸的破壞），人民生活不能趨於安定，社會秩序難以維持（特別是許多被敵機轟炸的都市。）爲了使抗戰能夠速收實效（並非軍事上的速戰速決）起見，政治上有立刻賦與人民以最大限度民主權利的必要。在今日，凡是心懷叵測，不論用文字的語言的以至行動圖謀擾亂後方的，都已被目爲漢奸，政府且已頒佈修正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嚴厲懲處此輩不顧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此輩宵小料想決難漏網，因此，政府儘可放心，不必再對人民有所顧忌。我希望當局能早日制定爲抗戰的民主綱領，確定鮮明的救國方針，使全民有所依循，則抗戰的實力確將臻於無限。

## 七 文化戰綫的組織問題

在一般人看來，抗戰，最有效的武器一定是槍桿子，決不會是筆桿子的。槍桿子裏發出來的火力，能阻擋敵人的千軍萬馬，能置敵人於死地，能保衛國土，能收復失地。筆桿子有什麼用？那祇是文人的「咬文嚼字」，是一種「彫虫小技」，儘管文人的口中喊出什麼「筆誅墨伐」的大話來，但是究竟有幾個敵人是被筆桿子兒打倒的？是用墨錠兒殺死的？名流如吳稚暉先生就曾這樣說過：「農村破產，會作文章的，即蘇東坡的爸爸也無用，做了好文章貼在長城上，日本兵也還是不退。」（引自陶宬德先生的「文章之有用無用」）

然而這究竟是腦子裏一絲皺紋沒有的石頭人的說法，近視眼的看法，一個現代人是決不會否認文字——擴大點說——文化對人生的作用的。人類社會的進化和文明，自古以來，就是用文化來表現的，同時也是由文化來推進的。沒有文化，就沒

有文明。文化是表達思想的唯一工具，思想是在不斷的鬥爭中成長的，進步的，因而文化也就是思想鬥爭的唯一武器。

不必翻閱過遠的歷史吧，就在我們的眼面前也就有夠多的事實作爲例證：在一八一八以前，在我們中國人的心中自然早就孕育着反日的思想（當然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一向對我國的侵略所激起的，比如二十一條，五卅事件的起因日商紗廠工人願正紅的被殺，五三事件等等），但是，不可否認地，那時的反日思想祇佔整個反帝思想的一部份，及至九·一八，我們的反帝思想纔開始質的轉變，那是由於我們認清了現階段我們最大的仇敵不是英國不是美國，也不是法國，而是實施大陸政策企圖滅亡我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到這時候，我們的反日思想纔具體形成。雖然如此，這裏面是存在着一個認識的過程的，這認識不是馬上就普遍於全體中國人民之間的。雖然像九·一八那樣重大的事變，對於每個中國人的刺激決不能說是很小的，但是真正認識那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第一步的人，在當時還不能算是多

數。當時確有很多人只認爲那是日本帝國主義「滿蒙政策」的實施，它的侵略是會「適可而止」的，大概就止於滿洲，不會再進了。可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並不如那些人所猜想的那麼「老實」，它的貪慾是沒有止境的，它得了一寸，便想進十尺，它佔領了滿洲，更要奪取熱河，奪取了熱河，又要併吞察北，併吞了察北，又要侵犯綏遠，順便攫取了冀東，積極地攻略華北。這些事實都足以證明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野心是確定不移的。但是在九·一八之初，有這樣認識的人是很少的，而能有這樣認識的，祇是一部分前進的警覺銳敏的政治家和文化人，他們一開始便運用其文化的武器從各方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作無情的暴露，大聲疾呼地喊着中國的危機，要求全國同胞對這一危機作普遍的深刻的認識，由認識而採取抗拒的行動來答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但是究竟由於認識未能普遍，而行動也就遲遲未果，且由於認識不足，而文化的作用受到莫大的阻礙，不能發揮它的威力。雖然如此，文化是最先發出了它的警號的。

及至一二·九，又首先是北平的文化青年發難，展開了廣大無邊的救亡運動。這個運動的形成，不消說是自九·一八以來的筆誅墨伐的結果，同時這個運動的爆發把文化開始向一個新的階段上推進，具體地作爲救亡運動一種戰鬥的武器而出現。這時候的文化差不多是救亡運動的組織者，漸漸有形成一條戰線的趨向，這在事實上所表現的就是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的構成，它是首先作爲救國團體出現於救亡運動中的。繼之，在文化上又展開了救亡的理論，指出了國家民族深重的危機，迫切地要求全國上下不分階級不分黨派地精誠團結，對內和平，對日抗戰的實現。不過這時，祇因偏見的依然存在，政治上還繼續着過去一貫的「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以致文化戰線未能廣泛地形成。但是它已經給與政治上以很大的影響，使得政府的舊政策不得不發生動搖，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西安事變是我國政治上一大劃時代的事件，是政治好轉的一大契機，也是自九一八以來，作爲救亡運動之骨幹的文化運動的一大成果。我這樣說是一點也不誇大

的。當西安事變爆發之初，某政府中人說：「這就是他們平日喊聯合戰線，喊抗日鬧出來的亂子」。從這句話上就獲得了今日之得有抗戰的實現，過去救亡的文化運動居有相當功績的一個有力的證明。而文化的具體表現，在今日，我們又不能不推重文字，文章。誰能說文字無用，文章無用？現在是抗戰了，文化必須在抗戰中作爲戰鬥的武器，發揮它的威力。在抗戰中。筆桿子決不劣於槍桿子，而槍桿子還時時刻刻少不了要筆桿子來替它「打氣」。文化可以激勵士氣，文化可以喚醒民衆和組織民衆並號召民衆起來協戰，文化豈是可以被忽視的？

並不誇大地說：在今日以前，文化是完成了它的抗戰先鋒的任務！而在軍事抗戰的前夜，也就算文化抗戰來得最熱烈最緊張。

現在抗戰軍事的部分發動了，展開了，然而文化的抗戰特別是文化戰線的組織，不說是仍以抗戰先鋒的姿態出現在抗戰的陣線上，就連和軍事的步調相合致也尚未做到，反而遠遠地落在後面了。這是什麼緣故？



當抗戰的怒火爆發之初，上海的文化戰場上，突然表現了一時的沉寂，過去的活躍狀態忽告斂蹤匿跡；過了一些時候，纔漸漸地復活起來。這一時的沉寂，是暗地裏作新的準備嗎？準備完了之後，是以新的姿態出現了的嗎？不是的，它是以慌張忙亂的面目出現在戰場之上的。論理，我們的抗戰是作了六年的準備的，一旦信號聲響處，全般的抗戰應該是以完整的陣容出現的，然事實並不如此，正如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其他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是一樣，文化界似乎沒有把它的陣容事先加以佈置和整飭。只有軍事的部分是以敏捷的步調，完整的陣容首先迎接了這一偉大的抗戰。這表示惟軍事在平時是有「組織的」機構，隨而可以作有組織的行動，而別的方面，一向就忽視了戰時組織的準備，尤其是政治之戰時組織的欠缺，影響了其他各方面，文化戰線的不健全，在我想來，恐怕不是文化自身的毛病，而是受了政治的影響的。比方一二·九的直後所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自它成立的那天起，便陷於半密祕不能完全公開的狀態。在抗戰的火蓋揭開之日，我們應該即刻把前此

的救國會，即時轉變爲一條組織完整的文化戰線的，但是由於過去救國會的受了許多挫折和破壞，使得這一機構弄得殘缺不全，運動不能自如，而不得不另起爐灶，組織一個今日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而這個會的產生，其中又遭遇了不少的周折和阻礙，經過了半個多月的工夫纔成立起來，這樣緩慢的組織活動，如何能和急速發展的大時代配合，如何能擔負大時代所要求的迫切任務呢？

文化界救亡協會和過去文化界救國會的不同點是前者較後者真正爲不分黨派的精誠團結的文化組織，並且十分公開出現於整個的救亡運動之中，這一點應該是文化界的一大進步，也應該是今後的文化運動順利地發展擴大和有效地完成其任務的保證。同時在我個人想來，它應該就是抗戰中有組織的文化戰線，以抗戰先鋒的姿態，發揮其無比的威力。它應該運用其文化的武器——確立抗戰之理論的基礎，和那些有害的漢奸「理論」與主張作無情的鬥爭，而一極重要極迫切的工作要做的，就是把……各地文化工作人員組織在一起，和他們保持經常的關係，使他們隨時報

告陣線上的『作戰軍情』，隨時與以戰略上的指導。」只有這樣，文化界救亡協會纔能發揮它獨有的特性。但是我以為「文救」，一開始是放鬆了它自己的任務的，它越出了範圍地去做了些救濟救護和慰勞的工作。雖然這些工作決不是不應該做的，但是它的主要的工作應該是文化工作，擴大組織文化戰線的工作，戰時宣傳教育並組織民衆的工作。

不能否認過去所謂文化人是集中在這個所謂「文化中心」的上海的，而自平津淪陷以後，舊「文化城」中的文化人，又大多數流亡到上海來。滬戰發生後，雖曾一時表現沉寂，並不多久，文化工作即又表示蓬勃的氣象，戰時期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市上。這種現象，一方面可以說是好的，因為這些刊物都能把握着時代，以一種新的姿態，作戰時各方面的報道研究和探討等；另一面也可以說是不好的，因為這裏面又不少是性質雷同的，這就不免使工作重複，力量浪費。這種雷同重複和浪費，就表現出文化界的無組織狀態。關於某一性質的三日刊，週刊，旬刊，以至半

月刊，我們爲什麼不能集中力量來每樣辦一種呢？（日報也是如此）過去是由於出版者在「生意眼」上打算的，爲了營業競爭，你出個什麼「知識」，看到「知識」好賣錢，我也出個什麼「知識」，但現在是戰時而不是平時，戰時應該集中火力，決不容許一絲一毫浪費，怎樣能讓平時的無組織狀態還存在於戰時呢？不錯，出版家是以營利爲目的，爲了營利，就不免競爭，但是文化人則並非爲了營利呀，文化人是可以影響出版者的，爲什麼文化人一任出版者繼續過去的弊害而不加以糾正呢？然而這也有它的原故的，想來不外以下幾點：一、文化人雖不爲營利却也存有爲名的心意，的確有人是辦刊物出名的，則今日也來辦一個刊物，未始不能從此就出名，有了名以後，利同時也就來了，這叫做「名利雙收」；二文化人在表面上雖有個文化界救亡協會的組織，但實質上協會並沒有把文化人在工作上加以統制和分配，以致文化人尙多分散着，以致他們零零碎碎地各自爲政；不必隱諱地說：文化人多多少少還保留着些過去自成派系的成見，某一派系的人做一某派系的事，有的抱「關門主義」，

有的抱「不合作主義」。說這是文化人的「劣根性」亦無不可，但這「劣根性」在今日是必須克服過來的。拿事實來說吧，單單文藝團體在過去本就有好幾個，戰時是更多了，有文藝家協會，文藝工作者協會，文藝協會，報告文學者協會，文藝救亡協會，詩歌協會，詩人協會；教育團體則除教育界救亡協會以外，又有教育界戰時服務團，普及教育服務團等；真是名目繁多，不及備載。這是一種「熱」的表徵，可是奇怪得很，今日還有一種冷的現象，表現在一向活躍 社會科學方面。自從有個上海著作人協會因環境關係，停止活動以後，到今日為止，事隔一年多，並沒有第二個包括全上海社會科學者的統一的團體出現。難道說社會科學者無需乎組織嗎？社會科學者應該這樣地保持「冷靜」嗎？雖然有個上海編輯人協會，但那是祇包括各雜誌報紙以及書店編輯人的組織，社會科學的著作者却還在組織之外，自然不能算是一個代表社會科學者團體。最近又有個戰時社會科學者座談會成立，顧名思義，便可以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這且不論，我夢說的是這個團體並不是一些名流

社會科學家領導組織起來的，而是一些青年社會科學學徒們，自身感覺到救亡理論的缺乏，而真理的獲得慾非常盛旺，得不到前輩的領導，自動地作集體討論的一個組織。在這裏，我們發覺：在今日社會科學的圈子內尚存在着上下不接氣的現象，下層對上層的開口說「忙」，閉口說「不空」那種架子十足的氣概，望而生畏，這又如何能使社會科學者不分上下地打成一片，形成一個統一而廣大的堅強組織呢？

上海的情形是如此，反觀內地又怎樣呢。說起內地則真是一片荒涼的死寂狀態。自從滬戰發生，上海內地的交通是隔絕了，至少是遲緩了，不靈活了。於是上海出產的文化食糧不易或簡直不能運到內地去，因而內地的青年們感覺到萬分的恐慌，頓時形成一種戰時文化的不均衡的狀態。這時，首先是書店從「生意眼」出發，開始向內地移動了，也有些文化人在上海閑得沒有事做「到內地去」了，這自然是對於挽救內地文化恐慌的辦法，但是這辦法是在無組織的基礎上的。一些文化人「到內地去」了，可是去就去了，又誰來過問呢？去了以後，有個什麼回音呢？和上

海保持着一個什麼聯繫呢？這樣的去法，不仍舊是把上海的無組織狀態搬到了內地嗎？我以為文化界救亡協會，應該有組織地有計劃地把文化人分散到內地去，並且要經常地和到內地去了的文化人保持着工作的聯繫，這樣文化戰線纔能統一，纔能擴大，纔能加強。

所有上述，這些工作不能做得恰到好處，自然是由於文化界自身有着許多缺點，然而主要的，我們却又不能不說是由於政治的因素，由於政治上沒有充分動員的緣故，在文化上當然不受到若干限制，使得文化戰線不能無邊地擴大，文化工作不能放手去做，文化的威力不能盡情的發揮。據最近自某處來人說，有人要做宣傳組織工作，官方並不加以阻止，可是當工作者做得認真些的時候，官方就會加以「漢奸」的頭銜，與以槍斃！這樣，救亡工作將怎麼做法呢？又如最近上海編輯人協會曾草擬一戰時出版界動員計劃方案請求各界抗敵後援會協助辦理，然而後援會批個「緩辦」，這又顯然表示文化在戰時是無關重要的，不必心急。可是這裏並不是

什麼急不急的問題，文化人只能站在他自己的崗位上運用他文化武器參加抗戰，如今叫他們緩辦，豈不是叫他們空等着嗎？這怎樣能叫做全面抗戰呢？又怎樣能叫做「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呢？

目下在抗戰中，的確存在着不少很壞的偏向，主要的就是偏重軍事，把許多重要的抗戰力量都忽視了。老實說：抗戰單靠軍事，單靠現役的軍隊，是絕對不夠的，絕對不能獲得最後勝利的，必須全般地動員纔行。僅就軍事方面說：前線將士大量地犧牲，後方無窮盡的補充，是萬分必要的。徵國民兵，抽調壯丁入伍，在縣長鄉長保甲等強迫勒索之下，逃避的逃避了，隱藏的隱藏起來了，對於這樣的不理解抗戰的重要性的，不應該藉文化的手段來教育嗎？不應該灌輸他們以抗戰的知識嗎？出版界的動員如何能夠「從緩」呢？

我以為文化戰線的組織，應即時有個通盤的計畫，一切文化工作馬上要變為適應戰時的需要加以統制。我們不反對集權，並且絕對地擁護民主的集權，成立一個



總的領導全國文化工作的文化界組織，按照各地的情形，把文化人有計劃地分配到各地去，適宜地擔負起戰時的文化工作。即時頒佈一個戰時文化工作綱領，使全國文化人有所適從，以糾正現下的無政府狀態。但所謂文化統制決不能作限制言論自由解，應該開放最大限的言論自由，尤其是批評自由，這樣纔可以鞏固文化戰線。

在總的統制文化工作的機構尙未成立以前，我們文化人首先應該自覺，把過去的許多壞現象克服過來，尤其應該把門戶之見放棄，把上下的隔膜打破，決不能再使文化作為文化商人營利的手段。許多類似的團體該合併的合併，該統一的統一，許多刊物要分門別類地集中起來，交由各種性質的團體去主辦。這樣，這些刊物纔能真正地和工作發生聯繫，成為工作的指導者，成為羣衆的組織者。

## 八 東戰場戰局突變的檢討

抗戰的過程行進了四個多月，除開在前兩個月中西戰場發生了一次惹人注意的重大變化，這次東戰場的突變，又使人們受了一次深刻的刺戟。原來在抗戰的局面初展開的時候，西、北、東三大戰場，在一般人看來，敵人所着重進攻的地方是華北，因為他的目的無非是華北五省，東戰場不過是敵人對我軍力的一種牽制，是沒有什麼遠大企圖的。因為如此，所以一般人對東戰場的局勢表示不足慮，尤以在敵軍猛烈的攻擊之下，我軍防禦淞滬，能達三個月之久，使敵寇進展不易，更令人覺得對東戰場甚為放心。

及至我軍退出淞滬以後，轉入第二道防線——嘉定、黃渡、青浦以至嘉善，一般人又以為這一道防線是我們真正的國防線，我方在這一道防線上早就建築了強固的工事，決能堅守；敵人向這方面的攻擊將遇到有力的抗禦，而今後的戰爭纔是本

格的戰爭，對於這一階段的抗戰，一般人表示較對淞滬抗戰更爲樂觀。記得有一位朋友向我說：若是拿淞滬抗戰敵人進展的速度（一個月的進展不過十公里）計算起來，敵人要打到南京起碼要兩年。然而事情竟會出人意料之外，我軍越是退守到有強固工事的陣地好像越不能守，而計算能確守至兩年之後的首都，在一個月之內便淪於敵手了。這是多麼令人驚疑的事，這一個突變給人的刺戟該是多麼深重啊！

然而這決不是偶然，我們若是仔細研究起來，這裏面大有因果的關係存在着。我們試來檢討一下。

## 一 淞滬失敗的原因和影響

首先我們應該承認，東戰場也和西戰場一樣，到今天爲止，已遭受了重大的失敗；這一失敗給與全局的影響，是很不小的。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這一失敗是可能避免的，至少應該不突變得這樣快，假如那些可能不發生的錯誤要是克服了的話。現在我們看看這些錯誤在什麼地方。

第一，是沒有正確的運用防禦戰術不成問題，敵人的侵略是採取着高度的攻擊，我們也的確確是居於防禦的地位。但所謂防禦，決不是應該完全被動的，挨打的。蔣委員長所說的我們的抗戰是「應戰」，不是「求戰」，這是就政治的意義講的，決不是說在戰術上也祇能「敵來則戰，敵去則止」的意思。可是我們在防禦戰上，完完全全死守着一定的陣地，沒有能適合隨時變動的情況，變防禦為攻擊，即採取攻勢防禦的戰術，與敵人以打擊，以致失去了機會，並且讓敵人有充分的機會一再準備其攻擊，而無須乎考慮到防禦。這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比方在上海的時候，敵人的總攻，前後不下五六次，而每一次的總攻總是遭受到慘敗；慘敗之後，重新整理殘兵，又須等待增援，增援一到，這纔又佈置新的總攻，這樣繼續不斷施行他的總攻。這事明明白白告訴我們，在敵人每次總攻慘敗的時候，正是我們乘其敗後，施行反攻的好機會，應即刻變防禦為攻擊。然而我軍却在敵軍敗退之後，按兵不動，乘機安定一下。固然，當敵軍總攻的時候，我方陣地的工事，不免有所破壞，

亟須整理，但是一面整理，一面反攻，並非不可能；可是我們總是「挨打式」地等待敵人新的總攻。這完全是機械地理解「防禦戰」，却不知「單純的守是防禦的死路」。

第二，各部隊間的作戰不能互相策動。敵軍所佈的陣勢是分三路進攻，而在三路之中，往往採取「中路突破」或一點突破的戰術，其餘兩路則為牽制。比方當我軍退守羅店、楊行，江灣、閘北一線時，敵軍是分三路向羅店、楊行、閘北進攻的，特別着力於楊行一點的突破。當敵軍突破了楊行，進攻劉行，渡蘊藻浜，猛攻大場的時候，我軍只是集中力量死守大場；守江灣閘北的部隊，也只各守本分安安靜靜地守着自己陣地，沒有變守為攻，襲擊敵軍主力的側背，以解大場之危；反而被敵軍突破了大場，牽動江灣閘北的陣地。據說守劉行和守大場某兩長官因退却而受譴責，於是在前線上各部隊的長官都存着這樣的一種心理，即「只求無功，不求有過」。有了這種消極的心理存在，作戰的各部隊間便缺乏了互相策動的聯繫。各自為戰的結果，終於為敵人各個擊破了。

第三，陣地移動唯後退沒有前進。我軍的陣地差不多總是「一字長蛇陣」，是直綫的。敵軍的戰術既然是「一點突破」，我方某點被突破而後退以後，往往兩翼變成凸出的形勢。這凸出的形勢被認為不利，因而就只好全綫的撤退。這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撤退，實在給敵軍佔了極大的便宜。其實，當我陣綫的中點被突破之後，我兩翼應該不退，俟敵軍於中路深入之後，兩翼反而可以抄襲敵軍的後方，截斷其聯絡。若我被突破之處能施行反攻，倒可配合兩翼，收夾攻之效。可惜我們總沒有活用這個戰術。

第四，陣地戰缺乏運動戰的配合。我軍確守着「堅固的陣地」，採取「以逸待勞」的方式，迎接敵軍的攻擊；而敵軍則以運動的戰術消耗我軍的力量，這完完全全和我們抗戰的任務相反。我們不能否認我軍的技術較敵軍為劣，我們顯然為以劣勢軍對優勢軍抗戰，因此我們抗戰的任務在消耗敵軍的力量，而消耗敵軍力量的最好的戰術，是運動戰。可是這一戰術反被敵方採用了去，以致我方倒受了重大的損

失。自然我們不應該反對陣地戰術的採用，因為陣地戰可以阻塞敵軍的進展，但是單純的陣地戰祇能阻塞而不能消耗，因而使阻塞也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

第五，部署上犯了疏忽的錯誤。「一二八」的時候，敵軍從瀏河登陸，襲我後方，我吳淞，江灣，閘北守軍纔不得不撤退，而造成了當時抗戰失敗的結局。此番，我們實在也很容易料到敵人難免要抄「老文章」的。然而我們却錯用了一實者虛之，虛者實之」的計策，給敵軍以登陸的空隙，加重了我們抗戰的困難。老實說，倘使不讓敵軍在淞口登陸，則我們初步的殲滅戰，即我軍嚴密防守沿長江口，淞口及浦江一帶岸邊，以猛烈的火力阻止敵軍登陸的企圖，如敵登陸則加以殲滅，如同浦東的防禦一樣，當能完成更大的任務。同樣地，倘使我們不讓敵軍從金山衛登陸，則淞滬的抗戰也許更能持久。然而金山衛却和淞口犯了同樣疏忽的毛病，給了敵人一個甚大的空隙，使我淞滬後方受到不可克制的威脅，破壞了相當有利的抗戰局勢。

嚴格地說來，我們對像日本帝國主義這樣的頑敵抗戰，不論在怎樣的場合，都

應該出以極端的謹慎。就是極端地謹慎了，在他面前也還不得不打一個折扣，何況我們再犯疏忽的毛病呢？敵人的艦隊，滿佈在我沿海一帶游擊，時時刻刻都在找空隙，覓「碼頭」。是我們早已看破了的，可是我們終於不謹慎，替敵人留下了空隙，造成了不利的局面。

以上所指出的缺點，雖然是就淞滬抗戰的時期而言，好像和退出淞滬以後東戰場的局勢無關，但，後來的局勢是先前局勢的延長，我們指出這些缺點，當然有它的意義。也就是說，先前的失敗種下了後來失敗的因，而後來的失敗，正是先前失敗的果，至少這裏面有着部分的因果關係。

## 二 未盡國防之利的國防線

然而我們決不能否認三個月的淞滬抗戰，我們是相當地發揮了殲滅敵軍的威力，換取了重大的代價。及至我軍退到第二道防綫，抗戰的形勢的確應該較前更爲有利的。因爲一則這是我國自「一二八」以來就開始準備建築強固工事的真正國防線。



這裏是在「淞滬協定」的限制之外，我們有構築國防工事的自由和權利。蘇嘉鐵路便是這道防線的外形。二則在蘇嘉路一帶，湖沼極多，在地形上極不利於敵軍機械化部隊的使用。而最有利於我軍的隱藏，埋伏和出擊。三則敵人這時已有廣大的後方，供我們展開運動戰以破壞敵軍的後方交通運輸，最便於我們消耗其力量。可是事情竟是出人意料之外，在這樣於我們有利的條件之下，我們反而不能持久地確守這一道防綫，也就難怪人們要爲之嘆息了。然則在這裏我們究竟又犯了些什麼錯誤呢？首先我應該指出，在這裏我們或多或少地重複了淞滬抗戰時期的錯誤。此外：

第一，我們沒有把握住敵人進攻的戰略。敵人向我們這道防綫進攻的戰略，仍然是三路進攻：敵軍中路由京滬綫攻蘇州，左翼由滬杭綫攻嘉興，右翼由福山登陸攻常熟。在這時，敵人放棄了「中路突破」的戰術，採取迂迴的外線作戰，由兩翼包抄，避免和我們在蘇嘉路間作於他不利的湖沼戰。而我軍則死守着直長的陣地，以致兵力分散，處處兵力單薄，處處受敵人的威脅而不敢反攻。我們沒有自覺地居於

內線作戰的地位，認真地採集中主力實行各個擊破的運動的戰法，猛攻敵之一路而殲滅之，然後再集中兵力猛攻另一路。

第二，國防線上的強固工事失了效用。在敵人這樣地進攻之下。我們的國防工事就不能人盡地利，發揮威力，而同時我們的國防工事據說已經年久失修，經不起猛烈砲火的破壞。並且我方調到這裏來作戰的軍隊，對於這裏的工事並不熟悉，在多年未用茅草深長的掩蔽，我們的軍隊簡直找不到工事在什麼地方。

第三，忽視了威脅敵人後方的重要。敵軍採取外線作戰的戰術，由兩翼包抄，在形勢上講，是相當危險的。因為他想避免和我們在蘇嘉路一帶作湖沼戰，在中路和右翼之間便替我們留下了個極大的空隙。我方防守蘇嘉路的部隊正應利用這個優良的地形隱藏埋伏，當敵軍兩翼，尤其是左翼深入之際，出其不意由側背與以襲擊，或是散開來從事游擊，這樣對敵人後方的威脅是很不小的。雖說不一定能使敵軍潰敗，至少也加重了他的後顧之憂。然而當敵軍兩翼伸展之際，我軍也便全綫後

退，對於這有利的地形棄而不用，一退就退到太湖之西，反把太湖供敵人太太平平地做了水上飛機場。（按太湖本來是我國的一大「匪巢」，是從前政府軍剿了多年的匪都剿不清的地方，因為這裏湖沼羅布，蘆葦深長，最利於隱藏。然而我們未能好好地利用這優良的地形，真是令人深感痛惜的。）

第四，東北西三戰場未能互相呼應。敵人向我進攻的範圍之廣，陣線之長，東、北、西三大戰場合計起來不下萬里。然而敵軍兵力究竟有限，不夠分配，顧東不能顧西。敵人此番對東戰場的加緊進攻，是由西戰場調來約三萬多人增援的，可見敵人已有捉襟見肘之難，這是敵人的一大弱點。敵人雖然增兵於東戰場，加緊進攻，但是在西戰場却已落空，轉為弱勢了。這時我們正應該在西戰場取攻勢，作猛烈的反攻，以解東戰場之危。同時敵在津浦，平漢兩路，也都變攻為守，或僅以小部隊作試探戰和牽制戰。在這兩路上，我們也應該大舉反攻，收東北西三戰場互相呼應之效。可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西北兩戰場在敵人不加進攻的時候，始終在那

裏過「太平日子」，坐視東戰場陷於不利。

### 三 政治上的最大缺點

以上，我們是就軍事的觀點檢討了東戰場失利的因素。然而最大不利的因素，倒是政治上的缺點。這裏我們試舉數點以供參考。

第一，軍隊素質的缺點 戰爭一欲獲得勝利，不僅是在戰地集中優越的兵力和器材就夠了，尤須參加戰鬥的戰鬥員具有良好的政治情緒和充沛的戰鬥精神。「斯密爾諾著「戰術教程」一個優良的戰術家決不忽視作戰時的政治作用，且加以重視。軍隊之具有良好的政治情緒，是作戰重要武器之一，並且也是提高軍隊素質的唯一手段。然而我國軍隊的政治訓練却是非常不夠。

第二，軍隊缺乏政治的統一性 由於軍隊中政治訓練的不夠，以致在作戰時不能收統一指揮的功效。在前線作戰時，屬某地方或某長官統率的軍隊，祇能由某長官指揮，別的長官便指揮不動；尤其當某部隊遭受重大犧牲以後，需要補充時，祇

能以新兵補充，不能從別的部隊中抽調補充。記得前方來人說，當某部隊向另一部隊要求抽調補充時，那部隊的長官說：『我們是來參加抗戰的，不是來供給補充的。』於是這一部隊便祇好以新兵補充，而新兵的作戰技術自然較差。

第三，退兵無人收拾新兵不夠補充。由於指揮不統一，各部隊各有各的系統，以致當前方失利後，各部隊的退後兵士只能各找各的長官和指揮機關。可是在前線上我方爲避免漢奸洩漏機密，遭受敵機轟炸起見，指揮部本就異常祕密；及至前方失利，指揮部更是不知去向，以致前線退下來的兵員無處投奔，也無人收容整理，而不得不變成散兵，游勇。他們得不到給養，肚子餓，沒得吃，身上冷，沒得穿，不得不搜衣覓食，於是不免有搶劫之風。搶劫以後，便各奔東西，不能復爲國家效力。同時前線正需要補充，而後方的壯丁在執行不良的徵兵制度之下，很多逃避，補充困難。

第四，民衆不動員軍隊缺乏民衆助戰。人人知道我們此番的抗戰，是全民族的

抗戰，自抗戰以來，差不多全國民衆都喊着「要動員民衆起來抗戰」，但是我們民衆始終未被充分動員，全民族的方量始終未充分發揮，而使前方不但得不到補充，就連救護、担架、運輸、築壕也得不到人民協助，祇好孤軍抗戰。

第五，我們反而替敵人做了堅壁清野的工作。最可痛心的是當前線失利時，遠隔數百里的後方城市地方，政治機關早已遷避一空，行政長官逃之夭夭，甚至於警察都不見一人，結果使地方陷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這樣，社會便起了極度的不安，民衆也就不得不攜眷逃難。本來京滬路一帶的民衆，以爲蘇嘉路國防線很可以固守的，孰料並未久守，蘇州便失，蘇州一失，後方自無錫以至京燕都起動搖，民衆那種逃難的狀況，簡直令人傷心慘目。可是這樣一來，不僅加重了我軍抗戰的困難，另一方面反而替敵人做了堅壁清野的工作。敵人每佔領一處地方，則那地方一無人烟，要想在敵人所佔領的地方或他的後方展開一個游擊戰爭，加以擾亂，也不能，至少是不容易。讓敵人可以不費力量地加以統治，任意蹂躪，順利地繼續進攻。

## 四 最後的話

所有上述一切，都是我們東戰場失利而使形勢突變的主要因素。在這些因素之中，軍事的弱點自然是一時不易克服的；也正因為如此，纔形成一個弱勢軍對優勢軍抗戰的局面。可是我們也早就說過：我們的抗戰，不在以軍力取勝，而在以全民的力量取勝。因此政治的總動員應該是抗戰的主力發動。同時，若是在政治上總動員了，則上述政治的許多缺點便是極易克服的；克服了這些缺點，東戰場的形勢就不會這樣壞，至少應該不會突變得這樣快。

雖然如此，這形勢的突變祇不過稍稍加重了我們抗戰的困難而已，根本還說不上我們整個抗戰已經失去了前途。反之，這一突變的過程正暴露了我們一向不易發覺，因而也就無從克服的缺點。今天這些缺點既經暴露，正需要我們加倍努力去克服。這些缺點克服了，新的局面就不難展開。同時我們也不要以一時一地的失利為慮；我們要把最後勝利的爭取，放在日常的考慮之中。





# 附錄

## 一 向民族統一戰綫邁進

除非是喪心病狂的人，誰也不能否認當我民族危機如此深沉的今日，不論是治理國家的國策，甚或是私人生活的方針，第一要着，唯有怎樣保養民族的元氣。不必說是一個中國人，他擔負有挽救和復興民族的重大任務，不容他作個人的無爲犧牲，就是有利於國家民族的一草一木，也不容他作無益的浪費。誰也知道：我整個民族當前最大的仇敵祇有一個企圖滅亡我國家，奴役我民族的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漢奸。除此以外，我們決無二仇。爲了抗拒這一最大的強敵，我們正應該考究如何蓄積一點一滴也不遺漏的可能力量，如何使得全國上下不分智愚賢不肖地團結一致，向着復興民族的道路邁進。我們且不說什麼「發揚民族的光榮」，但最低限度的民族生存的權利，我們總應該爭取。無疑地，每一個中國人應該把這件

事作爲生活的中心，每一個擔負着治理國家的軍政領袖，也應該把這件事作爲治軍治民的最高精神。舉凡其他一切足以妨害民族團結的私仇宿怨，在這時，都應該暫置不提，否則便是分散和削弱民族的抗力。

然而向着這一最大的目標前進，所走的路，並不是十分平坦而寬敞的康莊大道，也不是一條最短的直線式的捷徑，它是曾經我們走過一次，但是業已隔了許久許久，無人再走第二次，以致荆棘叢生，亂石載道，崎嶇不整的迂迴曲折小徑。要走這條路，必須拿出百倍的勇氣，重新開闢一下，斬除了荆棘，撥開了亂石，壓平了崎嶇，纔能一天一天地向那最大的目標接近。無疑地，達到最大的目標，必然得經過一番艱鉅的工事。

雖然我們整個民族的目標祇有一個，但是我們這民族的構成分子却不是完全劃一的。其中長短不齊，高低不一，有知識程度的差別，有經濟利害的歧異，尤以我們過去曾經大夥兒手攜着手走過這樣的一條路，可是不幸中途不歡而散，以後便各

懷成見，分道揚鑣，各行其是，以致今日有人指出這條路依然是唯一的一條生路而要求所有的中國人重新攜起手來再走一次的時候，有些人便回憶起過去的不歡而猶疑不前了，有的則眼看着這條路是如此的艱難而畏縮，有的甚至根本不以為然，而掉頭走向歧路上去了。諸如此類的情形，也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的現象。它本身不僅有着這些內在的不統一性而已，同時還不斷地有着外來的阻撓，就實質來說，我們民族的統一，最中心的目的，是在抗拒日本帝國主義，因而日本帝國主義為使我中華民族不能達到這目的，他便要百般阻撓，不讓我們統一，於是

有時挑撥離間，有時造謠中傷。凡是有害於我民族團結，有利於它實施侵略的，它總無所不用其極。因此，我們的民族團結便愈加顯得困難了。

困難是事實，誰也不能否認；而且這困難是一等一的困難，我以為天下最大的困難，恐怕沒有甚於此的了。要說是革命，那恐怕是困難的了，但不論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也好，無產階級的革命也好，祇是單純的一個階級的事業，雖說是一個階級

之內也不見得是整齊劃一的，但是因爲他們整個階級的利害關係完全一致，階級之內更無階級的仇恨，所以他的統一總比較地容易。惟其因爲民族之中，尚有階級，而階級級的對立依然存在之故，民族的統一就比階級的統一來得更爲困難了。

困難固然是極頂的困難了，但是這困難究竟有沒有克服的可能呢？我的答覆是：有的，困難不是問題，怎樣克服這困難，纔是問題，然而既然成了問題，我認爲這問題，就有解決的可能。倘使這問題沒有解決的可能，那就不成其爲問題。我記得有一句名言說得好：「天下無解決不了的問題，因爲在問題形成的同時，就具備了解決問題的條件。」然則怎樣克服這困難呢？我暫時且不說克服這困難的方法，我首先應該強調我們對這困難的態度。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呢？我以爲：第一、因爲這是極頂的困難，所以我們應該具有極大的堅忍力來處理這困難；第二、我們認爲民族的統一是挽救和復興民族的唯一生路，所以我們應該對民族的統一具有充分的自信力；第三、我們認爲如果民族的生存保持不住，則不論是階級的優越也好，

個人的利益也好，都是沒有依據的夢想，因此我們除開以極大的努力提供於民族的統一以外，對於什麼階級的仇恨或個人的宿怨，應該具有無限的容忍；第四、我們認為凡此一切都不是誰個賦與我們的，也不是輕易可以獲取的，而是祇有在不斷地學習之中纔能夠成長的，在不斷地鬥爭之中纔能夠鍛鍊的，因此，我們應該具有頑強的鬥爭力。老實說：不必說民族的統一吧，即是我們上述自身必備的幾種力，也不是一個和平的發展，尙且是一個鬪爭的過程，從而這民族的統一也必然是一個更其艱難困苦的鬪爭過程無疑。

倘使我們能採取這種對於困難的態度，那麼上述的困難，我們就能夠克服；倘使不能採取這樣的態度，那麼這困難依然是困難，無從克服。然而我相信：我們是能夠採取對付這些困難的態度的。爲什麼呢？因爲我們具有使我們能養成這種態度的客觀環境，而這環境我又不能不說是我們敵人替我們造成的。比方：倘使我們的敵人不一樣加緊地侵略，則我們的民族便無所謂危機，也就無須乎我們去挽救。正

因爲敵人一天一天地加緊對我們進攻，不斷地進攻，我們就一天一天地感覺到了重大的威脅；由於這重大的威脅不斷地襲來，我們纔一天甚似一天地忿怒，奮發，仇恨，鬥爭。到了今天，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已經下了這樣的決心：即使犧牲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我們要爲民族的生存而奮鬥到底。這一點就表示着我們有克服這困難的極大可能。

我們既然具有了克服這困難的極大可能，那我們就不難從這可能中尋求民族統一的方法，而且眼前的事實就給了我們一個具體的提示。以前我們說：民族的統一不可能和平地結成，必須要在抗戰中，纔能結成；但是這話似乎沒有人相信，而有些人却偏偏要說：必須要等到民族的統一完成了以後，纔能抗敵。截至昨日爲止，我們的民族統一完成了沒有呢？沒有的。但是敵人懷着遠大的陰謀，揮動着龐大的武力，指使着無恥的漢奸，向我國防最後一線的綏遠進攻了，我們應不應該抗戰呢？我想沒有人敢說一聲不應該。但是倘使依照民族不統一便不能抗戰的理論說

來，那麼抗戰得等等再說。倘使我們對於敵人的進攻綏遠，再來個「不抵抗」，我要請問一聲，我們的國家將陷於怎樣的一種狀態？用不着誰來給我回答，研究綏遠問題的專家們早就替我們指出得一清二白了。然而我們綏遠的守土長官，對於強敵的侵犯與以無情的抵抗了，戰報傳來，後方的人心爲之一振，爲了擁護這個抵抗，爲了要抵抗獲得勝利，我們後方的人民，節衣縮食的有之，解囊輸將的有之，投筆從戎的有之，請纓殺敵的有之，備送寒衣的有之，電函聲援的有之，舉國上下，無不歡騰，這表示的什麼？這不是表示民族的統一嗎？倘使前方不抵抗，後方會不會有這樣熱烈的表現？不會有，決不會有，到底是統一了纔能抗戰呢；還是抗戰起來纔能統一？

事實告訴我們：前方抗戰了，後方的人心纔能一致，後方熱忱地與以精神和物質的聲援，前方的士氣纔能旺盛。用這樣的方法，前後的步調纔能相合，上下纔能一心。由於這個有機的統一，抗戰纔能得勝利。因此，抗戰了不久，我們便一戰而

收復百靈廟，再戰而克服大廟子。然而這祇是抗戰的開端，勝利的起始；倘使抗戰止於此，則我們的勝利也就止於此，要想更進一步的勝利，勢非更進一步的抗戰不可；這是再明白不過的道理。然而我們的失地有待我們收復者尚多，我們的敵人有待我們驅逐者差不多全國皆有。要把我們的失地完全收復，要把我們的敵人完全驅逐乾淨，那就非擴大目前的抗戰不可，要擴大為全國的抗戰，也就非全國總動員不可。

也許就因為全國的抗戰還沒有預兆的故原吧，或許僅僅乎這一點點勝利，還不能使得全國的人民滿足，因而引起了一部分枕戈待命，有志殺敵的軍人急不能待地提出了一立即對日宣戰」的要求。老實說：在今日這種情勢之下，不必說是以殺敵為專責的愛國軍人，聞戰興起，就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又誰不躍躍欲動呢？在今日而談「鎮靜」，實在再也鎮靜不下去了。倘使人民的動是合理的，有組織的，那麼這種動一定是有利於抗戰的，而軍人的要求對日立即宣戰，我以為那是出自他們



的責任感的，是無可非難的，尤以久駐西北的東北軍，他們眼看着家鄉受敵人的蹂躪，自己的財產遭敵人的掠奪，不無瓜葛的父老兄弟諸姊妹蒙敵人的陷害奸殺，他們的心腸不是鐵石做成的，然而他們已經眼淚往肚裏流地忍看了五年之久。而今綏遠抗戰爆發，怎不叫他們興奮？由於他們的思家心切，怎能叫他們按捺得住，他們之主張對日立即宣戰，好使他們打回老家去；骨肉團聚，破鏡重圓，實在是至情至理的要求，也合乎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是值得我們全國人民的同情和擁護，也值得我政府當局的諒解和讚許。縱令抗戰大計，應由國府主持，然因事情出於赤誠的，政府當局諒亦不無商量的餘地。國家究竟是人人的人，凡屬圓顛方趾的中國人，祇要不是賣國漢奸，誰都有貢獻一得之愚的權利，我政府一秉大公，當無歧視之理。

至於「攘外必先安內，乃政府既定的國策」，東北軍的任務，責在安內剿「匪」，固應奉命執行。然而事情總該是身當其事者比較知道的清楚，今日之所謂「匪」，

我們也不必諱言是指共產黨而言，共產黨的政策是怎樣，我們不曉得，但是東北軍剿「匪」，剿了一年多，總應該瞭然，如果它是如我們所想像的一種「兇狠殘暴」的「怪物」，專一為擾亂秩序破壞治安為務，那麼「除暴安良」，是東北軍的職責所在，應該繼續的痛剿下去，憑東北軍有三十萬衆的兵力，不難滅此「朝食」。然而據東北軍停止剿「匪」者已經有九個月之久，其故安在，實在費人思索。難道三十萬東北軍與「匪」「同流合污」了嗎？我想不見得，三十萬有良心受過訓練的軍人決不至出此。然則他們為什麼停而不剿呢？別的理由我想不出，有一個道理我敢肯定：即我國軍自開始剿「匪」以來，業已十年，所傷生命，不知凡幾，所耗財帛何止千萬，然而「匪」不但未清，由於內戰不斷，反而與敵以可乘之機。時至今日，國運垂亡，再言剿「匪」，徒傷元氣而已。東北軍之停止剿「匪」，大概不外乎是不忍再事同胞殘殺，轉而儲蓄國力，準備與敵周旋吧。果真是爲了這個原故，我想那也是情有可原的。蔣委員長不久以前曾和閻百川將軍共同發一宣言，力說：「中國人

不打中國人」，這在實行抗日的今日，爲了精誠團結，集中國力起見，實在是再正確不過的最高原則。東北軍爲了執行這個最高原則，的確也應該把槍頭轉掉向外。

然而我們萬萬想不到，十二月十二日竟有「西安事變」的發生，劫持統帥，有所企圖；而據報章所傳，事變發生的原因係起於東北軍不願調閩。在東北軍或許以爲調閩以後，離家鄉愈遠，抗日的心願變成泡影，打回老家去，將致絕望，因而大起憤慨，實行武力抗命。然而在平時他們已不應該有這種光明的行爲，在綏遠抗戰正在勝利地展開之際，更不應該有這種狂妄的舉動。縱令有什麼「最後諍諫」，祇要是於國家有利的大計，無不可開誠布公地商討，何至於出以強暴，加以劫持？要知道敵人是惟恐我們家內無事的，他們挑撥離間之不暇，而我們自己的內部倒發生了裂痕，豈不更與敵人以可乘之機。所以當蔣委員長被劫持的期間，全國人民無不焦愁，而所焦愁的有以下數點：（一）擔憂着蔣委員長的安全，自然張學良決無加害蔣委員長之理，但是蔣委員長精神上有所損害，也是國家的損失；（二）怕的是綏遠

抗戰受到影響，好不容易抗戰初獲勝利，萬一前線聞變動搖，豈不前功盡棄？（三）惟恐內戰又因而再發，倘使內戰再發，一則大傷民族元氣，不易恢復，二則予敵可乘之機，民族前途將更不堪設想。

所幸張學良將軍迅即悔悟，蔣委員長安然脫險，民族團結當能從此更臻鞏固，抗戰的前途，也可更有希望。但是這一事變却給了我們以如下的教訓：（一）這件事證明了在西安事變尚未發生以前，所謂「統一」，尙未達於真正統一之境，雖然綏遠抗戰爆發，大大地促進了民族的統一，但綏戰究竟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部的。由於全部的抗戰未爆發，纔給了部分的軍人以要求參加抗戰爲藉口，而施其強暴；此益足使我們深信：唯全國的抗戰爆發，纔能促成全國的真正統一。（二）當中央對事變主動者決定討伐的時候，全國人民一致電請張學良將軍護送蔣委員長回京，以免再見內戰之慘，足見人民厭惡內戰之心。（三）蔣委員長被劫持，全世界有名之士都有電報要請張將軍恢復蔣氏自由，足見自由之可貴。

我們慶幸蔣委員長之回京主持大計，我們希望蔣委員長今後以抗日政策爲中心，領導全國抗戰，促成民族統一。我們更希望蔣委員長以人民爲黨國領袖所要求之自由賦予人民，我們尤希望蔣委員長體念人民愛國之赤誠，釋放沈章鄒李王沙史七先生，以恢復人民領袖之自由。我們不禁馨香祝禱中華民國解放萬歲！

## 二 民族陣綫呢還是人民陣綫

關於中國的抗敵救亡陣綫 應該是怎樣的一種陣綫，陣綫中所包括的應該是那些人羣，陣綫應該怎樣建立，怎樣發展，怎樣鞏固，這些問題在最近一年多以來，可謂討論得盡情盡致了，關於討論上述諸問題的文字，收集攆來，雖不能說可以汗牛，可以充棟，然而說一句盈篇累牘，大約不見得是誇大吧。倘使在今日再把過去的話拿來重複一篇，實在是多餘的事。在今日，我們的問題，不是建立怎樣的一種陣綫和陣綫中所包括的，應該是那些人羣以及陣綫應該怎樣建立的問題，而應該是應着熱情勢的要求，怎樣去發展這陣綫，怎樣去鞏固這陣綫的問題了。

截至現在為止，不僅是民間從未間斷過討論關於這條陣綫的問題，即是在政府一方面也不斷地並且很早就提出了關於這條陣綫的問題。政府方面是怎樣提出的呢？「精誠團結，共赴國難」，這一口號就是這個問題的提出，不僅在口頭上提出而

已，並且在政策的實施上，也都把這個問題進行着事實的解決。比方去年夏秋之間，對兩廣事件的解決，不久以前，對西安事變的解決，以至於最近三中全會的舉行，在本質上講，都是隨着這個問題的發生而採取的解決步驟。而上海文化界所發起的「和平統一救國運動」，則是朝野兩方共同實行樹立這條陣線的努力。

什麼叫「精誠團結」？爲什麼要「共赴國難」？什麼叫「和平統一」？爲什麼要開展救國運動？不消說，在今日所有中國人大概都明白所謂「精誠團結」就是聯合一致的意思，而這聯合決不是少數人的聯合，也決不是少數在朝的人的聯合，而是不論在朝在野都要聯合，全國上下的聯合，也就是全個民族的聯合，不僅聯合而已，而且要大家誠意地聯合，密切地聯合。爲什麼要這個聯合？自然是因爲國家民族遭逢着空前的大難，而這大難，決不是少數人或少數在朝的人可以挽救，必須全國上下，整個民族共同地拿出各人所有的力量來挽救。挽救這空前的國家民族的大難，就是全個民族一致的目標，在這一致的目標之下，全國上下，誠意地密切地聯

合起來。至於怎樣聯合，則過去以及近來事實的教訓告訴我們：祇有大家明白瞭解各人當前非担負不可的重大任務和遂行這個任務的最妥當的方策之後，各方自願地聯合起來，一致行動；這聯合不能帶有絲毫的強制性，更談不到用武力。因為每個中國人，除漢奸以外，都負有搶救民族的任務，每個人對這任務的接受，沒有絲毫猶豫的餘地；對這個任務的接受，每個人不僅應該，而且是以自告奮勇地接受這個任務為榮耀。所以要談聯合，應該是必然而且極其容易的事，根本就用不着強制，更無需乎武力。武力祇能而且應該用於那些不接受這個任務的漢奸。不過倘使各方面對任務的瞭解雖然已一致，而對遂行這個任務的方策，意見尚有不同時，那也祇能用理論的說服的來號召各方面的聯合，而不能使用強制的或武力的手段。假定要用強制的或武力的手段時，那麼這聯合決不是堅強的，持久的，而祇是貌合神離的，暫時屈服的。至於聯合以後，需要一個統一的領導，那是不成問題的，而那統一的領導權的樹立，在這時已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了。因為那遂行搶救民族之任務的方策



既然一致了，則那一致的方策就是樹立這統一的領導權的確固的基礎。這就叫做「和平統一」。目下，全國上下，是正向着這「和平統一救中國」的大道上邁進，向民族統一陣線的大道上邁進。

其實，這都是極淺鮮而明白的道理，並且是到今日為止不斷地闡明着的。然而不幸得很，在這樣危急的時候，在一致的行動急須發步而刻不容緩的時候，竟然還有人不理解我們中國目下所需要的是怎樣的一種陣線，不僅如此，他們還愚妄的對當前正進行開展着的救亡陣線加以曲解，加以誣陷，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遺憾。

我們不妨把關於論救亡陣線的所有文獻從新自頭至尾翻閱一遍，誰能找得出那裏面有誰提起過「人民陣線」的嗎？然而即令在今日，也居然有人誣指救亡陣線是「人民陣線」。

什麼是人民陣線？人民陣線是人民大眾及其所屬的各政黨，為阻止本國政治的法西斯化，阻止侵略戰爭的準備與遂行，保衛民主制度和爭取人民自身生活的改善

而自動結成的一條陣線。這條陣線的結成，大致由於人民大眾的要求的一致及以大眾的力量推動其所屬的各政黨，由各政黨進行談判，成立一個共同的綱領，並宣誓各自遵守這個綱領，且為實現這個綱領而努力的一種情形之下。這個陣線在反動的政府之下，無疑是和政府對立的，並且有代替政府而掌握政權的企圖。不過這個企圖的實現是採取和平的議會的手段而不是出之以暴力的。為什麼人民陣線需掌握政權呢？因為祇有人民陣線掌握了政權，纔能實現牠的綱領，換句話說，纔能阻止政治的法西斯化，並撲滅存在於社會間的法西斯殘餘勢力，纔能保衛民主制度，纔能阻止侵略戰爭的實行，纔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比方現下的法國和西班牙正是兩個典型的人民陣線佔優勢並掌握着政權的國家。

這兩個國家的人民陣線雖然都獲得了勝利，但是人民陣線勝利了並不是說鬥爭就停止了，牠們依然不斷地在和國內外的惡勢力進行着猛烈的鬥爭。尤其是西班牙因人民陣線的勝利，引起了國內外法西斯勢力的嫉視，而國內的法西斯竟無恥地以出

賣領土和民族利益爲條件，勾結國外的法西斯進行破壞國家民族的內戰。這內戰已進行了大半年，其殘酷爲歐戰以來所僅見，民族文化遺產爲之掃蕩，人民的生命財產爲之犧牲。幾個月的破壞，恐怕幾十年也難以恢復。這內戰是保衛民主與破壞民主的內戰，是保衛和平與破壞和平的內戰。這是出於不得已的，也是歷史的必然。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中國是不需要人民陣線。我們中國需要的是民族陣線。因爲我們的敵人是屬於整個民族的，不是僅僅屬於人民的，在今日中國的政府和人民之間毫無爭執，不僅毫無爭執，而且必須政府和人民一致，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拿出所有的力量來，纔能對付我們當前的大敵。我們決不能製造民族的分裂，我們必須鞏固民族的統一。因爲我們中國決不會發生像西班牙那樣的慘禍，我們的民族統一了，祇有民族復興的光明前途。

我會記得，我們的敵人曾經大大地濫造過謠言，說我們中國有着法西斯主義的勢力，但是我們決不相信。因爲我們中國是半殖民地的被侵略國家，我們反對侵略保

衛祖國之不暇，我們根本不想侵略，而且絕無可能從事侵略。因為法西斯主義是侵略的，所以我們中國應該不會有法西斯主義的存在。不僅如此我們的軍政最高領袖蔣介石先生也曾一再聲明過中國絕無法西勢力的存在，且亦無此種傾向。即在今日，蔣先生也還力說：中國所需要的是三民主義。唯三民主義始能救中國。不僅見之於言論，可以證明中國不容法西斯主義的存在，即在事實上也證明毫無法西斯主義的傾向。比方我們政府正在講求怎樣迅速地結束訓政，更快地實施憲政，賦與人民以廣大的民主權利。特別是最近的三中全會決定了全國和平統一的辦法，打開了各黨各派竭誠合作之門。在法西國家，除法西斯主義的政黨獨攬政權以外，黨外是無黨的，而在我們中國則不是這樣。蔣先生更明白地說「事實上自民國十三年以前之各黨各派，早無歧視，更無排斥之意」。又在法西國家。言論是絕對沒有自由的，但在三中全會以後，蔣先生也說：「中央過去並未限制言論自由，除刑法及出版法已有規定外，祇對於下列三種，不能不禁止：一、宣傳赤化，與危害國家，擾亂地方治安之言論

與紀載；二、洩漏軍事外交之機密；三、有意顛倒是非，捏造毫無根據之謠言」而已。而過去在人民所感覺到的不甚自由的原因，據蔣先生說，是由於「我國疆域廣大，各地對於開放言論，每不能一致，往往有中央所許可或為中央所發表之消息，而地方當局不許發表」，以致「言論界時有煩言」。今則中央將「改善管理新聞與出版物之辦法，且當進一步扶助言論出版事業之發展，使言論界在不背國家利益下，得到充分貢獻之機會」了。從這兩點上看來，又可見中國是在往現代的民主國家的道路上邁進，而不是往法西斯主義的牛角尖裏去鑽。即令中國今日不免有少數份子路帶法西主義色彩，他們却應該以國家民族為重，捐棄成見。至於人民方面，近年來，言論祇在記載國難的種種事實，藉以提醒國人，並研究救亡之道，俾貢獻一得之愚。救國是全民族的事業，不限於某一黨某一派，更不限於某一階級，黨派應該合作，階級須謀協調，這樣民族纔能統一。在今日，即共產黨也不以階級利益為重，而以民族利益為先。在人民方面，對於政治上的黨派本無所謂偏好，祇要是為國為

民的，莫不一視同仁，且予以極廣大的擁護。不僅如此，更希望各黨各派能聯合一致，和衷共濟，手挽着手兒向救國的道路前進。整個的民族現在正好像共乘着一葉破舟在狂風巨浪中行駛，其危險之狀，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合力避險尙且來不及，怎容許在這危局之下勾心鬥爭，互相排擠呢？

在中國過去的救亡文獻中不但找不到人民陣線的字眼，即今後任何人也不得把救亡陣線作爲人民陣線，說中國救亡陣線是人民陣線的，至少有分裂中國救亡陣線的罪嫌。說到這裏，我倒想起了在日本的許多報紙雜誌上，就常常可以看到有所謂「中國人民陣線」這一類字眼。日本帝國主義者把中國的救亡陣線硬派成「人民陣線」了。

然則日本帝國主義者爲什麼要把中國的救亡陣線不說是民族陣線而要硬派成「人民陣線」呢？在我想來，這是有道理的。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最嫉視最害怕我們的民族統一。牠不但害怕我們的民族統一了，使牠不得順利地侵略，並且還害

怕我們統一的民族力量把牠踢出去。因而牠的對華政策是處處以分裂我們民族爲主眼。例如樹立僞滿僞蒙的「獨立政權」，便是在挑撥我國國內少數民族的分裂運動。不僅在華北，牠進行着少數民族的分裂運動，同時牠還深入到我國西北的新疆和西南的雲南進行這個分裂運動。新疆過去的倡亂，誰也知道是有日本帝國主義的背景的，且不去說，去年夏天還有一個叫西山榮久的山口高等商業學校教授跑到雲南去調查，做了一個詳細報告，在報告中硬說雲南是中國的殖民地，說在雲南「真正的中國人」居少數，倒是蠻夷居極大的多數。並且還說現任雲南省主席龍雲氏，原來不是中國人，而是什麼「獮獮族」出身（見日本東京商工會議所編昭和十二年支那經濟情報第五九九頁）。像這種論調，含有着嚴重的挑撥離間的意味是無疑的（最近有夷族代表高玉柱女士晉京，請願政府注意夷族民衆，可見在我國邊疆，顯然有着陰謀家在那裏大肆活動）。牠不僅企圖喚使我國內的少數民族分裂，同時牠也進行着我漢族的分裂運動。牠替我們把中國人民分成了兩種：一種是「赤化派」，一種是

「反赤化派」。牠故意地誇大赤化的危險，使中國人民對赤化恐懼，而妨害我民族的統一。牠之所以要我政府和牠訂結「防共協定」，目的就在此。去年西安事變時，牠拼命地造謠，說事變有蘇聯的背景，說西安已赤化等等。然而在今日看來，西安又何曾赤化呢？

牠把中國的救亡陣線硬派成「人民陣線」，爲的是要使中國人民把西班牙內戰的慘禍作爲「前車之鑒」。牠並不是不希望中國陷於西班牙的狀態，牠的最中心的目的則是在根本使中國人害怕「人民陣線」，企圖造成中國人的這種恐懼的心理，而對人民陣線畏縮不前，使我民族陣線結不成功。

牠說我們的救亡陣線是「人民陣線」的另一陰謀，是在要把我們的救亡陣線和第三國際「發生關係」。因爲第三國際前年七次大會時決議過各國人民結成人民陣線，以阻止法西斯主義的橫暴，阻止戰爭的屠殺，保衛民主制度的存在，保衛世界和平的延續。牠故意把第三國際刻畫成一個猙獰兇惡的東西，使中國人想到第三國際就會



害怕，因而也把救亡陣線當作「洪水猛獸」。

其實，救亡是我們自己的事，和別人毫不相干。我們自己要怎麼救亡，我們就怎樣救亡。管它西班牙也好，第三國際也好，都不能嚇退我們的救亡運動。反之，日本帝國主義者愈是造謠中傷，我們倒愈能看出牠的陰謀，我們除揭破牠陰謀以外，我們的救亡動運反而得了一個極大的推動而向前發展，我們的救亡陣線也愈益擴大愈益鞏固。我們固然愛好和平，在「和平未至完全絕望之時，決不放棄和平」。但是和平與犧牲是分不開的，「當國家已至非犧牲不可之時，自必決然犧牲」。我們也反對侵略的戰爭，但是保衛民族的神聖戰爭，我們是必需的，而這一戰爭在本質上講來，根本就是保衛和平的。

不幸國人之中，竟也有沒有洞燭敵人的奸計，且反而墮入敵人的彀中，說我國救亡陣線是「人民陣線」的。自然我不應該說這些人是在故意替敵人說話，他們不過是無意中和敵人的論調合了拍子而已。但是說救亡陣線是「人民陣線」，至少可以消

亂人們的視聽，引起人們的疑惑，使救亡陣線不能順利地開展，長足地進步，其錯誤實在是有害的。

最後，我再重複地說一遍：我們中國所需要的是民族陣線，不是人民陣線，目下在中國開展的，也是民族陣線，而不是人民陣線。中國民族是整個的，是不可分裂的，政府與人民是統一的，決不是對立的。誰要說中國的救亡陣線是人民陣線，誰就在破壞民族的統一。末了，我敢大膽地說：中國決不是西班牙，中國將不會再見內戰之慘，三中全會的閉幕，已啓開了國內和平統一的門徑，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爲民族陣線的擴大和鞏固而努力，都應該爭取民族陣線的勝利。

### 三 我們又踏進了同盟時代

「同盟」（連同「公約」也在內）這個名詞，在「和善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們的眼光看來，是「十惡不赦」的象徵。他們的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同盟」和「公約」這東西闖出來的禍事。在一九一四年以前，若不是有了德意奧（當時是奧匈聯合帝國）三國同盟。也不會結成英法俄的三國協約；若是根本沒有這些勞什子「同盟」或「協約」，也就不會釀成人間空前的慘劇——互續四年的大戰。

可是如今，又好像走進了「同盟」時代了，什麼德意合作，德奧協定，意奧匈協商，以及另一方面的蘇法捷公約等等。現在又有日德同盟和意日協定出現：諸如此類，名稱雖然各異，其為「同盟」也則一。爲了有這麼多光怪陸離的「同盟」出現，人們便認爲這是「不祥之兆」，第二次的大慘禍恐怕不遠了。因爲把「同盟」和「公約」當做戰爭的預兆看待，所以我們「和善的」外交家們就以不參加任何「

同盟」和「公約」作反對戰爭的手段。（記得我國駐英大使郭泰祺在倫敦的一個什麼會上，有過這種含義的演說，而我國新任駐蘇大使蔣廷黻氏在行將出國的時候，也發表過這類的談話。爲了讀過的報紙都散失了，所以無從引用原文，如有訛差，尙希讀者指正）。

我以為：與其把「同盟」當作戰爭的起因，不如把它作爲戰爭的手段，來得妥當。戰爭的起因主要的還是在經濟上。比方說德國，誰也知道是目前最需要戰爭的國家，爲什麼它需要戰爭？就是爲了它國內的經濟已經恐慌到連國民大眾的肚子都得不到一飽的狼狽狀態，任使用什麼和善的手段也解決不了它那國內的嚴重問題，所以希特勒先生認爲祇有戰爭纔是唯一的出路。同樣，意大利是如此，我們的一「芳隣」日本也是如此，都爲了需要戰爭，纔各自拉伙伴，結成「同盟」以便遂行戰爭。所以倘使歸根結底追究起來，反對戰爭，不能怪「同盟」，應該根本歸咎於那「不合理的經濟制度」。

同時，我們還不能把一些「公約」和一些「同盟」一律看待。「同盟」固然是爲了遂行戰爭的，但那些「公約」却是爲了和平的。要理解「同盟」與「公約」之不同，我們首先應該觀察那些國家需要戰爭，那些國家不需要戰爭。如同政論家們所不斷指出的：大概英法美等國希望維持現狀，不欲再事戰爭，蘇聯根本沒有領土野心，所以它壓根兒反對戰爭；而如同我在前面說過的，倒是像德意日等國需要戰爭（這裏所說的戰爭自然是指侵略戰爭而言）。所以我們應該說：像蘇法捷互助，巴爾幹協約，小協約等等是爲了和平的，而德意合作，德奧協定，意奧協商，以至於最近出現的日德同盟日意協定等等都是爲了戰爭的。此外，我們還應該指出：「同盟」是祕密訂結，不能公開的，而「公約」上卽令也含有軍事互助的意味，它是在條文上寫得十分顯明，不怕任何人反對的。但「同盟」，則祇用幾句不關痛癢的言詞做掩飾，其實，是有攻守互助的意義在裏面。其次「同盟」是進攻的，侵略的，而「公約」則是防守的，自衛的。

事實一點也沒有欺騙我們，並且還幫助我們說明了上述的見解。比方德意奧匈等國，自從訂結了類似「同盟」性質的什麼「合作」，「協定」之後，歐洲的局勢便隨而十分地緊張起來，奧匈的軍備平等權要恢復了，匈牙利也要修改疆界了，德國除廢止賠款，退出國聯，違約擴充軍備，冒險進兵萊茵不算，最近的又一「驚人」之舉，便是國境內河國際自由通航條款之廢止。所有這一切，在有些人看來，都不過是「恢復主權」的行爲，是應該的，不足驚異。然而我們不能這樣單純地去觀察。倘使德國沒有侵略的野心和戰爭的準備，我們可以說它是「恢復主權」；但是現在希特勒先生口口聲聲不離殖民地，一心一意對着烏克蘭，因而我們認爲他所採取的這些步驟，一則是爲了充實自己遂行戰爭的條件，二則是向諸愛好和平的國家挑釁。指摘它這些行爲的不妥當，並非不贊成他「恢復主權」，而是說：倘使不讓他「恢復主權」的話，便可以遏制他侵略的野心，可以減少些戰爭的危險性。倘使說這一說明還不夠證實上述諸「同盟」之具有侵略性的話，那麼我們還有事實可以舉

出來。比方德意商定合作以後，德國馬上就承認了阿比西尼亞屬於意大利，這種承認侵略爲「合理」，不是冒天下大不韙的事嗎？可是他們竟也幹得出來。而尤以一致以非黨的努力援助西班牙叛軍進攻其合法的政府，對西國人民施行慘無人道的轟炸和屠殺，把一個富有古代藝術遺產的國家，燬壞得成爲一片瓦礫。這不是在鼓勵戰爭嗎？據西政府方面的報告：從叛軍方面俘虜過來的員兵中，有不少不會操西班牙語的白種人，這不又證明了它們事實上還在參加着這殘酷的戰爭嗎？而現在叛軍政府首被意德承認，這該是怎樣加以說明呢？

不再多舉事實，且拿它們自己的供狀來做補充吧。前些時，在紐倫堡國社黨的大會上，希特勒發出了一些驚人的言論，已足使全世界爲之不安了，而在本月初頭上墨索里尼在米蘭的演說，又是多麼「威風」，多麼「雄壯」！你聽他一則說，「縮減軍備爲不可能」，再則說「和平不可分裂論是幻想」，他反對集體安全制度，他要葬送國聯會，他幫着匈牙利說：「匈牙利自大戰後，成一殘廢不全之國家，其

數百萬人民竟被摒於國境之外，此爲吾人所不當忘者，且意匈兩國人民驍勇善戰（三句話不離本行）與犧牲精神，實互相媲美」，這就是說爲了和匈牙利的同盟關係，將不惜以戰爭來改變中歐的現狀，犧牲別的國家（大概是南斯拉夫吧）來滿足他的與國，是再明白不過的事。這尙不過是一端而已，此外最中心的則爲墨氏所強調的「意德兩國之聯繫，乃保一種軸心，志在使歐洲各國繞此軸心而互相合作」。這就和我們的「芳鄰」，自命爲「東亞安定勢力」，欲以此「安定勢力」求「東亞之和平」是一樣的冠冕堂皇；究其實，則無非是說歐洲的霸權應該屬於法西主義，如其不然，那我們就以「兵戎相見」。單在說話上表現侵略主義者的勾結，那似乎還嫌太抽象，爲了具體化起見，這次在墨索里尼演壇的近旁還一立有戎裝之德國代表團數人，惹人注目」。法西「同志」們像這樣地「互相標榜，互假顏色」，還是前所未有的創見，難怪全歐各國的相邸都要殷切地互問：「歐洲到底往那裏去」了。



墨索里尼發出了這一番「獅子吼」以後，雖則英法「表示不安」，日內瓦一爲之震驚，但是「一唱三和」，却大有人在。柏林方面「予以好評」，奧匈兩國的政界也都「大表滿意」。這還不夠說明現下國際局勢的分野和它們的居心嗎？

可是這一「侵略同盟」的濁流，不僅在歐洲滔滔滾滾，如今竟像「惡性虎列拉」一般迅速地傳播到遠東來了：這就是日德同盟和日意協定的出現。歐洲好戰主義者的猖狂，本已大大地影響了遠東局勢，如今這兩個同盟的結成，遠東局勢的不安，無疑地將愈益增甚了。

日德訂結同盟，本不自今日始，遠在十五個月以前，早就風聞傳說了。雖然兩國政府當時都曾加以否認，但事實却證明那是極有可能的事。比方當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返國的途中（現已回任）。關於德國收回舊殖民地事，有人問他對太平洋委任日本統治的諸島，德國將採取何種態度時，陶氏答以「無意收回」。這當然是代表德國對外政策的說話。但倘使依照希特勒的計劃，所有戰前的舊殖民地都要收

回的話，那麼現在又一何厚於此，而薄於彼呢？希特勒把人種問題當做「納粹經典」上重大戒條之一，他既然把有色人種當做「被踐踏的塵芥」，那麼他現在又何特別看得起這東方的一黃臉倭奴，而賤視那些「猶太選民」呢？從這裏說起來，它們之間要說毫無勾結，有誰相信呢？「否認」也者，祕密進行的烟幕而已。

時至今日，事情是大白了。不僅日德結成了同盟，日意兩國也同時訂結了協定。這些事，若在平日，不足為奇，可是當此侵略之風囂張，和平受着威脅的今日，是萬萬不容我們忽視的，尤其是從對我們自身的利害關係上看來。

首先我們應該說這「同盟」不僅是什麼政治的，文化的，而且一定是軍事的。我們不必從它的條文上去尋什麼軍事的字眼，由於它的祕密性，那些字眼是找不到的，單從現下戰爭的空氣籠罩着世界這時際上說來，倘使這個同盟不具有軍事的性質，便沒有意義，何況德國也好，日本也好，誰不知道是現下正積極努力於從事戰爭的國家。即令退一步說：這同盟是政治的，文化的，那麼我們問：今日法西主義

國家的政治是什麼政治？法西斯主義國家的文化，是什麼文化？德國也好，日本也好，誰不知道：在今日已經造成了「舉國」的「戰爭狂」？那麼我們說它們的政治和文化是戰爭的政治，是戰爭的文化又有什麼不可呢？在法西斯主義國家，今日已談不到什麼政治，文化了，一切都是強制的，一切都是獨斷的，一切都是爲了戰爭的啊！

第二，這「同盟」標明了是「反共」的。那就是說：德國也好，日本也好，它們各自爲了防止本國的革命運動，尙嫌力量不夠，尙且需要外援，（其實像我們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而一切技術都遠在人後，我們的政府還說：「自力剿匪」，綽有餘裕」，德國和日本的警察是那麼「精明強幹」，此外，在德國還有一「黑衫隊」，「褐衫隊」，在日本有「在鄉軍人會」，有「青年團」，都是「破獲革命機關」，「逮捕革命分子」的能手，它們還有什麼「互相藉重」之必要呢？）那麼它們爲了反對它們所共同仇視的那麼一頭巨大而有力的「共產熊」，它們也都覺得各

自的力量不夠，需要互助是必然的。這種互助非軍事的，還能祇說是一政治的一，「文化的」嗎？而「反共」也者，藉口而已，其終極的目的還在反蘇啊！

第三，爲了全世界人們厭惡戰爭的情緒，日益高漲，擁護和平的勢力，日益擴大，反對侵略的運動，日漸普遍，「侵略」這件事，無疑地是愈趨困難了。那就是說：在侵略的路上，已見障礙重重，而要掃除這些障礙，決非某一侵略國家單獨的力量所能做到；換句話說：許多愛好和平的國家，爲了保衛和平，已經形成了一條強有力的陣線，而這陣線，我們也不必諱言是具有軍事互助的性質的（例如蘇法捷互助公約等）；反之，一羣侵略的國家爲了對抗這和平，不，爲了要勒死這和平，以便於侵略，它們不也結成一條陣線，不採取軍事的互助，是休想抗衡的。因此，它們各自的確都感到有和其他「同志」結成軍事同盟的必要，用不着別人來替它諱言。

明眼人業已指出：「所謂「反共」實乃日德祕密同盟真實內容的假面具，至爲

顯明。當在反布爾塞維克的口號之下，歐亞侵略國家聯合為共同集團後，全世界方知此軍事同盟的編結，其目的為實現德日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以進攻第三者，連蘇聯在內。又指出：「法西德國曾提出一戰爭局部化」的口號，以反對集體安全制度及國聯。此次與日本的軍事同盟已明白說明德國法西斯所準備的「局部化」的戰爭，按照兩國陰謀家的計畫，應同時瀾漫兩大洲——歐亞。」「但日德軍事同盟所危害的實不僅蘇聯，該同盟並增強日本對於英美的威脅，以及德國對於全歐凡不願為希特勒之奴者的威脅。日德同盟不僅為侵略者對蘇聯的陰謀，也是世界大戰放火者對全世界的陰謀。」「德日同盟無疑為目前國際局勢中最嚴重之事件。這同盟坦白認明戰爭勢力方在自行聯合，而和平所遭之危險已較前此更甚」。

日意協定雖自表面看來，僅屬商業性質，但意國發言人稱：「意德已訂反共協定，意日無庸再訂同樣協定，」那意思顯然是說通過日德協定，日意兩國也能發生同樣的關係。所以我仍認為日德日意兩協定實具有相等的意義。

這兩個協定對於全世界的和平爲一大威脅固屬毫無疑義，然對於我們中國又何嘗不是一個致命的威脅呢？從這兩個協定的反共的意義來說，日帝國主義不久以前，甚至現下還在脅迫我們訂結防共協定，今日日德意三國既已成立反共協定，則今後脅迫我們「共同防共」的將不止日本而已，德意也將聯合脅迫我們「共同防共」的。所謂「防共」，實乃侵略的假面具，而我國正在被侵略之中，今日本得德意之助，其對中國的侵略將愈積極，愈加緊，當屬毫無問題，換句話說，由於日德意三國的勾結，我國將更暴露於侵略主義的嚴重威脅之下，使我國家民族的危機更加深沉了百倍，也就是說，增加了我們民族解放運動的困難。自然，我們實在不願意我們民族的敵人加多，在目前我們寧願我們民族的敵人祇有日本一個，讓我們好集中全力和我們目前這最大的敵人周旋。但是怎奈敵人都在勾結他的同類，協以謀我，使我們不得不以最大的力量來應付多方面的敵人。

現在的世界已顯明地分了兩大陣營：日德意三侵略國家的聯合陣營和蘇法美英

(?)及其他弱小民族的和平降營。現在正是讓我們選擇參加到那一方面去的時候，不容我們再猶疑了。我們假如不是昏聩糊塗的話，總決不致於說我們應該參加前者，我們應該肯定地說我們必須參加後者。此外，我們決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蘇聯坦白地說：「日德同盟將嚴重地妨害日蘇邦交」而向日本提出抗議。德意兩國和我國素稱「和睦」，今日兩國和日本——我民族之敵——訂結軍事協定，使我國家民族的安全大受威脅，我們也應該向兩國提出嚴重的抗議。蘇聯毫不忌憚地聲稱：「隨時準備在任何條件下抵抗任何攻擊，勝利地防衛其國土」——我們也應該以堅決的抗戰來答覆侵略主義者的陰謀。然而事實使我們大失所望，我們的負國家民族安全之重任的軍事政治領袖竟發出一日德防共協定，余深信其主旨惟在協同防共，此外當不致另有任何更深之祕密的契合，如一般所傳之甚。蓋德國勢不能完全不顧念其與中國之友誼也。以余觀之德日協定，不僅於德日兩國對外形勢無所變更，而且於東亞全局更無任何影響。」的言論來，我們在這裏必須至誠地說明：我

們指摘領袖的言論，決非藐視領袖的尊嚴，而實在是衷心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之故，不能輕視這兩個協定將造成遠東的嚴重局勢，於中國大爲不利。這一番言論作不關痛癢的國家執政者的外交辭令則可，作爲大受其害的我們的認識則不可。事實擺在我們面前，日意協定甫經成立，意國即宣佈承認僞滿，作爲日本承認阿比西尼亞爲意國屬領之交換，而德國亦將與僞滿以承認。而不承認僞滿是我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在國聯會所爭得之唯一成果，也是我領袖所一再申言指爲我國犧牲之最後關頭的奇恥大辱。今日意德兩國竟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毅然與以承認，其影響於東亞全局如何，姑且不說，其加於我國之恥辱，孰此爲甚？在事理上講，我們不僅應該向兩國提出嚴重抗議，我們簡直不惜與兩國絕交，像西班牙與兩國絕交以爲兩國違背國際道義而承認叛軍政府之報復是一樣。雖然我們不願且亦不宜多樹仇敵，但爲國家民族的利益，却不能「委曲求全」。

在這裏，我們又不能不一提近日某國報紙所傳中英同盟之說，雖然我國外交部



的發言人曾對此說加以否認，但我們也不妨估量一下此事的利害關係及其可能性如何，作一學問的研究。

不僅是英國的輿論以及英國的外交人員不斷地申言：「英國不能坐視他國獨佔中國而置英國的權益於不顧」，以及「英國決不放棄在華利益」等語，表示了英國的對華政策業已趨向積極，即在事實上，例如英國以一千萬鎊貸款貸予中國等事實看來，英國的確已改變了過去對遠東問題的消極態度。同時我國政府一貫的外交政策，我們雖然至今還摸不着頭腦，但是這一件事却是非常的明白，即聯蘇，目下似乎尚無可能，這從美國名記者何懷德氏的觀察：「以言中俄關係，在某種情形下，雖說利害相同，但中俄採取共同行動以對日之說，中國當局已予否認，蔣委員長之深惡共產黨，及其不欲因此引起英美之反響，可以見之。」若說聯法，雖然法國愛好和平，但究因法國在遠東的利害關係比較輕微，而我國與德國的關係亦不十分密切，倘我國不自努力與之提攜，若令其積極過問遠東事件，殊屬難能。若說聯美雖

非不可能，但美國若不得英國合作，它是寧願孤立而不冒此大險。至於聯德聯意，則我相信我們的政府是不願以一被侵略的國家而當侵略主義的尾巴。甘受犧牲，否則，非僅要受本國人民的責難，且亦將遭全世界人士的白眼的，雖然我國對德意兩國的關係日趨親善，比方我國的陸軍聘請許多德國軍官為教練顧問，我國的空軍中有不少意大利軍官為教練顧問等。這麼說起來，我政府外交政策 路是非常之狹的，而且「同盟」這東西又是一時「惡劣的風向」，為我國的外交家所不取，所以要說中國企圖和某一國結成同盟關係，在今日說來，還不能不說是「捕風捉影」之談，但是若說一個國家絕對不在國際間物色個把互助者，那又是今日國際情勢所不許的事情，所以我國當局似乎有一部分人頗想走英國路線，可能的事，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又是一條比較「折中」的道路。

至於倘使要走英國路線，則對於我國的利害關係如何？這個問題就比較地複雜了。就目下的情形看來，德國在歐洲所幹的實在也使英國不能安於緘默而欲求英法

之合作了；而意大利在地中海上的野心，墨素里尼十一月一日的演說上說得非常明白。他說：「意大利為突出於地中海之一島國，余今請英國無線電聽眾加以注意：地中海本為一海，而英國人則視之為道路，英國與遠處屬地連接之道路甚多，而地中海則為其中較短抑且較佳之道路，雖然地中海在英國視之，僅僅一道路，而在意大利人視之則實與生命相等，吾人不欲（！）威脅此一道路，亦不欲（！）截斷此一道路，此層亦當不彈繁複，再加以申明；然就另一方面而論，吾人之生存權利與利益，應受人尊重，此為吾人之所必須要求者。因此，解決之道，決無二途，凡屬英帝國明白事理之人士，必須瞭解既成事實，已屬無法挽回」。這一席話對於英國不啻是一個當頭棒喝。那就是說，地中海是古昔之「羅馬海」，應屬諸「羅馬人」，英國最好是識相點，否則連這條「較短抑且較佳之道路」也要掘斷。英國受了這一威脅，當也應該覺悟前此所幹的事情太不是為自己打算了。日本在遠東的企圖亦復甚為明顯，即日本已得他人之助，可不求諒於英國而為所欲為，不論是在遠東，

或太平洋，自日德及日意兩同盟結成以後，英國所受之威脅，當遠非今日以前可比。「敗子回頭」，是英國唯一的出路。所以我們說，倘使英國願和中國結成密切關係，照情理講來，至少在反對侵略上，應該是對中國不無利益的事。然而可惜得很，留華七個月之久的李滋羅斯爵士最近在帝國協會上發表的演說中仍一切望能覓得一種英日合作之復興事業」。而德意也在百計千方不使英國惱怒，不激動英國走向敵對的陣營中去，因而英國的態度，尚在模稜兩可，難以捉摸。甚且有時依然帶着濃厚的祖護意德的傾向。倘使英國的態度依然如此，不以集體安全制度為和平的唯一保障的話，則我國若走英國路線，非但與自身無益，恐尚有被牽入侵略陣綫的危險。

是的，現在又是「同盟」的時代了，而我們是正在這「同盟」的波濤中受沖擊。我們應該怎樣呢，我以為我們不應該懼怕這「同盟」的時代，我們也不應該坐受波濤的沖擊，我們更不應該自視清高，「同盟」連「公約」一併賤視，我們應該

認識「同盟」是侵略的，與我們大不利，我們自然應該深惡痛絕而反對之，自衛性質的互助公約予我們有利，我們應該歡迎而參加之。這並不是隨波逐流，而是立國之道。我們不能爲那些居心叵測的外交家們的「否認」或其他外交辭令所迷惑，說什麼「希望兩國繼續合作」，什麼「對華友好關係毫無變更」（意大利羅亞谷諾語），而忽視彼侵略主義者的陰謀。我們應該確立有利於國家民族的外交政策。

侵略陣線顯然是結成了，而且這侵略陣線的開展，顯然已危及我國家民族的安全。我這樣說，決不是故意「長他人的威風，減自己的志氣」，這是一個事實，不容我們小視。自然另一方面「更迫切要求一切和平國家之聯合，以共同抵抗侵略者，更要求集體安全及有效地保障和平的組織」，這是不成問題的，而且是應該強調的，並以此來堅定我們「和平終必勝利」的信念，勇往直前去奮鬥。但國際局勢的發展決不是直線的，兩條陣線的展開也不是絕對某一方面永遠超過另一方面的一種平行線的。這是波浪式的發展：有時和平運動來得顯著，有時侵略氣焰來得囂張。我

們指出侵略陣線的猖獗，爲的是要我們認識這一猖獗的危險性以後，我們必須加倍地和這危險性鬥爭下去。我們不能因爲相信「和平終必勝利」而鬆懈我們的努力。

最後，我們還是應該說：我國的外交政策應以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爲中心任務，而目下正是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最好的契機，英國是在徬徨中，我們應以最大的努力促其覺悟。美國已對日意德的勾結大表不滿，法國已表示「願向一切民族，伸其忠誠與友愛的手，以互相提攜」，而且認爲「這手斷非軟弱無力的手」。蘇聯更是疾惡如仇地指出了愛好和平的國家所應走的路，我們不能再猶疑了，我們也應該伸出手去，和我們的朋友緊握起來。

## 四 中蘇互助論

這似乎是一般人的老脾氣，事情做得不好，總會埋怨別人，不是說別人不幫忙，就是說別人壞了他的事。

我們對日寇抗戰了將近七個月，最初特別是東戰場，抗戰的情況相當好（阻礙了敵軍不能深入）的時候，一般人都「笑口常開」，表示着「喜形於色」的樣子，有時還伸伸大拇指，稱讚一聲說「打得不錯！」及至上海退出以後，形勢突轉不利，屢戰屢敗，屢敗屢退，剛滿一個月，京滬，京杭國道以及杭宜公路這三條線上將近千里的地帶，連同許多名城大鎮一古腦兒都被敵寇攻陷了，最後連首都也終於不保，而淪於敵手。

於是各色各樣歪曲怪誕的論調出現了。「中國必敗論」「抗戰亡國論」，連「唯武器論」也重新抬起頭來。於是有人主張「停戰」，有人主「和」，更有人怪張

三怪李四地亂怪一陣。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是一「蘇聯出兵論」者的怪蘇聯不出兵。

他們的論點是：（一）蘇聯和中國是「唇齒相接，唇亡則齒寒」，蘇聯對中日戰爭不能坐視，應該馬上出兵扶助中國纔對。（二）日本侵略中國為的是進攻蘇聯，將來中國被日本滅亡，日本的勢力馬上就會擴張起來，那時候，日本要進攻蘇聯，蘇聯將更難應付，不如及早乘日本尚未滅亡中國而正當向中國加緊進攻，無力他顧的時候，出兵夾攻日本，免得將來棘手。（三）日本是中國和蘇聯的共同敵人，當中國向日本抗戰的時候，蘇聯有出兵夾攻日本的義務。這是今日最流行的一「蘇聯出兵論」。但是時至今日，中國許多土地被敵寇佔領了，中國的首都也淪陷了，中國被滅亡的危險似乎一天甚似一天地在加深加重，然而蘇聯尚未出兵，且無準備出兵的模樣，於是急得一些「蘇聯出兵論」者怪聲怪氣地在那裏嘆怨，說中國實在無力再向日本抗戰了，蘇聯再按兵不動，中國要向日本講「和」了，或甚至要加入「反共陣線」了，那時，蘇蘇要後悔莫及了。



這裏，我想把上述幾種論調，加以這樣的檢討，即從蘇聯對中日戰爭的關係，說到蘇聯不應該馬上出兵。至於蘇聯若不出兵，中國將怎樣，那是另一問題，我們另外在討論。

第一種論調說蘇聯和中國「唇齒相接，唇亡則齒寒」，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從這個事實上也就說明了蘇聯對中日戰爭的關係異常地深切和重大，蘇聯是決不能坐視的。不過不能坐視是一件事，出兵不出兵是另外一件事，我們決不能把出兵作為不能坐視的必然的結論。換句話說：不能坐視的結論不一定是出兵，它可以在許多別的方面表示它的不能坐視。例如它在許多次的對外聲明上，不斷地攻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狂妄及力說其危險性，以號召全世界的勤勞大眾起來為反對侵略而鬥爭；在它的外交活動上，推動國聯及九國公約簽字國採取集體行動，對侵略國實施制裁或其他有效的手段阻止其對中國之侵略，甚且在某種方式上對中國與以軍火的援助，這些都是它不肯坐視的事實表現。

第二種論調說日本侵略中國爲的是進攻蘇聯，這也是事實，但是在目前，日寇侵略中國却是中國自己當前切身的危險，日寇要滅亡中國雖說是它將來進攻蘇聯的手段，同時却也是它的初步的目的，我們決不能把這件事想像爲日寇是借中國來進攻蘇聯，將來進攻蘇聯的事業完成以後，會把中國再還給中國。因此，中國人當前的注意力應該着重於自身的危險，努力去克服這個危險是中國人自己當前唯一的任務，似乎不必去替別人擔憂。至於說日本滅亡了中國以後，日本的勢力馬上就會擴張起來，那時候，日本要進攻蘇聯，蘇聯就更難應付，這恐怕是片面的想法。因爲日本要滅亡中國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一件事，反之，他在滅亡中國的過程中，正遇到堅強而有力的反抗，在目前已經感到了捉襟見肘的困難，若是中國的抗戰能持久，則它的力量的消耗將更甚，它能不能全般地滅亡中國，還是疑問，假令它能夠滅亡中國，則在它滅亡中國以後，也將精疲力竭，換句話，它的勢力不但不會擴張，它的力量將被削弱得不成樣子，而沒有力量再來進攻蘇聯。因爲中國祇能有形

式上的滅亡，決不會有實質上的滅亡，中國人民是不甘做亡國奴的。蘇聯不是機會主義者，它沒有必要及早乘日本尚未滅亡中國而正當向中國加緊進攻無力他顧的時候，出兵夾攻日本，因而也就無須乎免得將來棘手。縱令在日本滅亡中國以後，它的勢力會擴張起來，將掉轉頭來進攻蘇聯，蘇聯對於這個前途，想來不會是看不到的一短視眼」。蘇聯早已看透準備向它進攻的侵略者正多着，因此，它在第一第二兩次五年計畫中，不遺餘力地強化其紅軍的實力和改進其軍事的技術，洵至今日蘇聯的紅軍及其力量已比任何國家為強，它力能對付任何向它進攻的強敵或甚至向它聯合進攻的許多強敵。蘇聯的紅軍領袖早就說過，蘇聯不僅不讓任何敵人佔取它一寸土地，並且將在敵人向它進攻的地方就把敵人殲滅掉。

第三種說日本是中國和蘇聯的共同的敵人，這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當日本向中國武裝侵略的時候，蘇聯決不會是日本的友人，或者蘇聯憤恨日本比某些中國人還要厲害；但是這却不能說當中國對日抗戰的時候，蘇聯就有出兵夾攻日本的義

務。因爲一則中國和蘇聯並沒有訂結何種有關於攻守同盟的互助協定，蘇聯不担負任何法律上的義務。二則蘇聯對於被侵略者表示同情，或者在可能的程度上與以聲援，乃是道義上的責任，是出自人類的正義感，却不是蘇聯在它的政策上負有對於任何被侵略者都必須出兵援助的義務。老實說世界上的侵略國家正不少，它們和日本一樣，都是蘇聯的敵人，而有被侵略之危險的弱小民族也正多着，倘使各侵略國都對各弱小民族侵略起來，蘇聯一概出兵援助，恐怕也沒有這許多兵可以出。事實上蘇聯也不可能打通天下。三則被壓迫民族之要求解放是它自己的事，決不應該依賴別人。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產生，它本身也是俄國的人民大眾用自己的力量爭取得來的，它的出現不是天賜的專門爲着援助弱小民族殖民地被壓迫大眾解放的一種力量。它的產生和成長給與弱小民族和被壓迫大眾做一個榜樣，使它們有了學習鬥爭的模範，已經就方便不少了，它們沒有絕對的權利要求蘇聯出兵援助。四則蘇聯並非侵略國家，可是那些侵略者，正在指蘇聯爲侵略國而加以攻擊中傷挑撥離

間，現在他們還沒有正式向蘇聯進攻，而蘇聯倒先出兵向別的國家進攻，正是上了侵略者的圈套，給了他們以更可以攻擊中傷和挑撥離間的藉口。

我們沒有權利要求蘇聯出兵，因為中國之對日寇抗戰，是中國民族自己的事，若說中國軍事力量不如日本，那祇能說中國的軍事技術不如日本，武器和火力不如日本，決不是中國的軍隊數量不如日本。而軍事技術和武器火力這個缺點，目下還有可能挽救，至少我們還可以從同情我們的國家購買軍火和聘用技術人員。這個缺點獲得補救，則我們軍事力量就不是不可能和日寇對抗，我們有什麼理由要求蘇聯出兵呢？所謂出兵，就是出人，換句話說，就是要求蘇聯給我們以人力上的援助，難道說我們的人力敵不過日寇嗎？老實說，中國對日寇所佔的絕對優勢就是人力，而我們抗戰了這幾個月，雖說遭受了縱令比敵方還要重大的犧牲；但是却還沒有到達連人力也不夠補充的地步。中國還存在着極其廣大人力不用，不發揮，而要求人家出兵，豈不是笑談嗎？

有人說：我們現下的確到達了非常困難的地步。人雖多，但是徵兵徵不到，壯丁統統跑光了，躲藏起來了，以致前方祇見犧牲，後方無法補充。然而這種話說得出口嗎？徵兵徵不到，是徵兵的方式不好，政治動員不夠的結果。其實我們政治上現在尙未總動員，並且在政治的行爲上還普遍地保留着過去極其要不得的惡劣形態和工作方法，這如何能徵得到兵？強制和捕捉如何不使壯丁逃避？我們自身過去以及現在種下的惡因所得的惡果，使得本身的力量不能發揮，使得抗戰遭受挫折，怎能要求人家出兵的理由呢？

嚴格地說來，我們要求蘇聯出兵，實在含有極大的危險性。第一，英美眼前正受着日本直接的威脅和危害，正有對日政策轉趨強硬的傾向，而蘇法美英的聯合陣線漸有結成的可能，如果這時蘇聯首先單獨出兵，必將於聯合陣線的前途不利；第二，英國的態度本來就在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之間動搖不定，蘇聯出兵極易激起英國根本的恐懼而投到侵略陣線中去；第三，德國正在多方鼓動反蘇的戰爭，竭力設

法勸止日本對華繼續進攻，保留着實力進攻蘇聯，希特勒聽到日本在中國放的炮聲，一陣陣地心痛，深恐怕日本的炮彈放一炮少一炮，將來沒有力量進攻蘇聯，使得他的責任更爲重大，蘇聯這時若是出兵，便正好中希特勒的毒計，掀起了反蘇戰爭，在這一戰爭中，中國決無苟且偷安或者乘機喘息的可能，反之，中國必將成爲攻蘇的犧牲。第四，蘇聯和平政策的推行是在阻止全人類免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殘酷的屠殺，今日蘇聯要是出兵，一則違背和平政策的意義，二則將陷人類於大不幸。

根據上述種種分析和從分析中得到的理由，我們決不應該希望蘇聯出兵。倘使我們一味地等待蘇聯出兵，那和「守株待兔」是一樣地愚蠢，並且這正是投機取巧的政策，這種政策不僅走不通，而且將陷中國民族於不長進墮落痛苦和不幸的境地，同時在客觀上恰好是幫助了侵略者陰謀獲得了勝利。

我們堅決擁護不久以前政府所提出的自力更生的主張，我們深信單憑中國民族自己的力量——所有人力物力財力和智力足以粉碎敵人的進攻，必得最後的勝利。

目前的危機是從我們沒有發揮我們自己潛在着的各種力量所招致的，所以當前的問題，不是什麼抗戰的力量夠不夠的問題，而是如何發動這些力量的問題。我們自然不反對盡量利用國際間錯綜複雜的矛盾，但是我們應該選擇那些矛盾可以利用與那些矛盾不可利用，尤其不能存絲毫投機取巧的心理。



## 校後記

這本小冊子是把我的抗戰以來一個時期中所寫的關於抗戰中諸問題的雜論和抗戰前夜的幾篇文章收集攙來的東西。

幹這樣的事，在我還是頭一回。我總覺得有些肉麻，何必浪費紙張呢？然而竟然弄出來了，也算替大時代留個痕跡。

所論各節，都是已經過去的事了，但是在今天看來，並未完全失去時效，有許多即在目前甚至今後仍然值我們注意和努力的。其所以把這本冊子定名為什麼「經驗與教訓」，無非希望我們本着過去的體驗向正確的方向努力而已。

則人抗戰第十一個月，於漢口

# 第一期抗戰的 經驗與教訓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作 人 金 則 人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文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上海福州路

廣州漢北路

梧州城中路

宜昌三馬路

重慶武庫街

分店：長沙東長街

武昌胡林裏路

成都祠堂街

西安院門

昆明西華路

每冊實價三角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日(漢)初版

發行額：三〇〇〇本

(外埠酌加郵寄費)